民國叢書

第五編

·95·



民國叢書

第五編

·95·

綜合類

茹經堂文集（三—六）

唐文治著

上海書店

茹經堂文集 第三編

唐文治著

序

昔韓愈氏之論行文也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夫氣何由盛讀書富積理足更事多而已然則姚鼐氏所謂義理攷據詞章三者缺一不可其說爲未備矣魯叔孫穆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德與功皆藉言傳文之不僅載道而不及事功也審矣漢儒治經仲舒子政叔重康成立身皆有本末然許鄭之文攷據而已董之三策劉之各諫疏不下於賈生之陳政事也宋儒治經專重義理晦翁各封事則上視介甫子瞻之萬言書下視文山之對策關繫治忽之故有過之無不及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集義所生蘊之爲道德措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也言文也詖辭邪辭之數者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知之而後有不易之言故又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豈如呫嗶小儒鞶帨華士規規於詞章爭短長哉余與太倉

唐蔚芝尚書相識且三十年而未稔垂老卜居吳會尚書招就錫山講席出示所已刊茹經堂文集初二編而以三編未刊者命叙讀一過歎曰尚書之文與湘鄉劉霞仙先生養晦堂之文一何相似也當咸同間湖南諸老能文者號稱三仙謂霞仙撫部與曾文正滌仙郭尚書筠仙而吳南屏梓湖一集不與焉蓋三人者皆務爲經世之文不規規於詞章之工已也然余以爲文正自負學韓頗務詞章之工而才氣不足筠仙養知書屋集才有餘而理氣不足獨養晦堂專學朱子氣極盛而才亦隨之下筆汩汩不能自休其積理自信甚篤故其詞直而壯雖對至尊敢抗辯無所於屈非昌黎所謂言短長聲高下皆宜者歟

尚書少爲經生南菁書院高足也其治經漢宋兼采合攷據義理而一之中歲第甲科迴翔郎署不十年而躋卿貳所

典乃國家新政參決動關大計所不可雖權貴力爭不少貶晚講學鄉邦於舉世不悅學之日獨以通經致用爲根本要閎瘏口曉音愁置學子之耳其作爲文章於平日讀書見事所得力遇題而左右逢源發攄盡致字緊毋殺甯透露毋涵蓄蓋平日力宗棠陽根柢盤深益以數十年宦海世途之閱歷故與賛晦堂之作相伯仲而經術湛深又劉所不逮耳世之讀書不富積理不足更事不多者既短於氣藉口昌黎之遏抑蔽匿曰吾陰柔之美與陽剛者異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重光協洽嘉平年年愚弟陳衍拜叙

序

昔姚姬傳氏言學問之塗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竊嘗論之天下學術之三者括盡之矣試以四部言若經與子則義理之科也若史則考據類也若集則多屬於詞章者也然此特就其書之質性言而已若讀其書而各專其所好則又有其人之質性爲而短長見矣才華之士舉聖經賢傳子史雜記羅列胸次供其驅役以成其炳炳琅琅之文章悅目而快耳其治史取其華詞也治經與子亦爲其詞章使耳極其弊則華文少實寖以無行雖謂之侮聖人之言玩物以喪志可也考據用以辨世次之先後明制度之得失雖聖人不能廢也推而極之因聲音訓詁而明其字義字義明而後古昔聖賢之義理顯則用之於經子未爲失也而僻者爲之支離破碎務極穿鑿幹之去而枝是取形之守而神已亡則碎義逃難便辭巧說之譏豈可免哉篤好義理者以六經爲堂奧諸子爲戶牖固矣然史籍所載嘉言懿行文集篇章名言至理彙收並蓄觸類而通孰不足以助發其性理顧視其人之愛好何如耳而世亦或譏之者則以空疎病之蓋爲東晉不觀游談無根者發也要之三者各有所長未可偏廢而義理所以立人道之本天地賴以不息人類藉而不滅其長遠勝於彼二者而流弊爲尤少雖以東原氏之深於名物訓詁猶有轎夫轎中人之喻則義理之於三者不尤可貴也哉吾師錫山唐蔚芝夫子於三者之學無不精其治經實鎔漢宋於一爐而治之既已擷漢儒考據之長以闡發宋儒之義理矣又時時吐爲文章以舒其所抱雖其海涵地負亭蓄瀠匯網羅所及者至廣且微然要其歸必有關乎世道人心不專爲一人一家而作而稱述忠勇義烈之士篤慕友愛之情可泣可歌纏綿悱惻雖木强人讀之莫不感動流涕而不能釋手蓋先生以至性至情發而爲天地之至文其所以維綱常名

教於不墜激發仁慈孝友於末世者每篇之中未嘗不三復致意焉故先生之文以義理而發爲詞章者也然世之讀先生之書者雖甚衆而或未親炙先生則於先生平居治學所以養而致此者猶或未瞭然也蓋先生得於天者之至性至情旣獨厚又務益濟之以學居常言行一準乎法則讀書治事必有定時雖大飲酒不稍亂遇人接物尤足表見大儒君子之度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藹然仁厚長者聞之者莫不心悅誠服若春風時雨之化昔莊周述申徒嘉稱伯昏无人之德曰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若先生之誠摯寬容使人自棄於鄙倍則又過乎此矣先生之學大抵尤重於義理而必反之於心身躬行而實踐之推而至於齊家處世壹是皆行其所學故先生之學皆坐而言起而能行者也學與言與行合而爲一者也故先生之義理又躬行實踐之義理也言義理者苟皆歸本於躬行縱不能文章何害而先生獨兼擅考據詞章之長以相媲美輝映則尤難能而可貴耳先生所著茹經堂文集其第一二編久已行世今又將刊布其第三編辱命爲之序振竊惟侍先生也久妄以爲或可以窺先生行身治學之萬一因不辭固陋略述其胸臆以就正而敬謹爲讀先生之書者概括而告之曰先生之文章必歸本於義理先生之義理必歸本於躬行讀先生之文章者必求之於義理求先生之義理者必反之於躬行夫而後乃可以得先生之大者而振方沈溺於訓詁詞章而一無所就先生儻以其餘暇從容訓誨導而歸之於義理躬行之學則身心之益庶幾其有進乎民國二十年十一月門人北流馮振謹序

茹經堂文集三編目錄

卷一　雜著類

五德箴 壬申

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之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雜著類

廢孔爲亡國之兆論 辛未

今天下亡國之聲洋洋盈耳雖三尺童子亦知不免於國難莫知其所以然之由而亦莫思所以挽救之者此眞大惑不解者也吾特斷之曰廢孔則國必亡尊孔則國可以不亡兩言而決耳而或者疑尊孔之與保國若判然爲二事不知古詩有之顚沛之揭本實先撥道德爲立國之本道德既喪國本撥矣文化者國寶也我中國數千年之文化皆賴孔子爲之祖述而憲章爲之繼往而開來爲之發揚而光大今一旦墜地無餘國寶裂矣老子曰載魂魄抱一能無離乎禮義云亡精神淪喪魂魄游散國魂離矣國本撥國寶裂國魂離國烏有不亡者哉夫當世界文明之會各國皆以尊崇道德爲務東海西海心理皆同歐美各邦皆知尊孔遂譯我經籍搜採我史冊東方營造孔廟有大規模之建築而我中國有孔子乃無端相與掃除之有言廢孔者相與崇拜而鼓吹之有言尊孔者相與詬厲而吐棄之青年之士叫囂隳突如醉如狂莫測其故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之謂也用是大聲疾呼詳論之以救吾將亡之國

請言人道球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在一念之良知存否耳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內有鳥獸行則滅之蓋人有內亂爲獸行天將以禽獮獸薙法待之是以孔子曰道不遠人君子以人治人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逸居無教

則近於禽獸（孟子學孔子孟教卽孔教）乃近世之士惟恐人之遠于禽獸廢孝弟薄忠信破禮義寡廉恥狙詐驁悍害理悖天於是爭地爭城殺人如草芥原野饜人肉川谷流人血其待我同胞不啻禽獸獮薙之慘人道滅絕亂亡之機已伏於此矣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張四維修五德尙辭讓去爭奪克己而愛人戒欺而務實人道教育大明於世人遠於禽獸刦運消弭而國乃可以不亡

請言人倫救國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不行五達道不能有知仁勇之德且人倫者秩序所由生典禮所由起也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同寅由是協政治由是和故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而無倫何有於秩敘今居中國而去人倫君臣之道無論矣父不能敎其子兄不能勉其弟不遜不悌蕩越檢閑至於婚姻自由宜以禮爲之範圍茲者夫婦之道日苦輕合易離自殺者接踵性命輕於鴻毛又況漁色者流廣畜侍妾子矜挑闥穴隙相窺女權陵躐殆盡如是而號爲文明欺天乎欺人乎朋友則相傾相軋無復有合志同方者矣甚者昏棄祭祀遠不知追終不知愼人忘其本於是桀驁成性犯上作亂相率效尤人綱人紀掃地無餘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也春秋時辛有至伊川見被髮祭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今吾國蔑棄倫紀殆甚於昔時之夷狄痛乎悲哉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義是正與大同之治而國乃可以不亡

請言人格救國禮記曰言有物而行有格此人格之權輿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人格高下奚啻霄壤義利之辨而已今者舉國上下惟利是鶩營緣奔競狗苟蠅營爲小人而不爲君子抑知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以立者正氣爲之也正氣消歇國焉得而不亡且夫孔門論士曰行

己有恥不辱君命惟有恥而後能不辱惟舉國皆有恥而後舉國皆不辱一人無恥全國蒙辱今各國方講求道德與所以爲人之道而中國固有之孔子乃以其不便於己擯棄惟恐不至尙巧詐去誠實甚者道路流傳賄賂苞苴奔走請託徇私情滅公理得小事則國小利得大事則圖大利不逞之徒越人於貨暴行殄民無過而問者小民日號籲天莫之或聞卑鄙齷齪至極孟子所謂人役郭隗所謂亡國與役處宜其爲外人所輕視所以侵剝頻乘肆無忌憚者皆由廢孔階之厲也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振之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氣節屹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天下有人格而國乃可以不亡

請言人心救國孔子曰成性存存又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惟心亡故身亡家亡國亡惟心治故身治家治國治宋陸子靜先生之學曰本心明王陽明先生之學曰良知此皆孔子眞傳也今也本心昧良知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日日薰灼其心平旦之氣無復存者始也好惡乖違是非顚倒繼也充穿窬之心充害人之心刀矛戈戟無不出於其心世路嶮巇擬步如漆於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漸滅靡遺其尙有不忍人之心與不忍人之政乎哉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其所以亡心以至亡國者非一朝夕之故也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心不踰矩心不違仁先立乎其大正其心以正天下人之心而國乃可以不亡

我中國繼緜以來自伏羲神農黃帝以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嬗治化相承數千年間既竭目力既竭耳力既竭心思而後成功文章道揆法守備哉燦爛鋪耀古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始終條理上等百王下開諸子莫之能違而說者曰上古中古之世某人疑僞也某經疑僞也某事疑假託也嗚呼以古聖賢之精神材力學問政績而猶疑爲僞疑爲假託是必先疑其高若曾而後可先疑其祖若考而後可彼其心不過曲學阿世取快一時之論議以役天下

之耳目而不知其疑孔刺孔叛孔廢孔之端肇於此矣不特是也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孔子上承文王之緒曰文不在茲乎四教先以文四科殿以文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郁郁乎彬彬乎豈不重且大哉今視文章若秕糠有所謂白話文以代之出辭氣日益鄙倍號於衆曰國文之難也夫使古人而皆聰明也後人何不肖若此今人而皆賢智也又何以畏難若此中國人不信中國文教庸有是理彼其意不過欲盡剗先王之典籍拔本塞源故爲此以呂易嬴指鹿爲馬之計洪水猛獸焚書坑儒害未有大於此者嗚呼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滄浪之歌濁斯濯足孔子曰小子聽之矣

吾於是反之於經學於易以致其潔靜精微也學於書以致其疏通知遠也學於詩以致其溫柔敦厚也學於樂以致其廣博易良也學於禮以致其恭儉莊敬也學於春秋以致其屬辭比事也乃復從容於孝經以盡其愛敬之源涵泳於孟子以擴其尊民之用大矣哉經正民興邪慝不作矣西人嘗評論我國二十四史合清史爲二十五史相與歎羨以爲二千年來事蹟巨細畢賅西國無此完備之書廢興存亡之迹賦稅國用之經外交地利用兵之要舉凡一切風俗教化犖犖故沿革皆宜編爲課本分類研求餉遺學子國史熟則愛國之心益深論世審則格物之途愈廣諸子百家九流瑰奇鴻博入我範圍供我驅使若夫集部則文苑之菁華也貴在探其理要屈子之孤忠也武侯宣公之經濟也張顏文陸之氣節也韓柳歐蘇之文學也皆孔子之徒也而今世善國之藥尤在周程張朱性理之書庠序盈門家絃戶誦文化滂興海外殊俗重譯來歸豈非神明之式哉然而根本之地尤在躬行孔子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蓋聖門宗旨知行合一所讀之書必措諸實行不務僞飾不尚空談庶幾乎道問學尊德性經天而緯地濟世以安民天德王道聖功一以貫之微我孔子其誰與歸抑且廟貌尊嚴千秋木鐸復春秋仲丁二祭享祀不

式學校月朔應行釋菜舊儀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所以揚文治之光華廓列邦之觀聽大本孰有過於此者

或曰子之言是矣然吾聞時髦者言孔子囿于封建思想且漢唐以來何嘗不尊孔子何以卒歸於亡豈科舉制義遂足致太平乎應之曰正惟孔子不囿於封建故當時諸侯害之權奸塞之謂孔子囿於封建者不讀孔氏之書者也吾嘗著論以國之矣至如歷代之存亡惟視孔教之興廢以爲斷漢高用武力取天下過鄒魯猶以太牢祠孔子後人囿無知識曾漢高之不若六朝五季蠻夷猾夏荒道敗德侮慢聖賢皆背離孔子而以爲不足學者也殷鑒不遠胡然覆車且孔子之教在重人道明人倫尊人格淑人心因之貫三才而立人極豈科舉制義之謂若以科舉目孔學恂瞀膚陋不值一哂者也或又曰子之言直矣毋乃過於激切乎應之曰然周公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晉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孔子曰亡者有其存者也聖賢不諱言亡惟存而不忘亡乃可以不亡所慮者將亡而不覺悟且消沮閉藏使人民不自知其亡耳君子之道天下非之而不顧使吾言而是也固當見採於世使其非也雖譏我頑固責我疏狂亦復何害然而我國神明之胄凡屬含生負氣之倫誰不誦法孔子豈容淟涊俛俔故作違心之論用是大聲疾呼以告我璀燦莊嚴之中國以告我剛健中正純粹之國民

克己爲治平之本論 辛未

己之害極深己之禍最烈伏於無形之中刻於骨髓之內鮮有知其受病之繇者也昔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爲仁朱子注曰克勝也己謂心之私欲也近儒焦氏循曰克己即毋我也能克己則人己無間即一貫忠恕之道也精矣朱子之言大哉焦氏之說顧於己之害己之禍克己之學與治平之道所以息息而相通者猶未能暢發而無遺也春秋時楚靈王專制奢驕夸慢凶橫致遇乾谿之難孔子論之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

於乾谿余嘗讀而疑之以爲大賢如顏子方可爲克己之學楚靈何人詎足語此及見靈王聞羣公子死自投於車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則其忠恕之良知未嘗不的然呈露惜乎覺悟太遲耳於是周稽往籍詳察人情乃知克己之道淺者見淺深者見深自天子至於庶人自聖賢至於愚不肖皆當奉爲主歸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自古生人之大患在乎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墮於血氣心知之偏於是乎尊己而卑人益己而損人利己而害人專己而殺人至於害人殺人人心由是不平而天下莽然大亂而不可遏矣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予者己也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我者己也嗚呼己之害豈不深己之禍豈不烈哉聖人知治平之本端在仁恕是以立毋我之訓嚴克己之欲善則歸人過則歸己利則歸人害則歸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先人而後己不先己而後人平一心以平天下人之心而天下於焉大治曾子聞孔子之傳而作大學克己之書也其大要在修身以誠意爲本毋自欺者克己也齊家之要在去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克己也治國之要則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克己也若夫平天下絜矩之道則克己之功大矣其端首在謹好惡辨義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好人之所惡不惡人之所好克己也利者義之和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以財發身公己也以身發財私己也此治亂之分途千秋之炯戒也子思子聞孔子曾子之傳而作中庸其言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勿施者克己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正己者克己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成己仁也克己也推九經以至王天下克己之書也孟子聞孔子曾子子思子之傳而作七篇其言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所謂天下歸仁也又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反求諸己克己也如何而不爲人役知恥而已矣知恥則知克己矣

進而至於聞過則喜則克己之功深矣進而至於聞善言則拜則克己之功愈深矣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取諸人以爲善蓋克己之極至於舍己則克己之量與天地同其大矣所謂由淺以入深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自者己也此亦治亂之大原也仁則榮不仁則辱榮則幾於大舜辱則儕於桀紂在一念之能克與不能克而已矣是故明克己之學而四子書之精義乃無不貫

君子於是審致力之方焉一曰去名利二曰別是非三曰養情性希聖希賢之始宜破名關利關人己關未有名利關不破而能破人己關者也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然而先儒有言名之與利迹雖不同其爲利心則一言其貪也且名者權之所歸權者衆之所伺若己必處於榮譽而致損人之譽據人之權則意見萌而爭端起此好名之心所以宜克也利爲天下之所同欲一人專利則爭民施奪而殺機熾故利字從刀好利者未有不自殺其身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兩可之間如刃之斬絕然後心可得而清欲可得而寡此克之先務也知識之界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然必歸於一而天下乃定天下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且必挾己之是而强人以爲是執己之非而强人以爲非則秩序紊而天下亂夫以億萬萬人而各出一是各出一非且各執己見而莫能相下此分裂之象大危之機皆己之爲害深爲禍烈也聖人極天下之至明不以己之所是者傲人不以己之所非者枉人以人心之公私別其是非與夫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是中之是非中之非則天下私心去同己者不必是異己者不必非而眞是出窮理盡性之功於是密焉此克之中事也禮運論大同之治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克己也洎乎大道既隱貨力爲己不克己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道貫乎情性情有七喜怒哀懼愛惡欲克之以歸於正而人情大同焉性有二曰義理曰氣質氣勝理而欲肆焉理勝氣而德尊焉此天人

交戰之界先之以慎獨致之以中和而人性大同焉此克之務事也故天下歸仁有二義焉明明德於天下則民德歸厚而天下皆歸反於仁也四海之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則天下皆歸與其仁也大矣廣矣溥矣徵矣如是而已之害已之禍乃絕滅而不復作

且夫欲勝人者人之恆情也欲克敵者又人心之大願也然欲勝人而不求勝己挾惟我獨尊之心傲慢一切自以爲是所謂龐然自大妄庸人耳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之外誤國莫大焉若夫不能克己不畏天命不恤民情而能克敵者未之有也蓋人各懷己私則心理不能一心不一則不和不和而師有能克者哉意氣之附己也如癰疽之附骨僉壬之環己也如鈎援之環城洄流漩洞之吸己也如磁石之吸鐵威福玉食之覆己也如陷阱之覆車蟊賊脅其外干戟鑱其心可畏哉顏子克己之功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治國之經強爲善而已矣孟子告滕文公善國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皆克己之方也明戚南塘有言克敵城易克私欲難惟克私欲而後能克敵城旨哉此薛文清王文成講學之效所以能壹民心而禦外侮也東攷漢許叔重說文解字曰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克象刻木之形然則人與人相周旋必當辟藏退讓盡己下人而其爲心性之學當鍥而不舍也明矣故又曰己者起也當於起念時謹之也己者紀也當本身以作人紀也而或者曰世之人皆不克己而一人獨克己則受人之侮故當以不克己勝之嗚呼是何言歟聖人立教必示天下以標準開風氣而不爲風氣所移一身克己而天下皆知克己之善夫是之謂大恕夫然後進於太平若謂世人皆不克己而吾亦以是應之是何異以水濟水以塗附塗其不潰決而糜爛者幾希易大過之過涉滅頂小過之從或戕之正謂此也傳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又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蓋咈百姓之欲以從己而又自謂人莫己若則滅亡不旋踵而致一己衡行萬方多難悲夫悲夫有聖賢作

進以克己之數忠告而匡扶之幡然自覺介然自克其庶幾夫其庶幾夫

天地機論 甲子

嘗欲以天人感應福善禍淫之理詔示天下人皆笑爲迷信甚或斥爲妖妄庸愚固也吾素不信虛無者然有進焉周公大聖人也於書有秉圭册祝之文祇懼天命之訓孔子大聖人也於易傳有天地鬼神吉凶消長之蘊子思子述聖也於中庸有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之說孟子亞聖也言事天事上帝兩引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他諸經歷史所載與夫唐宋元明諸大儒所述鬼神禍福之論難以更僕數夫聖賢之言豈誣妄哉蓋天地之間一氣之感應而已矣一家有善氣一家感之無不善者一鄉有善氣一鄉感之無不善者一國有善氣一國感之無不善者反是而爲惡氣其感應亦然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今之人曰吾知科學而已則試以科學之理推之善惡兩氣之在天下猶電氣之傳遞留聲器之攝氣也史記樂書載衛靈公朝晉舍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其狀似鬼神師涓端坐援琴聽而寫之宿習乃成至晉聞於師曠曰安得此亡國之音其在濮水之濱乎昔商紂好爲長夜之飲命師延爲靡曼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中淫樂之氣瀰漫其間數百年後碎瓦頹垣中尚發氣以傳音蓋惡氣之鬱積若此此所謂無形機也漢魯恭王欲壞孔子宅以廣其舍夜半聞管弦絲竹之聲懼而止蓋三千弟子弦歌雅韻廣大清明日聞四方二百年後講堂黌舍中尚發氣以傳音是善氣之彌綸也若此此所謂無形機也吾嘗謂一家一鄉一國之中苟有詬誶怪戾之聲鬬很悖逆之行則其氣漸漬少至數十年多至一二百年不息苟有清夷和樂之聲孝弟仁讓之行則其氣浸潤少至數十年多至一二百年不息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大哉聖人之言蓋言者氣所生行者精所萃氣之凝而爲魂精之結而爲魄故鬼神者人心之魂魄也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蓋以本心之魂魄對越天地間之鬼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非有鬼神監察於其間也皆吾心之魂魄爲之君子之言行其氣鼓動乎天地之中而卽播爲風氣故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此蓋以本心之魂魄感召天下人心之魂魄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止人心多善氣則魂定魄甯而天下安人心多惡氣則魂離魄落而天下亂善惡之界人心生死之關天下治亂之機也一氣甚微不轉瞬間卽充塞乎宇宙可不畏哉可不敬哉而或以吾言爲迂不知當電綫初發明時語以無綫電理人必不信八音琹初搆造時語以留聲機具人必不信故今日告人以善惡禍福感應之說人亦必不信待數十年後科學日進有能省察吾之學說者知無形中善氣機之消息往來疾於桴鼓庶有以淑世淑民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

邵陽魏氏源書古微曰上古之世神之與人旦有語夕有語按此即神巫所自始萬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此蓋古說至黃帝時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而神與人始隔據此可見上古質樸至黃帝時文明漸啓絕地天通然未嘗不敬天也夏尙忠致孝鬼神殷尙質乃又尙鬼湯告天之辭曰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又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湯聖敬日躋而尊崇天命若此墨子因之創明鬼之學周尙文與殷稍異而左傳一書實爲講因果之權輿羣言淆亂折諸聖善乎孔子之言一則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一則曰敬鬼神而遠之由前之說所以敬天神地祇人鬼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由後之說所以敬淫祀逆祀也故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報本反始破除迷信二者兼盡其道廣而大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肆無忌憚直妄庸耳傳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聖賢荒道敗德此蚩尤之霧黃帝所爲摧陷而廓淸之者也

休咎之徵始於洪範恭肅之效時雨時風蒙狂之驗恆風恆雨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此非天之有記錄也惟在蕩平偏側人心轉移之間耳故漢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地之大人有所憾惟能致中和不偏不倚始能彌天地之缺憾太平之世五風十雨何其盛歟叔季之時水旱凶荒災害並至雖有善者無如之何何其酷歟豈天爲之耶實人事之不修有以致之也昔者湯之時有七年之旱湯剪爪髮以禱于山川曰政不節耶苞苴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其省察人事痛自刻責若此是以言未已而天大雨見說苑君道篇樊遲從遊孔子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辯惑此三者蓋祭天禱雨之辭孔子告之曰先事後得非崇德歟可見不盡心於民事而求得民之報皆悖德之事也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歟可見專攻人惡而不自知其惡皆積慝之事也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可見忿爭鬥很從事鬩牆者皆大惑不解者也天道無私凶災迭告而我民苦不勝言矣雲漢之詩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鴻雁之詩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我讀其文不禁零涕太息穀梁子曰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嗚呼此豈天爲之耶

郊天之典護日之俗祭先之禮皆近世所唾罵笑譏以爲迷信者也平心論之郊祀之說莫精於孝經其言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此言聖人窮理盡性格物致知精密無間以此精一之心對越上帝推此心使爲民各得其所此乃洗心之學顧諟之旨訓爲迷信是無智也西人推究日蝕爲月影所蔽月蝕爲地影所掩精確不磨然考禮記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欲因此以求政治之缺失君子惟恐己之有過因日月之食而內省焉不過取其象焉爾亦復何害至於祭先之禮所以報吾親罔極之恩仁人孝子詎忍廢乎曾子說喪禮泣下霑襟曰孝有不及悌有不時我親既歿入土由至親而至於極疏雖欲進一滴酒一勺漿不可得矣祭祀者不得已之事所以補其不及不時也故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

忌日之謂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其紀念之悲哀與精專若是仁人孝子詎忍廢之乎且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當祭祀時省察此心必求其清廉潔白可以無愧吾祖考而繼志述事之念怦然自動於中此則紀念之尤大者謂爲迷信是忘本也忘本者非人也夫西人之爲紀念也懸遺像設花圈如是則稱之曰文明我國人之爲紀念也懸影神設祭品如是則斥之曰迷信天下有是理乎嗚呼生人體魄誰誕空桑身從何來民莫不穀則夫本天本祖推而至於厥初生民春秋享祀詎忍廢乎彼廢祀者固亦人也良知猶在清夜自思有不椎心流涕者乎

異邦人曰孔子非宗教家也我國人從而和之亦曰孔子非宗教家也於是祀孔之禮遂廢庸詎知彼以孔子爲非宗教家蓋欲滅吾國教以推行其本國之教而我乃甘受其欺乎孔子贊周易察幽明之故與鬼神之情狀其言曰獲罪於天無所禱又曰丘之禱久矣蓋其所謂禱者在於通神明之德其爲大宗教家尙何異議故其言治平之道本於天人相應其宗旨以爲畏天之命者斯能恤民之隱君以民爲天畏天卽畏民也皋陶謨言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心不可知繫於民心可知矣盤庚曰用顧畏於民嵒民嵒者民險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民情之險豈不尤可畏哉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畏民卽所以畏天民所欲而天必從之斯感應之至理也反是則誣民也誣民而民嵒交錯於天下矣

王文貞先生學案 丁卯

先生姓王氏諱祖畬號漱山一號紫翔世爲江蘇太倉州鎭洋縣人王氏自元季遷婁至明中葉代有科第聞人遂爲江左望族先生母張太宜人爲嘉定張誠齋徵君文洤之女少受業於朱亮甫先生右曾博極羣書兼擅詩古文詞先

生幼受母教年十一盡通四子五經及周官儀禮學爲制義喜規模先正大家視塾中通行膚濫拘攣之文吐棄如渣滓也咸豐庚申補博士弟子員會粵匪陷州城轉徙海門假館通州呂四場彭氏藉筆耕爲養課暇讀書不輟每擇其精要者手鈔之三年中積二十餘册同治甲子應京兆試請益於母舅張養梧先生受學於同里陸聰雲先生乙丑歸里得陸清獻公三魚堂集昕夕讀之又讀張武承王學質疑陳定齋明辨錄李二曲四書反身錄諸書先生自謂少時頗喜詞章至是始留心濂洛關閩之學戊辰館蘇州主南陵何子永先生家何先生以品學重於時與吳竹如倭艮峯諸公講學先生館六年時相講論頗得切磋之益於是致力於朱子大全參考陸清獻讀朱隨筆等書所造益精庚午鄉試子永先生曰霍山當世大儒不可不一見某已以書達意矣先生謝曰侍郎位高望重某一介書生知其人讀其書可也卒不往癸酉鄉舉第二人旋應江蘇書局襄校之聘每校一書丹黃圈點或勘定字句或考證評論細書眉端迨晚年手校經史子集不下三千餘卷嘗謂讀書所以養心者非空虛之談必實驗之於吾身一日不讀書則七情六欲之足爲吾害與凡境遇之足累吾者憧憧焉交戰於中惟讀書則自然融化於無形以故先生壯歲已無書不覽無學不窺說經貫穿漢宋以其眞知灼見發爲論著其論春秋曰春秋者正人心而已無過求於人之心也以後世斷律之心爲聖人作經之心於是論春秋也刻而視聖人也卑聖人不惡而嚴者惡褒貶自在詞氣之間使後人深思而自得卽弒君篡國罪大惡極而舊史之文亦不輕爲改易以爲據史而書雖未必盡得其實而猶有所據使舍史而得諸傳聞一有謬誤則誣人以欺萬世矣又曰聖人之道見於論語一書門弟子傳道者莫若曾氏子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本是以釋經而春秋之志顯其有亂臣賊子與夫蠻夷猾夏爲世大患者不稍恕也非爲一時爲萬世也夫居千載之下而欲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吾知其至難然生平誦法聖人之言

以探諸聖人之意或冀萬一之有得不至如俗儒之私且刻也又以左氏傳經幷歆改竄是非往往謬於聖人於是條列辯論積年成讀左質疑五卷又著春秋經傳考釋三十卷實集諸家之大成故春秋尤爲先生精力所萃云光緒癸未會試中式先生年四十二矣以庶吉士乞假歸里先後主講宿遷海門崇明各書院聞風親炙者日益衆先生因材施教各視其所及而裁成之所與羣弟子講明而修肄者不外讀書以植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至於通經必期致用作文貴乎明道凡一切詭僻新奇破壞聖賢之說與夫叫囂塗附決裂文章之體者概宜屏斥其論學大旨云孔子萬世師删訂贊修紹明經訓而已有宋大儒出而後理學之名顯表章六經傳先聖絕業非空言義理也至漢儒考訂制度名物師承授受其功非後人所能及其美亦非後人所能掩顧其體驗於身心性命之間精微透徹自當推宋五子爲特尊未可與漢儒同日語也而後世小儒摭拾口頭語錄以爲傳習心法毋怪爲漢學家所鄙棄矣又曰文運興廢風俗人才之升降恆必由之有志之士思欲卓然振拔於流俗而以古經學救之救之誠是也然未能深探六經之本原與夫尼山删訂贊修之微意而徒掇拾乾嘉以來之唾餘斤斤於名物象數訓詁點畫之間雷同勦說附和隨聲至其弊之所極往往背舊說以爲新舍同習以爲異炫惑於百家九流而無所折衷搜索於叢殘瑣屑而不知大體視彼雕繪揣摩以弋獲功名者猶之五十步與百步也又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而漢唐注疏導其先路者也宋五子深入堂奧者也未有通經而不本於注疏者未有通注疏而可舍宋五子者又曰自文章與學問分而學術歧經學與理學分而學術尤裂卽以吾婁而論弇州之聰明材力足以號召天下士而不足與聞乎斯道者何與天如倡復社以繼東林深知昌明經學惜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其流至於黨交遊通聲氣陸陳諸君子閉修自得可謂豪傑之士而桴亭尤深鑒王學之弊由乎空言理而不知理之不離乎氣於是有信心自用之害顯其持論又稍偏乎氣未免

如先儒所謂扶一邊倒一邊者故必文章與學問合經學與理學合則周公之制作孔子之刪訂又何偏重之弊乎先生生當文敝之日學者志趨卑靡爭爲庸弱軟美之文至於糜爛潰敗迷而不悟常思有以丕變文風挽回世道人心於無形自爲諸生力矯時弊以古文爲時文絕無揚屋得失之心以爲文風運會有息息相通之故世之治也必有一二名公巨人導揚提倡於上及其衰也亦賴有人維持匡正以延一綫之墜緒窮則變變則通正文風扶世運當有應時而生之彥因別裁文體爲後進模楷輯制義正宗四十卷蓋先生平日爲學以立品爲先而尤嚴於義利之辨憶文治初受業時先生教之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爲心術生死之界子他日若貪利非吾徒也誥誡諸生皆舉此語其嚴如此當光緒中葉名公鉅卿率皆延攬名士宏獎風流先生居京師時常熟翁文恭公嘉定廖仲山先生爭相羅致先生曰君子出處自有本末豈宜以標榜爲名高吾深恥之矣有隱覓先生筆札者皆峻拒之其視功名富貴泊如也戊子丁張太宜人憂服除而哀不輟其封翁季愚公諭以家貧當爲祿仕乃入都散館選授山西崞縣知縣以親老告近改授河南之湯陰先生爲學實始得力於平湖爲政亦以清獻爲法書清愼勤三字自矢而尤以愛人爲本惜作令僅一載餘而封翁歿於家先生奉諱歸哀痛之餘默觀天下大勢江河日下遂無出山之志歷主邑中及崇明寶山各書院講席門弟子日益進先生愛才出於天性講貫恆昕夕不倦至是提倡正學不遺餘力而於邪說詖行絕不容稍有假借矣光宣之間力行新政先生頗以變本加厲爲憂謂當此人心日壞之時多興一利不如多除一弊蓋除弊而利即在其中否則興利而弊已隨之失先後之序矣又謂學校所以造就人才關係尤重所恨奉行者不能仰體朝廷興學之意舍本逐末徒使功利之說浸淫於後生小子之心而不覺其非吾恐神州之陸沉也迨辛亥之變先生年七十矣朋儕零落門下士又多散處他方枯槁寂寞舉目皆非恆獨處一室悲從中來潸然流涕日有祈死之心因

自製輓聯預紵衣冠像自記之以戊午五月二十二日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七文治竊維昔有明之季陸陳江盛四先生講道於荒江寂寞之濱海內聞風興起越二百餘年至同治朝桴亭先生從祀文廟至今論學者常以吾婁爲歸先生當世衰道微之際志在植綱常扶名教以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若得大用於世則聖功王道一以貫之無如狂瀾已倒非一手一足所能挽空言無補齎志以終實與四先生後先一轍而其遭時不幸抑鬱韜晦西山之節禾黍之悲尤可痛矣文治與及門諸子僉謂先生學問造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歐之堂高蹈擬於亭林治行幾於淸獻至晚年艱貞苦志尤見躬行實踐不可企及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足以當之於是謹上私謚曰文貞先是光緒壬午歲有傳異教者自滬來婁先生白牧令驅逐之改其屋爲陸陳江盛四先生祠一時相傳以爲盛舉至是諸門人奉先生栗主附祀四先生祠越八年丙寅邦人士聯名呈請內務部核准崇祀鄉賢祠先生著述甚夥平日謙不肯出以問世賴其子保慧什襲珍藏得以稍稍刊布然十不二三也今撮其爲學大旨並附著述概略於後俾後之傳儒林者有所徵信焉

著述概略

儀禮經注校證四卷

先生自記云儀禮經注刊本以吳縣黃氏影宋嚴州本爲最今所校脫衍誤字斟酌先儒之說間附己意而就此本校正尤多其有校定從宋本而與欽定義疏異者則仍註明義疏本有從他本而與宋本異者亦注明宋本有與宋本互異而並存者以備參考至釋文同異字及他書所引無關考證是非者不備載以有本書在也其他如鄭注可疑而先儒有辨正之說或先儒之說實有發明經義及考證經文脫衍誤處則擇其確當者採入焉

禮記經注校證二卷

此書用崇文局刊撫州本所校參考各本擇善而從於字之互異者多引說文爲證歲辛酉文治校刊十三經讀本以此附刊於禮記讀本之後

讀左質疑五卷

先生自跋云幼侍先大父授左氏傳竊怪邱明身爲國史又親受經於仲尼而是非往往謬於聖人以爲高賢不宜有此及考左氏傳授源流蓋門弟子口相授受從而附益源遠而流益分宜其不盡合於聖賢也又其甚者劉歆阿附新莽動以經術文飾其逆探莽意竄入傳文以爲假借欺人之具不獨周官一書滋後人之疑故余嘗謂秦人焚書書未焚者固不亡漢人明經其借明經以亂世者經乃亡非刻論也同治年間假館吳門私有所論說而未敢就正有道又隨筆所記拉雜無序忽忽二十餘年於故紙堆中得之復博採先儒成說條列辨論而於卷首摘取前人通論左氏暨糾其謬誤者都爲五卷名曰讀左質疑先生歿後文治校刊行世幷爲之跋

春秋經傳考釋三十卷

先生於三十歲前校讀春秋傳說彙纂草創此書光緒壬辰在都門錄成初稿命文治校字一通幷書其後自後每有增益至甲辰復加釐訂初名左傳考釋後改今名蓋質疑發抒義理此則精研考據廣博貫串無所不該約其大綱有九曰明小學考地理正杜失發古義詳氏族證經史刪古禮正譌脫申大義實爲先生精力所萃凡五十餘萬言

四書章句集注校語一卷

先生自記云近刊四書集注仍明永樂大全之舊大都襲元倪氏輯釋倪氏師陳定宇櫟著四書發明惟宗祝氏附錄

實非定本吳縣吳氏英曾詳辨之余於光緒己亥三月至常熟罟里村瞿氏瞿君良士出宋淳祐大字本相示因據浙江局本校勘一過既歸復爲審其去取識於卷端他如詞句小異非義理所在及字體之稍別不盡識也宋本雖間有譌奪率皆刊時偶誤其他均勝於近本斷爲紫陽定本無疑茲錄成校語若干條文治校刊十三經中之論語孟子及禮記附刊之大學中庸卽依先生校定本云

讀孟隨筆二卷

子保謙輯并跋云讀孟隨筆先君辛未年讀汪氏份孟子大全時所著原稿隨手批注眉端或字裏行間未嘗寫定也癸亥歲謙應唐君招襄校十三經讀本所刊論孟集注學庸章句卽用先君校宋本因談及隨筆唐君謂是先師讀書心得所在析理精深洞明奧旨余少曾輯錄成帙毀於庚子之亂君當重輯之附刊於孟子之後以爲學者讀孟之階梯不亦可乎謙謹將原本詳細披讀閱月錄就每條各以經文或集注爲標題而列先君之說於下其糾正諸家或闡發其義者則摘引諸說於前加某按二字以清眉目間有一二語無關閎旨者刪之盡心篇未經筆錄則從他著中輯補數語彙爲二卷此外不敢有所增損也

史記校證十二卷漢書校證八卷

先生於史漢二書用功最深既評點其文章復悉心校讐刅以攷證積成卷帙蓋皆實事求是非涉獵泛錄者可比云

資治通鑑校勘記

先生書通鑑校本後云余假得常熟張退齋先生通鑑校本對勘此本凡與宋元本出入者悉照張校錄出其張採嚴校本之說存其確實可據而橫生議論者不載也間有宋元本異而此適與宋合者別爲標出至元本胡注與此本互

異之處亦議於上下方今江蘇局本資治通鑑即胡果泉中丞所刊元興文署本兵燹後補其缺佚以行海內推爲善本然以校宋本凡宋本之所有大抵元本之脫文而其互異之處亦多宋優於元然則宋本之寶貴當何如耶余校此本自丁酉六月朔始寒暑無間至明年閏三月七日畢事子孫其世寶之按先生用以校勘者爲明刊三編本昔年文治嘗照度副本其校記尙待輯錄成書云

太倉州志稿十七卷鎭洋縣志稿四卷

此稿成於光緒季年先生以總纂一手成書大半凡州志封域二卷風土一卷祥異一卷水利二卷學校二卷兩衙一卷雜記二卷人物六卷縣志封域水利學校人物各一卷其體例除人物雜記外皆聯綴成篇夾叙夾議略仿八書十志例爲郡縣志之創格會辛亥之變中輟其後邑人士補輯各門類統爲州志三十卷縣志十二卷刊以行世而於卷端各標原修續修以別之

溪山老農自訂年譜二卷

先生嘗得王圓照仿子久溪山圖卷又以卜宅在文廟東偏門對文筆峯三面環水因自號溪山老農寓終隱之意自訂年譜至五十四歲在汴省奉諱歸里而止先生歿後子保讓別爲續編附錄各一卷合刊焉

經籍舉要三卷

先生自跋云書籍無窮即應讀之書終身不能盡茲特舉其最要而爲貧士力之尙可及者錄之非僅僅守此數册以自足也要之讀書立品內外交修顯微無間讀一書而返之身心眞有實得則終身受用不盡天下道理全在六經六經道理包涵於四子而朱子章句集注於四子書之精蘊闡發無遺一二考據之未精固無妨於大道果能用力於朱

子之說不使一字放過再求之六經則希賢希聖足矣不必貪多也無欲速無鶩名優游饜飫循序漸進自能日新其德區區之心所望士之有志者又云治經之法根本注疏而導源於小學爾雅說文其最要也爾雅釋詁多叚借之義而說文明六書尤以金壇段氏注爲大宗而桂氏嚴氏王氏諸家如驂之靳蓋說文之學延於宋漸衰於元幾絕於明而大昌於吾朝乾嘉之世漢學由是中興學者窮經必先識字先專一經一經既通推之羣經自然迎刃而解舉凡先儒之說析其同異辨其是非深造而自得之自有溫故知新之效而其微言大義之所在不必泥諸訓句之間自然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若力能泛覽旁通則有漢唐宋元以來先儒暨乾嘉諸老說經之全書在焉

文貞文集十卷別集四卷制義一卷

常熟張瑛序云蠖屈窮鄉老屋數椽僻處無可與言出游都會之地可與言者尤少胸中耿耿求一同心不可得時而憤結則託之於酒或效陶靖節東皐舒嘯或效王無功長歌寄懷所言終不暢退而閉戶閉口自謂此意獨知可矣忽有人焉崛起荒江寂寞之濱先以書來索余著述繼復假余手校書最後以古文稿求序於余展卷讀之舉五百年士習二千年世變傾筐倒篋而出之不禁拍案狂呼大喜過望此如吳太子有疾得枚乘七發以起之涊然汗出霍然病愈古今快事不可多得者也鎭洋紫翔王君與余兄子祖仁同舉於鄉前十餘年來虞同啜茗於石梅心知爲文士至是始知君學宗宋儒素懷大志嚴義利之辨以庶吉士散館作宰中州期年丁憂歸不名一錢人品如是文品可知讀其文辣如薑清如水不必規撫古人暗合古義庶幾震川所謂自得者歟君文約舉大端有二跋吳也笙遺文云凡爲子弟大害有四與程子少年科第一不幸之說同書呂四場彭維皐事同治間君遇彭於通州時髮捻回三逆邊平號稱中興極盛彭獨與君言天下事殆無可爲不如從石港朱某學醫君年少氣盛笑謝之迄今二十餘年君追思彭翁

先幾之哲乃大海君之言關乎士習彭君之言關乎世變皆余所欲言未盡者一旦探肺腑而陳之紙上古人云栢視而笑莫逆於心何以過此聞君今秋服闋將爲虞山之遊余將誦彭君之言以當招隱之辭　門人唐文治跋云先師王文貞文集都文三百六十一首初無編次與年積成彙鈔五巨冊先生既歿之後其哲嗣懋言世弟以編訂遺集見屬文治謹本先生平日之意擬定分類目錄復經同學陸君禮南王君熾甫季君調卿先後參酌定爲文集十卷別集四卷由懋言校刊自庚申孟春迄辛酉季秋竣事助刊貲者同學陸君勤之爲首倡次則毛君艾孫王君熾甫黃君伯雨朱君盥薇陸君景周暨文治等俱稍竭棉薄而不敷尚鉅則由懋言自行出貲以董成之憶光緒丁未文治奉諱歸里先生即委以編輯文集事手稿見示文治懼弗克勝因先生命不敢辭爲僭定一目錄先生意殊不愜若嫌所存過多者一日偶述古來文家割愛之法當以昌黎爲最先生矍然曰此言汝得自何人對曰此吾婁王弇州先生所言也先生曰見於四部稿乎對曰見讀書後中先生曰汝志之此刪定文集之要法也於是知曩昔先生之意因割愛太少耳然要之先生之文精則極性命之微大則膺道統之寄其所淵源上則希蹤考亭下則與亭林稼書相頡頏至於貫穿經史議論古今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則又極文章家之能事後世學者殫心讀之自能得其獨到之處然則所存之多寡詎足深論乎茲者遺集刊成固可慰先生於地下獨文治追念教誨之恩宿草如新而居場未遂每一展卷猶不覺泫然而霑巾也

溪山詩存二卷

先生少爲文選學喜詩詞避難江北時積稿成帙自壯歲留心正學不復措意於此偶有所作一變從前格調而大都感事述懷與夫哀輓諸篇情眞語摯近乎以文爲詩者晚年刪定古近體三百餘首并自序其簡端歲壬戌子保譚校

刊

制義正宗四十卷

先生精選明以來諸大家制義而條附讀書作文法於其後云學者斷以立志讀書爲第一義讀書有序以四子書小學近思錄端其本略仿元程氏讀書分年日程法先治一經次治餘經旁及通鑑綱目暨宋周程張朱明薛敬軒胡敬齋國朝張楊園陸清獻張清恪諸儒先之書薈義莫備於六經於經書求義理猶駕輕車馳驟於康莊大道縱橫南北無不如志至通鑑綱目二書體用兼備之學天德聖功王道合一之書宋明以來諸大儒之說則皆所以剖析四子大經之理猶輕重之權長短之度讀書既通然後可以言文學無今古文亦安有今古唐以前之文理到而法自隨之宋以後之文理與法兼到世俗論文者必曰理法其弊也至舍理而言法試思理生法乎法生理乎言理而法自隨之言法而理乃裂矣猶叔世條教刑罰益煩而犯法者益衆且必至廢法而後已故正本清源當先舍法而言理明理非讀書不可切戒揣摩風氣要知風氣二字誤人不淺譬如生長世衰道消之會君子難進而易退而曰今日風氣宜爲小人不宜爲君子其可乎且風氣誰實爲之人自不長進不能轉移風氣而爲風氣所轉移是謂自暴自棄至揣摩者迎合之謂也士人進身之始而已希圖迎合將來更何所不至此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有志者當力破之又曰文無過史漢八家然作文必以理爲主而氣輔之四子六經載理之書也程朱諸大儒之書發明四子六經之精蘊者也四子六經程朱諸大儒書之義理了然於心然後以史漢八家之義法驅遣之則思過半矣其餘諸子百家當自量其材力之所及博觀而約取之可也若夫古人之文雖重段落起伏節奏然其妙終在有意無意間非作意爲之而自然不越乎規矩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若泥迹象以求之則陋矣文治案制義乃文家之一體實爲游

藝之助世之菲薄時文者爲其庸濫熟媚耳不知此正時文之弊有志之士所唾棄者先生以古文爲時文所論實皆學古文之法指示精嚴悉主於此可見制義自有本原特附識之以諗後世知言之君子

知覺篇 丙寅

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誠惜夫後知後覺者之衆也孔子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誠悲夫不知者之夥也夫後知不知之徒盈天下國以之衰家以之弱此以處三古之世渾渾沌沌猶不能行況於處今日之世乎哉或問於靈臺子曰知與覺奚以辨靈臺子曰世謂知在於事而覺在於心者非也知與覺皆因事而感心因心以應事知裕於平時者也覺發於臨事者也知體也覺用也故養知在學問而發覺在聰明言知則可以該覺曰請問學問中之知靈臺子曰在貫徹終始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始條理之事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終條理之事也知止而后有定知之初基也知所先後知之進境也物格而后知至知之極乎無不到無不明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人生之苦莫苦於不知道知之則好而樂之矣日知其所亡知新之學也人無日不在知之中即無日不在新之中歷日月歲而各蹴一境焉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三月不違仁之朕兆也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其新也孔子四十不惑以至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皆知其新也人初生而有知至老耄而不能盡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謙辭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所以日新其知也曰請問行諧中之知靈臺子曰審所以自處於止知其所止人可不如鳥哉蜻蜓之飛也不知童子躡其後黃鵠之遊也不知射者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蔡靈侯之不知子發楚襄王之不知穰侯皆由無知覺以殞其身悲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則亢而殞其身矣聖人者知幾者也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皆所以窮神知化也知幾則知

化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皆在於幾幾者動之微不可見而有先兆之萌矣此非獨上下之交也推而至於進退取予富貴貧賤莫不皆然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明哲保身之道也小人不知天命狎侮死焉而不畏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惟知命而後知幾也而後知通塞也曰請問性情中之知靈臺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而人莫不窒塞焉者不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而盡其心矣思知人者不可以不知天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吾心之知覺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其邪焉暗焉滯焉者僞也自欺也誠意之所以本乎致知者貴乎無自欺也其基在於窮理而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復小而辨於物中自考以自知獨知之假始也知天地之化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獨知之極功也然而不求放心則不能以慎獨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心不若人則不知惡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弗思而已矣思則得之矣故思者慎獨之本作聖之原其要在不自欺吾心之知始曰請問事理中之知靈臺子曰明是非慎好惡而止矣夫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其迷謬之甚者至於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知覺之顛倒如此而可與齊家治國乎哉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輕重長短定而是非明矣孶孶爲善者舜之徒孶孶爲利者跖之徒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舜跖分而善惡著矣是非明善惡著則本末厚薄稱此之謂知本知本而身脩矣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天下有三達德智所以居仁勇之先者惟其無不知也然而當務之爲急不知急先務則本末厚薄乖久之是非善惡混而天下亂矣論語堯曰一篇握治國之綱而終之以知命知禮知言是故知者治天下之樞機也靈臺子曰微乎芒乎天下之知也紛乎亂乎天下之知也潛潛乎淑淑乎天下之知也天下之心萬殊也天下之知萬殊也同一知也或靈焉或蠢焉不知其幾千萬等也或先

焉或後焉不知其幾千萬等也或大焉或小焉不知其幾千萬等也聖人智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此知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此知也凡民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此知也視之而不見其形也聽之而不聞其迹也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文理之密也行為動靜而不可測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知類而已矣知類而是非善惡分知類而本末厚薄判知類而微芒紛軋潛者曰無不貫知類而靈焉先焉大焉者無不折乎吾之衷孔子之告仲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君子致知之學必分其類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而後天下之理可得而窮天下之事可得而理是以古之大學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及其究也知類通達謂之大成夫大成者乃謂之大知（以上述經傳中言知而歸本於知類）

知之道有賾者有約者有顯者有隱者有淺者有深者有遠者有近者靈臺子曰吾今得所以求知之方矣知至賾者也而有約以守之聖人能以至約御至賾者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不知無害其為聖也聖人所不知者其不必知者也然而聖人日求之於賾也所謂精知略而行之者也顯者易明隱者難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然而誠於中形於外聖人能知人心術之隱泛應而曲當者察理之精因其端而知其緒也所謂其事肆而隱以其顯者占其隱者也推而至於深淺亦然天下之至淺者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然而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食味被色而生夫豈恂愁之士所能測其理哉蓋一身皆知也則尺寸之膚皆有知也譬諸一火而炙我手手即為之斂焉一水而沸我足足即為之移焉此無待於心之知也五官皆有覺也聖人獨取其靈者以應萬物則無淺而非深也常人愈求其深而愈見其淺也聖人不求其深而無往非深也宇宙至大也古今至遠也而一知足以概之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吾心之知足以達乎千里之外也誦古人之詩讀古人之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吾心之知足以通乎百世之上也舜之好察邇

言由近以及遠也察之乃所以知之也武王之不忘遠由遠而返之於近也不忘乃所以知之也是故知遠之近者知微之顯探賾索隱者必鉤深而致遠或曰請言其實靈臺子曰人有靈氣而後有知故知覺之事自聲始知者矢口也出其言而知之也然而言語不足以盡之也古聖人通神明之德始造文字字者所以爲知也孳乳寖多人之所以能多知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象形指事如其意而使人知之也庶業其緐煥乎其有文章章者所以爲知也因文章而後有教化有文學教者所以覺之也學者所以爲覺也自古迄今生民之知覺所以愈緐而愈靈也古人之聖者文章之知覺多下焉者文章之知覺少以吾之知覺求古人文章之知覺而古人之知覺無不萃於吾之一心也以吾之文章開後人之知覺而古人之知覺又無不根於吾之一心也而聖人猶以爲未足也又發之於行以使人知故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論語鄉黨一篇禮記曲禮內則諸篇皆詳於威儀言動而無非開人之知覺也故曰覺者效也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或即知即行或先知後行其分殊也其理一也君子於是有閱歷之道有擴充之功積少而成多者閱歷也即此以悟彼者擴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道統之精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數之傳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巧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也故自今日之大並世下及於億千萬世自今日已發凡之學推極於杳冥不可思議之學千變萬化一歸于知覺（以上言求知之方任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而務歸於實）

靈臺子曰痛乎哉世道之譸張也人心之險陂也皆知覺之變幻也吾之知在富吾之知在貴吾之知在利達進而求焉吾之知在奔競吾之知在諂諛又進而求焉吾之知在穿窬吾之知在害人又進而求焉吾之知在殺人吾之知在轉而自殺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及今而知之蓋知已晚矣一人之知覺欲以敵千萬人之知覺而千萬人之知覺皆將謀我一人之知覺而一人之知覺於是乎日窮而日蹙蓋天下小知與大知鬥則小知者敗

俄而尤大者出焉則大知亦滅巧知與常知爭則巧知者勝俄而尤巧者出焉則巧知亦亡機械變詐鈎心角逐荆棘戈鋋充塞乎宇宙天地清明之氣亦爲之昏闇傳曰乾坤或幾乎息言人心無知覺天地亦幾乎無知覺也龔壼子曰此大寐之世也聖人將有以大覺之世人之知覺昏聖人啓之以光明世人之知覺偏聖人導之以中庸無他易簡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聖人所以先知之者誠而已矣易簡而已矣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詐與不信聖人不以爲慮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自然先覺矣舉天下之機械變詐荆棘戈鋋一掃而空焉以至誠易簡之知覺感化天下之知覺也戰國之世律令異法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孟子亦不以爲慮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舉天下縱橫捭闔諸子百家九流之雜出於吾前而吾皆有以辨之而闢之此知言之學也君子之知覺所以常伸乎萬物之上者必先去其自私用智之心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自然而已矣誠而已矣下焉者操心危慮患深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然後知生於憂患死于安樂此知也雖非聖賢之知亦豪傑之知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不能無爭爭而不已則困困而不已則知所以自反聖人利用出入而有以葆其知焉是故斥詐去僞絕險而後可以全天下之知（以上言知覺不可機械變詐當以自然爲主）道家之言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後之人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民始惑亂至道之精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故棄知爲尚釋家之言曰有好知知有惡知知有是覺覺有非覺覺有知非所

知有覺非所覺口之于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意也皆知也無口耳目鼻四肢意乃無口耳目鼻四肢知故滅知爲尙靈臺子曰是二家者自以爲得天下之眞知然未足語于大道也夫道家言以恬養知是矣然謂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則非也古人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言不倚私智乃能有則也若無則而逞一已之知識豈人道所宜乎哉釋家謂有知非所知有覺非所覺是已然其欲無口耳目鼻四肢知則非也彼其至精之學以爲魂氣可常存則知覺可不死故靜中之知覺永久卽不死之知覺不知太極之元陰陽絪縕人含天氣秉地質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知憑形以生者也合太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憑氣以運者也形氣聚則知聚形氣散則知散彼生天地之間而祈魂氣之常存知覺之不死其與自私用智者其間相去不能以寸然則聖人之前知非與靈臺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天下之至神天下之至誠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誠者眞實無妄之理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其善不善之端皆寓于事物之際者也聖人至靜之中亦有知覺惟其知覺皆充實之美非如道釋二家專以光明寂照一超頓悟爲務而悉淪于虛也陽明子之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致其良知是謂之聖靈臺子曰陽明所謂知善知惡是良知是已惟其欲歸于無善無惡之本體則其與淸靜寂滅之學其間相去亦不能以寸且其所謂良知者與孟子所言不慮而知之良知亦相似而實不同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孟子所謂良知指愛敬之情而言也陽明子所謂良知指是非之心而言也蓋假借而言之者也因知善知惡而致其良知則直以致知之事爲誠意之事矣知至而後意誠致知非卽誠意也蓋有先後有善惡知則常處乎先而未入于善惡之界者也君子因知與意之分而得涵養之道焉得希聖之功焉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知也外誘之知非本然之知也君子存心養性廓然大公動亦定靜亦定以充養其本然之知則天理常爲之主而人欲不能奪焉于是明德明而知覺常純傳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之謂也是故吾儒之知覺虛者實之道釋之知覺實者虛之雖然彼二家者亦皆聰明睿智之徒也歸斯受之而已矣若夫陽明子之論雖與孟學小有出入亦吾道之大支派也而後人多以爲訾靈臺子曰此知覺之隘者也（以上闡光明寂照之知覺辨析良知之學）

敎育之道一曰性情一曰知覺性情厚所以培其本知覺靈所以廣其用二者余皆病未能作此文所以自勉而勉人也文治自記

讀朱子仁說 丁卯

凡生于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天命之謂性性命者生也生之謂性性者生也萬物芸芸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于死故人於其生也謂之性命仁也者所以自保其性命而即擴充之以保人之性命者也故中庸曰仁者人也說文曰仁相人偶也相人偶者相親相愛之謂人能相親相愛則人道全人類于以成不能相親相愛則人道苦人類于以滅是故人而能仁則其心生而可以謂之人人而不仁則其心死而不得謂之人周易生生之書也故孔子作易傳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論乾之德則曰大生論坤之德則曰廣生蓋人生天地之間不獨自全其生且當有以大人之生廣人之生也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也尚書仁政之書也帝典曰百姓昭明古者因人所生之地而賜之姓遂稱之爲百姓姓者生也故商書盤庚稱民曰往哉生生又曰無總于貨寶生生是庸聖人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周道衰王迹熄在上者失其本心罔知輕重誅求無厭方命虐民但有以身發財之不仁人而

無以財發身之仁人馴至戰國諸侯放恣干戈相尋孟子生於其間慨然嘆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蓋言世有治亂而生生之理終不絕於天下也其論禮樂仁義之實而總括之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生者不容已之性不容已之情而必推本於親親之仁以立性命之綱紀然後推而放諸東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北海而準心理之大同即生理之大同也無如天未欲平治天下生民刦運方興未艾孟子早見及此痛心礪齒大聲疾呼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又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數十年後秦始皇出焚書坑儒殺人如草芥此爲有天地以來最不仁之慘禍人道幾絕於天下由是而三國而六朝而五季閱數百年未有不大亂者痛乎不仁之爲害也朱子生南宋之時蒿目時艱覩有國者積弱日深勢將淪爲異域于是本其惻隱之心發爲大文曰仁說曰玉山講義其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又曰在天地則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又曰性者眞實無妄之理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迺于性善之旨反復申明告戒嗚呼何其言之仁也蓋朱子之心猶孟子之心也無如吾道晦盲道學懸爲厲禁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故其後雖有文文山謝疊山陸秀夫輩之仁人而卒無救於宋代之滅亡此豈天運使然哉實人心爲之也人而能仁天下化之則栽者培之天亦生成而煦育之人而不仁天下化之則傾者覆之天即禽獸而草薙之夫天何所私愛于人哉且夫宇宙之殺機不過起於二三人心術之壞其禍遂蔓延及于億兆而其所以消弭于無形者惟學說有以拯之仁者愛情也亦公理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而論者乃曰愛不足以名仁朱子之言曰仁者愛之理離愛不可以言仁斯言一出而天下之愛情不泯矣昔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樊遲問仁答曰愛人作易傳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獨非以愛言仁乎孟子曰仁者愛人仁者無不愛也獨非以愛言仁乎夫天地之所以不陸沈者人心中愛情而已矣而說者又曰公

不足以名仁朱子之言曰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見程子定性說）又曰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見答張敬夫書）斯言一出而天下之公理不滅矣昔孔子答子張問仁曰恭寬信敏惠而于堯曰篇言天下之民歸心終之以寬信敏公獨非以公言仁乎夫世界之所以不銷毀者人心中公理而已矣是故宋代雖亡而朱子之學說不亡千古之人心亦遂不亡士君之子子學說不可不愼也文治嘗于靜中平旦清明之時動中世途荆棘之會體驗所以求仁之方與所以失仁之故蓋有二關鍵焉一曰人己之分一曰義利之界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生人心理彼此相同己欲如是人亦欲如是近取譬者以己譬人以人譬己也凡民有血氣之性形骸之隔卽不能無爭爭而不已於是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己欲樂而不顧人之苦己欲安而不顧人之危己欲生而不顧人之死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視天下皆如吾之身體髮膚夫然心體生埋流行貫徹而無所間此仁之通乎人己關者也義者禮之所由起發而皆中節者也非義則無以行仁三代而下淳樸散先利後義不奪不厭於是機械變詐之心萌焉穿窬害人之事滋焉刼奪之端紛紜而無所底止焉孟子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蹠之徒聖人以義制之乃有以範圍萬民之欲而使之不過乎法則此仁之判乎義利關者也二關轇轕利欲薰天剝膚敲髓民生輾轉溝壑行將同歸於盡老子曰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孟子曰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陷於死亡自古以來未有天下人受害而少數人可以得利者也亦未有天下人皆死而少數人可以獨生者也而不仁者恃其武力專務殺人以求逞以齊宣王之昏庸乃欲以一服八動天下之兵後災立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爲求武力統一者破其迷惑也然不仁而得國亦未有享國久長者何也以其害吾民而死吾民上干天地之和也悲夫小雅

之詩曰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夫人民至於自怨其生則人道將絕而天下無可辦之事矣唐李華之文曰蒼蒼烝民誰無父母誰無夫婦誰無兄生弟也何恩殺之何咎夫人民至於互相殺戮則人類將滅而天下無可避之地矣嗚呼吾民之顛連困苦水深火熱呼號宛轉奔走無門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情狀尙忍言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天網恢恢出爾反爾之情狀尙忍述哉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憂心如焚不覺形諸夢寐恍焉四鄰孺子俱病將死其父母撫之飮泣號哭之聲四達於戶外迺大慟曰嗚呼死而如是當日何爲而有生乎倏焉醒不禁涕淚之盈枕也哀哉康誥曰如保赤子惟民其康又孟子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又問梁惠王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古人言保民以赤子爲喩者蓋以百姓天良未泯不啻赤子之天眞莫能告語而乃終日操刃以殺之行政以殺之猶以爲未足以近世不仁之器日新月異每數千萬發卽殺數千萬人吾旣飮泣號哭之聲周達於郊野河山之外終夜以思良心猶在寧不大痛曰嗚呼死而如是當日何爲而有生乎哀哉然吾謂天地好生惡殺之心雖當至否極塞終有剝而必復之時而此一陽生生之機實根於仁人之心理與其學說故特錄朱子仁說諸篇以維人道彙錄陳安卿先生心說欲人之廣大其心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也世之治天下者尊信朱子之學說當必有取於斯文

國文陰陽剛柔大義緒言 庚戌

國文陰陽剛柔之說創於姚姬傳先生姚先生之言曰易詩書論語所載間有可以剛柔分値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以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

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淸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此姚先生之說也

繼其說而大昌之者爲曾滌笙先生曾先生選古文四象分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四種以氣勢屬太陽識度屬太陰趣味屬少陽情韻屬少陰而又於其中分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曰噴薄之勢曰跌蕩之勢曰閎括之度曰含蓄之度曰恢詭之趣曰閑適之趣曰沈雄之韻曰悽惻之韻是又分四象爲八卦矣而又申言之曰有氣斯有勢有識斯有度有情斯有韻有趣斯有味又析言之曰莊子揚子韓退之柳子厚陽剛之美者司馬子長劉子政歐陽永叔曾子固陰柔之美者此曾先生之說也

吾嘗綜二先生之說而論之姚先生之說創而未備者也曾先生之說廣矣大矣美矣盡矣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在茲乎顧吾竊有進焉者凡人之性情氣質亦未可一概而論毗於陽者陰亦寓焉毗於陰者陽亦寓焉周公孔子之文妙萬物而爲言陰陽不測固不可以一隅論孟子之文毗於陽者也而致爲臣而歸舜發於畎畝之中及孔子在陳諸章何嘗非陰戰國策之文策士縱橫之說陰驚之尤甚者而蘇季子說秦王蘇代說燕王何嘗非陽莊子之文毗於陽者也而刻意繕性篇何嘗非陰賈生之文毗於陽者也而弔屈原賦鵩鳥賦何嘗非陰司馬子長之文毗於陰者也而項羽本紀淮陰侯傳李廣傳尤陽剛之顯著者揚子雲文毗於陽者也而反離騷尤陰柔之顯著者太玄更無論已韓昌黎文毗於陽者也而送董邵南序答李翊書尤陰柔之顯著者祭十二郎文更無論已天地之道陰陽之氣常相勝而相爭惟明於消息之故者察其偏而調劑之且因其偏而善用之而後吾身得太和之氣而生理以暢善

驗古人文之神與氣者亦若是而已

曾先生又曰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經史百家雜鈔中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善哉論文至此可謂無微弗顯矣余嘗息心以觀天地之理並以文正所論驗諸子百家之言並歷代文士之著作太極之精以陰爲體以陽爲用故儒家之文大抵以柔爲體以剛爲用吳摯甫先生語余曾先生之文深於歐之骨用韓之貌是亦以柔爲體剛爲用也 此外則皆主於陰柔道家墨家偏於陰讀老氏墨氏之文可知陰陽縱橫家偏於陰非陰柔不足以成捭闔法家名家偏於陰非陰柔不足以成刻覈醫家兵家偏於陰讀內經陰符孫子文可知他如詩賦家雜家小說家術數家方技家雖剛柔萬變然要其歸偏於柔者多矣聖學之傳分爲漢宋兩家漢儒之文尚訓詁兼陰陽之美者也而其弊也爲穿鑿爲瑣碎由無大氣以舉之則陰柔之過也宋儒之文尚義理兼陰陽之美者也而其弊也爲幽渺爲俚俗由無大氣以舉之亦陰柔之過也因文以察天下之變士大夫皆主陰柔之過而積弱隨之然則生斯世也爲斯文也其必以陽剛爲主乎

昔嘗謂伏羲氏畫八卦不過象奇耦之數以爲記識而聖人謂爲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以其包涵陰陽剛柔之蘊也陰陽剛柔之理蘊於一心發之則爲吉凶悔吝凡人自少至老自晝至夜均在吉凶悔吝之中而吉凶悔吝則萌柢乎一心之陰陽剛柔善則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則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則爲慈爲順爲巽惡則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善濟其陰陽剛柔而運妙用於一心故曰以此洗心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自伏羲文王作卦象而天下人事悉具於卦象之中迨周公孔子以卦象爲文章而天下人事又悉具於

文章之中凡此皆陰陽剛柔之所爲實皆一心之所爲此大易之精蘊也善爲文者先明易理因吾心之動靜消息而制爲言愼天下之樞機而吉凶悔吝於是乎貞又因吾心之動靜消息而制爲文象萬物之形色而川流敎化於是乎備此所謂陰陽也剛柔也善用之以至於中也斯言非玄也探其本則曰存其心養其性因物付物而陰陽剛柔時措之宜矣

以上所言律己之方也推而至於觀人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聖賢豪傑之文貫理彌綸貫於內精氣旁薄溢乎外剛柔陰陽惟變所適下逮萬殊之性則各肖其爲人而靡有所窮惟聖智之士能因其文之性質而驗其人之品行是故凡文之剛柔相宜而適中乎理者其人達而審善用其剛其言閎以肆者其人狂善用其柔其局細以整者其人狷陽剛外强而中無陰柔以濟之者其人愎而慵陰柔膠纏而中無陽剛濟之者其人緩而懦剛柔無主棼不可理有首而無尾者其人窮而夭剛柔無主而創意造言猶有歸宿者其人儉而可教洪範所言五福六極悉可於斯文徵之此就一人之文言至統觀一方之文亦然凡剛柔相濟者多其民大率兼文質而易爲治剛柔偏勝者多其民大率蠢愚難以熟化宜有以酌其偏而用其所長此就一方之文言至統觀一代之文亦然凡剛柔相濟者多大率風俗和而運會盛剛柔偏勝者多大率風俗薄而運會衰因文論世確乎其不可易至於陽剛之過變而爲肅殺陰柔之過降而爲靡則其世運將不可問嗚呼文心聲也而國性寓焉陰陽剛柔之說微乎微乎非天下之至誠至神至幾何足以語此

或曰如子言不幾於過高乎曰是誠有之昔吳摯甫先生記付先生古文四象後云公此編故自謂失之高古夫高古何失世無知言君子則大聲不入里耳自其宜也斯言允矣顧吾又有說焉陰陽剛柔發於人心之自然初無所謂高

古縱一心而冥思之譬諸江海浩森扶桑出日一輪湧現容與聿皇又如氣淸天朗春卉皆葩無論何人縱遊其間必有意氣發舒之象是何也則陽爲之也譬諸冬日栗烈重陰晻藹寒飈𦒉刁萬竅怒呺又如谷風陰雨恐懼淒其無論何人側身其間必有鬱㪍侘傺之情是何也則陰爲之也古詩有云一窗晴日寫黃庭又云滿江風雨讀離騷抑何其境之殊而心之異也匹夫鬨於道而壯士爲之衝冠嫠婦泣於舟而文士爲之怨訴故隨時隨地隨象隨景而陰陽剛柔分焉因性因情因感因遇而陰陽剛柔又分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粉米黼黻絺繡讀其書而明良喜起備哉燦爛陽之盛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誦其詩而拮据卒瘏况也永歎陰之盛也古之聖人陰陽剛柔悉合乎中故其慶賞刑罰各得其正後世儒家能養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故其陰陽剛柔足以順萬事而無情斯皆不必言文而實無在非文顧藝林之士識有淺深則不得不就迹象以求之然惟其有陰陽剛柔之質原於一心故讀古人之文亦辨其爲陰陽剛柔而其自爲文亦必有陰陽剛柔之可分斯皆發於一心之自然固不必以高下論也抑吾考古文四象之爲書目大頗多率略又古人文之膾炙人口者如韓昌黎張中丞傳後敘（陽剛之至美者）歐陽永叔瀧岡阡表（陰柔之至美者）均未入選意者其未成之書歟是編大致取材於四象（其中亦有極陽剛陰柔之美而並未入選者由前數編中已爲諸生講貫也）後之君子得吾言而深思之由下編以遡中編而至上編則自有津梁之可逮而吾特恨是編之成既不得就正於曾先生並不獲質之於吳先生其是乎其非乎其所剖析而分置者有毫釐千里之謬乎益爲之執簡徬徨而不能已也

國文陰陽剛柔大義上

周易

乾卦（太陽）　坤卦（太陰）

尚書

堯典陽太　皐陶謨陽太　洪範陰太　顧命陰太　呂刑陰太

詩經

卷耳陰少　柏舟陰少　綠兮陰少　谷風陰少　鴇羽陰少　蒹葭陽少　天保陽太　蓼蕭陽太　小宛陰少　蓼莪陰少　北山陰太　白華陰少

卷阿陽少　崧高陽太　蕩陽太　烝民陽太　江漢陽太　常武陽太　玄鳥陽太　殷武陽太

禮記

中庸哀公問政章陽太　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章陰太　孔子閒居篇陽太　禮運篇陰太

論語

四子侍坐章陽少　長沮桀溺章陰太

孟子

莊暴見孟子章陽太　夫子當路於齊章陽太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章陰少　孔子在陳章陰太

國文陰陽剛柔大義中

戰國策

蘇秦說秦趙王始末陽少　范睢說秦王陰太　趙武靈王胡服習騎射陰太　蘇代約燕王陽太　樂毅報燕惠王書陰太

荊軻刺秦王陰太

莊子

逍遙游少陽　齊物論少陽　養生主少陽　胠篋少陽　刻意太陰　繕性太陰　秋水少陽　至樂少陽　外物少陽

國文陰陽剛柔大義下之上

賈生文

陳政事疏太陽　論積貯疏太陽　弔屈原賦少陰　鵩鳥賦少陰

董生文

對賢良策一太陰　對賢良策二太陰　對賢良策三太陰

司馬長卿文

諫獵書太陽　諭巴蜀檄太陽　子虛賦太陽　上林賦太陽

賈捐之文

罷珠崖對太陽

司馬子長文

項羽本紀太陽　十二諸侯年表序太陰　六國表序太陰　秦楚之際月表序太陰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太陰　魏公子傳太陽　田單傳太陽　魏其武安侯傳太陽　李廣傳太陽　報任安書太陽

國文陰陽剛柔大義下之下

揚子雲文

諫不受單于朝書太陽　羽獵賦太陽　長楊賦太陽　反離騷少陰　玄攡太陰　玄瑩太陰

劉子政文

條災異封事 陰太　論起昌陵疏 陰太　論外家封事 陰太

班孟堅文

東方朔傳 陽少　霍光傳 陰太　楊惲傳 陽少　蓋寬饒傳 陽少　陳遵傳 陽少　典引 陽太　幽通賦 陰少　答賓戲 陽太

韓退之文

原道 陽太　進學解 陽太　藍田縣丞廳壁記 陽少　與孟尚書書 陽太　送鄭尚書序 陽太　石鼎聯句詩序 陽少　祭十二郎文 陰少　柳州羅池廟碑 陰少　韓許公碑 陽太　柳子厚墓誌銘 陽太　毛穎傳 陽少

歐陽永叔文

本論 陰太　伶官傳論 陰太　一行傳論 陰太　宦者傳論 陰太　職方考序 陰太　集古錄跋尾 陰太　送徐無黨南歸序 陰太　秋聲賦 陰少

急救米荒揭 庚午

鄙人每聞近時民生憔悴輒爲飲血傷心而不能已今日米荒之患急矣每石多者至二十餘元少亦至十八九元其勢無所底止米價愈貴則民生愈困民生愈困則盜賊愈多頻年以來各省荒歉大半由江浙二省振濟然近時江北各縣不久將爲陝甘之續倘江南浙江精華日盡恐國計民生亦將與之俱盡况梅雨連綿今歲若遇荒災必致餓殍載道哀哀小民其何以堪言念及此欲哭無淚爲今日治標急計惟有請上海公正紳商會同內地公正紳商及各處公正米商組織米荒救濟會所有各縣積穀公款迅速查明撥給其無現款者請酌量捐輸儘數採辦西貢秈米及各

廠麵粉分別趕辦平糶按時周轉至新稻登場爲止以上辦法倘一時不能合作請各縣分途籌辦逐漸推廣所有各處農民銀行本爲便利農民起見此事亦應仿社倉法購辦米糧借給農民以後按本價還對於農民感情更有裨益至各縣米商倘有囤積之貨務希大發惻隱迅速出售俾市面得資周轉似此進米較多即各省之乞振者亦可得沾餘潤萬一天雨不止新禾淹沒亦應速即佈告農民預籌酌種晚稻及各種雜糧藉資補救書曰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日米荒至此鄉民多有以豆屑秕糠度日者何忍坐視不救日後散放急振更宜設法籌備務祈仁人君子迅速合力籌維此時能多籌斗石之米即可多延貧民數人之命功德實無涯涘

急救水災議 辛未

一 速用疏濬之法以去水害

辛未之夏大潦稽天災祲徧及於冀豫湘鄂贛皖蘇浙閩粵等十餘省而武漢尤爲慘酷說者曰此天災也嗚呼此言不免迷謬矣夫天豈能爲災皆人事之不修耳余生六十有七年自幼及艾遇梅雨連綿亦有至一月者從未聞災祲若此何耶以余所見江海口有機器挖泥船地方官於水利興廢皆有考成每屆冬令徵工開濬河港鄉民踴躍子來爭先恐後而圩隄亦因時興修迨於春夏得水之利而不受水之害良以全國水利猶人身之血脈也血脈壅塞全體病矣(凡江海潮汛來時多挾泥沙退時則勢定而沙積日積一分十日則成寸百日則成尺壅塞之大害若此)今水利之廢垂二十餘年官無考成法制盡廢凡坍塌之圩隄悉爲障礙之物何怪各處淤塞水來則皆由地上行而不由地中行當事者不曉其受病之由專以排抵爲事而不知水之從何處去迨排抵之後水之反動力愈甚其遇潮汛挾

勢冲突於是村莊房屋隨之坍塌一切建築品又爲障礙之物而水勢乃每日增高而不已當此之時若不急求疏濬之策吾恐中國水害年甚一年杞憂未有已也鄙人以爲無事鋪張祇須請求政府於江海口各置機器挖泥船數艘一面於直隸之永定河大沽口滹沱河湖南之洞庭湖湖北之襄河江西之鄱陽湖安徽之巢河江蘇之太湖與各處江口海口及運河之淤塞者廣購挖泥機器船無庸過大祇須施工不息所挖之泥即可作爲築圩之用迨冬令時由各處建設廳局徵工分開內地各處支河險要之處增設塘堤閘壩俾水有宣洩儲蓄之處然後再施排抵之法倘奉行得力則以後之水害可除此第一策也

二　速救民命

嗚呼武漢之慘極矣據報載漢水縮漲不已房屋日有倒塌有甲子旅館五樓災民千餘忽然倒塌災民多受死傷婦女嬰孩號呼不忍聞落水死者無算皆與死屍爲伍如此記載不一而足竊意此時距八月大潮汛不遠武漢江水恐須至九月後方有消退希望吾民何辜何忍坐視不救擬懇求諸善團如濟生會紅十字會紅卍字會等並各善士大發慈悲結成團體速僱江輪多帶救生舢板至該處救濟難民或安插近處或運至上海或借廟宇公所或擇空地搭棚設法安插惟臨時如何支配如何設立粥廠如何豫置器物衣被如何預防疾疫皆須延請老於賑務者爲之主持事急矣惟望仁人君子速爲援手俾吾民不至其魚庶幾有豸此第二策也（現在水泛汚濁疾疫堪虞淸潔飲料尤宜格外注意）

三　廣運洋米淸理積穀

方今產米各區均成澤國欲以江浙被荒三四成之米遍給國中竊恐釀成搶米風潮而冬間盜賊蠭起更屬不堪設

想閱報載命君寰澄救災最急策統計精密至爲欽佩但借得米麥後除急賑散放外仍須行平糶之法吾國社倉積穀本爲救荒最善之策但一遇凶荒未聞有清理積穀之事以致使人有徇隱之疑竊謂積穀所以救濟貧民何得使貪吏劣紳稍有染指鄙意當乘此時間令各省各縣破除情面清理積穀速辦平糶以後積穀一事應照舊制列入地方官考成祇許積穀不許積款按年周轉以重民命與購洋米麥彙籌並顧此第三策也

四　補救給種以開河工代賑

第一策既行冀水勢大退則補救之策急不容緩除坍塌房屋流離遷徙之民宜竭力補助令其還鄉設法安堵外應責成地方官廣勸農民種蕎麥芋薯各種雜糧其稍有力者勸令多養雞豚其極貧者則酌給資本使購籽種蓋災區既廣若遍給賑錢數次之後斷難爲繼總須仗冬春之間鄉民半能自給方可生活否則爲善不終更可憫痛然尤要者莫如以工代賑使鄉民開濬河道給以相當工值俾得略資事畜至各處大川之淤塞者如吾蘇之陽城湖昆城湖等處並應設法疏濬海塘尤宜愼固守備而城河亦溝洫所宜洩若利其地而塡塞之將來水患日深富民多一分利益卽鄉民多一分痛苦往者不可諫矣原有之城河務宜及時疏濬免致水溢市街浸灌房屋關心民瘼者不可不知也惟此事務須推選廉明公正之人辦理周密庶無流弊此第四策也

五　放賑如救火以得人爲急務

楚詞天問曰纂修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此言鯀治洪水專用堤防而禹則疏瀹決排與障隄三者並用此爲治水最要樞紐吾民生死關頭不可不愼之又愼也然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切望今日吾國戒貪黷弭殺機屏浮言求實事孟子曰彊爲善而已矣朱子放賑詩曰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藉正悲吟若知赤子

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悱惻慈祥讀之而不墮淚者非人情也然更望當道切實注意者諺云放賑如救火刻不容緩十餘年前鄙人襄助紅十字會賑湖南兵災風聞某鉅官募捐數十萬藉口寬籌緩放存款生息迨後爲人告訐稍稍發放則飢民已餓死十之八九故放賑一事務在得人必尙清廉切忌迂緩若因緣爲利或嗜顧躊躇則小民之宛轉號呼以死者皆我之罪也造福作孽在須臾轉念之間吁可畏哉鄙人從前閱歷如朱子放賑法最爲精審他如籌濟篇魏默深經世文編皆有可采謹抒管見以質當代之耆人

籌救水災議 辛未

今夏洪水滔天閭閻疾苦不堪言狀幸承中外各界竭力援助紛紛施救凡有良知靡不感泣鄙人前撰拙議管窺蠡測無當萬一惟尙有不能已於言者特再舉二端聊貢一得惟祈當代仁人教正

一此次放賑與尋常放賑迥不相同蓋從前不過冬賑迨春振時略爲散放至三四月間麥收已可接濟而此次田畝尙浸水中倘秋麥不能下種則自本年秋賑至明年夏賑須一年之久斷難爲繼救人救徹急宜預籌故鄙意以爲此時一面須散放急賑一面當參用以工代賑之法所有低區均令築高圩隄疏濬溝洫（溝洫關係尤重雖因地制宜不拘寬廣制度惟務須旱足以供溉水潦足以資宣洩）並爲設法租借抽水機器將積水抽出給予麥種雜糧種實令及時布種庶明年麥收有望春賑即可結束此種辦法各縣均宜注意飢民苟非萬不得已切勿輕離故鄉惟望老於施賑經驗宏富者斟酌行之妥慎安插勿空談移民政策不能見諸實事也

二閱報知各處放振均用大餅饅頭此事恐不相宜匪特霉變之品足以害人蓋飢民腸細祇可食米麥粥其垂斃者宜先用米湯施救若用大餅等硬質之物適促其死故放振總以設立粥廠爲宜其窮鄉僻壤并應擔粥施送倘災象

較輕之區尙有粮食可買祇宜散放現款俾災民自購米麥庶無流弊至於淸釐積穀辦理平糶必須請公正紳士主持否則百弊叢生欲救民而適以蠹民矣

學校當研究水利議 辛未

中國以農立國農田以水利爲命故水利者吾國人應有之常識也尙書臯陶謨載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九川者九州之川言禹分決大川放至于海也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八尺曰尋）深二仞（八尺曰仞）曰澮蓋禹濬畎澮之水以達諸川亦流入海也論語孔子言禹盡力溝洫溝洫大於畎小於澮畎水流入于溝溝流入于洫洫流入于澮澮流入于川節節相通如人身之有血脈旱賴以蓄水潦藉以洩水此言禹不獨能治大水兼治小水以殺大水之勢也孟子滕文公篇言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言禹之治水專用疏濬決排亦疏通之義故水由地中行大水治而小水亦無不治農工畢而耕種得時故中國可得而食也告子篇載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隣國爲壑蓋禹之治水順水性使之就下白圭則築隄鄣水壅而注諸他國移禍於人致水倒灌豈得以禹比以上各經言治水之法已得樞要後世廢經不讀而古聖賢學說遂不得聞吁可悲矣夫吾輩爲中國之人辦中國之事自當有中國之常識而欲有中國之常識必須讀中國之書聞前淸光緒年間李文忠延某國工程師治黃河糜費百六十萬金築隄頗具偉觀不及一年河水衝決盡付東流不曉歷史不辨水性不知土質由某國人無中國常識故也故余嘗謂學問作事以及用人當論是非善惡不當論新舊使其是而善也新可也舊亦可也使其非而惡也舊不可也新亦不可也豈可拘於成見以致僨天下之事哉今歲夏洪水滔天氾濫各省情狀之慘目不忍覩耳不忍聞賢

人君子咸知講求水利爲善後之策矣竊謂實事求是之道無事鋪張祇須令高等小學以上學生一律研究水利往者余遊歐美各邦攷察學校見其校中多懸本鄉地圖宜倣其意凡高小學校當研究本邑及關于鄰邑之水利中學校當研究本省及關于鄰省之水利專科以上學校當研究全國之水利其法凡研究全省水利者宜採用全國地圖各省通志攷察黃河江海險要各區及幹河若干大支河若干小支河若干研究本邑水利者宜採用本邑地圖縣志攷本邑有無海口江口閘壩等處及幹河若干大支河若干小支河若干以上均應略具沿革繪圖貼說懸諸校中公共之地俾學生朝夕觀覽一面編輯課本遍攷先進水利學說如水道提綱河防紀略畿輔水利浙西吳中水利海塘錄海塘志經世文編（魏選爲上盛選次之）各書最要者使學生通文章曉掌故知水道之變遷辨水性曉土質究其如何爲利如何爲害卽以現在水勢而論上游暴漲水怒方盛祇宜疏濬江海口及幹支河之淤塞者使之就下以殺其勢不宜開放致令倒灌此亦常識之一端至于開溝洫築圩岸兩事又宜詳細討論溝洫當因時制宜務使疏通圩岸則宜層層完鞏修築沿塘大圩圩身離水應視田畝高低以爲標準約二尺至六尺不等底面寬廣亦視圩身贏縮而定大圩中應分若干小圩地窪更宜多闢池沼以收蓄魚菱藕之利如各種溝洫圖說築圩圖說並宜研究而尤要在實驗凡各校學生之旅行者皆宜實地練習測量著爲論說小學生則作短篇論說或劄記列爲各校成績農民學校各生宜隨時協助農民工作至各省各縣圖書館應庋藏水利各書多多益善考古非先實用爲急並應編撰各本鄉水利歌令農民學校初等小學學童循誦如此則學生愛鄉愛國愛人之念油然自生庶將來規畫見諸實施確有根據不至鹵莽較之學鄙俚之空言奚啻高出萬倍雖然此猶非大本之所在也大本惟何曰令高等小學以上一律讀經蓋四書五經者中國之寶書也以正心術以端品行以崇道德以迓祥和不獨常識充裕吾國自然太平

矣漢汲長孺直言又復妄發宋胡安定設教可爲前師惟祈海內君子教正之

上海交通大學第三十屆畢業典禮訓辭 庚午

今日爲本校庚午級諸同學畢業之期承

校長盛蒞殷拳一再函招鄙人到校演講鄙人從前忝長本校歷十四年現在離校已屆十年甚願與諸同學討論一堂藉諮切磋之誼憶鄙人十年以前見美國教育家孟祿寨婁兩博士均殷勤相告謂中國最要者在造就領袖人才後訪他國教育家亦多持此論故鄙人辦學時不自量力常欲造就領袖人才分播吾國作爲模範區區宏願嘗欲與辦實業自東三省起點迤北環內外蒙古至天山南北路迤西迄青海以達西藏藉作十八省一大椅背面南方商業則擬推廣至南洋各島固我門戶屛藩故三十餘年前曾在北平創辦高等實業學堂迨回滬後辦理本校並在吳淞創辦商船學校此志未嘗稍懈無如吾國風氣徒知空談學理不能實事求是以致程度日益低落即如電汽火車輪船各項僅有駕駛裝置之才其能製造機器自出新裁者寥寥無幾日日言提倡國貨試問國貨能否製造日日言抵制洋貨試問洋貨能否抵制各校學生不過欲得一紙文憑以圖榮寵絕不聞有奇才異能可以効用於當世鄙人數十年來私願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之可爲痛心謹進數言爲我畢業諸同學勗更爲我未畢業之同學勉須知吾人欲成學問當爲第一等學問欲成事業當爲第一等事業欲成人才當爲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學問事業人才必先砥礪第一等品行論語子罕篇詳言學問之道勉人以歲寒松柏而繼之以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中庸又以智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德然鄙人以爲仁不本于宏毅不足以爲仁智不歸于深勇不歸于沈不足以爲智勇何以言之仁者與物一體之懷無間于人己所謂民胞物與是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方爲世界上第一

等人然此詣誠不易致吾人在學校中莫如先以一校爲一家爲一人諸同學在校對十校長如心腹也對于各教授職員如手足也是一校一團體也此之謂仁推而至于一鄉一邑一省一國猶之一校也皆一團體也已欲自立亦欲立人己欲發達亦欲達人推其中和之德忠恕之道安有乖戾之氣憤激之情此之謂至仁近世豪傑之士莫不尙勇然須知孔子曰知恥近乎勇何以能知恥其研究之法安在則當以孟子爲法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又曰無恥之恥無恥矣我學問不若人事業不若人可恥孰甚于此而不知恥是謂無恥昔者越勾踐困于會稽乞降於吳夫差恥也厥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而卒以沼吳知恥近乎勇者也然要知勾踐實奉教於子貢予貢之言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我今日有報人之志乎抑或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乎設使勾踐日號召於衆曰我臥薪也我嘗膽也則早已爲夫差所滅矣是以智不深勇不沈者不足以爲大智大勇適足以召禍而已故智與勇實互相爲用而智爲尤難欲求智字功夫須先練習知覺伊尹曰先知先覺孟子曰良知明王陽明先生曰致良知惟致其良知而後能先知先覺人之知覺貴靈警而忌鈍滯貴虛明正大而忌邪暗苟其本心皆爲聲色貨利機械變詐所汨沒豈能先知先覺統一國之民皆係不良之知覺而知覺全落於人後試問能立國於世界乎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此所以陶淑其知覺而使之歸於吾良也孔子曰百世可知子貢曰聞一知十此皆練習其良知而使之歸於有用也蓋凡人有事前之良知有臨時之良知有事後之良知其用充乎宇宙而其本要在於涵養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即練習良知之法也夫如是乃可以當大任乃可以謂之大智鄙人竊望今日座中諸同學必有大智大仁大勇之人出英雄豪傑而進於聖賢他日出而宏濟艱難救我中國是本校校長諸同人與鄙人所馨香禱祝者也

八德詮釋 壬申

孝 人生天地間以孝親爲第一要事試思身從何來莫非父母之賜凡人受一飯之恩尙且圖報而況自初生至於長大至於成人不知費父母幾許精神心血而可不思報乎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父母之年有限人子之報無窮矣孝經一書以不犯形僇爲始以立身顯親爲終後生小子其勉之哉

悌 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兄當愛弟弟當敬兄斯之謂悌此如手足之互相扶助枝葉之連屬無間故就大端粗迹言之遇食則宜退讓行路則宜肩隨析產之時不可爭田宅患難之際尤宜同死生復進而求之昔周公作常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孔子曰兄弟怡怡又曰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其於悌道鄭重爲何如彼視兄弟若路人者能無動心乎

忠 事有難易境有順逆惟以一念之精誠貫徹之則難者見爲易逆者見爲順金石可開豚魚可格是何道乎曰惟忠原夫忠之一字解者專指事君而言實則範圍甚廣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孟子曰敎人以善謂之忠左氏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其指歸不外盡己之心而已天下萬事之敗壞皆出於不誠不敬而因以不忠誠敬者忠之大本也人能眞實無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不諉責任於他人斯可與言忠

信 以字義而論信字從人從言可知人無信用不成爲言卽不成爲人也乃近世欺罔詐僞無所不至論者遂謂吾國人之信用不如西人嗚呼可痛哉豈知孔子屢言主忠信又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又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四書五經中言信者不一而足吾國古時重信如此僞與信適相反人有信則其心生作僞則其心死信與僞之界生死之關也

禮 聖人制禮以教人悉本乎天理人情並非强迫束縛之事故就一身言之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氣容肅聲容靜皆所以遵天則也以一家言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亦所以遵天則也夫如是乃有秩序之可言故尙書謂之天秩天敘自晚近禮教不明必欲掃除以爲快於是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而家庭社會國家胥被其禍深可痛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可知人之異於禽獸者全視乎禮故今日欲挽人心風俗必自崇教禮始

義 戰國之世利欲充塞殺人盈城孟子痛目時艱特以義字救之曰義人之正路也又曰義路也禮門也然禮門義路惟君子能由之而凡人皆莫之由者何也利誘之也人能移好利之心以爲義則人心大公而天下治惟去好義之心以爲利則人心日私而天下亂義與利之間治亂之幾也君子之求道也其始在辨義徒義審察乎義不義疑似之間去不義以遷徙於義進而集義聚天下之義皆歸於我又進而精義則造於聖賢矣是故義者天地之正氣而聖賢之階梯也吾人其可忽哉

廉 人之所以自立其氣骨者惟廉而已而其要在嚴取與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又贊伊尹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近時操守不講賄賂公行搜括民財貪黷無厭一家富而萬家哭民生困苦顚連皆由於官吏之不廉也漢楊震爲宰人餽以金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卒不受如震者方可謂之正人故欲救今日之中國必以興廉爲首務

恥 有恥無恥之界實卽人禽之辨無恥則天下皆爲禽獸其惟一之要端曰男女之別自由結婚之事起而人倫掃地羞惡之良無復存者卒至輕於合者輕於離青年自殺者比比皆是可痛孰甚焉又如爲名爲利奔走干求運

動請託壹背出於無恥故欲救卑鄙齷齪之世界必賴有扶持名敎之人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學問不如人道德不如人皆可恥之甚者吾欲激厲人之本心曰知恥近乎勇

五德箴 壬申

溫　溫春氣也溫柔詩敎也人能溫則自然和故曰溫和亦自然厚故曰溫厚論語載子溫而厲子夏論君子曰卽之也溫溫之德大矣哉蓋世之傷生者莫如怒人能於含怒之時遽忘其怒而作溫和之容則本心之戾氣潛消矣世之害性者莫如刻人能以溫厚之氣待人而人亦以溫厚之氣待之則社會之戾氣悉泯矣且人之養心要以從容縝密爲主故中庸曰溫而理言溫則自然能理也文王世子論學校養成德行曰恭敬溫文可見其氣象之大雅秦風小戎之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武夫且然況文士乎今人不察龐然自大態度倨傲行止浮囂變文明爲野蠻而世界春生之氣無復存者學問事業安望其深造縝密孔子曰難矣哉箴曰

溫溫恭人修德之基容貌辭氣惟靜惟幾愚者昧焉乖戾熏心叫囂桀驁自殺其身敬哉立訓和氣迎人煦植萬物大地回春

良　良夏時長養之氣也廣博易良樂敎也孟子發明良心言本心自然良善也又發明良知言知覺自然良善也惟本心修養日臻良善而後知覺正大淸明發之事爲動作乃壹歸於良善故良者天地之善氣也余嘗有言一家皆善氣則子弟飮之無不善者社會皆善氣則鄉人飮之無不善者天下皆善氣則國人飮之無不善者反是而爲惡氣其無形之影響亦然今人不察易善良爲陰險心術狡詐於是天性中之良貴人倫中之良能掃除殆盡而大亂不可收拾矣孟子曰哀哉箴曰

人性本善罔性亦良擴而充之宇宙吉祥彼昏不知蔑棄天常專己自是惡氣滂滂邪氛充塞當之立傷我思漢代方正良賢矯茲惡俗萬世人綱

恭　恭秋之氣也禮教也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蓋恭者禮所由生故曰恭近於禮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恭德懋昭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相敬相愛秩序正而天下治反是則秩序紊而天下亂人近於禽獸故恭與肆之辨治亂之樞機也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恭則謙己下人四海之人皆將告之以善不恭則慢慢則惟我獨尊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國不亡可得乎吁可畏哉箴曰

惟恭作肅曰時雨若惟恭則壽天保戩穀壽殀之判休咎之徵伊古聖賢用是兢兢世風日下暴慢失中尊卑長幼顛倒西東六順十義罔知所從勉哉小子禮教教崇威儀抑抑道德之宗

儉　儉冬時斂藏之氣也禮教也左傳儉德之共也儉德由來尚矣自政治論之莫要於制度孟子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又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始也民猶順之終必擾而奪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故奢侈者刼運之兆而節儉者生機之萌也自品行論之莫嚴於取與孟子言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蓋天民之先知先覺者未有不猶心寡欲者也自古人生氣節必以取與爲先余評論之約四端嚴於取而嚴於與者聖賢也嚴於取而寬於與者君子也濫於取而濫於與者小人矣濫於取而吝於與者則惡人矣此等界限不可不辨晰精微古人云儉以養廉儉與廉常相因不儉則奢奢則取於人者不得不多或剝牌敲骨或請託苞苴而民生之憔悴不忍言矣君子有深痛焉箴曰

老氏三寶其一曰儉儉德避難或謂爲歛澹泊明志甯靜致遠曷茲鄙夫貪曇取盈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召釁致寇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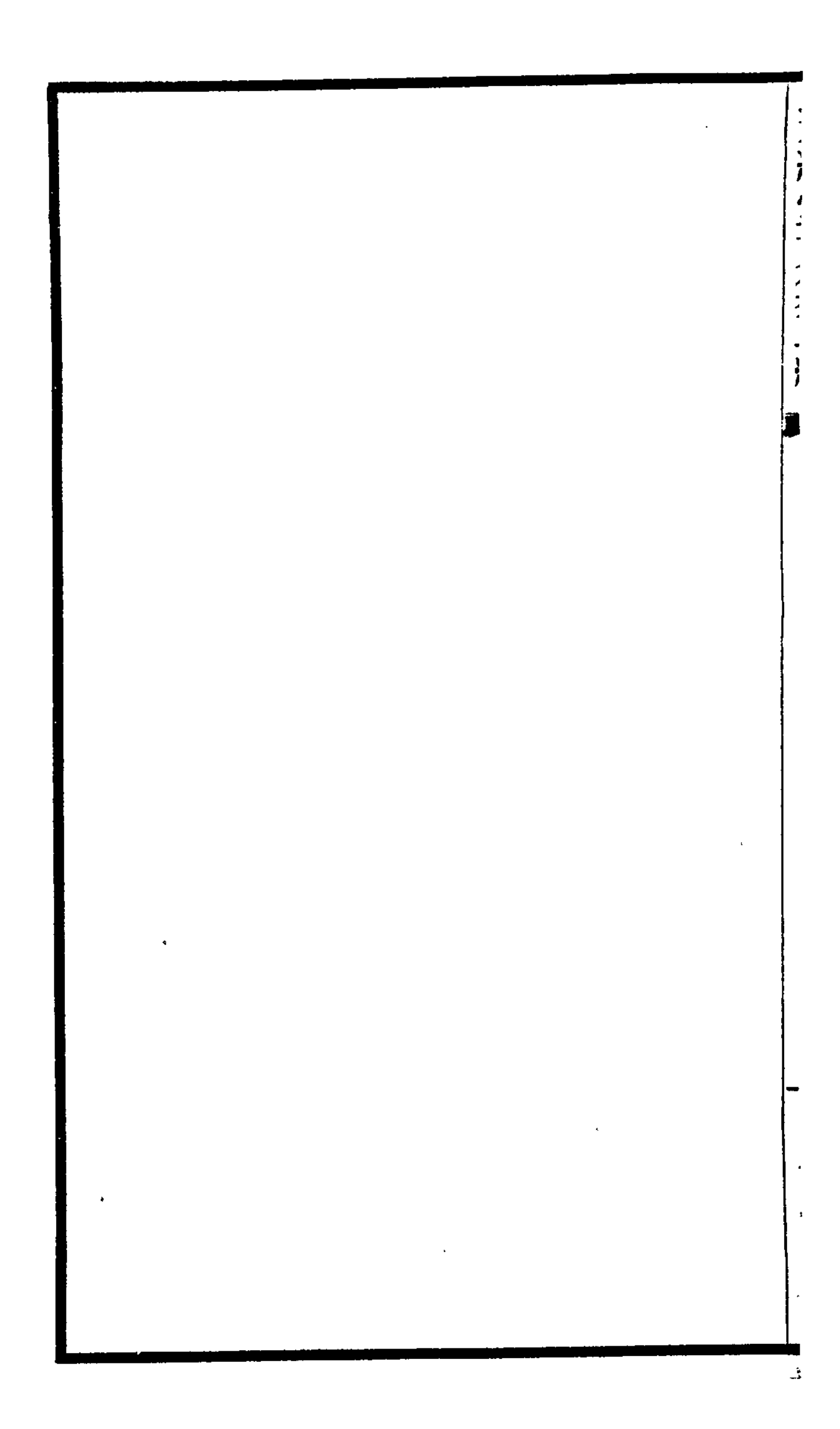
奪爭民世界殺機日累月增吝汝小子吾泣以箴有知足心無不滿心有節制心無縱恣心自食其力樂道安貧各隨其分宙合大平

讓　讓五行中之土氣流行於四時者也禮教也唐虞讓天下夷齊泰伯讓國爲度量最大者古來道一風同之世民胥好讓不爭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也禮運言大同之治曰型仁講讓又曰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由可見讓者大同之盛軌也後世爵祿是崇讓德漸替詩人譏之曰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吁可歎矣而恂愁之徒誤以讓爲懦怯爭爲自强常爭所不當爭讓所不當讓不知民生之休戚當爭外交之利害當爭學術之邪正當爭社會之是非當爭至於意氣權利絕無當爭之理惟讓與爭之界限不明於是對於內國無所不爭對於外人無所不讓南鍼北指吁更可悲矣其尤甚者爭地爭城視民命如草芥聞仁讓之風禮讓之俗反厭惡而鄙夷之君子觀於讓德之廢深恐世運之厄無窮期也箴曰

耕者讓畔大舜典型周文作化虞芮質成胡期末世內戰紛紜兄弟相鬩干戈侵尋戚禍潛作塗炭生靈我作讓箴潛焉以陳讓人一步自有餘路讓人一事心神止止讓於學校禮樂彬彬讓於鄉黨言貌恂恂辭多取少克己下人廉泉讓水千古流芬

茹經堂文集三編目錄

卷二　政論類



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二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政論類

不忍人之政論一 壬戌

余嘗讀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夙嘗疑之以爲孟子何以不直言天下之治亂而必曰天下之生及讀易繫辭傳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商書之稱其民曰往哉生生又曰無總於貨寶生生是庸然後知生者百姓之大原而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大本也記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天命之謂性天生民樹之君者所以經紀天下人之性命保養天下人之性命使之各遂其生而已百姓而不遂其生在上者於是有制度文爲條教號令以覆育而生成之而不忍人之政於是乎出焉此不忍人之政非外襲而取之者也蓋由在我性命之本原合乎天下人性命之本原固結不解而成焉者也上古以來言政治者首推堯舜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本發於性善孝弟凡所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者無非遂民之生而已中古以來言政治者首推周文王周書之贊文王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諴和萬民諴和者生理也亦生氣也孟子之贊文王曰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又曰視民如傷蓋鰥寡孤獨不能自安其生者也不能自安其生而我有以安其生則其類於鰥寡孤獨者可知也視民如傷文王之民未傷也未傷者而視之如傷則其已傷者更可知也且夫凡人之欲樂其生與我無不同也大同之世政治之大同實生機生理之

大同也入一家而熙熙然皞皞然父子兄弟夫婦鑿井而耕田家給而人足此非我之所樂者乎而我何忍殘賊之乎入一家而黯然慘然淒然戶口彫零生氣蕭索壯者散而四方老者轉乎溝壑此非吾之所不樂者乎而我猶忍誅求之乎是以孔子之言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蓋惟有失其所安失其所信失其所懷者故我必有以安之信之懷之也其論仁則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蓋惟有求其立求其達而不得者故我必有以立之達之也是所謂生機生理之大同也是所謂政治之大同也夫失其所安所信所懷與夫求其立求其達而不可得者孰爲之哉在上者之責也在上者不能盡其責而儒者言之儒者空言而無益而民乃自爲之至民自爲之而上猶戕賊之誅求之此生機生理之所以窒塞而日促也知此者治不知此者則亂知此者生不知此者則亡是故知天下之生然後能爲天下之政

不忍人之政論二 壬戌

或曰子言生理爲天命所繫茲者我瞻四方殺機盈溢豈生理已絕於人心乎曰不然是由於在上者之失其所學學之道奈何曰在於察識涵養之而已蓋窮理之學與夫養心之方有由遠而返之於近者有由小而推之於大者聖賢善審其機用能先知先覺感而遂通殺然擴充之而無所阻滯則試淺而言之齊宣見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夫舍一牛於德似未有所損益者至於赤子匍匐將入井宜若細事矣而先儒論不忍之心以爲推勘精細未有過於此者何哉蓋此心忍不忍之幾根於習貫習貫而動不忍之心道不忍之言行不忍之事則觸處皆生機矣習貫而動殘忍之心道殘忍之言行殘忍之事則觸處皆殺機矣此其端起於至微而其行則推於毛大曾子曰草木以時伐焉禽

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皆涵養之說也方春之時萬物煦和萌芽甲坼林木森陰人行其中不覺動纏綿悱惻之情者東方之青色感吾本心之生機也至此而任意摧折之者非人心也屠門宰割牛羊陳列血肉模糊骨革狼籍過者或爲之蹙額俄見小羊小豕小魚之屬呼號跳躍於刀俎之旁更不覺投箸而不忍食者天地間有生之類舉足以動吾本心之生機也至此而不惻然動念者非人心也夫民則猶是也亂離之世人民之痛苦亦猶是也因植物而不忍於動物因動物而不忍於同類因同類而不忍於至親分雖殊而理則一此由遠而返之於近者也因九族而推及百姓因百姓而推及於鳥獸因鳥獸而推及於草木理雖一而分則殊此由近而推及於遠者也聖人審乎大小之數平居涵養其不忍之端於是乎有致中和之學焉則試深而論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禮之所由起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之所由生也樂者樂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天地間之大生機卽天地間之大政治也昔者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知其禮樂之彬彬矣而子游之言不過曰學道愛人蓋愛人者禮樂之本原也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末世之民甯不願自樂其生哉恫乎在上者之先絕其生機也夫使百姓而有死之悲無生之樂誰實爲之哉讀詩至萇楚苕華諸篇未有不掩卷流涕者矣吾嘗遊歐美諸國其民熙熙皞皞頗有雍容禮樂之風彼其所重者惟在人道其譏我中國則曰支那人之性命曾無異於雞犬何其言之慘也嗚呼

不忍人之政論三　壬戌

古之爲政也惟務生人今之爲政也惟務殺人古之爲政也必生人而心始安今之爲政也必殺人而心始快嗚呼何其性情度量之懸殊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忍則仁忍則不仁仁不仁之辨不忍與忍而已昔文王之爲

政也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曾子論平天下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倍孟子傳其學說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仁人之於孝猶手足之有腹心枝葉之有根本也古之聖人首在躬行孝悌由是而推暨之有無限之等級即有無限之經綸是故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之罷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是所謂不忍人之政也是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夫然後民與物各得其所其治天下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出於心理之大順無有稍稍違逆之者今也侈談同胞同與而其爲政也乃適與之相反長國家而務財用外本內末爭民斯奪舉向之養老恤孤惠鮮鰥寡一切善政俱掃除而更張之狠吞而虎噬之古之人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今則尊虐無告廢困窮古之人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今則專虐煢獨畏高明殺千百人不足馴至於殺億萬人殺當時之人不足馴至於殺後世之子孫由是民怨沸騰政令乃不能出國門一步且夫君之於民上之於下本以人合而非天合惟以彼此不忍之心相爲固結是以人心不至於渙散而宇宙不至於陸沈今也舉不忍人之心與不忍人之政皆以爲腐敗而不足復道悍然吮民之膏飲民之血而不顧如是則萬目睽睽對於政府誰復有理之者誰復有愛而護之者一旦事變誰復有奔走而救之者齊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不嗜殺者不忍人之極思也不忍之極思根於性驗於情徵於色發於言行於家推於國而無非寓之於政此非强而致之也亦非僞而爲之也惟以一人之心理吸收億兆人之心理而天下人心之離者乃無乎不合天下人心之背者乃無乎不嚮是故不忍者定一之精神即統一之樞紐也而或者不察乃巧借其名粉飾其事因緣以爲利則吾更有進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蓋天道報施至末世而影響愈速數年之後未

有能自保其生者也哀哉然則當柰何曰救以孟子之言

政本審六氣論 壬戌

政本明天下定政本定天下平政本妄天下亂政本亂天下亡說者曰昔時之專制政體施之於一家一姓者也今日之共和政體公之於天下者也政體者政本也應之曰今日共和之效已大可覩矣蓋心之公私判於隱微而不保乎形跡出其公心以爲政雖專制而天下亦服挾其私心以爲政雖共和而天下益亂人人懷私心則人人皆專制也人人皆專制何如一人之專制也吾非謂共和之制不當行於今也共和者獨非有一人裁而斷之執而行之乎往日之害正由求治太速未審乎本末輕重先後緩急之序一躍而入共和是以天下受其大弊繼此而爲治者惟有行開明專制之法漸次而入共和大易之義窮變通久與時偕行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雖然此第言乎政之體未及乎政之本也

說者曰爲政之要有其幾焉舜曰惟時惟幾禹曰惟幾惟康昔賢曰哲人知幾幾者權衡於秒忽之微毫髮不容或爽者也是故幾貴乎速施諸今日而當者施諸明日則失其幾矣幾從乎宜施諸前代而當者施諸今世則失其幾矣幾隨乎時施諸沈潛而當者施諸高明則失其幾矣施諸剛直而當者施諸柔和則失其幾矣幾易乎地施諸南方而當者施諸北方則失其幾矣施諸彼國而當者施諸此國則失其幾矣應之曰善哉此窮理之學也然幾者聖人妙用之方所以爲行政之樞紐未可以爲政本也

宇宙紛紜萬殊錯綜聖人者出參天兩地宰制羣倫蓋有形乎體之外感乎幾之先不可得而明言者孟子曰志至焉氣次焉先儒曰心者氣之精英蓋理先乎氣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誠則形形則著著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氣

者心志之見端生人感應報施之大本也觀一人之賢否察其氣而可知也觀一家之盛衰察其氣而可知也觀一國之强弱察其氣而可知也世有誠心求治者吾請與之言六氣

一曰審躁靜浮沈之氣天下者至動之象也無以制之則囂然而不靖故惟聖人爲能以靜制動大學曰定而後能靜靜而后能安靜氣凝結則天下安固也自古政治之大患莫患乎夙令而夜更朝三而暮四以急遽之心行苟且之事憧憧往來如猱升木如馬之不顧其後無頃刻之或息於是奸邪得以乘之宵小得以利用之萬事隳壞無條理之可言養生家謂氣浮則魂散魂散則形喪爲政者何獨不然今宜審動靜之理俾其氣先沈而不浮根蒂既固然後可與治事然後可與行政昔周子論太極之理曰主靜立人極此立政之本非淺學家所能知也然非此終不可以爲治

二曰審通隔乖和之氣善醫者不問人之肥瘠診其血氣之通隔而已矣善治者不問其國之貧富察其民氣之通隔而已矣血氣隔則其人必死民氣隔則其國必亡玆者上下之情已隔絕偶有調查考察其人未必君子偏而聽焉益愈蒙蔽上與下隔無論矣甚至一省與一省隔一縣與一縣隔一鄉與一鄉隔而各省又自爲隔各縣又自爲隔各鄉又自爲隔荆棘滿地疊疊重重如是者何也乖與和之異也周易保合太和必出於元氣之亨通和則通乖則隔大抵人情不甚相遠凡以和氣待人者人未有不以和氣應之者也凡以戾氣待人者人未有不以戾氣應之者也縱覽二十四史通和則治乖隔則亂常如此者非一世也而漢末明季黨派紛爭淪胥以敗尤其顯焉者也橫覽各國人民其獨立者未必果有精神也合而爲三五人則其力大矣合而爲十數人則屹然可以禦外侮矣及反觀我國人民其獨立者皆佼佼不羣也合而爲三五人則意見紛爭矣合而爲十數人則交鬨張拳矣始則爭曲直也繼則爭意氣也終則以國家爲孤注甯相與偕亡而我之意氣不可以不爭也嗚呼豈不痛哉君子有養氣之學焉先之以强恕繼之以

致和上下交而其志通由是所發之言自無隔閡之端所行之政自無隔膜之弊

三曰審斂散促舒之氣邵子皇極經世書曰天下將治則尚行也天下將亂則尚言也尚行者其氣斂也尚言者其氣散也蘇張之遊說趙括之談兵非不縱橫馳逐辟易千人也然而其氣竭矣彼庸愚誕妄者不知也惟橫議之是聽外觀之是飾於是乎其氣日促譬諸用財然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集萬衆之脂膏十年之積蓄一旦揮霍之自以爲得意而不知蓋藏罄矣上行下效顯秩必求其居高擁貲必求其豐厚幾若處今日遂無明日處嚮明遂無嚮晦者心氣之促如此不亡何待左氏傳晉趙孟問后子秦君之亡對曰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后子之所以先知者審其氣之促也然則國氣之促非由於主民者之教化然哉孟子曰賢君必恭儉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德之聚也儉德之固也是積德之基斂氣之本國祚之所以永常也

四曰審誠僞虛實之氣人生當世誠而已矣而政治爲尤大近世之儒舍蕩平正直之路不由而必出於機械變詐一若非作僞不可處世者心術如此政治乃受其大害每出一令每行一事令人十百思而始知其用意又令人十百思而始知其用意之所由來門知逕私南針北指遂成一欺詐之天下夫人情不甚相遠吾既言之矣一心之機械變詐必不敵千百心之機械變詐可知也一二人之機械變詐必不敵天下人之機械變詐可知也底蘊露而聲名隳聲名隳而身家隨之豈不殆哉大學狀小人之情態曰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蓋誠於中形於外千古作僞之人縱使窮工極巧未有不立時敗露者也是故誠意之原首在好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之至者好其誠而實也惡之至者惡其虛而僞也君子之爲道也有若無實若虛

小人之爲道也無而爲有虛而爲實然則欲政治之一出於至誠非審於用人不可欲審於用人非審於誠實虛僞之氣不可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欺詐之氣盈天下乾坤或幾乎息矣嗚呼誠僞者生死之幾存亡之界也爲政者其尙愼之哉

五曰審昏明清濁之氣孟子曰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又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凡人處憂患之時則其氣恆清處安樂之時則其氣濁處安樂而憂患則其氣愈清處憂患而安樂則其氣愈濁是故好義而憂患者政氣之所以清而明也貪利而安樂者政氣之所以昏而濁也彼夫囊金櫝帛予取予求欺騙盜賊之行幾徧天下其氣之昏何如也放曠失業大言不慚不爲遊民卽爲遊官甚至樗蒲牧猪奴之所爲比戶皆然其氣之昏何如也一飲之費至數十百金一飯之費至傾中人之產一慶祝一婚娶之費至竭數十年之儲蓄及窮無所歸則奔走營求罔知廉恥其氣之昏又何如也明李自成之攻京師也其時尙有置酒高會者有歌舞演劇者有賭博未闌者迨城破而國與家俱破殷鑒不遠詎不大可哀哉然則求政治之清明更莫要於辨氣古書數商紂之罪曰穢德彰聞又曰腥聞於天蓋紂之所親者飛廉惡來也所聚斂者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也是故惡人者穢氣之所由鍾也財賄者腥氣之所由積也除腥穢之氣與夫油氣滑氣滯氣怪氣凶氣舉一掃而空之渣滓去而清光來人欲淨而天理行然後政治可得而理也

能審五者之氣政本得矣然又有本中之本焉則在審善正邪惡之氣文文山先生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正氣之在天下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一鄉有正人焉則正人興而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國有正人焉則正人進而一國之人莫取以不正犯之矣故正氣者政治之要樞國家之命脈也然伊古以來邪枉之徒連蹤而端人正士或累世而不見欲培其本端在獎善孔子對季康子問政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

子欲善而民善矣可見正氣之與善氣互相表裏孔子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漢昭烈之戒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凡此皆爲政治言也易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蓋善氣惡氣二者分數迭爲消長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知著孟子言平旦之氣不敵旦晝之所爲誠以戰國之世惡氣充盈雖有善氣萌芽不久旋遏而滅故君子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不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者誠懼夫惡氣之日長而靡所底止也此其機伏於隱微而其本惟視乎表率表正則影正表邪則影邪其理無或差者尙書皋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嗚呼彼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惡氣之紛紜堯舜且畏之矣然則欲行天下之善政當求天下之正人欲維天下之正氣當讀聖人之遺經

禮治法治論一 壬戌

近二十年來論者僉曰用法用法西國任法吾國亦當任法禮足以治一身而法則足以治天下故宜廢禮而專用法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有敢違之者相與笑而罵之唾而棄之嗚呼此所謂淺識之譚無根之論也夫禮者本於天起於人通乎古今貫乎中外達乎幽明行乎日用該乎歷史掌故人情風化天地一日不墜國家一日不亡則禮一日不廢如是而欲棄禮而任法豈不謬且愚哉吾請得而言之尙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序者倫也秩者節文也有序而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五典於是遂焉有秩而吉凶賓軍嘉五禮於是生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夫是之謂秩序舍禮而求秩序不可得也故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禮之用和爲貴有秩序而後可以言和舍禮而求天下之和不可得也故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慶賞刑罰皆起於禮故政事亦根於禮舍禮而爲政事不可得也是以天命言之禮爲人治之大源一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民之有恥無恥豈外致哉本於良知者然也三尺童子告以禮節莘莘然學習焉野人鄙夫驕兵悍卒見雍雍禮樂之場不覺氣容肅焉聲容靜焉相與周旋而揖讓焉此無他本於良知者然也是禮者出於人心之不容已聖人因人心之良知而制為禮雖欲去之焉得而去之是以人道言之禮為人治之大源又其一也難者曰昔時之車服宮室與今殊也制度文為亦與今殊也風俗沿革幾千百年。欲以古禮行於今不其難哉此又所謂不通之論也蓋禮者有禮之文有禮之意禮之意千古不變者也禮之文隨時變易者也卽以拜跪之禮言之古者席地而坐壹獻之禮賓主百拜唐宋而後以椅為坐以棹為憑則百拜之禮有所不便不容不改然而禮之意仍在也昔孟子告滕文井地之法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以滕文舉戰之庸而孟子猶以潤澤望之可見行政者當謹守乎禮之意不泥乎禮之文故曰能守經者斯能達權未有不知守經而可與行政者也亦未有不能達權而可與行政者也今因禮文之小異乃欲擯禮而廢除之是非特不知有經併不知有權也是以古今之通義言之禮為人治之大源又其一也難者又曰西國不言禮而吾國獨言之是以國勢寖弱惟廢禮斯可以強此又所謂不通之論也今日之禮幾於盡廢矣國勢其何如哉蓋廢禮則不獨弱也亂亡且隨之凡民之情偷焉如不終日安得不敗以取禍欲求自強必先行禮以禮為政之綱萬事各得其理矣且西國何嘗不言禮無禮而何以尊君無禮而何以親上無禮而何以愛國無禮而何以敬國旗無禮而何以行禮拜無禮而何以行祈禱蓋西國雖不言禮而事事隱合乎禮之義意吾國欲廢禮而事事乃不合乎法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是以中外之大勢言之禮為人治之大源又其一也難者又曰新學破除迷信祭祀之禮迷信之大者且遠祖不相識感情何有廢之為宜嗚呼此又何說也凡人之罪惡莫大於忘本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之身從何而來遠祖非吾

父之祖乎報本反始情烏能已而性烏容漓是以周公之制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而冠婚喪祭鄉相見又列爲六禮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蓋喪禮所以啓發人之哀思祭禮所以啓發人之孝思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莫大乎是所以養民之忠厚者亦莫大乎是而況祈穀所以力農也籍耕所以作服也無在非勤儉之禮無在非教育之政也是以幽明之故言之禮爲人治之大源又其一也記言崇禮敬禮又言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民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士詩曰人而無禮不死胡俟又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禮者一身之楨幹日用不可離者也玆者冠禮久廢矣婚禮喪禮鄉飲鄉射之禮亦皆廢矣而民乃各自爲禮非古非今不中不西有識之士鄙而笑之夫統一之政莫大乎禮有聖人作必當準古今參中外定爲禮制以一凡民之觀聽而示百世以遵行是以日用之經言之禮爲人治之大源又其一也今世之喜新者曰平等也自由也均產也公妻也父子無親也姓氏可滅也此等謬說無怪也蓋古之部落本皆如是讀史記匈奴傳漢書大宛西南夷列傳可知其梗概矣孟子言貉之道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言其未開化也蓋昔者草木蓁蓁鹿豕狉狉之世人無異於禽獸歷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殫無限之心思竭無窮之財力爲禮以經制之而民始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然則古之聖人所以行禮者化野蠻之部落爲文明之國家今之時尙所以廢禮者變文明之國家爲野蠻之部落是非進化也乃退化也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非維新也乃復舊也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也庸詎知人心必不可死人道必不可亡人倫必不可滅經正則庶民興數十年後禮教必有昌明之一日是以歷史事故人情風化言之禮爲人治之大源又其一也吾於是斷言之曰以禮爲政者合於天命合於人心合於古今合於中外合於幽明合於日用合於歷史事故人情風化是故天下治廢禮以爲政者不合於天命不合於人心不合於古今不合於中外不

合於幽明不合於日用不合於歷史掌故人情風化是故天下大亂

禮治法治論二 壬戌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禮之所以爲治本者在於自治以治人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身者天下之標準也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皆禮也一身衷乎禮則天下皆循乎禮由是而法生焉吾非謂法之不可行也惡夫本末之倒置也蓋禮所以生法而法不可以包禮司馬遷曰禮禁未然之前而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是以周官三百六十司寇之職隸於秋官小戴禮記王制一篇特詳刑法漢之律令大抵本於周禮考鄭君禮制猶可知之近世法律大抵根據唐律而唐律根據漢律近察其流遠溯其源能審乎禮法之界限與其本末先後相爲表裏之故則於爲政也庶幾矣然行法亦貴得乎法之意西人孟德斯鳩法意一書拿破侖酷好之其中確多精理名言然僅可供一時之採擇未足爲我國之常經也東人法學通論援據習慣法殊不足道今日我國行法所當知者有二大端一曰嚴昔人言治亂國用重典周禮大司馬掌九罰之法國有鳥獸行者則獮之此雖仁人所不忍言然殺數人以生天下人要亦聖人所不得已如王制之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僞而堅言僞而辯皆不以聽是也二曰善爲制者必審國民之程度若何而後用法猶善醫者必審病症之緩急若何而後用藥若概以溫和之劑投之則十死其八九矣今也動舉外國之法以行諸我國者程度不合輕重縣殊故有慘殺人命不反坐論抵而逍遙事外者矣有身爲盜賊延律師辯護舞文得直者矣執事者且曰我行文明之制也則人何樂而不犯罪哉何況豺虎之性必將反噬卽有時明知其殺人明知其刦掠誰敢呼號告發者誰敢出首佐證者是以盈天下皆罪人盈天下皆盜賊此宜深知其意者一也二曰簡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易傳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

知縣有親易從則有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居敬行簡可以臨民者此法意也漢高入關不過約法三章百姓大悅厥後蕭何立法斠若畫一曹參代之載其清靜民以甯一夫漢高蕭曹其智識豈出今人下哉而乃為此易簡之法者易則民情定簡則民氣靜也今也立法日猥瑣而冗雜以幣數言之必計及毫釐絲忽矣以量數言之必計及合勺抄撮矣以文書條例言之有所謂某表某表者有所謂某冊某冊者不曰幾千幾百條即曰幾百幾十條甲與乙相違丙與丁相複令人眩惑莫知所向是皆舞弊之淵藪必擴清之而後可以為治此宜深知其意者二也約而言之禮根於情法亦根於情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也人情外之法理非法理也禮起於義法亦起於義行而宜之之謂義禮隨時而從宜法亦因時而制宜也納民於情與義之中而後可以言法制也毆民於情與義之外日日言定法徒擾亂天下而已其為害民不尤大哉

地方自治論 癸亥

余嘗於十年前有言十年而後恐我國民有業者為兵失業者為盜且將強半為盜弱半為兵而良民則日以少以至於無不幸如某某等省其言已驗矣欲救民生非求自治不可然今天下競言自治矣曾亦知自治之宗旨與其本原綱要乎周禮鄉遂都鄙管子軌里連鄉之法無非自治之制度也古人之精意果安在哉蓋中央政府之於民不能以一人制也不得不寄之於省省有長亦不能以一人治也不得不寄之於縣縣有長亦不能以一人治也不得不寄之於鄉故有省自治有縣自治而其基皆起於鄉自治由一鄉而推之於一縣由一縣而推之於一省由一省而推之於一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條分而縷晰綱舉而目張故夫自治者乃合各鄉之自治以為一縣之自治合各縣各省之自治以為天下之自治其氣通而非隔也其機靈而非滯也其界限不相侵越而互相聯屬也而或者誤以自治為

獨立之機關而縣與省與中央政府亦誤以自治爲獨立不免摧殘而侵奪之而天下乃無甯靜之日此宗旨不明之爲大害也昔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仲弓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又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蓋民心難得而易失民情至愚而難欺親民之選旣戛戛乎其難之而君子之與小人各有同聲相應之象又各有必不並立之幾一鄉而多得君子夫然後可以言自治一鄉而多得小人則自治而適以自亂且不獨自亂而已武斷鄉曲魚肉小民大害且隨之而至況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無黨小人有黨道德之敎不行選舉之法不善然則地方自治者偶一不愼恐將爲亂天下之厲階此本原不明之爲大害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夫王道之所以易易守望之所以一呼而百應者蓋治民猶兵然什什伍伍分節而制之總綱而挈之者分數明也分數者自治之綱要也吾鄉陸桴亭先生嘗仿周禮遺意作治鄉三約其制設約正一人設敎長恤長保長各一人而一鄉之事已無不舉余謹師其說撮其大概著之於篇世有得其說而力行之者非特復三代之成規且可得歐美自治之精義倘以是說爲迂如彼泉流淪胥以敗以致陷吾國於不可收拾之局則非所敢知矣其論略如左

一曰敎事應設敎長一人桴亭先生治鄉三約曰敎長之職掌一鄉之敎事主戶口秀民之籍令民十家爲聯聯有首十聯爲社社有師使之相愛相親有罪奇袤則相及以敎法頒四境之社師而俾敎其童蒙凡鄉之冠昏飲酒祭祀喪紀敎其禮事掌其禁戒及期將試則書其秀而升之於官凡鄉之地域廣輪及溝塗封洫皆圖之凡質訟聯首社師辨其誠僞而司其賞罰按西人有言凡一國之治本在於敎童蒙之師至哉言乎敎師之賢否治亂之根源也往者鄉塾敎師無論其學術如何敎法如何其所授皆經書也所講皆禮法也其訓童蒙曰若來爲我某事童子受命惟謹則皆

洒埽應對進退之事也此其尊師親長之念已服習於幼稺之時宜乎其良知之不泯有觸而即動也是故鄉塾者自治之權輿也十餘年前以私塾不良議悉罷去不知教法不善儘可更改豈宜因噎而廢食況國家詎有經費遍設小學亟宜以私塾補助之而後教育可以普及今宜勸令民間一律規復其課程悉讀孝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塾師爲詳晰講解俾之背誦無遺其秀者並讀五經其升於縣者令讀十三經凡縣自治省自治區域一律廣設國學專脩學校頒發學規尊我國文愛我國寶家絃戶誦庶幾愛鄉土愛國家之誠意油然自生而人格日高自無不樂爲君子休哉郅治之隆矣至於戶口不清則爲治無入手之處地圖不講則道塗溝澮無修整之期所以掌於教長者亦使鄉塾中粗知其梗概也

二曰恤事應設恤長一人桴亭先生治鄉三約曰恤長之職掌一鄉之恤事主常平義倉聚米出入之籍令民歲爲常平置義倉以供公事凡有鰥寡孤獨則聞於官府而養之歲荒則設粥賑濟夏秋糶貴則以餘米給役民之食愚案人與國之所以存善舉而已矣未有一國不爲善而一國能治者也未有一鄉不爲善而一鄉能治者也古者聖君賢相搢紳士大夫靡不兢兢於此讀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恤孤之政備矣讀詩大田篇恤嫠之政備矣讀詩鴻雁篇於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者皆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矣此非沽名而干譽也人類在世界中所必爲之事也秦漢而後雖執事者多暴戾恣睢之士猶且以善舉爲急不容緩相沿不改迄於今日養老廢而老者輾轉乎溝壑育嬰廢而嬰孩拋棄於道塗恤嫠廢而孤舟掩泣自經爲諒或改嫁而蕩滅彝倫者不可勝數曩者善舉之費一切剗除或飽私囊或充軍用而人命乃罔所顧惜萬目睽睽怨氣充塞如是而求爲治庸可冀乎嗚呼其痛心可勝言哉而況積穀則弊竇叢生不可究詰水利則壅滯已久無款興修偶值凶荒坐而待斃設廠施粥羣目爲迂其號爲明達者曰當多立工廠以賑

濟之不知工場何日告成而民死已無噍類矣嗚呼尤可痛哉仁人君子臨時勸募而其力有限是急宜籌經常之費以圖永久所有養老恤嫠育嬰諸善舉概宜規復積穀水利亦宜詳考舊制而力行之其款則半出於官半出於鄉積算既定絲毫不得移用其有敢侵蝕者處以盜賊之律蓋盜害及一人一家而侵蝕善舉則害及一鄉也如是行之數十年周文王之善政庶幾其可復乎

三曰保事應設保長一人梓亭先生治鄉三約曰保長之職掌一鄉之保事主役民之籍令民五人爲伍伍有夫五伍爲隊隊有士凡鄉之士功皆率其屬而致事農功之隙以時興修水利則庀其畚鍤以聽於官暇則頒以射法教之擊刺習之守禦國有大故則率其屬而授兵登陣事畢而解凡盜賊水火之患皆司之夏秋糴貫則率其屬而受廩於恤長凡鄉之役事皆與之餼廩而役之愚案禽獸之世民無爪牙以自衛所恃以爲衛者城郭之固弧矢之利而已文明之世所恃以爲衛者軍械鎗炮而已然則鄉團者今日萬急之要圖也而疑忌者且曰是謀反之資也是作亂之具也嗚呼是何異大盜當門羣子弟急覓刀矛以禦之則託曰是殆將殺我也急取子弟而束縛之而甘心徒手以當盜賊之刃乎且茲者外侮亟矣夷考歐美兵制有常備兵有預備兵務使通國之民皆習戰事今我國庫空如洗豈能仿歐美練兵之制誠能廣設鄉團聽其領照自備軍械自行延師練習不費絲毫之款只須悉心提倡教以孝悌禮讓不數年後可得無數預備之兵法良意美孰有愈於此者余昔年備官商部時曾倡商團之議邇者蘇州等處行之成績頗著然不第商有團也農亦宜有團工亦宜有團惟寓之於鄉自治爲便大抵此事得其人得其法則保身保家保鄉保國而有餘不得其人不得其法則或至於紊且亂曾文正之言曰團練之道以官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以一人自衛不若與衆人共相衛如是而已其有地勢便利財產豐足者則或數十家併爲一村或數百人結爲一寨高牆深溝屹然

自保如其地勢不便資財不足則不必併村不必結寨但數十家聯爲一氣數百人合爲一心患難相顧聞聲相救亦自足捍禦外侮農夫牧豎皆爲健卒耰鋤竹木皆爲兵器需費無多用力無幾特患不實力奉行耳（見諭湖南各州縣紳耆書）又曰團練二字當分爲兩層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請師製旗造械爲費較多鄉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練或擇人而舉團則宜徧地興辦總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絕勾引爲先務（見與吳甄甫制軍書）此與桴亭先生之言相爲表裏凡辦地方自治者亟宜謹師其意而行之者也抑余更有一說今日保甲之法當嚴查者賭博吸烟若二者之大害漸除不盡則地方終不可以言治且團練或轉爲若輩之護符窟穴則流毒更不可勝言矣

以上三長又有統其事者應設約正一人桴亭先生治鄉三約曰約正之職掌治鄉之三約（卽上文所列教約恤約保約）以一鄉之籍周知一鄉之事歲時月吉舉其屬而治會教民讀法飲射考其德行而勸之糾其過惡而誡之凡公事官府言於約正約正會三長而議行之凡民事亦上於約正而行於官府民有質訟大事決於官府小事則官府下於約正約正與教長平之凡鄉之土田出入謹其推收掌其稅事凡鄉之民事年終一上於官府官府受而藏之以周知各鄉之事凡三長之能否皆書之終則庀其職事恐矣地方用人之害約有三端有虎而冠者有狐而冠者有猴而冠者虎者其性暴悍而橫恣狐者其性貪惏而欺罔猴者其性張皇反復而無常由前二者無非噬人由後一者無非僨事而受害者無非吾民今攷桴亭先生之法精矣善矣其未及備載者如定地方之預算辦地方之交涉考察地方之土產工藝交易盈虛是皆當由約正斟酌定之夫約正之責任如是其重豈可不以明體達用之君子爲之乎然今之士所以羣趨於小人者則有二說一則曰由今之道非爲小人不可一則曰天下皆小人而我獨爲君子將反受其害嗚呼彼甘心下流者無論矣其爲第二說者吾亦有以曉之夫人與人相處良知具在惟以小人自處人乃以小

人處我惟以君子自待人卽以君子待我未有終身爲君子而卒受小人之害者也且人不能轉移風氣使人皆爲君子而乃爲風氣所轉移同流合汚以爲小人乎今有率天下人爲君子之法莫若先復鄉飲酒之禮攷鄉飲酒禮詳於禮經及大小戴記中往時陳左海先生常欲發憤行之而卒不果然猶存其名也今則并其名而廢之矣是亟宜於鄉自治中復行斯禮定大賓一人介賓四人少或二人稽古經之制度參近代之人情每歲舉行一次禮樂明備揖讓周旋鏘鏘肅肅焉雍雍焉鄉之人莫不耳而目之曰某君子也某君子也學校之子弟亦莫不稱而羨之曰某君子也某君子也蓋由其學行兼修品望素著而約之選卽出於其中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易曰有孚顒若下觀而化如是而地方風氣不能丕變者未之有也雖然如上所稱君子而後氏法之者豈易至哉蓋必深之以涵養充之以閱歷涵濡於詩書之澤漸摩於道義之途而後得成此品詣是故吾於將來之地方自治實有無窮之希望而又大聲疾呼以告之曰人惟能自治其心而後能自治其身惟能自治其身而後能自治其鄉此之謂自治之本此之謂地方自治之本

學校論 癸亥

嗚呼今之學校尙何言哉孟子曰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往者余實爲提倡學校之人而時至今日則有不忍言者回憶二十年前先師沈子封先生有言糜數百萬之金錢養數百萬之遊士今之學校是也又先師王文貞公亦嘗謂學校宜於通商口岸酌設數處內地不宜遍設余心竊非之而不敢辯迄於今其言竟驗矣二先生之學識豈不深且遠哉近美儒衛西琴譏我國學校蔑棄孔子之道舍已求人躐等而進目爲悲慘教育蠧殘害青年甚矣夫復何言雖然學校者天下之命脈也則余又不忍不言

蓋聞古之學校教以禮義養其德行培之以盛德擴之以大業禮記學記篇曰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也

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向也）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知類者蓋謂知萬事之類也通達者蓋謂通古今之變也強立而不反者蓋謂特立獨行不違反乎師說不曲徇乎風氣不苟同乎流俗也夫是之謂明體而達用夫是之謂自治而治人今也弁髦禮法滅棄紀綱甚至爲人利用日益長其囂陵不靖之氣嗚呼古之學校所以造人才今之學校所以害子弟豈不痛哉易緯曰正其本萬事理今之學校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救之者也竊嘗謂欲救天下先救學校欲救學生先救人心是故吾於科學之宜重而專程度之宜高而深管理之宜簡而嚴胥一切不論獨探其本而言之

一曰明人倫孟子論三代學校之制斷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蓋深痛乎戰國之世學校失修彝倫攸斁殺機盈溢於天下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故特發明人倫之說以教之也今也徇兼愛之說父子無親而家政日益乖矣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君臣無義而尊卑上下之秩序亂矣男女無別嫌疑不避血統視爲迂說性命輕於鴻毛夫婦之道益苦而慘酷之事日有所聞矣長幼無序朋友無信而敬恭信用亦且掃地無餘矣夫歐美數十年來以公司性質治其國而其有君也不如諸夏之亡中國數千年以來以道德仁義治其國而蔑滅倫常至於此極人且謂我爲無禮無義無教化之國而以劣種目吾民豈不尤可痛哉今亟宜以虞廷五品之教中庸五達道孟子五倫之訓朱子白鹿洞學規倡示大小各學校日夜宣講庶良知明而本心不泯此乃根本之最大者

二曰讀經書十三經者我中國之寶也五經者寶中之精而尤精者也讀易而知陰陽消息進退存亡之幾焉讀書二十八篇而知唐虞以來治化之迹焉陳寶大訓貴重無踰於此矣讀詩而知列國之風俗商周之所以興焉讀禮而知

三千三百之遺至德凝道德性問學之奧焉讀春秋而知尊卑貴賤善善惡惡命德討罪之權焉蓋修身治天下之綱要悉寓於是矣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此心同此理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歐美之人皆知尊我國之經典而我乃廢而棄之豈不怪且異哉且考各國學校奉宗教者靡不誦聖經今我有孔子之遺經而不知讀以致人格日卑品行日壞豈不更悖且謬哉今亟宜令大小各學校分別讀經大學以能誦十三經爲畢業中學以能誦五經爲畢業小學以能誦孝經四書爲畢業戶誦家絃恂恂規矩庶民興斯無邪慝此亦根本之最大者

三曰習禮樂考古學校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文王世子之教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以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立於禮成於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然則禮樂者非特治國之先河抑亦教育之良器也今之學生血氣易爲而不平心知易爲而不定不習禮也性情易爲而囂張氣質易爲而踳駮不習樂也蓋古之爲教所以範民志者要在於視聽言動之間今之爲教所以啓發民情者無非耳目玩好之欲如是而欲成就人材陶淑品性譬諸南轅北轍愈趨而愈遠矣夫歐美諸邦起居有禮食息有樂以視我國民之人才品性爲何如哉今亟宜斟酌古今定爲禮制俾學生嫻習之古樂雖亡亦宜就律品之可考者播爲笙歌遞相教導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庠序之士有不履中而蹈和者哉至於非禮之禮及淫哇之樂則宜嚴行屏絕焉

四曰定志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天下豈有生而爲君子者哉亦豈有生而爲小人者哉惟其所喻而已所喻者習聞習見而已習者最可懼之端也古學校之教務在爲聖爲賢爲豪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各就其性之所近宋胡安定教士子猶以經義治事分科蓋惟其志趣有定是以所造益精今之學生問其志趣茫然不知所答其質

直者則曰吾求衣食而已夫集天下人之心思材力所講求者不過衣食教育何怪其志氣之愈卑行誼之愈劣哉夫向之弋取科舉者尚讀聖賢之書今之弋取衣食者苟無所能勢必出於欺騙此又可痛之甚者昔年美國孟祿[illegible][illegible]兩博士來華考察學務皆謂吾國亟宜造就領袖人才吾深服其所見之遠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夫尚志非他居仁由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爲天下第一等人而已

五曰重國文今日學校課程未有重於國文者普及教育賴乎國文輸入文明亦賴乎國文蓋窮鄉僻壤豈能盡通西文惟賴游學生之精通國文者循行教授之也乃近時提倡白話文字號爲國語欲以替國文余實不解其何故姑不論白話與文字必不能合而爲一試問所謂國語將以何者爲標準推而究之不過北京之土語而已乃稱之曰官話導人鄙陋可笑尤甚往時有人建議謂秦陝爲自古建都地當以其地爲國語又有謂洛陽居天下之中當以其地爲國語又有謂山東爲聖人之邦當以其地爲國語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不知土音各有習慣我蘇省獨非中國語乎即閩粵等省獨非中國語乎以歐洲一隅而論儻當中國數省之地然且英有英語法有法語德有德語義有義語然則語言必不能統一明矣夫以自古以來統一之文字而必欲割裂之自古以來必不能統一之語言而强欲統一之敝精神口舌於無用之地亦何其愚耶抑不獨愚焉已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春秋時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古人之言惟恐其不雅今人之言惟恐其不俗爲白話文字而民之鄙倍乃日甚是戕賊本國之文化者白話文字也而且無長幼無尊卑概以爾我相偁庸鄙俚卑罔知遜順是破壞本國之秩序者白話文字也夫誠爲研究語言計須知鐵路四通方言即可了解豈必列入課程又豈可因語言而變文字且白話無課本一切淫邪小說猶是風行即如山東盜風極熾又以此等書提倡之而擄人刦貨之案抑復公然無所顧忌誨盜誨淫國民隱受其毒而不自知痛心何極

在當事者不過厭故喜新不料其流弊乃至於此是敗壞吾民之心術騷擾吾民地方之風紀者白話文字也是宜嚴行禁絕案照鄙人所著人格載明各書令各學校於讀經之外一律誦讀國文其不通國學者概不得畢業而或者畏苦其難不知天下本無難事惟於難中求之而成就者乃愈大若吾國固有之國學而猶苦其難則不讀書不求學可也

以上數端或以爲迂而無當或以爲舊而不時不知此乃鄙人數十年辛苦閱歷而得之者聽用吾言則學校治而國家亦治不用吾言則學校亡而國家亦亡決無依違兩可之理且學問之道當論是非不當論新舊蓋今之所謂新舊者非指古今之異代而言乃指中外之異俗而言然則舊者而是不得强以爲非也其非亦不得故以爲是也新者而非不得强以爲是也其是亦不得故以爲非也孔子所以爲聖之時者惟其先知先覺因其時而提倡之補救之非投時俗之好相與俯仰而浮沈也世之人其有猛省者哉至於學制當師王文貞之議通商口岸建設大學內地應多設私塾既省經費兼宏造就（說見地方自治論）至於學章宜有一定不得隨時變更近時中小學校忽而三年畢業忽而四年畢業忽行所謂三三制者忽行所謂二四制者忽行所謂三四制者不務實事惟喜更張朝三暮四旣導人以作僞又教人以無恆參差歧惑無所適從何怪士氣之囂然不靖哉而受其實害者乃在優秀之青年嗚呼戒之戒之

然更有進焉者如上所議盡就學校以論學校耳尚有在學校之外亟宜注意者有家庭之教育有社會之教育有政治之教育三者與學校皆有互相維繫之故譬諸入一室塵埃積寸許必一切整理之若僅拂一几拭其桌求其潔淨不可得也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亦此意也今之家庭教育何如乎迫於衣食困於飢寒其所教

導者無非委瑣齷齪之辭較之科舉時代卑鄙尤甚數倍召誥有言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哲命者天性也天性既漓雖有孔孟程朱亦不能改其心而易其骨今之社會教育又何如乎是非顛到見利卽趨禮義廉恥罔所顧恤其下者以賭博爲生涯以冶遊爲放曠良善子弟經此洪鑪之陶鑄有不銷鑠者哉今之政治教育又何如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我中國之教育向視上之人爲標準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對季康子之患盜未嘗不太息而流涕矣凡人上達難而下達易學校教法縱極精良而學生被此三者空氣將如地心吸力不移時而下達九淵矣雖然吾立此論非爲學校寬也將以學校爲三者教育之基礎也蓋惟學校改良而後三者自能改良惟三者進化而後學校益復進化本末始終相爲表裏然則居今日而言教育舍正人心其奚由哉其奚由哉

文化論 癸亥

十年以前譚新文化人無不訢訢焉仰慕而樂道之近年以來譚新文化聞之者疾首蹙額十居其七八甚者哂笑退避默然以去何心理之相違若是也蓋文化者有文而後有化今之新文化其文固安在乎夫焉得而有化其不能持久也曷足怪哉吾特發明中國文化之本原大聲疾呼爲天下告自來言中國之文化者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史臣之贊堯曰文思安安贊舜曰濬哲文明曰誕敷文德贊禹曰文命敷於四海孔子之贊文王曰文明柔順曲臺記之贊文王曰以文治是爲吾國文化之權輿竊嘗推原三代而上大抵文章與道德合而爲一文章道德與政治又合而爲一孔子贊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可見有功業斯有文章二者實相表裏是故堯之文化在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文化在納百揆賓四門亮采惠疇命秩宗典樂上下草木鳥獸咸若禹之文化在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聲教遠迄也文王之文化在明德慎罰丕

顯宏謨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用能肇造區夏也推而言之伊尹以文教興殷周公以文教興周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載於詩書禮樂者文化咸可覩矣雖然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功績盛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學識長降及孔子有德無位刪詩書定禮樂賛周易修春秋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然而道德雖盛而其文化僅行於社會之間由是文章道德與政治遂判而爲二而天下亂矣降而至於孟子亦然然其所言學校井田不忍人之政何一非文化之燦著者乎秦漢文章俱無功德可紀魏晉六朝其政治卑汚窳敗其文章亦無足稱降及唐代貞觀之治庶幾乎文章政治合而爲一矣其後則時離而時合焉降及宋代周程張朱諸大儒出發明文章道德合一之誼精深純粹然皆不得位於政治合一之旨不過徒託空言故其文化亦及於下而不及於上元明以後則時離而時合焉而離時常多故治日常少此中國數千年來文化之大較也然則文學之關係於政治豈不重哉亦豈虛言所能緣飾哉雖然此猶言其跡也試更言其理昔者庖犧氏之畫八卦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蓋庖犧之作卦兼天文地文人文以爲象者也通天地人爲文故通天地人然後可以爲政故賁之彖傳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爲文化最精之理厥後黃帝之史倉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王者宣教布化於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孔子作襍卦傳終之以夬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蓋文化興由於君子進文化衰由於小人庸聖人之情見乎辭而政治之原理從可知矣禮記曰入其國其敎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唐柳子厚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蓋惟深於文化者爲能得古聖賢命脈之所在以措之於政治而其中則尤有

至理存焉蓋分者文理也論語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有文而後有理有文理而後能密察有文理密察而後能有別國家政治所以有條而不紊者惟在於文理而已矣今也無理而欲言文因無文而併欲廢理嗚呼無文無理之徒而可以治天下乎何怪風俗人心如江河之日下乎今試問東西洋各國哲學諸書有能如我國十三經之廣大精微者乎曰無有也今試問東西洋各國歷史諸書有能如我國二十四史之始終條理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各國之文化有能如我中國者乎夫各國之文化不如中國各國方尊我之文化而我乃謂中國之政治不如各國欲併其文化而掃除之庸詎知中國之文化將轉行於各國而中國之政治乃日亂而卽於亡悲夫悲夫夫振興文化之道奈何宜取所定國學專修學校學規佈諸各省而仿行之頒諸各邑各鄉而徧設之本諸十三經以正其心本諸二十史以考其事本諸漢唐以來文集奏疏函牘言論以廣其見聞養其知識庶幾文化漸漬於人心國家可得而理歟且夫共和之治宜莫如堯舜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又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夫堯舜之急先務而親賢者天工人其代之是以文化昭明於萬世今也變天之道亂人之紀不明本末輕重之數不知急先務親賢而徒空言徧物愛人則是貉也桀也貉固膜隔而不仁桀則暴戾恣睢而無不噬嗚呼貉也桀也西國之政治豈若是之悖哉其文化亦豈若是之妄且謬哉吾故特發明文化政治合一之旨大聲疾呼爲天下告

選舉論 癸亥

選舉一日不定吾國一日不治何者盧沿選舉之制而不知選舉之本意也不知選舉之本意於是鋪張揚厲弊竇叢生私財賄買人情請託驅商巨賈奸猾鄙夫紈袴子弟輪運而輻集一不當意則抵足詈罵將械揮拳流血起訴偶有

君子惟有拱手退避是選舉者直爲下流之所歸天下烏得而治吾聞各國選舉有以道德信仰者矣有以學識標榜者矣有以功業競爭者矣未聞以金錢運動者也以金錢運動者必非良士且無恥之行流傳而無所底止天下惡得而治聖人者出當有以正之其道奈何一曰審選舉之別古者選舉之法掌於大司徒大司馬蓋選者上之人與一鄉一國之賢士共之者也舉者衆人所推舉者也分其途而黨派息黨派息而君子進二曰嚴其額每一選舉動輒數千百人何怪其濫而雜雜而陵競宜定額鄉議員多則十人八人少則六人省議員多則四十人少則三十人國會議員以百人爲率投票者以五倍其數爲率寧缺勿濫三曰嚴其格孝悌賢良爲一等明經博學次之洞達事務又次之閱歷世變有肆應之才又次之投票者亦宜有此四等非是不得與四曰定文字之考覈議會既開鄉老省老國老隨時考其稱職與否其貪劣不法者黜之分別科以罪原舉人亦坐以罪如是則朝野淸明紀綱畢舉矣而或者曰西國無是制也夫我國可盡行西國之制乎西國之制可盡行於我國乎不問病之熱涼體之强弱而誤鈔方劑必至殺人吾向者已言之矣雖然法末也心本也人心不正則金錢之運動如故也人情之請託如故也選舉必不能定選舉一日不定則吾國一日不治君子於是瞿然懼然而急思所以務其本

財政論 癸亥

大學言以財發身生財有大道繼之曰以義爲利易傳言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繼之曰禁民爲非曰義蓋義者和之原而生財理財之樞要也民心不和何以生財不能生財更何以理財今也理財之不能而惟務生財生財之不能而惟務搜括搜括之不能而惟務押借押借之不能乃椎髓掘地害及百姓之子孫轉刃受報併害及已之子孫是非理財也乃飲酖也自殺也殺百姓之子孫與已之子孫也如是而可以持久乎夫明知其不能持久而猶爲之者急思一飽

其私橐也然私橐之飽曾不能經一二年或數月或數日其速者一轉瞬間耳嗚呼是尙得言財政哉雖然天下之事不至於極剝則不可以亨不至於至難極困則不可以有爲今日我國財政誠不免爲埃及之續然君子處此豈無可以措手之方吾嘗聞理財之方有二曰開源曰節流今我國開源之道農政也鑛政也商政也然農民困苦穀價騰貴則工與商亦交受其病故興水利保稻田輕租賦實爲農政之根本所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鑛政在得富有學術經驗品行誠實之人爲之董率經理工政商政在禁孤注一擲禁競爭兩敗禁買空賣空之欺騙凡此皆官爲維護不得借辦事名義以吸取其脂膏庶幾其有瘳乎至於節流惟在儉而已今也取財如錙銖用財如泥沙外愈奢華內愈窘迫世界愈侈人民愈貧數年而後必至道殣相望餓莩山積痛哉痛哉救其命根惟有儉而已矣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左氏傳曰儉德之共也儉者所以養身所以養德所以養心亦卽所以養天下而國家之所以握其綱維者惟在於定預算孔子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孔子之所謂節所謂制孟子之所謂時所謂禮雖不明言預算而預算之法實在其中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古人經畫之精如此今固未能計三十年之通其能定三年之通乎卽未能期三年之通其必先定一年之通乎蓋預算精意要在量入爲出每歲所入之數幾何所出之數幾何不得稍有虧溢某項所入之數幾何所出之數幾何不得稍有挪移今歲預算布示於衆明歲決算亦布示於衆務簡而速不得稍有遷延及影射隱匿務使歲有常經無不足而常有餘夫然後可以言理財夫然可以言治國昔孔子對冉有既庶何加之問曰富之而冉有對孔子之問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有子對哀公之問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蓋聖賢所謂富足者皆從節儉中來未有節儉而不能富足者也亦未有不節儉而能富足者也且凡人生命之所係曰忠曰信節儉者忠之基也預算者信之實也孔子言民無信不立信則民任焉穀梁傳曰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人絕之者不信也信用爲立國之大原而其本自預算始預算一定出入之間生死以之昔嘗謂蘇子瞻一名士耳然考其用財每日儲百錢所用者不過其數夫曠達者如是謹愼者當何如哉治一身一家如是治一國與天下者當何如哉近世廉潔掃地罔知此義朝侵一款暮蝕一款今日設一名目明日置一機關虎視狼貪無以踰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有金山銅穴不崇朝而罄矣悲夫悲夫昔唐劉晏財政家也常使士人掌理財之事吾謂今者必使君子當國然後能以財發身然後能禁民爲非何也君子喻於義也然則行政者不必與之言理財當先與之言辨義

兵政論 癸亥

今之言兵者莫不談虎色變戰戰兢兢惕惕息息如大難之將至奔走呼號逃避之不暇矣余曰何爲其然也要知我中國不可無兵無兵而暴客集無兵而盜賊興無兵而匪氛熾方當練習兵事研究兵學曷爲避之忌之哉聞者詫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是禍之基也善戰者服上刑子已痛切論之矣(見文集及孟子大義)今爲此言得無違心之論乎余曰非也吾所謂兵乃國家必不可少之兵非如今之兵也蓋兵者所以衞民者也聞者曰噫嘻子獨不知民與兵之大勢與其感情乎民畏兵如虎狼兵視民如俎肉俟一暴動焚掠慘殺所在皆是而子猶望其衞民寧非阿比不仁之論與余曰非也吾正所以箴膏肓而起廢疾也民與兵相隔則宜使之通民與兵相怨則宜使之和民出資財以兵養兵出死力以保民兵與民連絡一氣烽燧有事壺漿簞食無鷄犬之驚而後地方可以乂安國家可以奠定聞者瞿然曰其道奈何余曰必行一通國皆兵之制而後可國中應設常備兵學有學團農有農團工有工團商有商團

是皆預備兵也常備兵國家費養之預備兵地方費養之（說詳地方自治論）人人有軍械人人皆爲兵其淺者亦有兵事之知識與軍人之資格則民與兵習有相敬相愛之誠共同休戚之誼譬諸頭目手足互相捍衞豈有畏而忌之者哉聞者愳然曰吾國禍萌方盛若人人有軍械則兵與兵鬥兵與兵鬥民與民亦鬥曷可行哉且天下焉能盡得道德之兵與道德之民乎是大亂之道也余曰是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兵獨非吾國之民乎獨非吾國民之子弟乎兵之中獨無聰明奇傑之士乎惟養之於武備學校之中則成德宏而收效捷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此古武備學校之制也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蓋皆指武備學校而言三十年以前吾嘗建議急宜整理上書房八旗官學教養貴胄之子弟而人莫省吾言也十餘年前吾又建議急宜整理武備學校教養軍人之子弟而人亦莫省吾言也於是天下之禍日深一日今當速採吾學校之議行於武備學校之中以半日讀書半日繪圖操演或以半日讀書半日肄習科學及外國語言爲主沐浴詩書涵濡禮義軍人之格日高此後豈有擾害閭閻之事哉至於農團工團商團應悉按地方自治法行之聲息相通守望相助數年之後蔚成勁旅新其民以强其國奚交閧之足憂聞者又愀然曰兹者黨派紛歧蜩螗羹沸當事者或爭意氣或爭權位禍機伏於眉睫刦運未知所終裁兵之舉刻不容緩而子猶高談武備可謂拂民意之甚矣余曰否不然余固極主裁兵者也惟裁兵自有其法且不必籌費特患不得其人耳往者曾文正以聖賢豪傑之略知人之所不知能人之所不能而其裁兵也不過曰出缺不補而已若如近日之裁兵不籌生計不收軍械塗飾耳目以爲名高由是爲匪爲盜而終則仍招爲兵每人操一快鎗三五成羣接踵刦掠而無忌邇來貧民益夥潛伏散布草竊越人遍地荆棘是不啻縱百萬虎狼於朝

市以噬人吾民剝膚之痛慘酷殆不忍言是尙可施之裁兵乎吾嘗謂裁兵之法有四一則查去空額二則出缺不補三則以補巡警四則以開墾作工行之一年十成可減其二又一年十成復減其二是以去其四矣然後覈而定之大省養兵七八千人小省五六千人或三四千人彼此有警得以徵調但使得其人而行之兼有預備爲之限制又豈有名爲裁兵而日日招兵者哉至於軍閥之橫固當嚴制惟當嚴申定章不預民政蓋使主軍者而賢也可責之以坐鎭使主軍者而不賢也不獨爲天道所不容亦且爲衆人所共棄如前某督某督可爲前車之鑒矣然猶有本中之本焉法之拿破侖衆所共仰也而歐洲之風氣至今沿其暴戾如德之威廉第三是也美之華盛頓衆所共仰也而美洲之風氣至今沿其和平如林肯羅斯福今之哈定是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開風氣者必待非常之人而其道德必當歸於純正吾嘗默籌中國大局撥亂反正扶危定傾決非拘文牽義者所能勝任環顧宙合惟冀有聖賢豪傑宏濟時艱倘武備學校果能整頓十年而後或有如華盛頓者出於其中經文緯武一以貫之則吾輩無窮之希望其在於斯乎聞者默然而退余迺遂牘書之蓋待天下後世有能知我言者也

表論 癸亥

子思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其所作表記蓋無非天下之表予嘗欲取世之事續爲表記特先於本論之中言之表何在吾將先破天下之迷惑夫精於農者爲農長精於工者爲工長精於商者爲商長精於教育計學者爲教長財長此誠是矣然有其表焉設使以衝鋒陷陣之戰將而令爲陸軍長以會計出納之鉅商而令爲商政長操刀使割輙至於傷人者何哉蓋天下貴有領袖之才若輩者無其表故也吾嘗謂用人之法莫善於唐虞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士稷爲農官其他典禮典樂水火工虞靡不永守其職而無變更無他用其專長故也然而禹之言曰安汝止惟幾惟

庶皋陶之言曰愼厥身修思永其他益稷陳謨亦皆能匡正君德何者彼其道德行誼蓋有出於專長之外者後世鮮知此義朝用一人暮易一人絕不問其品行心術之若何其表果安在哉夫世界一教育場也國家一大學校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可以定一時善教可以淑數世行其教者治不行其教者亂而其大樞紐尤在於各省之吏治今之吏治窳敗甚矣徵辟不行變而爲推舉推舉冗積變而爲任用任用者無非私人爪牙布而腹心傳書馬多而騏驥去民乃大受其苦矣由是游官之多甚於游民一任進而一任退遊官之苦亦更甚於遊民冰山既倒奔走無門者有之窮餓流離不得歸其鄉土者有之是愛之者適以害之也嗚呼彼獨非人哉論語之言教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禮記之言教化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之言教化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夫天之教化如是地之教化如是聖人之教化如是蓋皆寓於無形之中者表是也吏治之教化亦若是焉而已今宜於各鄉各省設仕優學校凡候補之參事僉事主事以及道尹縣知事等分別都萃其中以經學爲之根柢旁及歷史地理經濟時務等類嚴其課程加以甄別部長省長以時旁聽焉薰陶涵育之不及格者斥之俾學道愛人之訓浸灌於人人之心則表正影端之效自然推暨於無窮矣至於用人宜兼採徵辟考試之法不得已而參以任用迨學校成績既著則皆取材其中於是有不風行而草偃者吾不信也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範者表也書曰惟則定國毀則爲賊則者表也大學言治平之義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所好所藏者表也中庸言文武之政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天下之表也道者何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失其一焉則身不能修道不能立矣而其要歸於至誠能誠則雖愚而必明雖柔而必強不能誠則雖明而必愚雖強而必柔也是故吾處於至安之境而處人以

至危則失其表也吾處於至佚至甘之境而處人以至勞至苦則失其表也吾處於至泰至舒之境而處人以至貧至困則失其表也吾所爲者不能孝不能弟不能仁不能義而求人之孝弟仁義則失其表也是皆致亂之道也我以至誠待人而至誠之響應桴鼓速於置郵而傳命得其表也我以欺詐待人而欺詐之鈎心鬥角傳於累代而不絕失其表也吾嘗橫覽五大洲縱觀二十四史凡其存焉興焉盛焉者皆上之人得其表者也凡其亡焉廢焉衰焉者皆上之人失其表者也然則後世之觀政者當先觀其表之何如而其執政者亦必自問其表之何如必其德可以爲天下之表而後其人乃可以任天下之事非然者危道也重者自戕也輕者亦自取辱也書曰作之君作之師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蓋惟社會有師表而後天下有君表無師表者不能治學校無君表者不能治國家其揆一也故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是之謂政本然心也者又身之表也夫是之謂治天下之本是以孟子見齊王曰我先攻其邪心

人但知學校之有師表而不知國家之有君表人但知學校之長爲師表而不知凡爲師者皆有師表人卽知國家之有君表而不知凡爲上者皆有君表蓋人之羣必有長有長卽爲表一人居於上而在下者性情心術無不似之甚至言語笑貌無不似之出於無形之規摩也然則天下之表可不愼之又愼哉吾故以是說移於篇爲文治記

茹經堂文集三編目錄

卷三　經說類

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三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經說類

周易易解序 戊辰

常州沈竹礽先生行誼堅卓余既爲之傳載入集中戊辰歲其令嗣瓞民君介余甥俞鳳賓乞爲先生所著周易易解序言旋瓞民又踵門來請余易學淺陋詎能闚見高深顧感瓞民懇懃意誼不獲辭竊維易之爲書冒天地古今之道自商瞿受經宣聖以來支餘流裔累軌連踵而撮其大凡不過象數理三者而已以言者尚其辭于是有理學以動者尚其變于是有象學以卜筮者尚其占于是有數學象學支派爲卦氣消息升降爻辰傳自孟喜分爲虞荀鄭三家統歸于既濟定得聖學之正其蔽也失之鑿王輔嗣說理以爻象爲筌蹄程子易傳出埽千載之晦蒙朱子項平父繼之窮理盡性探幽發微得聖學之眞其蔽也失之虛數學傳自易林巫覡者流假于鬼神時日造言託事識者鄙之自邵子出演先後天之說因元會運世之推移抉數學闥奧得聖學之偏其蔽也失之誣近代惠張焦姚諸家溯漢學之源流虞荀鄭絕學大昌於世周易折中實成于李文貞闡顯義例致廣大盡精微羽翼聖經網羅宋學靡餘蘊矣余弱冠後治漢易研究惠氏諸家書籀承師法厥後讀亭林集謂讀易書二百餘種無有過于程傳者爰治程傳輔以本義玩辭及通志堂諸家書心更好之擬兼采漢宋學說爲周易大義人事倉卒中經憂患未遑成也茲讀竹礽先生周易易

解十卷兼象理數三者之長而不墮于鑿虛誣三者之弊易知易能獨標新諦可謂易學家難得之書矣其尤精者如釋乾卦二爻曰九二變離離中虛虛卽心也易不言心二五二爻皆心象也離之心虛坎之心實中正二字指心言也余維易理五爲天道二爲人道天人之心一歸于中正則天下治平矣此非先生救世之苦心與竊引而申之易學者心學也文王於坎言維心亨指坎二五兩爻也周公于艮言我心不快指艮二爻也于明夷言獲明夷之心於艮又言厲熏心則又以三四爻爲心易道變動而不居也孔子言復其見天地之心又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至矣哉人生自少至壯自壯至老無日不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其所以出凶悔吝而入吉者道在中正而已矣聖人所以著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愛惡別情僞辨利害盛德大業與民同患道在中正而已矣先生之說易豈非有契于聖人之心哉知此義而中行獨復各正性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開物成務天下憧憧往來之思機械相攻之習舉可以息而凡納于罟擭陷阱中者苟外內知懼亦將有以祓濯而自拔而枝離軁叛游屈之辭生心害事害政之論無所容于天壤之間先生之功不其偉與且夫國家治亂興衰根於陰陽消息小大往來而其顯焉者則爲君子小人之進退履霜堅冰非一朝夕之故也先生釋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以紂爲虎人爲文王自謂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謂指伯夷而言釋明夷利艱貞謂文王在羑里時處境之險守身之貞無非冀君心之一悟釋家人利女貞謂家庭不齊皆由女禍而起文王家齊周賴以興紂之罪在惟婦言是聽而已釋睽見惡人謂紂性乖故以惡人目之遇主于巷謂指妲己入宮之初睽孤見豕載鬼謂指紂之所爲天怒人怨凡此皆有合于干氏家法宋楊氏易傳明來氏集註亦多此類皆足以垂鑒萬世者也余嘗謂比之後夫小畜之西郊其于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蓋已昭然而小畜之婦貞厲君子征凶蓋卽后妃卷耳憂傷之志與明夷之君子于行主人

有言義可互證又蠱卦之先甲後甲隱括帝出乎震之義初爻幹父之蠱指武王上爻不事王侯目伯夷亦與先生之旨不謀而合噫一家一國亦要存亡吉凶居可知矣天道恢恢因貳以濟民隱以明失得之報豈不大哉至其說繫辭傳九德三陳謂讀易注千七百餘種惟侯氏果胡氏安世桑氏調元三家說略有可采然亦未盡得宣聖精蘊以俟後之君子審察乎此余嘗作易微言於此九卦反復推求亦未得奥旨徒神遊于韋編三絕如聞歎息之聲而已讀易之甘苦得失亦正有同心者先生別有周易示兒錄三編習簡明易曉韓子有言後欲求之此其躅吾知易學將大明于後讀當以先生之易解爲先河也

尙書大義自叙 戊辰

嗚呼讀書之道不綦難哉韓非子外儲說曰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夫自來說經諸家其買櫝而還珠者何可勝數無他震於其櫝之美也吾之爲尙書大義其外篇櫝也然未必美也內篇珠也亦未敢自以爲美也後世之儒讀吾書者其買我櫝乎抑買我珠乎抑併珠與櫝而彙寶之乎

歐陽子曰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簡編脫亂訛誤學者莫得其本眞而尙書之厄爲最甚一厄再厄之不已至於三四三厄四厄之不已而至於七於是文字有古今經傳有眞僞篇次有多寡有分合有先後漢張霸妄人不足道晉王肅皇甫謐梅賾之徒攙入逸書巧造古文僞傳唐初作爲正義列於學官傳諸千數百年綴學之士以爲帝王資典大訓咸在於是人心道心精一之傳亦在於是莠亂苗鄭亂雅紫閏而莫能辨此其等於買櫝還珠者一也

宋朱子出始從而疑之又從而詳辨之厥後儒者若吳氏澄梅氏鷟閻氏若璩段氏玉裁江氏聲王氏鳴盛孫氏星衍等更從而論之雖以毛奇齡之力攻朱子袒僞書作寃詞然終不能滅人心是非之公由是向之墮雲霧中者今則昭昭然黑白分矣雖然古之善讀書者蓋別有精神在焉漢楊雄之言曰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唐韓子之言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近吳氏汝綸曰吾惜近儒考辨僞篇論稍稍定矣至問所謂渾渾者噩噩者灝灝者詰屈而聱牙者其甕然而莫辨者猶若也夫知人論世豈第斷斷焉攷據訓故云爾哉如是而自謂已足此其等於買櫝還珠者二也

禮記禮運篇載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言五帝之世也三代之英謂三王之時也書傳載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善哉此可以觀聖人之志也蓋自開闢以來由帝而王由王而霸由禪而繼由繼而衰人君之兢兢業業惟休惟恤人臣之嚴恭寅畏守經達權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與夫尚忠尚質尚文之遞變五行五事五紀之推移都邑之遷徙則禮樂之休明刑罰之輕重修教不易其俗齊政不易其宜歷代興革治亂之大原莫不燦然具備於書或見而知或聞而知舉可以詔告萬世矜式來茲乃或者習焉不察徒賞析其義法之精嚴文辭之奇奧此其等於買櫝還珠者三也

說者曰造化之理終則有始黎民之運物故者新尙書掇拾於煨燼之餘所傳者其人與骨朽已久矣其所言之典章廢亦數千年矣而子亟亟焉修明之宜乎爲世所屏棄矣應之曰此不通之論也夫立法以垂後者千古之常經因時以制宜者天下之通義禮記禮器篇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皐夔稷契伊周散望所以經營擘畫時措咸

宜者考其書而知其言考其言而知其意聖賢之學曷嘗迂闊而無用哉化而裁之存乎變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苟得其意而善用之則前代之典章舉足爲吾之新法不得其意而妄用之雖世界極新之法適足以爲吾之害神乎變乎幾乎微乎學者牽於所聞洒舉而笑之不敢道嗚呼此吾所以爲書悲而不僅爲書悲者也

夫焚書之禍論者歸罪於秦政李斯固已吾考王白田先生之言曰秦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卽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三年而已伏生年方少不應所得二十九篇之外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教齊魯閒者止伏生書也且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韓子荀子旣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以得傳於後而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惜哉嗚呼王氏之言其知天人消息之微者乎蓋天道好生而惡殺而不能無殺者時也人心好治而惡亂而不能無亂者勢也著作之家好興而惡廢而不能無廢者天也亦人也孟子答北宮錡之問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是秦政以前廢書者固已多矣迄乎秦政以後漢儒補葺修明聖道宜大興於世矣然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之徒累軌連踵飾僞萌生至於不可究詰蓋秦代之焚書也焚於有形後代之焚書也焚於無形有形者其罪顯而易見無形者其罪隱而難知是惟天道不能無殺人心不能無亂故聖經不能無廢豈非天實爲之哉人固不能與天爭而吾輩負人心世道之責者則不能不與天爭而書庶幾乎不廢

先師沈子培先生曰今日治天下之道不外大學絜矩中庸致中和而已善哉言乎其得尙書之精誼者乎蓋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召誥所謂節性惟日其邁也和者發而皆中節康誥所謂惟民其勑懋和也絜矩者立好惡之準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也太和之氣翔洽寰區黎民於變者此道也萬邦作乂者此道也禹甸九州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

朔南暨當時以爲極遠矣庸詎知瀛海之外人民鳥獸莫能通者至今日而不距朕行乎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嘗縱橫億萬里上下數千年無論中東西諸國每歷數十年或百餘年必有大亂生民經患難以死者或數十萬或數百萬此豈乾坤之運不造使然哉道德仁義之說不行而尙書之精誼不明故也顧諟天命無往不復吾國學子固嘗負笈瀛滕梯山航海攷求各國政治之情狀而本國寶書轉湮沒而不彰儻異日書學大明疏通知遠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肄業以求吾堯舜禹湯文武伊周之道則夫明耿光而揚大烈者豈特島夷卉服析支渠搜而已凡大禹昔游之裸國穆王曾幸之崑崙舉將弼教明倫以歸洪範大同之治海隅出入罔不率俾然後知作僞亂經之徒必不容於光天之下而民生治亂所以水火而龍蛇者可以永消劫運於無窮也已

詩經大義自序 己巳

或問曰近代說詩家夥矣子治詩以何家爲宗答曰吾治經知孔門家法而已近代諸家僅供參考非所宗也觀論語子貢因論貧富而悟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因論詩而悟禮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兩言始可與言詩則知當時士夫不可與言詩者衆矣孟子引詩迨天之未陰雨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引詩天生蒸民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兩言爲此詩者之知道則知前代爲詩之人與後世說詩之人其不知道者亦衆矣詩可以拘墟穿鑿乎哉易傳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惟變所適說易如此說詩何獨不然論語引詩不忮不求以次不恥縕袍之下引詩深則厲淺則揭以續有心擊磬之詞何其陳義之微遠也知家法者厥惟曾子其釋大學止至善引詩邦畿千里緜蠻黃鳥何其況譬之平易也知家法者厥惟子思子中庸引詩鳶飛魚躍曰言其上下察引詩衣錦

尙絅曰闇然而日章引詩潛雖伏矣曰內省不疚何其見道之活潑也知家法者厥惟孟子其引詩以證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斷章取義委曲以曉時君無論已其引詩自求多福一則戒般樂怠敖一則勉反求諸己引詩誰能執熱以喩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何其取義之警惕而深切也至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卓然爲千古說詩之定論後代之知家法者其惟韓嬰乎如釋不忮不求以爲福者禍之基利者害之萌釋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以爲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之類是也漢唐以來治詩諸儒如毛公如鄭君如朱子各自深造未敢輕議其餘滯心章句沈溺訓詁皆不免局於一隅豈能儕賜商之列而可謂之知道乎哉

或問曰古詩三千篇孔子刪之爲三百十一篇亦云嚴矣玆復從而整理之何也答曰整理之云則吾豈敢雖然吾所遵守者孔子之家法也孔子之教學詩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而已竊爲之比其類焉曰倫理學所以事父事君者也曰性情學可以興可以怨者也曰政治學可以觀者也曰社會學可以羣者也曰農事學曰軍事學則政治學之支流而亦可以觀者也循是六者天下國家盛衰興亡治亂之迹概可知矣曰詞藻學則多識之緒餘也曰義理學則根于詩無邪之旨而深入于倫理性情之精微者也孔子之告子路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分類之學也孟子斥人之不知類而禮記學記篇言大學之教貴乎知類通達惟知類然後能通達孔子歎誦詩者之不達謂其不知類也然若因吾之類而泥焉或廢全經而不讀則貽誤後學之人矣

或問曰家法分類旣得而聞之矣敢問詩之爲道本原安在答曰大哉問乎夫詩也者本乎至性發爲聲音而流行於宙合之間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夫天地之氣中和而已矣周官大司徒敎六德曰智仁聖義忠和惟智而後能仁惟聖而後能義惟中而後能和也（鄭注忠言以中心）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惟立天下之大本而後能行天下之達道

也喜怒哀樂之徵充之卽貞淫正變之故易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詩之謂也夫聖人所以感人心者豈有他哉聲音而已矣昔在成湯聖敬日躋赫聲濯靈學惟阿衡左右商王其爲頌也音廣而大穆穆文王純亦不已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其爲頌也音淸而明二南爲夫婦綱紀萬福之原故夫子于伯魚行婚禮敎以女爲美哉始基之矣小雅首鹿鳴之三大雅首文王之三淵淵乎熙熙乎凡工師肄業所及皆足感一世之人心矣厲幽而降王澤旣竭頌聲遂寢匪風思王下泉思霸顧瞻周道民不聊生於是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勞人思婦窮獨孤寡怨咨愁嘆之聲遍于閭閻變風變雅君子不忍卒讀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夫詩固未嘗亡也彼五言七言之體何嘗一日熄哉惟夫太師陳詩之職廢而人心好惡是非之公不明于天下此其所以爲亡耳六朝五季以還滿目干戈殺機盈溢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禮壞樂崩而工歌之制非特不可得而聞抑且不可得而攷矣惜哉痛哉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竊觀于詩默察于商周以來二千餘年世運升降之原不禁感慨係之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不揣僭妄私比于子輿氏矣

詩經倫理學序 己巳

西國之倫理學實吾國所謂道德學而吾國之倫理學則五倫之秩序道德所由昉也蓋倫者序也無人倫則天下事無序而不和故曰天叙曰天秩皆出于五典五典卽五倫也彝倫攸斁而辨事有秩序者吾未之聞也且倫者類也禮記學記篇大成之學貴乎知類通達孟子言放其良心者謂之不知類先儒言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蓋聲音者所以宣喜怒哀樂之節而喜怒哀樂人性殊焉地質異焉善觀人倫者移風易俗達于類而已矣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

然後禮義有所措左傳所謂六順（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記禮運篇所謂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皆人事之綱紀禮義所由始也虞舜之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夫音樂尙不可奪倫而況政事乎然惟政事無相奪倫而後施于樂者無相奪倫也昔孔子嘆想大同之治慨然曰凡壞國喪家者必先去其禮吾謂自來亡國破家者必先奪其倫未有倫理廢而政治能修明者也春秋之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孔子憫焉故於乾坤兩卦獨著文言而論詩則首關雎誠痛乎婚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而自殺亡身者日益衆也故吾嘗謂倫理者統性情政治社會義理學之大綱而尤以中和爲本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而其開宗明義論天命之謂性則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蓋倫理叙則中和之氣盛而天下以治倫理廢則中和之氣乖而天下以亂稽諸歷史毫髮不爽豈獨治詩學者所當知哉惟學詩必以是爲先焉耳觀孔子詔伯魚爲周南召南可以知人倫之本矣述詩經倫理學

詩經性情學序　己巳

有天地以來人與人相交際舍性情其奚由聯屬哉性者人所以生之理也情者性之用狀東方之色悱惻纏綿而不可解者也無情則無性無性情則不可以爲人孔子論詩曰興觀羣怨曰溫柔敦厚皆性情爲之也左傳吳季札觀樂贊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禮記師乙論樂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以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皆性情爲之也孟子論北山之詩曰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論小弁之詩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亦性情爲之也司馬子長之言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其能不淫而不亂者何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仁爲五德之首不善用之一往情深而不可止是爲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故孔子曰詩之失愚也然而中和之道曲能有成伊古以來固有好仁而不害其爲愚且有因愚而愈顯其天眞者忠孝節烈是也而聖人必歸之於中庸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止之者本于所養故曰養其性又曰養其心是故詩者性情之所發卽所以養性情之具也孟子論四端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皆情也學者讀詩苟能得溫柔敦厚之旨長言永嘆涵養其不忍之心則夫宇宙間穿窬害人之事或可以稍息矣乎昔者周家肇造公旦多材剏詩輯頌斧藻羣言後之人讀鴟鴞東山常棣之詩往往爲之掩卷徬徨流涕太息不能已已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豈非性情之相感而然哉唐李漢有言周情孔思然則千古文章之情固未有深如周公者也下此而變風變雅爲民勞爲板蕩爲小宛亦皆得周公之情者也由是推之性情所發無論其爲剛爲柔爲過爲不及皆可以是衷之者也三百篇而外離騷之所傳蕭樓之所選唐宋元明人所作亦皆可以是裁之者也嗚呼性情之爲用豈不廣大而精微哉述詩經性情學

詩經政治學序 己巳

論語子曰爲政以德次章卽繼之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下章又繼之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夫詩學之與政治如是其密切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孟子論政治亦多引詩詩學之與政治學又如是其通貫也蓋自兩儀開闢庶物混成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剛柔輕重遲速異宜修其教者必有以齊其政爰立太史之官陳詩以觀民風察人心之美惡攷風俗之貞淫於是政治之措施先後緩急各適其宜焉故曰詩可以觀蓋國家興滅終始郅治爲亂觀于此而得

其微矣雅頌詩興思皇多士棫樸菁莪成人有德天保治內釆薇治外麟趾振振鳳鳴喈喈嗚呼盛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郊祀配天聿追來孝不顯成康守文繼體降及夷王害禮傷尊迎覲下堂王綱解紐變風變雅權輿於此厲王惡謗公卿懼誅而禍作烝烋中國大命以傾宣王中興車攻馬同經營四方風會爲之一振迄於幽王性乃祖之遺傳婦言是聽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平王東遷王迹遂熄而詩亡嗚呼痛矣雖然吾夫子删詩之旨豈獨繫於有周哉蓋詩者持也政者正也持之以正也善者勸之非專爲個人勸也所以勸今之人也惡者懲之非專爲個人懲也所以懲今之人也且美者未必其美也剌者乃正所以爲刺也亦非專爲個人美刺也所以戒今之人也讀鴻雁而知民族之哀鳴嗷嗷也讀碩鼠而知民情之將適樂國也讀大東而知民生之杼軸其空也讀正月雨無正萇楚苕華而知民心之不樂其生也嗚呼政治至此尚忍言哉極目千里何草不黃矣多難萬方何人不將矣世變如斯吾請與之讀詩述

詩經政治學

詩經社會學序 己巳

西儒言社會學者在增進人類之知識保障人權之發舒研究各種社會情僞彰往察來窮之至乎其極而求所以改良進化之方吾今研詩經社會學則稍異於是竊謂是非善惡淸濁賢奸乃社會之大關鍵也國家興廢存亡之故由社會造成之人心邪正良莠之幾亦由社會造成之社會中是非明善惡判激濁而揚淸尙賢而黜奸國未有不治者社會中是非闇善惡昧一淸而百濁進奸而退賢國未有不亂者此陰陽消長之原毫髮不爽者也在昔周文興學作人濟濟多士奔走後先孔門弟子三千人講文行忠信是爲社會之極盛孔子繫易飛龍之象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繫易鳴鶴之象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而對啓哀公儒行一篇則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聞善相告見善相示爵位相先患難相死此皆社會學之原理也迄乎後世東漢名士之月旦評宋代大儒之講學會庶幾近之若明代之東林復社雖樹立不同然大都講明氣節鼓舞羣倫而士林風尙運會變遷實與之爲消息焉孟子告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夫鄉國天下有善士而衆皆化之蓄德鄰仁里卽大道之所由行而講信修睦卽大同之治所由肇也反是而君子小人流品糅雜甚至朋黨宗匯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見害則避見利則趨入其中者如履春冰每陷愈下嗚呼噫嘻以可愛可敬之青年而沈溺于不良之社會終身不能自拔豈不大可痛心哉孔子曰可以羣禮記學記篇曰敬業樂羣人生不能無羣而羣則必有宗旨在焉吾取于詩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別黑白而守否亨出幽谷而遷喬木深有望於後之賢者述詩經社會學

詩經農事學序　己巳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七月之詩尙矣顧吾大有感慨于心者上古之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謳謌帝力何有何其樂也中古之農琴瑟擊鼓千倉萬箱爲此春酒躋彼公堂又何其樂也降及後世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者非農民乎橫征苛稅棄產賣妻散而之四方者非農民乎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鋌而走險迫脅而爲盜賊者非農民乎中田有廬饁彼南畝以熙熙皞皞之天眞變而爲首疾蹙頞無告之窮民又何其苦也不甯惟是中國以農立國食爲民天五穀者生人之性命也今者溝洫廢矣水利湮矣道路闢矣工場夥矣稻田日益少農夫日益寡唐韓子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今則食粟之家何止二三十倍邊陲僻地偶遇粟荒人且相食數十年後吾國民族有不餓莩載道者乎不甯惟是中國所恃以爭勝於列國者惟自然之天產天產蹙削

國脈焉在農夫將何所賴以立命於斯時也且有爲神農之言者以爲並耕可行破勞心勞力之界限紊天叙天秩之等差流弊所極惰農日多不昬作勞不服田畝不知稼穡之艱難自是而後求其孝弟力田正供無缺享吹豳飲蜡之樂庸可復得乎竊願後世之治農學者深有味乎斯言述詩經農事學

詩經軍事學序 己巳

詩言軍事惡乎始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虎烈烈則莫敢遏商湯是也然而聖敬日躋式于九圍豈尙武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伐崇築豐發威遐暢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然而小心翼翼萬邦作孚豈尙武哉武王肆伐大商矢于牧野無貳爾心維師尙父時維鷹揚然而告成大武歸馬華山放牛桃林倒載干戈包以虎皮豈尙武哉宣王中興車攻馬同軍容之盛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苞川流然而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豈尙武哉蓋先王耀德不觀兵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若夫末世之用兵則大異乎是逍遙河上之師不與戍申之怨念彼共人之涕零猶其小焉者也甚者空民杼柚離民室家擲千萬人之命以快一己之欲奇兵異于仁義王道迂而莫爲如幽王之世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故苕華之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當是時也百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蓋有目不忍覩耳不忍聞者矣春秋時五霸迭興爭地爭城殺人盈野無義戰而詩遂亡豈不痛哉老子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殃民不容于堯舜之世嗚呼彼其飲至策勛之酒無非萬里朱殷之血而其金鼓奏凱之音無非萬民號哭之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之大惡曰死後世之頌武功者富激發其惻隱之心也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徵周文吾誰與歸述詩經軍事學

詩經義理學序 己巳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有欲當以理克之故倫理根於性義理亦出於性然則倫理與義理奚以別之哉曰倫理散見於倫常日用之際義理體察於身心性命之微一內而一外本義理以度倫理理雖一而分則殊也自其淵於天命者言之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烝民之詩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物者屬於質而爲陰則者屬于理而爲陽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卽一陰一陽之道也故孟子引之爲性善之徵自其著于德本者言之則爲孝卷阿詩所謂有孝有德必歸于俾爾彌爾性是也自其修于學問者言之則爲敬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周公之戒成王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是也周公之言爲聖學之入門而湯文之德則爲聖功之大效文王詩言聿修厥德大明詩言厥德不回而皇矣詩則暢言明德明明德者大學之綱維而明本心之要旨也千古義理之學萌柢于此矣然詩學之精微貴乎閎通而無取乎拘泥觀孔子繫辭傳釋易二十一爻無一定之象亦無一定之理宇宙間形形色色無非義理所積而成易言其大德之敦化而詩則綜其小德之川流如論語大學中庸所引吾既于自序言之矣孝經開宗明義章引詩無念爾祖五孝章亦均引詩以垂訓事君章引詩心乎愛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經也實傳體也傳者傳其義理也孟子論政治莫不引詩如仁則榮章引詩永言配命而愛人不親章亦引之離婁篇引詩率由舊章逝不以濯載胥及溺亦皆傳體也其義理之精湛爲何如夫易之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吾謂詩之旨微矣妙矣以言乎天地間之義理亦悉矣遠詩經義理學

詩經修辭學序　己巳

伊昔尙書紀言辭尙體要鄭國爲命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專對之才彬彬然矣若迺宣尼家法修辭立誠誠之爲義大矣哉詩道性情尤矣誠之爲貴故四始六義無取紛華是以瞻雲漢而四方爲綱攬菁莪而小子

有造旁逮閟宮作頌燕喜及于邦人彼都有章蘷卷儗于君子偶麗藻盡屬名言未嘗有貴乎犨蛻者也沿及後代綺靡是崇堆垛爲古覬績爲工抽黃門白類草木之賁華嚊踦走飛等嚶鳴之過耳矧夫蛾眉螓首假絢飾以窮形膏沐飛蓬襲餘芬而想象佻闥纖穠流蕩忘反匪特詞章之害抑亦心術之試已湘鄉四象纂錄葩經區類剛柔折中比興逆志則恢奇而不越審音亦悱惻而不傷然後知同和同節之爲經無非一陰一陽之妙蘊斯義蓋稍稍明焉比時研辭頗宗瑀釆彎諸阜螽則狀趯趯祥鳳則鳴喈喈荇菜則務擷參差蘋蘩則必于濱澗勞心則悄乎月出夙駕則取彼星言其美也郁郁乎文其弊也塗塗如附他如移奪且貿繹其句例乃如之人推厥況詞日月升恆乃借實運虛之法金錫圭璧爲累規疊矩之文斯蓋游藝之端雕蟲之技壯夫所以不爲者無關乎閎恉也然而識大識小義適所宜見智見仁性各相近大雅之士兼絡羣流博學之家不遺小物有識者酌古以斟今豈宜因此而廢彼也惟夫基命宥密緝熙光明德音孔昭古訓是式既有倫而有脊發如琢而如磨是則修辭之本原必有其思無邪而其風肆好者昔吾先正言明且清後之君子尚有典型寔其然乎述詩經修辭學

禮記大義自序 癸酉

國體何以立禮而已矣禮者體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不死何俟國而無禮是戕國也國性何以善禮而已矣天命爲性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而無禮是滅性也天叙天秩人綱人紀何以定禮而已矣惇典庸禮明德討罪之制將何有乎秩叙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有於紀綱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無禮義則上下亂也春秋時晉文公與楚子玉戰而勝惟恃乎少長有禮魯國弱小而後亡在秉周禮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此中外之常經古今之國鑑也

昔者周公知非禮無以定國也爰成文武之德作爲禮典蓋非一代之禮所以明人倫而詔萬世也孔子承周公之統緒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夏殷文獻不足徵吾學周禮其教門弟子則曰好禮曰約禮曰執禮曰服禮周官士禮之删訂備哉燦爛其在斯時乎游夏紹述訖於子思贊之曰優優大哉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敦厚崇禮德性尊矣戰國時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雖有孟荀狂瀾莫挽秦政焚書禮壞樂崩彝倫攸斁痛矣夫然而國體不容裂國性不能泯也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列於學官而慶氏學漸微東漢盧植馬融於大小戴記皆有著述高密鄭君大昌禮教注小戴記四十九篇攷覈三代典章制度研求古今文聲音訓詁學者得知所歸可謂山涵海納日月不刊之作唐孔穎達作正義貫串羣經詳審精密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禮記作傳黃榦成之有功禮學甚鉅厥後衛湜吳澄代有纂述宗旨各異衛說特優迨禮記義疏作遂集漢宋諸家之大成致廣大盡精微立天下之大本禮教盛則民氣靖而國强豈不信夫而說者曰自殷周迄今數千年宮室異度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車涂異軌田疇異畝文字異形古道不宜於今其禮當廢嗚呼誤矣蓋禮有禮之經禮之制禮之制者文質遞嬗風俗變遷典章號令因時制宜此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禮之經者尊卑長幼入孝出弟與奢儉寧與易甯戚威儀容貌恭敬溫文此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因禮制之不同併欲舉禮經而廢之誤哉誤哉今有童子幼穉罔知一登禮堂舞蹈揖讓恐後今有武夫赳赳粗厲一聞禮教山立時行豎登諮諮盛氣爲之歛抑何也禮根於天性先王因人性之固有而導之是良知也是良能也故雖武夫童子亦莫能踰其範圍也乃欲拂人之性而掃除之誤哉誤哉

抑又聞之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無方者游氓也一國多游氓則國體辱而國性乖

國焉有不危殆者哉是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刑辟之罪多而自戕者衆矣家庭之禮廢則父子之恩絕嚚陵之風熾而犯上作亂者衆矣尊卑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人倫喪而國本搖痛乎悲夫小旻之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本經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舊禮之廢甚於舊坊大害卒至於此孔子刪詩至變雅末篇有餘痛焉

文治秉聖教以學禮乃所顯厥有兩端曰救民命曰正人心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故人莫不樂生而惡死竊觀自古太平之世民生熙皞康樂和親物無不得其所何其盛也壹循乎禮也洎乎末造運會阨阨或夭札凶荒或夷狄兵革生民憔悴哀呼以死者動輒數十萬人或數百萬人天待盛世之民何其厚待衰世之民何其酷歟周禮曰闢有鳥獸行則獮之本經曰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滅理窮欲害及百姓造物者遂以禽獮獸薙之法處之豈不哀哉何以救之惟在於禮人者天地之心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理中氣悉寓於心而此心爲血氣嗜欲所使卽不免放蕩而失其常惟能治七情明十義修七教愼九容內外交養表裏無違夫然後爲禮以教人夫然後遠於禽獸夫然後殺機泯刼運消救民命而正人心一以貫之者也

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人生天地間一日不能違乎陰陽四時卽一日不能踰乎禮是故吾讀禮運而知元會運世之必歸于大道也吾讀樂記而知政治隆汚壹根于性情也禮運傳自子游樂記傳自子夏千古學術治道未有能外之者也吾讀大學而知八目以修身爲本也吾讀中庸而知九經以至誠爲基也大學傳自曾子中庸傳自子思千古治平學性理學未有能外之者也吾讀曲禮少儀玉藻而知養正之在主敬也卑高以陳

貴賤以位動靜有常能修己而後能治人也吾讀檀弓喪大記問喪奔喪而知喪禮哀戚之至也吾讀大傳問傳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而知服制隆殺之等窮理盡性之極也吾讀祭義祭法祭統而知報本反始之精義也啓發良知民德歸厚未有外於喪祭之禮者也吾讀內則哀公問而知倫紀之大防也吾讀冠義昏義而知人道之極則也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正家而天下可定也吾讀王制文王世子學記而知三代學校貢舉養老之典規模宏遠而精詳也强不犯弱衆不暴寡孝弟行乎道路郁郁彬彬其皆由太學來者乎吾讀經解孔子閒居而知六藝源流之通治化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性學之權輿乎吾讀儒行而知乾坤正氣之在吾心也近文章砥礪廉隅身可辱而志不可奪憂思其在萬世乎禮乎禮乎比類以讀之知類而通達其宇宙間人類之所以相生相養相維于不敝者乎

先儒萬氏斯大之言曰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爲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爲備言義理則禮記爲精在聖人卽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爲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焦氏循之言曰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斯二言也實得三禮表裏精粗互用之道然吾謂明其義理者非託諸空言泛論也必得乎時措之妙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然後垂諸萬世而無弊今天下競言變俗矣競言變法矣又競言變禮矣而不知俗可變法可變而禮之意不可變變乎禮之意則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芸芸萬彙將無所統屬而不能歸于治吾爲此懼爰發明禮記四十九篇大義以諗當世深願吾書一出人心于是正國體於是尊國性於是淑庶幾尚辭讓去爭奪講信修睦大法小康道德仁義之說與教訓正俗之規備由小康而躋於大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朱柏廬先生學庸講義序 丁卯

朱柏廬先生學庸講義二卷余甥俞鳳賓得自滬上書肆欣然寄余且曰柏廬先生遺著鮮有存者此孤本至可寶貴願有以闡揚而光大之余受而讀之此册蓋由海鹽崔氏鈔錄以傳者也其中精義名言根極理要策勵身心尤爲鞭辟近裏如講大學首章平天下之義云水至平者也而有波浪則不平地至平者也而有丘壑則不平平也者盡天下之人無不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也又講誠意章云君子小人之分所爭祗在誠僞五霸功業雖大然其假仁仗義與揜著何異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一字洞見肺肝矣其言可謂切中世道又講中庸首章云開宗三句尤重之謂二字蓋當時子思子見異端漸起必將淆亂聖學緣聖學言性道教異學亦言性道教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必先正其名義以端趨向又言道之不可離猶天之運行而不息終身不離猶恐爲聖賢而不足須臾或離卽已人禽獸而有餘其論心性之辨謂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明德卽是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而戒謹卽是心此以見心性之不相離其說與陸清獻相合可以挽救人心蓋學庸二書合天德王道聖功一以貫之者也惟析之極其精而後能擴之極其大惟體備於一心之密而後用周乎萬物之宜或者乃以迂拘目之夫豈知道者哉此書蓋可與孫夏峯先生四書近旨李二曲先生四書反身錄陸清獻松陽講義困勉錄並垂不朽大全所載若四書蒙引說約淺說陳疑等具不能專美於前矣先生行誼略見於嚴鐵橋所爲傳文余幼時卽服膺其家訓並夙聞先生儉德每宴賓客酒食之費不過制錢七枚其敦朴之風尤可望而不可及間嘗游崐邑登玉峯瞻拜歸震川顧亭林二先生與先生之祠宇（先生與歸顧二先生合祠）私心景仰流連不能自已而返觀今日之人心世道果何如乎易曰正其本萬事理然則欲求聖功以躋於天德達於王道者其必以四子書爲根本矣莊子有言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今鳳賓之寄余此書豈非空谷之足音乎爰作序以歸之深願鳳賓抱此表揚先哲之志鍥而不舍並願其印行此書俾茲孤本得以流傳於

世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豈淺尠哉

中庸篇大義下 辛未

近世以來論者輒曰孔子囿於封建思想因而詆毀之以爲孔子一代之儒者爾嗚呼豈不誣且妄哉吾觀孔子答顏淵問爲邦則曰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答子夏問禮樂則曰五至三無答子張問十世則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此皆孔子大經制易姓受命之規畫使其囿於封建思想也則四代之禮不當以告顏子憹乎天下不當以告子夏況春秋時周天子尙在使其囿於封建思想也則繼周之說方且觸犯忌諱何敢以告子張哉若夫中庸一書子思子所以發明先聖之微言繼述聖祖之志事者也其掃除封建思想更有可得而證者使綜其全篇觀之自天命之謂性至父母其順矣乎中庸篇大義已止於此自鬼神之爲德以下則別成一篇與中庸無涉此乃子思子專言祖德配天俟百世之聖人雖孔子生前不得位不能損益三王制作禮樂而至誠爲學治天下之道能使百世天下人皆齊明盛服承祭孔子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子之神洋洋乎與堯舜文武之配天相同此子思子之微言也此應別有篇名但子思子明哲保身不敢明著篇名而接存乎中庸篇之後以授於傳經之弟子門人耳康成鄭氏注祖述堯舜四句以爲孝經春秋之事淺人詫之不知此必子思子微言傳禮之門人述之鄭氏尙得之於古禮說者也以上本阮氏元中庸說至於有德無位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皆所以贊孔子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由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至於篤恭而天下平亦所以擬孔子也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極其效至於聲名洋溢施及蠻貊傷孔子之有其德而無其命也甚矣子思子能知聖祖之心也厥後得子思子傳者惟孟子故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又論伯夷伊尹與孔子曰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甚矣孟子能得聖人之心也先聖後賢其揆一也吾於是求之於易考之於禮徵之於孝經驗之於論語質之於春秋無一不與中庸相通無一不破除封建之思想孔子作易革卦之彖傳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後世固奉以爲革命之大宗矣而作乾卦文言傳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蓋欲以社會之主進乎天位也其作繫辭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是易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禮記之精粹者無如禮運禮器子游作禮運述孔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有志者志乎五帝三王之事也於是慨想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外戶不閉是謂大同蓋惟天下歸於賢能而後進乎大同之治故禮器篇曰禮時爲大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何嘗不抱湯武之志是禮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蓋雖畎畝之中亦有嚴父配天之義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王者之威儀要皆聖人之法式孝弟慈之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孟子亦引此詩以孔子擬湯文矣是孝經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此物而不得致也堯曰一篇歷叙堯舜禹湯武周之心法而以寬則得衆四者繼之何哉子貢善贊聖人者也曰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乃躬備大德上爲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爲無湯武之放伐而已之德澗然無所施於人故常神遊於堯舜三代之隆而欲以寬信敏公四者博施於春秋之世孔子之志尤可見矣中庸述孔子之言謂中庸至德民鮮能久道其不行矣夫而下文卽贊舜之大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者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是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孔子固欲以時中之德上繼堯舜允執其中執兩用中之道故曰時措之

宜也是論語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引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亦引孔子曰吾欲載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孔子以匹夫操南面之權筆則筆削則削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故後世稱孔子爲素王左邱明爲素臣而公羊家學說以爲孔子張三世由亂而治是春秋之大義在於破除封建更未有顯著於此者也自古以來道與治合則天下平道與治分則天下亂孔子不得位目擊生民之顛連憔悴無以拯諸水火之中故創革命之學說栖栖皇皇惟以救國救民爲職志逮至請討陳恆欲發魯國之兵而不獲大張其撻伐於是獲麟絕筆鬱鬱以終後之人讀其書者靡不悲其志而猥曰囿於封建思想嗚呼何其誣且妄歟善乎柳子厚之言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是孔子破除封建之學說柳子固深知其意者也甯惟柳子宋周程張朱諸大儒亦深知孔子之意者也甯惟周程張朱明顧亭林陸桴亭王船山黃梨洲諸大儒亦深知孔子之意者也而後人因孔子禮義名教不便於己遂謂其囿於封建思想欲舉數千年之道德綱紀一切詆毀而掃除之無識之士衆口附和同然一辭夫是非直道之公雖不容泯於天下萬世然君子一言之不智而世道於以日衰人心於以日惡世界劫運於以日開禍亂相尋民生已不勝其痛苦悲夫悲夫

中庸天命章五辨 癸酉

此章不過一百有九字而性命道德之奧存養省察之方聖神功化之極與夫王道禮樂刑政之原悉寓其中其題目有五本經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是學道之權輿也

(一)性情心之辨

朱子注第二節云道者性之德而具於心注第四節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故性情與心之辨實爲言性學者初基蓋性者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皆寓於心性無迹而心有形氣以成形則其質或不免有所偏且易爲物欲所蔽故必修道而後能復其性陸稼書先生學術辨曰氣之精英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此說辨心性界限極爲分明然文治謂張子心統性情一語渾括尤極簡當按性情二字俱從心天地之大德曰生性者生理也故先儒又曰性生也人秉純粹至善之性發而爲藹然惻怛之情情字從青青東方之色發露於外者也人當春夏之交見萬物萌芽彌望青葱欣欣向榮不覺纏綿悱惻之情油然自生是何也以人之情應乎天地之情也是故性本善而情亦善性爲未發情爲已發而皆統攝於心以爲體用孟子告子上篇前六章論性後七章論心中以公都子問性章作樞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性也其發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情也而皆管攝於一心所謂心統性情也明乎孟子言心性學之淵源卽可知子思子傳心性學之師法也

(二)戒愼恐懼與愼獨之辨

或問愼獨功夫是否卽戒愼恐懼曰不然若以二節牽合爲一則經文爲重複矣蓋不覩不聞者寂然不動者也至靜

之時戒懼爲存養之方易所謂艮其上也率性之功也見隱顯微者感而遂通者也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愼獨爲省察之方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修道之功也朱注一則曰存天命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一則曰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可見存養省察截然分兩事矣或曰然則朱子何以專言遏人欲而不言存天理乎曰省察之後加以擴充人欲既消天理自長自欺泯則心自慊玩大學誠意章可見不必重言也

(三)先儒以戒愼恐懼爲未發愼獨爲已發辨

或問未發已發配上兩節功夫豈非重複乎曰是大不然上兩節承率性之道而言戒懼愼獨屬於思慮者也喜怒哀樂節承修道之敎而言中和之德屬於性情者也性情思慮雖相輔而行而不可混合爲一人之思慮周流萬彙權衡輕重所謂惟精惟一者固常有非喜非怒非哀非樂者矣至於性情固亦有因思慮而發者然大都觸於外物自然而生非必因思慮而後動樂記所謂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而物動然後心術形焉者也聖人知天下之大患皆起於民情之乖戾偏激顚倒而世事日以棼亂爰本性情以立敎而慶賞刑罰生焉無非欲感人心而底於和平是以子思子特舉喜怒哀樂以揭示性情之本原猶子游作禮運揭示七情之本原以爲政治之根柢此蓋聖門相傳之心法也故思慮之於性情其功夫亦截然分爲兩事惟思慮清明而後性情能得其中故子思子於君子愼獨之後始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若蠢愚冥頑之徒未發時皆昏濁之氣何有於中發時更何有於和是以大學愼獨先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至於修身齊家始言性情偏僻之害亦此義也若以思慮性情含混爲一則學者迷惑無入手之方矣

(四)未發已發學說辨

自子思子祖述易傳無思無爲章旨創未發已發之學說宋程子實行體驗之其門人呂與叔先生與伊川先生遂有未發答問商量邃密（見洛學傳授大義）厥後伊川傳之楊龜山先生再傳之羅仲素先生三傳之李延平先生朱子從學於延平遂教以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初執伊川未定之說以爲人生自少至老初無未發之時所謂未發者特未嘗發耳故常於已發時用省察功夫己丑朱子四十歲與蔡季通先生論學忽悟已發之前當有涵養功夫遂詳繹程子及李先生之說孜孜而篤行之其詳備見於文集與張敬夫三書又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又中和舊說序又已發未發說由是而性情之德中和之蘊豁然貫通而無疑矣文治嘗以心驗之竊謂涵養之功亦兼性情思慮兩端養思慮欲其虛明廣大而不雜易所謂貞吉悔亡未感害也天下何思何慮是也養性情欲其敦厚純粹而無疵易所謂利貞者性情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也惜不得起先賢以就正之耳明高景逸先生未發說辨朱子與王陽明先生兩家學說而斷言之謂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法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法而辨陽明先生言未發已發以鐘爲喻體中有用動中有靜尤有體驗康熙時李榕村先生中庸說闡發七情以爲喜怒哀三者相循環愛惡欲三者亦相循環中間以懼字爲樞紐功夫語皆精透縝密（見榕村全書中）學者守是而弗失焉聖功基於此矣

（五）致中和節辨

朱注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以位天地屬致中育萬物屬致和其說未免過泥按本經言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是卽致中和位育功夫似不必兩層分剖也或曰中國開闢以來致中和聖人間世而不能一

遇大同之治聖人慨想流連然天地亦何嘗失位有如俗諺天翻地覆之謂耶不知此天地二字當活看易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但使尊卑上下素位安分井然秩然是即所謂天地位豈可以文害辭乎又或謂天地萬物具於吾心位育亦在吾心不必推及於外此說更謬夫謂天地萬物之理備於吾心固無不可惟其體則然而其用要歸於實況中和者禮樂之謂也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制作者致之謂也禮樂行而血氣和平災害不生故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是爲致中和之實效唐虞之世地平天成講信修睦康樂和親萬物熙熙皞皞各得其所是乃所謂位所謂育也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若守一心之虛靈以爲養氣之眞宰則是道家之說矣

儒行篇大義 辛未

有非儒者墨子是也有賤儒者荀子是也有坑儒者秦政是也有以儒士投濁流者朱溫是也秦漢以後道德墜地儒林之禍至不忍言然而吾儒之正氣終不絕于天壤者何哉蓋儒行一篇固中流之砥柱世運升降之大坊也昔周公作周官經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師以賢得民曰儒以道得民儒之名權輿于此其繫于民也負人倫人紀五典五常之責不綦重哉至孔子詔子夏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君子儒者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者也小人儒者百家衆技致遠恐泥者也而儒派已自此分矣迄乎戰國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無儒之實冒儒之名得志則饕金積帛意氣揚揚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無所不用其極侈不得志則析言破律亂名改作甚且操縱天下之治亂而覬收其利其至于受坑也雖曰天命豈非自取之哉然則自周初以迄暴秦儒之名已由貴而之賤儒之行亦每下而愈況矣聖賢者起而救之於是有性情之教有志節之教孔子閒居篇性情教也儒行篇志節教也惟立志而後能

立節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匹夫不可奪志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孟子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今考儒行篇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其十六章大要皆在激勵氣節而歸本於仁無非孔曾孟子之旨然則此篇縱非盡出于孔子要亦七十子相傳之遺訓歟司馬子長游俠傳敍曰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原憲傳在草澤中窮閻蔾藿其言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彌令人嚮往不置云今試問簞瓢陋巷之中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蕭然物外味道之腴者乎然適弗逢世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一民飢曰吾飢之一民寒曰吾寒之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豈不信哉且夫志節者人生天地間之氣骨也天下有眞儒者不以軒冕肆志不以窮約趨俗舉人間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夷狄兵戈患難皆不足以攖其心吾嘗讀乾坤正氣集見其嘉謨讜論著於朝廷立身大節昭乎宇宙浩然若河嶽之峙流炳然若日星之燦爛及見夫猥瑣齷齪之徒託爲文章變詐險巧夸飾淫哇酷肖其人偶値困窮則侘傺無聊若一日無所容於也抑何卑鄙弇淺之若是惜哉其不讀儒行也惜哉孔子不得中行之士而思狂狷孟子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有以也夫然後之讀儒行者多譏其不合中庸之道惟有明黃石齋先生表章特至謂東漢諸儒推準儒行以爲人極其時武人稺子皆能特立砥礪不藉誦說有以自見使大梟鉅雄如卓操之徒尙俯仰以畏名士爲文治謂豈惟東漢當明隆萬時楊左高顧諸先生風起雲從屹然樹名教綱常之重望雖逆閹氣焰亦爲之銷阻然則儒行一書豈非世運升降之大坊哉爰謹採黃先生說參以己意每章各爲之贊士君子出處進退之節必取法于易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以易義釋儒行聖賢之志也世之爲儒者必學道以自愛其身用人者必尊儒以重道於茲十六

章中得其一可列於儒得其四五則正氣充盈而讒諂面諛者流不煩蕭斧而治矣儒之行愈隆則儒之名亦愈重大儒通儒純儒名儒日益多俗儒鄙儒小儒貌儒日益退孔明仲淹雖不世出魯兩生之高節或者尚有其人乎或曰孔門設四科儒行以何者爲近答曰儒者兼德行文學者也入孝出弟窮理盡性儒之德也潛研六藝淹貫古今儒之學也德行以爲本文學以爲表顏閔諸賢非不長於文學也最優在德行故列於德行爾游夏兩賢非不長於德行也最優在文學故列於文學爾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以爲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彼未聞乎大道之要揣摩時尚良無足怪遷固諸史迺專以通經呫嗶文章爾雅者列儒林傳誠淺之乎測儒矣至宋史別道學儒林爲二傳分儒與道爲二更失周官經之意者也或曰然則儒家流別與儒士異同可得聞乎答曰孟子言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此言儒家無所不容也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此蓋縱橫家傅會之論不足信陶淵明羣輔錄八儒篇雜採儒行經解之說羽翼韓非宋庠已辨其僞班氏藝文志言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於道最爲高其議論至爲純正蓋劉子政所傳古師之說也若夫儒爲已成道藝之名士則間有未成者然其大體亦復不殊蓋士者事也儒者人所需也惟有所事而後爲人所需迂腐者不足以當之王子墊問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曰仁義而已矣儒行言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正以仁義爲本至於通天地人曰儒推十合一爲士則皆聖門一貫之道也或曰然則不言儒德而言儒行何也答曰德者得於心者也行者著於迹者也儒行專以發於外者而言不特論仁一章主形迹而不指心術卽以齊難恭敬先信中正之德言之亦主乎居處坐起言行皆發現於外者也故不曰儒德而曰儒行取其行之可以學習而易於效法也若進而求儒德則有論語孝經大學中庸諸經在或又曰衣食住三者

生人立命之原也今儒行以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易衣而出幷日而食樸陋已甚僞儒託之庸非弊乎答曰此指素貧賤行乎貧賤而言若素富貴未嘗不行乎富貴也且孔子論好學必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蓋儒者苟有志求道而不知內重外輕之義則衣食住之念憧擾于中奔走干求實自此始昔大禹乘四載奠高山大川抑洪水而天下平蒸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孔子贊之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於衣食住三者一無所求然後知能安天下之大貧者乃能致天下於大富孟子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良貴者良知也今人不以道德良知爲教而惟以衣食住爲教薄儒雅變儒素坐令國民心志浮囂庸劣馳騖外觀而氣節乃掃地而無餘可痛也哉吾所以表揚儒行者正欲湔惡習而挽頹波也

名教失修儒行不講久矣世變滔滔未知所底補救之法要在讀經爰擬此作以示能傳吾道者文治記

蘇州國學會演講錄 癸酉

論語大義

今日承諸君子之招愧無貢獻心殊不安然藉此參加國學會私心甚喜鄙人因此緬想吾蘇從前講學之盛若明之復社蘇州有文震孟太倉有張天如常熟有瞿式耜松江有陳臥子諸先生虎邱大會四方與會者多至一二千人可稱一時盛會顧後遭溫阮之忌遂致一蹶不振而無有繼起者迄乎近世文化更不及覺時將何以挽救之鄙意國有文化方可救國苟不用孔子學說以振興之雖欲救國其道無由故惟尊孔讀經乃能救國猶憶民國初年英使朱爾典回國時嘗謂福建嚴又陵先生曰中國決不至於亡國蓋國有大寶如四書五經誠能發揚而光大之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富强可立而待此言與鄙見不謀而合鄙人之所以主尊孔讀經者在救人心與救人命此種學說惟論語最

爲精要而論語大義以學仁政三字爲質幹玆卽以此三字分析言之

先講學論語開宗明義言學次章言其爲人也孝弟可見學者學爲人之道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猶言孝弟爲人之本仁者人也求仁之方自孝弟始失仁之端自巧言令色始自古聖賢豪傑孰不從家庭愛敬中來天下穿窬盜賊孰不自逢迎諂媚始好犯上好作亂卽由於性情之桀傲氣習之浮囂能孝弟則居家庭鄉黨自無此二弊矣學之道至廣乎大而爲人乃其本也

次講仁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仁之實程子嘗言之然朱子恐其滋入耳出口之弊迨阮文達論孟論仁論出學者頗宗之然未有切實用力之方鄙人嘗謂論語論仁其功當分三節

(一)治心之學治人必先治己而治己之要當先自治其心論語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章以字面講語意似太容易竊謂無字當通毋字禁止之詞提撕警覺發人猛省此爲着手之要我欲仁斯仁至矣亦係喚醒本心仁人心也放其心則仁日遠我欲仁求放心也仁至之至字卽易復卦在冬至日見天地之心謂善念初萌一陽復來心理愉快非言可喻然非靜坐以求心之謂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爲由外以藏內功夫足以見事物中無在非仁學問中亦無在非仁也孟子求放心一章亦可爲此兩句作注解由此而論可見仁字初步宜求之於心己心旣正乃可以救人心

(二)進而求之曰敬曰恕以敬字講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宋張子作西銘卽本此章之義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卽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合萬物爲一體程子作識仁篇朱子作仁說亦本此意且與答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義相貫通恕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天下之大患莫如有己而無人人己間

隔種種災害皆由此起故先儒謂行仁之本當先打破人己關人己一貫卽大學絜矩之道好惡自能公正孟子謂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孔門眞諦也

(三)更進而上之曰克己之學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皆言其功效未及實際方法至克己復禮爲仁始明白揭示人之爲仁全重在克己功夫古來大聖大賢其根柢卽基於此惟克己而後能舍己大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與人爲善而天下歸仁此則與天地合其德吾輩望道而未之見矣

請再進而言政孟子七篇屢言仁政蓋仁與政相需而不能離者也有仁心而不能行仁政則無由見諸實事行政治而不本於仁心則德澤無以施於百姓然孟子之義實本於論語如顏淵篇注重在仁而仲弓問仁古本作問政以下歷記子貢問政子張問政齊景公問政而尤痛切者季康子問政三章曰子爲政焉用殺亦以仁論政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夫子言之有餘慨矣至爲政篇論政與學相爲維繫之理特提出爲政以德四字言政治之統一不徒統一乎土地要在統一心理德者統一人心之具也故爲政必先愼乎德而仁者心之德也思無邪溫柔敦厚之本原亦卽心理教育也聖人十五志學卽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左氏傳所謂學而後入政也孟懿子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諸章卽齊家之學也溫故而知新新民之師範也故者前代之典章新者近世之法制學記云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爲君者當有師範古者君師之道合一後世君師之道分而君無師範矣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學識正然後政治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致知之學也言寡尤行寡悔修身之學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由齊家而推之治國也故論政治必本於大學

頃聞金松岑先生謂論語中性命之學無所不備甚佩蓋論語大義實無所不包春秋之時百家九流之言已經雜出

而論政治學原理必折衷於儒家方可躋乎太平之治即如子路篇詳論政治而其中有儒家學（如先之勞之章其身正章苟正其身章）有名家學（如正名章）有法家學（如直躬章）有農家學（如稼圃章）有道家學（勝殘去殺章）有雜家學（如南人章）有國際學（如兩使於四方節）有經濟學（如善居室一章）有社會學（如和而不同四章）有攷據學（如誦詩章）等然其中特標子貢問士子路問士兩章尤見儒家學冠乎百家九流非此不足以爲治而儒家必世後仁所謂善人是也故末結以善人敎民七年可以即戎兩章此兵家學也而兵家必以善人爲之易傳言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惟善人乃可以執兵政曰以不敎民戰是爲棄之棄之者殺之也（猶古書言棄市）人命如草芥聖人言之更有餘痛焉春秋變爲戰國履霜堅冰蓋前知之矣

凡此諸端於以知聖人之所以救春秋之世在此而其所以詔示後世者亦在此今者邪說橫恣四海困窮豈惟我國爲然俛仰世變殺機所伏且未知所終極非讀論語曷能救人心救人命願吾人共勉之

蘇州國學會演講錄 癸酉

孟子大義

昔朱子謂讀四書先大學次論語再次孟子而終以中庸但余謂讀書須視時代爲轉移今者急於救人心救人命則非先讀孟子不可考此書作者傳說紛紜史記謂孟子自作萬章之徒助成之或謂係門弟子所輯錄而近人有謂其再傳弟子所纂其說以公孫丑下篇王不稱諡與魯平公歿在孟子後爲疑點耳此正與孝經爾雅之攷求作者未能確定如一轍也孟子尚有外篇四篇（性善辨文說爲政孝經）其後聚訟不休有謂在梁代存兩篇至宋僅存一篇趙岐朱子諸家駁詰其僞總之讀書須求實用不必斤斤於考據鄙意研究孟子學須注意其最精微最廣大者否則不

有買櫝還珠之譏矣

孟子本在諸子之列何以升爲經而次於十三經之列以其有最精最大之意義在如辨義利重孝弟論心性直接易大傳是也故吾人研究孟子學有兩種方法其一爲依其篇次注意其性質其二爲分類法朱子有孟子要略一書即用此法其分類一道性善二論孝弟之道三嚴義利之辨四辨霸王之分五尙論古人自言爲學要領可謂宏綱畢舉然此書不見於大全集又不詳於語錄其後黃幹勉齋傳之而未刊行元金履祥仁山傳其目錄至近代曾文正始將全書刊行讀之易得門徑然恐學者有拋棄原書之弊今日所講乃依其篇次而討論其要點

孔子之學務在愛民然易傳論語之中語皆渾涵至孟子大暢厥旨梁惠王篇首辨義利以下各章即有無數民字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痛哉其言之也不嗜殺人乃能定一天下不嗜者不忍之心也是眞能愛民者也故下章即言不忍之心推其效至於保民而王能愛民然後能保民也至與民同樂即尊民之旨其論交鄰國之道亦即安民之道而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尤爲大同之眞精神正與易之吉凶與民同患合范文正先憂後樂意即本此喬木章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皆因民之好惡以爲好惡其大公無私若此曰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可見不如此不足以爲民父母矣出乎爾反乎爾平民心也末引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言不害民乃能救民也其尊民貴民愛民之義爲何如乎（以上釋梁惠王篇）

孟子備知言養氣之學其一生學問全在於此其論知言因詖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生心害政政事之害皆始於心術學說者心術邪正所由判國民利害之樞機也其論養氣也曰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實爲文信國諸賢氣節所本蓋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氣節最嚴出處進退之間凜乎不少假借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與子思無異故孟子將朝王與孟子爲卿於齊致爲臣而歸各章講出處進退至謹至嚴吾人生宇宙間能頂天立地其最要者全在氣節二字（以上釋公孫丑篇）

孟子得曾子之傳古來稱大孝者虞舜而外首推曾子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孝者天性中之良知也故孟子道性善最爲深切滕以區區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蓋人之性善國之性亦善性善之說人之藥也善國之說國之藥也戰國時國疾甚矣故孟子告滕文公强爲善又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力行者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新國卽善國國性善而後一國治苟國民自喪其本性卽自戕其國性國焉有不危殆者哉夫國性之所以漓邪說害之也孟子深惡亂名改作之徒蠱惑民衆故於異端必力闢之如闢許行闢夷之闢儀衍輩鑽穴隙之類是也好辨章曰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言至痛切矣（以上釋滕文公篇）

孟子論仁政不尙空談首重道揆法守否則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政治之大本也上無禮下無學則旣不能令又不受命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聆孺子之歌潸然出涕矣何以救之誠而已矣不誠則自暴自棄也不誠則不能親其親長其長也惟誠故生機盛樂則生矣足蹈手舞誠之至也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與道揆相應道揆王者之迹也自虞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傳諸禹湯文武周公以迄孔子作春秋皆道揆也而必如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講明出處大義乃可以救世（以上釋離婁篇）

孟子全書引用詩書禮春秋而獨不引易然萬章告子盡心三篇易理往往寓於其中其要旨安在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萬章一篇窮理之學也首言父子之倫夫婦之倫兄弟之倫次及君臣之倫次及官天下家天下傳賢傳子之局

其義一也聖人人倫之至窮理之極功也伊尹割烹三章進以禮退以義厥惟孔子出處進退窮理精矣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班爵祿原於禮雖因封建之制顯揭代耕之義實寓大同之精神理之不可易者也問友章言學孟獻子學費惠公學晉平公上溯及於堯舜又言友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知人論世皆窮理也問卿章貴戚之卿可易君位與傳賢之局相應然而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忘則簒盡心篇言之矣窮理至極辨義行權故曰易道廣矣大矣(以上釋萬章篇)

告子一篇盡性之學也杞柳六章皆言性告子之學歸結於無善無不善孟子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曰我固有之也蓋以有破無也富歲以下各章皆言心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聖人與我同類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此言爲救人心之根本周易大義莫重於陰消陽息夜氣之說曰日夜之所息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此人心消息之機也凡人於一身之生死以爲最大之事而於一心之生死則漠然不以爲意不知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一心之生死也宋陸象山先生直提本心爲教正恐人心死耳孟子不輕言哀哉而於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則曰哀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則曰哀哉所謂哀莫大於心死也荅公都子之問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思者斂於一心之中周於六合之內尙書首文思詩曰思無邪禮曰儼若思思爲聖功之本吉凶之幾故陸象山先生又以先立乎大爲教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人命不忍言人心不可問矣舜發於畎畝章見古來聖賢豪傑皆本於動心忍性心性之學研之愈精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仍係乎一心之生死也(以上釋告子篇)

盡心一篇知命之學也自古聖賢能造命先天而天弗違也君子必安命後天而奉天時也故修身立命以下皆言命

得之不得曰有命庸人不知安命是無恥也一國皆無恥何以自立故曰機變之巧無所用恥大同之世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易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良知者乾以易知也良能者坤以簡能也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舜居深山之中其象如此及其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至神也形色天性踐形所以立命也堯舜之智當務之爲急仁民愛物爲生民立命也反是則糜爛其民而戰之草菅人命其報也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也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孟子之言痛心極矣口之於味章辨析性命精覈無倫後世言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氣數之命義理之命皆本於此君子行法以俟命卽中庸居易以俟命傳子思之學說也反經卽所以立命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道統之傳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以上釋盡心篇）

鄙人嘗謂聖賢敎人惟恐人之近於禽獸後世敎人惟恐人之遠於禽獸孟子七篇尤重人道教育人者天地之心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首章言仁義卽所以正人心而立人極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二字人道之根源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敎以人倫而後人道乃有秩序又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人不可以無恥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曠觀古今世道人心所以日下者皆因飢渴害其心穿窬害人無所不至四維不張無恥者盈天下矣試反躬自省其本心是人乎非人乎要知孟子所言乃人道教育之本旣講貫其學說必當盡所以爲人之道而後不怍於人近世發明人道者若顧涇陽先生識仁篇劉蕺山先生人譜方望溪先生原人篇方氏之言曰人道之失自戰國始人之道旣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薙禽獮而莫之憫痛也此卽本率土地而食人肉之意故

鄙人嘗謂處今世而言教育必以尊崇人道爲惟一宗旨在座諸君孟子所謂必有名世者他日出而救人心救人命是吾國學會之光榮矣

禮記揷要序 庚午

吾友楊君章甫所著左傳揷要余爲之序不數月間已風行海內家絃而戶誦矣今歲仲秋君復以所著禮記揷要見示曰吾爲此書將以存先王之典制傳往聖之微言也惟子知我請再爲序以詔後學余披覽其大義作而歎曰甚矣楊君救世之苦心也夫禮者定命之符踐形之則人道之根原也心術係乎此故得之者安失之者危行誼係乎此故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治道係乎此故得之者存失之者亡昔戴德輯禮記八十五篇戴聖刪之爲四十九篇漢鄭君爲之註唐孔穎達爲之疏宋程朱諸大儒復爲之詳說蓋天敍天秩於是而不絕矣寶應朱止泉先生嘗評論之曰曲禮內則玉藻少儀得威儀定命之學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得守身秉義之學冠昏喪祭鄉射燕聘諸篇得盡倫盡制之學而學記一篇可以盡闡道上達之功樂記一篇可以盡檢身淑性之妙至於王制月令禮運禮器郊特牲諸篇可以盡輔世長民之略檀弓曾子問經解哀公問燕居諸篇可以盡常變生死天人事理之蘊而閒居一篇則學禮成德之極功也程朱於其中特提大學以開其始提中庸以要其終使四十九篇之旨血脈貫通文義聯絡體用顯微之故不必截然分晰而一原無間之精意自有可以相爲始終則在讀而習之者深之又深造之又造冥心獨契而非可以口舌道者也今楊君揷要之作蓋深得正心修身釋回增美之道焉且夫天地消息之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也者與時爲變通者也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蓋明道以淑世者千古之常經而因時以制宜者天下之通義故凡宮室衣服器械制度可與民變革者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此不可與民變革者也可變

者禮之末也不可變者禮之本也後儒因古今風氣之不同俗尙之沿革以爲禮本無用迺舉中國數千年之大經大法一切掃除之本末倒置違天理而拂人情有聖賢作必當起而正之矣楊君此書其旨遠其辭純其所删也要其所述也精蓋禮運篇所謂協諸義而協而精探乎禮經之奧窔者也左氏傳載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不死何俟夫有禮無禮之別人生心術行誼國家治亂安危生死存亡之大界也楊君救世之心良苦矣哉

讀左研究法 丁卯

左傳之文如名山大川魚龍變化寶藏興貨財殖衆美畢備顧亭林先生謂成之者非一人繼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蓋孔子周流列邦得百二十國之寶書邱明實親見之故編纂是書至爲宏博必分類讀之方盡其妙茲約舉類別如左

一曰紀事類以綫索變化爲主左氏文雖亞於司馬子長然紀事特爲神妙譬諸弈棋然可與子長同稱國手如齊侯使連稱管至父一段不敘連稱之布置卽敘齊侯之遇賊鄭厲公自櫟侵鄭插入內蛇與外蛇相鬥均有天外飛來之致讀者應從此等處推求可以悟變化之妙矣

二曰兵事類以局度縱橫爲主左傳敘用兵間有勝於子長處如齊晉鞌之戰晉楚鄢陵之戰是也故方望溪先生左傳義法舉要選四大戰曾文正經史百家雜鈔於諸大戰概行選錄胡文忠讀史兵略首選左氏讀者學其文兼可知兵略要而言之變化無方而已

三曰諷諫類以清婉正直爲主如臧僖伯之諫觀魚臧哀伯之諫取郜鼎季文子之諫納莒僕是

四曰詞令類言語之科聖門所重然春秋時辭令委婉不若戰國策士之言縱如鄭燭之武說秦伯晉侯使呂相絕秦是厥後子貢一出存魯亂齊強晉霸越此聖門之教史公所以大書之也

五曰政治類多有可爲近世鑒戒者如鄭子產止尹何爲邑及不毀鄉校等是至管仲作內政寄軍令詳於外傳（卽國語）宜參攷之

六曰論道類多有極精粹樸實之處如劉子論定命等是

七曰國際類西人遂錄左傳中交涉事爲中國古世公法失之太簡然其意亦可取交涉之才吾於春秋得二人曰齊管仲曰鄭子產皆可師法然子產時鄭國地險已盡失尙能尊崇國體維持四十餘年設以泱泱之齊屬諸子產蕞爾之邦屬諸管仲則功業之升降國勢之盛衰恐未可以一例論

八曰小品類曾文正古文四象於左傳小品中之詼詭者選入少陽類趣味橫生令人讀之不厭桐城吳氏左傳文法教科書亦專選小品然其精采不逮曾氏矣讀者當以古文四象爲本要知傳一人必肖其人傳一事必肖其事則小品可爲神品已

左氏善於禮鄭君六藝論嘗言之此不獨盛稱賢士大夫之見聞故實益以見孔門禮教所在昭七年傳歷敘孔子世家乃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正考父三命茲益共恭讓爲禮之大本世習禮教淵源有自矣詩商頌那毛詩言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詩禮之教同出一原是以鯉趨庭而孔子詔之左氏兼敘孟僖子屬南宮敬叔與懿子師事仲尼學禮與論語懿子問孝章生事葬祭以禮相通而與襄十年傳載秦丕茲事仲尼遙爲綰合師法所在卽家法所在也

孔門文武並重偪陽之役鄹人紇抉縣門以出門者夾谷之會孔子言士兵之以却萊人餘如門弟子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結纓死衛孔悝之難淸之役樊遲踰溝冉有用矛鄗之會子貢束錦而紓衛出之困蒙之盟子羔尋牛耳而授武伯之謀此其文武兼資折衝禦侮左氏實亹亹言之聖學統賅範圍豈不大哉

列强趨勢不外爭盟交兵二端爭盟者交兵之導綫也而五霸實握其樞攷五霸之說始於孟荀孟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屬之荀以桓文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屬之蓋各就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說本黃氏日鈔)實則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局之變其間百數十年皆爲晉楚爭霸之歷史蓋天下之勢在晉列國之雄先楚故左氏采取晉楚文最多而孟子亦以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並列韓文公謂左氏浮誇蓋左傳非出於一人之手故也考隱桓莊公時之文精神煥發至齊桓晉文而後成襄以降則文多散漫平衍處矣又先儒謂左傳多劉歆所竄入者先師王文貞公讀左質疑辨之綦詳讀者應加參攷大致傳中所載君子曰云云都係劉歆所增既無意義且引詩亦多不倫不可爲其淆惑也

左氏述因果事最詳如魯桓公弑隱公卽爲齊彭生所殺齊崔子弑其君卽爲慶氏所殺而慶氏亦旋滅楚靈王弑其君卽爲平王所弑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可爲萬世之鑒戒矣惟左氏於淫佚事往往加以點綴所謂言之則汚口書之則汚簡牘也宜删汰之

余所選八類文有宜與外傳並讀者有宜與公羊傳穀梁傳並讀者蓋每篇文字一經比較卽可悟出法門文思因之大進故余嘗謂九經高文尙書詩經而外以左氏爲最由詩書下及於左傳國語公穀下及於國策史記則文章源流皆可考而知矣至此外左傳中精義余已纂入讀經提綱中故不復贅

茹經堂文集三編目錄

卷四　贈序壽序類　書類

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四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贈序壽序類　書類

王一亭先生七袠壽序 丙子

粤維丙子之歲十二月二十二日爲吾執友王一亭先生七秩覽揆之辰僚友戚族羣謀所以壽先生者余維寔聖言善人不得而見今先生當世善人也詎可無辭以頌先生自幼岐嶷孝行誠篤年十七入廣方言館肄業攷古知新學成後經營懋遷凡研求商業道德者莫不稱譽敬禮之顧先生以爲涵養德性不可不游於藝爰秉顧堂蔣太夫人之教傳外王父紫雯公繪事上追摩詰下儕四王晚年嘗繪忠孝像佛像及流民圖影傳世者因自此宏遠矣平生孳孳矻矻樂善不倦四方有大善事靡不躬行倡導社會有大善舉輒推先生主持其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也蓋累牘不可勝紀嘗一任農商部長兼交通部長既而辭去比年蒿目時艱上書當道請尊經明道挽救人心惜尙非其時未能實踐也生丈夫子三各有專長克自樹立次君叔賢與余有一日之雅壬申春滬戰事起吾鄉太倉瀏河菑民流離失所余訪先生於仁濟堂請廣爲收容一諾無辭至今鄉人感念不置其積善昌熾詎有涯涘哉爰集葩經以爲頌曰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飲之食之徧爲爾德先民是程邦之司直告爾舊止惠此中國舒夭紹兮不愆于儀素以爲絢兮象服是宜天錫公純嘏俾爾壽而臧子孫繩繩金玉其相以引以翼令聞令望于胥樂兮萬壽無疆

贈閔君采臣序 庚午

友朋之樂何道義而已矣道義之樂何立身濟世而已矣崑山閔君采臣余道義之交也君襲父業以傷科名醫聞往來玉峯金閶春申間懸壺博濟遠近無弗知者曩時余寓海上長南洋大學見君如舊相識時則多士如林鍛鍊體育間有負傷者輒往君所求治無不立愈積數歲諸同人感君德爰聞於交通部給獎以褒異能余嘗一日下樓越級傷足隆腫苦不能履得君煉膏敷治之不自知病之若失也嘗聞崑邑鄉人之言曰君先世有夙根其王父建亭先生嘗遇一異僧古貌方瞳爇香趺坐狀若倨先生知其德慧超凡禮遇之未幾僧病先生視之加謹歷二年餘弗衰僧喟然曰吾閱人未有若君之誠摯者可以傳吾技矣某處置有故篋篋中藏金匱夙愼扃鐍子取鑰牡以啓之先生如其言開篋詫得象牙攻錯裝成者一人自頂至踵骨節顯明歷歷可數若經解判而綴合之者亟奉之僧所僧秘示其理口講指畫者半年又逾年僧物故而其術遂大行於吳會傳其法於采臣余聞其言而異之又敬之昔史遷傳扁鵲謂遇長桑君出入十餘年長桑君出其懷中藥與禁方書悉與之扁鵲飲其藥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其遇合之奇先生庶幾近之惟余竊有進者醫人之體疾仁也醫人之心疾尤仁之至而義之盡也君於鄉人之貧窮無告者不惜捐貲以救之至於囂呶鬥毆而致傷者則必索重金以懲而移其値噢咻於貧窮無告者之門用是鄉里鬥毆之風戢而人心益歸於厚豈非醫人之心疾者耶君故善崑曲引商刻羽壎坫有聲每憶在滬時春秋佳日與君倚聲以謌高山流水渢渢移情蓋超然之志趣別有天地非人間也今年二月辱與二三知己聯袂來錫顧我敝廬杯酒數巡行將度曲而請求診治者已踵相接於是知君利濟之功廣且大矣秋水蒹葭懷人不已爰闡揚其先世之懿德並歷敍十餘年來道義之交情聯牘書之以爲贈云

宗嫂吳太夫人七秩壽序 癸酉

自來一家興盛之繇必有人焉乞誠行善於外又有人焉輔相主持於內夫然後能積厚而流光周易晉卦之後次以家人晉之二爻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家人之二爻曰在中饋貞吉夫受介福者即在中饋而備貞吉之德者也詩大雅既醉之七章曰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其八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被天祿而從孫子者必女士而有賢智之行者也吾錫石微巷唐氏之興也厥維我子良宗伯孳孳積善於先潛德聿彰鄉閭交誦我郛鄭兄繼志述事於後行慶施惠遐暨五方而輔相主持之者實維宗嫂吳太夫人歲在癸酉陬月之吉爲太夫人七旬設帨之辰其喆嗣毓源燾源經源來乞壽言余曰是受介福而膺王母之瑞者也是被天祿而釐女士之福者也緊維太夫人延陵華胄爲兩三公長媛幼承父母孝行蓋乎天性織紝組紃女紅之事靡不嫻習有齋淑女籩豆靜嘉煦植弟妹有逾成人甲申歲來歸郛鄭兄祥女升堂六姻交賀鳴雞戒旦夏凊冬溫罔不循內則以崇孝敬維時伯母余太夫人體羸善病太夫人湯藥親嘗先意承旨勉諸糜粥之間行諸杖履之際余太夫人曰幸哉得賢婦也郛鄭兄肄業南菁博學敦行癸巳歲登賢書奮跡天衢飛聲文苑援例爲郎官觀政工部嗣應商部試獲選歷官農工商部郎中調補郵傳部科長遂挈眷居京師廉俸微薄朝齏暮鹽稍虞不給太夫人黽勉有無井臼親操持以勤儉家政井然庚子之變海波沸騰赤眚光于中天黃巾徧乎禁闥郛鄭兄隨扈長安太夫人審幾觀變携子女南旋間關數千里風塵兩閱月卒安抵里門舉家無恙戚鄙翕欽以爲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抑知太夫人之胆識有以鑒於未形也辛亥政變郛鄭兄解組旋里興保議二弟暨同邑諸君子經營實業規辦工廠太夫人以通商惠工方今急務矧林林總總恃以爲生者實繁有徒溥樂利而弭亂源緊工廠是賴亟出資以助其成項城既敗黃陂繼起與郛鄭兄爲文字交敦勸出山遂勉膺公府秘書兼掌輯

璐旋因彼此知己之感議訂婚姻鄭邪兄謀諸太夫人遂許可焉復偕攜璽邪鄭兄以保全印璽南北奔馳始完趙璧太夫人喟然相語曰宦途險巇若斯君盤根錯節亦云瘁矣盍退休乎邪鄭兄憬然遂不復出余之初識邪鄭兄也實由元和陸文端公之紹介繼適同官商部鄉黨僚友盛稱邪鄭兄行誼純粹篤實兼稱太夫人儉以居室仁以宅心有古名媛風登其堂則子弟恂恂童僕秩秩間與邪鄭兄杯酒縱談太夫人設饌雖儉約未嘗不精潔然後知其內助之賢非虛譽也而邪鄭兄歷辦賑務樂善好施尤以太夫人輔助之力爲多甲寅以泗陽漣水災賑於江北丙辰黑龍江災賑於黑省丁巳北數省大浸又賑于靜海滄州等邑而龍江之役萬關數千里塞外苦寒朔風砭肌骨邪鄭兄顛踣飢渴中風發殆未事之先太夫人心動惴惴如懸旌亟命毓源裹糧持藥追蹤出關助理代勞療治獲瘳至誠通於神明豈非然歟戊午歲余發起湘省兵災賑救請邪鄭兄赴長沙寶慶衡陽醴陵岳州等處督理賑務每見其府報往還慰藉之辭溢於楮墨間益歎太夫人卷耳之思當僕痡馬瘏未嘗一日去諸懷也平居教子女毓源閔度等常以祖德宗功稼穡艱難諄諄勗勉每謂有財不儉用貧時悔少壯不勤學老時悔有經石薇巷甲第者屢道太夫人慈祥愷悌威儀整肅言語謙恭傳譽不絕口余維邇來女界中師範首推聶氏崇德老人曾文正公之季女也年八十有一矣嘗著廉儉教國論與自訂年譜行於世讀者緬懷曾氏家風輒爲嚮往不置今吾唐氏得太夫人懿行淑德茀祿綿長與之媲美洵無間然加以陔蘭潔養晚晝歡承壻水涵融孫枝奕奕一時華萼蹌濟鞠臚捧觴詎非德門之盛事哉而余更願毓源昆季與閔度姊妹輩上體太夫人慈善之懷揆仁聞於鄉邑廣闓澤於閭閻沃膏培根博施濟衆太夫人願而樂之則他日耆献期頤之頌賡戩穀之詩余又當執筆以待矣

黃君伯鈞七十壽序 癸酉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不言聖賢君子而特稱善人何也見治民用兵心術必根於善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天下之善士斯友一國天下之善士亦不言聖賢君子而獨歸善士何也見講學取友德行必主於善也積善餘慶易有明訓善氣之在宇宙間彌綸磅礴豈不大哉然必有人以保持之而後乾坤善理積久不息余於崇明得交二善士曰王君丹揆曰黃君伯鈞顧王君功德丕彰已有令聞於世而黃君則闇然自修不求聞達人鮮知之者故余於其七十攬揆之後敍述而闡揚之以爲百歲期頤之券君幼承先德補咳先生暨母氏宋太君之教孝友恭敬文行交資曾繪篝燈紡績課子圖行世蓋其萌柢於老情至性者固已深且摯矣弱冠遊庠旋食廩餼貢成均蜚聲黌序之間然於仕進泊如也當是時吾國廢科舉興學校余方掌南洋大學以爲非如君之篤實沈潛宅心醇粹不足爲士林矜式亟敦請任監學君忻然來端莊嚴毅作之楷模又復煦嫗而噢咻之諸生薰其德而善良焉迨其歸也當道者亟以地方善舉畀之君遂長醫院董倉儲寒暑靡間黽勉不辭光緒乙巳江海汎濫崇邑遭巨浸城中闔門蕩覆老幼號哭壯者登陴以禦水勢稍殺君急請啓城欄艤數舸載衣被糗糧與同志分道拯濟則見有攀屋頂者有緣樹杪者皆餓憊不堪君揮淚救之全活無算浮尸飄泊悉數瘞埋厥功偉矣庸詎知天降喪亂民卒流亡甲子秋江浙齊盧戰起吾郡劉河黃渡等處鄉民渡海逃崇邑者不可悉數君設收容所日給二餐躬自炊爨施食周而均壬申春上海中日戰起日將白川攻陷劉河以拊淞滬之背炸彈雨落煙霧障空吾婁居民惶急無所逃命惟時余由無錫赴滬設救濟會與諸同鄉浼黃君頌聲持急函抵崇與王君丹揆暨君商遂於崇邑設收容所七處雇海船密赴太倉各海口迎援難民卬須攀舟者達二三千人君於其時救濟之功爲尤大踰兩月事平難民將歸值大風雨君親赴渡口挽留不可得亟留其臥病與老弱者於醫院且慰之曰諸君毋憂費用余

當任之一時口碑載道而君歆然無德色余聞之而嘆曰君積善如斯宜乎天之俾壽而臧也昔徐幹中論謂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君行仁而得壽蓋當之無愧矣余嘗謂居今之世欲善國性惟有正人心救民命兩大端猶可以爲善國君其稔知之矣爰集葩經爲頌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俾爾彌性長發其祥愷悌君子追琢其章譽髦斯士日就月將鴻雁于飛德音不忘有馮有翼令聞令望綏我眉壽稱彼兕觥君子萬年降福穰穰

答曹叔彥書 辛未

接奉惠書快慰奚似承詢東西陵一事慶邸處已有覆函云均係確實宗室四十餘人具呈當局並未破案函內有海天在望無淚可揮之語兄於此事急擬設法周君敬甫印拙著軍箴一千二百部已分送張副座于孝侯等處先通一信作爲介紹近日正擬呈稿吾弟與李君印泉電稿兄未獲見務祈速行抄示以便作爲藍本此事兄當仁不讓並璧臣同年及周君敬甫均允列名俟呈稿擬就後即當寄奉指正敬請吾弟具名未識蘇州同志約有幾人鄙意亦不在多也修理聖廟事擬託華君藝三函詢山東紅卍字會得覆再行奉聞承詢主靜之說兄亦患憧憧往來之弊竊意去邪念易去雜念極難老子常有常無之論朱子集中參同契說發明最爲諦當莊子人間世及大宗師二篇亦與道德經專氣致柔之法互相發明此外朱子集中主敬調息二箴均爲入道要旨而調息箴爲尤要兄昔年曾輯靜坐眞詮一卷自李延平先生起至二曲先生止吾弟儻須閱之容再奉寄大抵易卦中休復二字最有味即卷阿詩所謂優游爾休之義俾爾彌性不外休復若操之過數即爲頻復朱子常患迫慼不安即此弊也郭則清世兄年少嗜易立志甚銳竟得登大匠之門必可深得大道之要吾黨有傳人欣喜之至霉雨陰濕諸祈珍重不宣

答胡敬庵書 戊辰

接誦惠函敬稔一是正學之衰久矣執事抱殘守闕衛道之功良非淺鮮紉佩之至拙著謬承嘉獎無任惶愧承示及湯睢州張儀封未可接道南之派洵爲正論惟弟意係指河南學派而言因湯睢州有洛學編之輯張儀封有正誼堂之刻故也至南中學派自以東林爲正宗當時未及用小注說明實屬疏忽來示謂睢州受業夏峯未脫陸王藩籬當時平湖實爲睢州諍友然亦深相推重吾輩信道宜篤而執德不可不宏若析之極其精則平湖先生謂高顧亦未脫陽明之藩籬但以人心世道而論倘有眞能爲陽明之學者方當引爲同志以期拔人心於陷溺之秋似不必自隘其門牆也來示又謂儀封正誼堂刊佈儒先諸書多有割裂亦少心得確係精審之論當時蒐采過多或未得善本倉卒付刻失於檢點容或有之吾輩正當平心曲諒要知後學略窺先儒門徑未嘗不賴此書近聞左文襄在閩所刊書版已燬于兵火深可痛心昔唐確愼篤守程朱而所編學案小識以儀封與二陸楊園同列于傳道以睢州列于翼道第一人識見至爲宏遠恂愨之言仍希高明指正承詢陸陳二先生遺書從前先大夫曾刻陸子遺書于京師共二十二種都二十八册近弟又刻集外文一卷惜全書舍間僅存一部無可寄贈剛齋日記共五卷見于陸先生令子允正所撰行實但不識吳濟師鈔本當時曾否印出現已向蘇州訪求倘能覓得則大快矣陳子遺書約共廿餘册太倉圖書館有鈔本弟昔年曾爲之序治綱一書茲與陸子集外文一併寄奉紫陽學術發微尚未成書容俟輯成後是正

答胡敬庵書 戊辰

頃奉手畢聆悉一是幷蒙惠賜玉照及令先師于次棠先生遺著兩函拜領之下感謝無旣次棠先生前在京師時久耳其名惜未見其遺書今幸得之快慰何如弟德業無似謬承藻飾謙尊而光無任皇悚方今正學淪胥不絕如縷先

生篤信好學足爲吾道干城盥誦尊著商學具徵傳習之功拳拳服膺曷勝欽遲至三禮之學弟略有所述見揭著十三經提綱中惟愧無心得先生撰述已成冠昏二禮當今禮教掃地藏諸名山端賴中流砥柱佩甚又尊論治易力宗程傳洵與顧亭林先生之說先後同揆尊著周易程傳纂註并附雜著度必極深研幾當名辨物俟定稿後乞惠教爲盼鄙意治易之要以明例爲先弟昔年亦略有所述見拙著讀易提綱又擬著周易大義以求達於窮理盡性之旨惟人事卒卒不識能如願否敝友吳縣曹君叔彥曾撰周易鄭注箋釋探頤索隱鈎深致遠而序文尤能提綱絜領可謂不朽之作至先生力行敝鄉先賢陸桴亭陳確庵兩先生考德課業之法日記敬怠善過以自修省並注意靜坐具徵體驗功深鄙意性理之學朱子以涵養省察擴充三者缺一不可實與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相合蓋朱子自己丑悟道方四十歲豁然貫通徹始徹終實爲學前後轉移一大關鍵自此而後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已造於充實光輝之域惜從前編全書者未能將其用功曲折次第指示近賢應朱止泉先生著有朱子聖學考於考亭一生得力之處闡發詳明又連城童龍儔先生著朱子爲學次第考亦頗詳實不識先生曾見之否來示敘述入學門徑至爲周詳弟少承庭訓十六歲執贄於同里王文貞公之門志學之始亦曾讀三魚堂集學蔀通辨王學質疑等書與台端所述不謀而合弱冠後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問業於定海黃先生元同專志羣經攻訓詁之學後入仕途爲學雖未敢怠荒然終無所獲厥後游歷歐美始知列邦政治精神有與我國隱相符合者此後壹意以開物成務覺世牖民爲己責迨服官商部略有贊襄未獲實施洎丁內憂去官讀禮之暇並輯孝經大義以志哀思政變以來蜷伏蟄居兩目兼眚重以椿蔭萎謝風木之痛時深慘怛我生不辰人間何世雖時有著述以存一得之愚風雨雞鳴冀有補世教於萬一然而黍離之感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矣先生當正學凋零之際獨能孳孳矻矻守先待後弼教明倫他日道

統所寄深有望於左右敢貢所知以當芻獻千里神交不憝跂望倘乞惠教爲幸再寄來鄒賁已收到特奉拙著大學中庸大義人格各一部至新台督外附贈曹君叔彥易箋序一册并先大夫手蹟一册拙著茹經堂文集初編十三經提綱各一部統乞哂存是正并希惠覆爲荷又陸桴亭先生遺書總思覓得一部藉以報命不知能如願否也拙照現無存者容緩日攝奉不次

再來書詢及靜坐功夫弟心氣粗浮愧無以應十年以前曾作先儒靜坐集說自延平先生起下逮陽明忠憲蕺山二曲諸先生緒論合爲一編用備觀省惟靜坐之後雜念憧擾毫無得力之處實不足以副高明之意惟憶蕺山先生云日用酬酢皆存靜想行住坐臥俱作坐觀此十六字確係收攝放心之要法至朱子主敬調息二箴至德凝道已無餘蘊進而上之如中庸首章及周易復咸艮三卦每日熟復之自能造於精微純粹之域固不必拘拘於靜坐如稼書先生之可譏也先生試體會之以爲何如檮昧之見務祈賜教是幸

答胡敬庵書 壬申

敬庵先生大鑒秋風迢遞辱荷損書藉稔道履冲和名山養望式洽頌忱五月間曾惠一書並未收到諒早付洪喬矣寄下書價兩元已囑售書處將孟子大義一部掛號寄奉竊以爲孟子治心之學莫切近于牛山之木及求放心章論語謂篤志近思仁在其中即求放心之學至孟子不言易而易理皆寓其中梁惠王篇尊民之旨憂樂好惡與共吉凶與民同患也公孫丑篇知言養氣聖功之基滕文公篇井田學校王道之要離婁篇言政治最精合論語顏淵篇仁政二事爲一而歸結于赤子之心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皆本于繼善成性以善國性說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萬章篇窮理之書也故所論皆倫紀大綱揭以始終條理告子篇盡性之書也以動心忍性生于憂患作結亦易理也盡心

篇無所不包而以立命爲宗旨至廣土衆民及口之于味兩章謂順性命之理矣若夫出處進退辭受取與大節每篇皆有之尤爲吾人修身立品之本尊論孟子學說可救當今陷溺一語破的鄙意欲挽世運尤非尊孔不可天下滔滔曾莫之悟哀哉桴亭先生年譜先君與先師王文貞及淩葆齋先生同輯卽弟所刊刻者並非出自一人之手除年譜外另有遺書多種合二十册受古書目實係誤載總之桴亭先生遺著已爲先君搜輯無遺惟以前先生所述之剛齋日記是否卽志學錄爲一大疑問耳

答陳柱尊論格物書 癸酉

前奉手畢並格物釋二篇藉稔進學无疆甚慰格物之說聚訟紛紜近人且以西人科學目爲格致道與藝不分而技巧之徒乃司修齊治平之事生民之受害不勝言矣經義不明是非顚倒痛心何極要知大學明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者卽身心家國天下之物事者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也格至也至有歷義言經歷家國天下之事也鄭朱王三家所言皆由本心體驗而得卽以鄭注而論知于善深則來善物自內而言則擴充善念也自外而言則四海之人皆告之以善也吾輩日在格致之中但未辨其爲善物爲惡物耳豈非物格而後知至乎朱注最精審陽明致良知之說與誠意息息相通亦得聖學之一體先賢一字一語概從數十年體驗而來吾輩後學仰高鑽堅萬不可輕加駁斥明王心齋引物有本末以解格物時人謂之淮南格物爭相傳誦震動耳目然其言亦有未盡之處劉蕺山先生已議之矣近代漢學名家阮芸臺先生有格物說宋學名家唐鏡海先生亦有格物說二文各極精至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論格物窮理卽實事求是亦頗平正請吾弟博攷之當有會悟尊作二篇援據萄畧洵係獨到之作惜尙不免外襲耳乙盦先生手蹟當敬謹拜題惟近日櫬極殊甚倦心境稍靜當卽屬稿也復頌敎綏

茹經堂文集三編目錄

卷五　序跋類

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序跋類

紫陽學術發微自序 庚午

文治既編朱子大義八卷比年以來教授學者復博蒐舊藏及見在所得紫陽學各書繁細不捐顯微畢燭略得要删之法爰輯紫陽學術發微十有二卷序曰自黃氏勉齋臚述朱子行狀朱子文孫在編晦庵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厥後研朱子學者代有傳人然爲之者鮮得要領何哉蓋編書之法不外兩端曰編年曰分類朱子集既無編年而又僅以書疏等分類不以事隸屬剏所著過多爲古來所未嘗有故綴學之士但覺其茫無津涯或轉病其亂雜而無章是豈爲朱學者之咎哉風氣未開而董理之方未得也于是有裁割鱗爪獨守偏隅者如張氏伯大齊氏充甫所訂朱子讀書法是也其書于入門適道之序燦然秩然且間有爲文集所未載者可貴已有攷訂事實鑽研成編者如王氏白田朱子年譜童氏龍儔朱子爲學次第考是也王氏詳于出處童氏詳于學術各竭其畢生之精力具有專長未可軒輊而王氏朱子論學切要語與白田草堂雜著提要鈎深固足補年譜之闕略矣有抉擇精義別樹一幟者如張氏孝先所選之朱子文集朱氏止泉之朱子分類文選是也二選皆純粹而不宜于初學有以古文義法作選目標準者如朱氏竹垞之朱文公文鈔周氏大璋之朱子古文讀本杜氏庭珠之朱子文鈔是也朱氏選本獨取有關時事

出處感奮激烈之作周杜二書則皆以南豐爲先河紫陽爲後海者也有自出己意以區類者如邱氏瓊山之朱子學的龍氏曉崖之朱子講學輯要是也邱氏稍優于龍氏然其書皆蕪陋無所取有精心評隲而不免門戶之見者如陳氏清瀾之學蔀通辨陸氏稼書之讀朱隨筆是也陸氏畢生治朱學精密無倫然微病其專闢異己毳有餘之言夫孟子之道本于性善知言養氣其功豈僅距楊墨告子而已乎又有集大成絜要旨以成書者如孫氏夏峯之理學宗傳陸氏桴亭之儒宗理要劉氏蕺山之聖學宗傳黃氏梨洲之晦翁學案李氏榕村之朱子全書朱氏止泉之宗朱要法是也李氏書最繁劉朱二家極簡孫陸黃三家得其中然皆注重躬行不貴徒騰口說又有殫精私淑口誦心維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其惟朱氏止泉之聖學考略秦氏定叟之紫陽大指夏氏弢甫之述朱質疑乎秦氏書較勝于朱夏顧文治編輯此書雖網絡羣言然實本此三家以爲準則也此外廣論朱學者宋元而降有若吳草廬薛敬軒羅整菴胡敬齋高景逸諸人近代有若顧亭林呂晚村汪慎修章實齋唐鏡海倭艮峯劉廣卿吳竹如諸人雖所見偏全不同要皆粹然壹出於正而陳蘭浦東塾讀書記之論朱子不獨用考據法述義理兼採近世新學傳會而闡揚之聖賢之道恢恢乎無所不包豈非然哉禮記中庸篇贊仲尼之大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禮運篇贊大順之治曰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順而不相害造化之行一陰一陽宇宙之合一虛一實教也者民之寒暑也事也者民之風雨也在提倡宗風者斡維之而已矣朱子之于象山也高明沈潛虛實相濟舊學新知相觀而善琢磨同在一室巧力各有千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連而不相及而彼入主出奴者呶呶于黨同伐異之私顧不陋哉明王氏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考其年歲大都在己丑悟道以後故多涵養精微之論而說者以爲顚倒早晚並宇宙間虛實之理而不能辨顧不誣哉永嘉永康學派之分支也朱子對于永嘉伯恭爲執友無論矣如呂子約之相

輯士禮通解氣節屹然亦未嘗不欽重其爲人特以其徒喜攻乙籍恐其心蠱而氣浮故常貽書語誡之是永嘉派固在朱子陶鎔之列者也龍川天資豪邁朱子深加器重力斥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引而進之於道而龍川始終跅弛于歧涂且痛詆朱子以爲空談性命學無實用不知南宋時若無朱子則秦檜之徒將接迹于天下而如文文山謝叠山陸秀夫張世傑諸賢又烏能聞風興起造就其爭光日月之節哉而朱子對于永康派教誨諄諄苦言不懈是永康派亦未嘗不在朱子達材之列者也天之生聖賢豪傑也必有以拂亂而挫折之非特其生前爲然即身後之名亦往往時顯而時晦孔孟且然遑論餘子朱子立朝之時排擊之者林栗韓侂胄胡紘沈繼祖余嚞是也不謂數百年後好古如毛大可精博如戴東原亦復詆諆之不遺餘力且必欲掃除理學而後快初不知其何心也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之言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孟子之言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古禮家之言也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也若必徇情而滅理則古聖賢之辭皆爲謬妄矣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苟出其言不善則人心世道皆因之偏激而失中馴至于不可收拾彼大可之四書改錯抵隙吹疵譬諸井蛙秋蟲自鳴自噤其猖狂不足道獨惜東原之潛研訓詁遠紹鄭學而壹意與昔賢爭勝其議論恣肆遂至于此此章實齋夏弢甫諸所爲欷歔而太息者也文治自弱冠以迄艾耆竊嘗尙論先儒言行以爲必平心而考其世實事而求其是惟通其道而後能論其道惟知其心而後能原其心昔先聖贊易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朱子悟未發已發之宗旨也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是朱子體用本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本原也聖門家法道德學問功業文章務在一以貫之漢唐後能實踐此詣者蓋朱子一人而已衛斯道宅大來者無窮比聞遐方殊域且有能爲朱子學者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心理固無不同此書一出

儻有人引而伸之斠而正之迻而譯之發揚而光大之則紫陽氏之絕學雖百世常新可也

陽明學術發微序 庚午

有天地以來其間萬事萬物流行變化紛紜繁賾而不可窮者人心之知覺爲之也知貴靈而忌滯貴通而忌塞貴清而忌昏貴正而忌曲靈也通也清也正也皆所謂良也積億萬人之知覺或良或否成爲國性而國之廢興存亡於是繫焉故殷之元聖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孔子曰知至知終知幾其神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孟子道性善曰良知曰可以爲善國知覺之爲物放之則彌于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而所以訓練其國民陶淑其國性以致其良者伊誰之責哉余年十七始爲性理之學所讀者陳清瀾學蔀通辨張武承王學質疑陳定齋明辨錄陸清獻三魚堂集吳竹如拙修集皆與陽明良知之說不合且訾謷之而與之爲敵者也後讀孫夏峯理學宗傳劉蕺山聖學宗傳及湯文正與陸清獻論學書稍稍疑之又讀曾惠敏氏記謂程朱之徒處事過于拘謹陸王之徒頗能通敏于事余其時成見在心未敢以爲是也及年三十七八兩遊東瀛考其立國之本遊其書肆瀏覽其書目則爲王學者不下數十百家其數遠過於吾國爲之舌撟而首俛又觀其擊劍之術血流朱殷爲小技不顧死俠客之風屹然山立然後知彼之所以立國者乃由游俠而進于道義陽明致良知之說其深入於人心者非偶然也迨自强仕以迄艾耆閱歷世變則見貪利黷貨之流賄賂公行爭民施奪萬姓寃苦以哀籲天于是倫理悖謬禮義廉恥掃地無餘而人心之昏惘更不知所終極孟子曰其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于木也旦晝所爲梏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嗚呼此乃所謂滯也塞也昏也曲也抑非獨滯也塞也昏也曲也而且邪佞也殘忍也孟子所謂機械也變詐也穿窬也害人也皆知覺不良之尤者也積億萬人不良之知覺淆亂其國性而與靈者通者角則其國必無幸矣將有以振拔而訓練之伊誰之責哉且

夫清瀾諸先生所以排斥陽明者謂其認心爲理氣質用事將僨天下之事也不知有明嘉隆以後講學者不讀書不窮理猖狂自恣此乃末流之說非師法之本然烏可以因噎廢食而棄吾國性固有之良乎夫今日欲救中國之人心必自致良知始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善國良藥豈遠乎哉爰取陽明先生全書擇其尤精要者輯爲陽明學術發微世之讀此書者苟能善其心以善其身善其身以善其國庶幾有萬一之希冀與

高忠憲公朱子節要後序 辛未

辛酉歲文治講學錫山初編朱子大義己巳庚午之交復輯紫陽學術發微聞同邑高忠憲公有朱子節要一書訪求未得辛未夏日孫君燧香來告同邑孫君蔭午藏有朱子節要原本榮君德生將謀付印屬爲序言文治大喜逾望亟披而讀之凡十四卷其分類悉依朱子近思錄而不稱近思者忠憲公之謙也然朱子嘗編伊洛淵源錄後人續編考亭淵源錄則是書名爲朱子近思錄固無不可也其採擇純粹致廣大盡精微而靡不約之於躬行實踐之間雖後來如童能靈先生之朱子爲學次第考秦定叟先生之紫陽大指朱止泉先生之聖學考素稱邃密皆不能逮也迺恭爲之序以附於後曰救世之道宏綱有三一曰正人心二曰立人品三曰拯人命舍是三者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天地純駁之氣常與人心之邪正息息相通惟能正心乃能維乾坤之正氣朱子受學延平先生得力在己丑悟道探心性之源得已發未發之奧其大要見於答張南軒先生四書高忠憲未發說與顧涇凡論已發未發書洞暢厥旨綜其要不過涵養省察擴充三端涵養者養未發之中也擴充者致已發之和也而省察介乎未發已發之交故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爲動微必省察乎此而後能去惡以歸於善夫人未有不治其心而能治身者亦未有不能管理其心而能管理天下之事者此正人心之道也孟子論尙志必本於氣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是也世運之盛衰視乎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易泰卦之彖傳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否卦之彖傳則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蓋君子小人卽人格所由判而其辨在義與利之間觀朱子之言曰士惟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而行之其濟不濟天也（見本書第十卷居官臨蒞類） 又曰近年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若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見本書第十一卷教人之法） 至哉言乎學校之政不修則子弟之教不肅士林之品日壞則生民之害日深惟賴有公平正大力挽頹風者矯而正之此立人品之道也恂愁之儒輒詆宋儒爲無用文治謂世界有用之學莫如孔孟程朱何也以其爲生民立命也孔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民吾同胞之說發自張子西銘朱子宗之措諸實政其犖犖大者在社倉賑恤社倉防災害於未見之先賑恤救災害於已著之後大全集中於茲二事苦心孤詣反覆丁寧其最要之言則曰救荒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祇有儲蓄之計凡謂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其踏荒詩曰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藉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並見本書第十卷） 讀之而不墮淚者非人也孰非赤子孰無父母誰實致之孰與救之此拯人命之道也嗚呼朱子生孝宗時立朝不過四十餘日隱居求志孳孳講學終身惟以上三事爲兢兢而忠憲公纂節要亦於此三致意焉今孫君榮君擬印是書適値兵災水災交迫之會哀鴻遍野白骨邱山耳不忍聞筆不忍述當世仁人君子讀是書者其於拯人命一事當必有大恫於心而急所先務者矣然惟人心險詐人品卑污而殺機災祲乃根據盤伏而益無所底則三者更有相因之理居今之世變今之俗宜先革其心改其行立國根荄莫要於此此以爲迂而掃除之世道之所以愈漓而人綱人紀之所以愈悖也則惟有提倡朱子之學宏宣木鐸以救之

太崑先哲遺書序 丁卯

愛國不在空言當先愛鄉愛鄉不在空言當先愛鄉先哲愛鄉先哲不在形跡而在精神先哲往矣其精神何所寄惟傳述其著作文字而已孟子告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愛先哲之模範也又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是愛先哲之精神也太倉自海水東流婁江吸收之汪洋澎湃曲折蜿蜒入太倉塘以達於崑山塘由是弇山玉峯相埒爭秀並驅風雲其氣鬱鬱蒼蒼郁乎燦爛蔚爲人文於時撫政績以長民有若王文肅顧文康兩公道經學以淑世有若顧亭林徐健庵沈敬亭諸先生窮理盡性以拯人心有若陸桴亭陳確庵江藥園盛寒溪朱柏廬諸先生至如文壇軒翥則有歸震川王弇州張天如諸先生詩派主盟則有吳梅村汪靜厓諸先生訓詁校讎學之鴻博者曰維畢秋帆先生駢文學之瀉麗者曰維彭湘涵先生其餘或擅塤詞或工讀畫一時著作滿家彬彬炳炳照耀寰區迺以中遭鼎革復經庚申之變無論鉅製鴻篇奇鱗片爪概付刦灰蠹焉蕩盡雖精光流露掇拾煨燼之餘見有二三存者而凋零磨滅蓋已不可勝數留心掌故者往往撫簡徬徨流連慨嘆而不能已姊丈俞君隸雲每爲余言引爲憾事而其哲嗣鳳賓甥精於歧黃診疾之暇雖至夜分必摩挲古籍以寄其興而尤酷嗜鄉邦文獻蒐羅未刻本達數十種一旦發憤印行太崑先哲遺書來問序於余且告曰吾非爲名也將以繼先志也且非炫博也將以闡潛德也昔我先正殫極畢生之精力以勤於作述乃歿世而名不傳或一再傳而終歸於泯滅雖單辭剩義不得流播於人間斯固後學者之責宜爲之稍稍表彰者也矧今日者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下矣進以先哲之書庶幾發聾而振聵乎余聞斯言不禁怦然有動於中也回憶幼時追隨先大夫往來太崑間歲必數四舟車經歷先大夫輒指示之曰某鄉某先達之發祥地也某社某

先賢之設教地也迄今四五十年迴溯舊遊前塵如夢欲訪歸顧陸陳諸先生之遺址愬弔蒼茫不可辨識而先大夫手編之陸子遺書手校之陳子年譜則墨跡如新每一展覽悽愴傷懷夫前賢之所以垂後後人之所以承前而其精神有以感發人之心志者豈非講學之功哉邇來新說朋興論者以爲講學之效將遠遜於前不知一國之文化風尚必始於一鄉而一鄉之文化風尚實始於一二人之心理禮義道德不能一日而不行卽老成典型不能一日而或廢然則鳳甥之印行是書非易之所謂碩果不食者歟抑豈僅文章雅故之足徵歟而世之讀是書者其愛鄉之蓄念亦將怦然有動於中歟余既深嘉鳳甥之言故爲之序以貽之

陳子遺書序 丁卯

文治幼聆　先大夫訓誨竊不自揆欲蒐羅鄉先賢典籍顧少時於安道陳先生之書所讀者不過葉歸盦先生所輯文鈔與聖學入門書二種而已弱冠後從同里繆氏假得毛子晉先生所刊確庵文稿如獲拱璧亟鈔藏之辛卯歲先大夫爲光州吳粵生邑尊校勘安道先生年譜從而讀之始得窺先生學術之淵源與夫著作之大概壯歲宦遊京師時　先大夫校勘陸桴亭先生遺書兼搜集陳先生遺著又從小石山房叢書中鈔得淮雲問答一種婁東雜著中鈔得築圍說救荒定議蔚村三約三種嗣李生頌韓又代鈔得先生日記四册中年以後戢影蓬廬又從同里陸氏假得周易傳義合闡爲鈔錄而刊行之蓋先賢遺著零落人間其徵集之難如此乙丑夏世弟王君慧言以書來告曰頃者偕錢君誦三陳君石鯨從虞山李氏假得安道先生遺書五十八卷已爲鈔存吾婁圖書館中是書之出殆非偶然吾子不可以無言文治檢閱其書目蓋係先生之孫名溥字乾如所輯者經二百餘年而始發見豈特吾鄉之寶抑亦吾國之寶與屢欲爲序以　先大夫喪未除追念往事輒心痛不能握管今年夏覆檢慧言所寄書目乃謹序其簡端

曰嗟夫士君子道術之廢興命閎之顯晦豈非以其命哉先生與桴亭先生生同里長同閈同講求濂洛關閩之學同屏絕當時聲華標榜之習其出處同其體用兼備亦同乃桴亭先生從祀　孔庭其遺書流傳海內已非一日而先生之書猶韜晦於荒江寂寞之濱人鮮有能述之者曩讀學案小識一書列桴亭先生于傳道而確庵先生則列入翼道以唐確愼之篤實虛衷其見聞僅止于此他可知矣昔年吾鄉陸文愼師伯葵長諫垣時以陸陳兩先生學問如驂之靳欲援桴亭先生例奏請以先生從祀商諸文治且詢所著書目文治謹舉鈔藏書以對文愼師曰噫事不濟矣夫桴亭先生所以得從祀者賴有思辨錄經緯天人囊括今古故議者不敢或沮也今先生書零落如此彼有司拘牽必駁斥可奈何議遂寢然則先賢身後之名豈非有天命存乎其間哉雖然宣聖於道之將行將廢歸之於命至天之未喪斯文則以爲後死者之責當明季龍戰之會正復社鼎盛之時壇坫名流爭相角逐而先生肥遯荒野姓氏惟恐人知迨張天如先生旣歿或勸之出先生嘿不應蓋其視塵世榮名蕭然無與于己七十二潭空澄映碧蓮花繚繞其間晦明風雨先覺寤言溯洄伊人若潛若見濯淖汙泥之中逍遙萬物之表身旣隱矣焉用文之維時同志如江藥園先生天性孝友崇尚躬行方且自焚其書不願以文章表暴于世然則身後之名又豈足爲先生道哉惟夫抱殘補缺待後守先藏諸名山傳諸其人俾道統之綿延或者猶有所屬此則後死者之責而一息不容或懈者也嗟夫陸子遺書之刻距今三十餘年而先大夫之喪倏焉如白駒之過隙文愼師謝世則已十九年矣文治撫今追昔感我生之多故懼斯道之就湮則夫炳燭之明桑榆之效開來繼往之懷益當與諸君子相勗孳孳矻矻網羅舊聞識大識小毋俾墜地庶幾吾鄉邦文獻備哉燦爛而有以昭示于無窮也夫

沈敬亭先生文稿選序 戊辰

孔子作易剝卦之彖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卦之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斯言也其當韋編三絕之時乎文治嘗研求天人剝復之理闇於隆冬歲暮履堅冰眺園林見夫松柏青青輪囷盤鬱舊柯未濯新葉已萌慨然誦天保之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然後知人才道統學術授受盛衰消長之故端賴有人焉以承之所以由剝而復者其幾實在於此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竊謂王者之迹有時而熄而學者之迹則終古而不熄吾鄉自陸陳江盛四先生講學以來斯道淵源不絕盛寒溪先生之學傳於沈白溇先生白溇先生令子爲敬亭先生維時吾鄉風氣純樸甲於吳會先生幼秉庭訓於性命道德之蘊漸染既深探幽發微沈潛閎博其與先生相友善者有顧抱桐王小山王蕙帶三先生日以道義文章互相切劘雖所造不同然皆彬彬乎君子人有四先生考德問業之風焉先生著周易孔義集說以羲文周三聖之易爲經以孔聖之易爲傳考其年譜所載屬草於六十一歲成於六十九歲發揮二五中正之旨致廣大盡精微爲當時儒林所傳誦此外別有文稿九卷其畢生學術行誼都萃其中顧吾鄉亦鮮傳本文治於庚申年始從先師王文貞公家鈔讀之大抵傳四先生遺說爲多然則吾鄉道統之相承夫豈偶然與當乾嘉之際魁儒碩士風起雲從幾於人握隋珠家抱荊璞然大都尊崇考據士苴微言即以易學而論吾吳大師若惠氏定宇之易漢學周易述張氏皋文之鄭荀虞三家義易言易事易義別錄焦氏禮堂之易圖略易通釋裒然鉅製萬彙紛綸然以較孔義集說象數義理兼採併包粹然壹歸於至正或將拱手相讓以爲不及然則吾鄉經學之相承夫豈偶然與矧夫道術學業盛衰興廢又有氣數存乎其間故學者功力之成否境遇之困亨亦有幸有不幸焉伊古有志之士所爲撫膺而太息者也先生壯歲掇拾巍料晚年敭歷中外鄉賓祭社震耀一時際寰宇之太平極儒臣之榮遇後之人慨慕流連彼都人士出言有章搢笏珥形潤色鴻業郁郁乎鏘鏘乎蓋不啻躬逢三代之盛矣然則先生之承道

統承經學與其時會乃適相值天之所以厚植人才者又豈偶然與丁卯之秋俞甥慶恩印太崑先哲遺書今年夏假先生文稿屬常熟何生葆恩分類鈔選曰言行曰學術曰經濟曰掌故曰闡幽其發凡著提要中井然有條理此外家訓詩稿別爲附編俞甥將印而行之乞一言爲序文治回憶少時讀先高祖愛蓮居詩稿咏先生入鄉賢祠詩有云茲德享茲福臨風涕淚漣蓋先生德澤之深感動鄉邦若此及長聞先大夫與先師王文貞公屢道先生學行今茲不聞父老之訓久矣弔婁水而欷歔嗟狂瀾之莫挽子衿佻達庠序荆榛仰止高山典型安在嗚呼可悲矣夫雖然易傳有言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夫乾坤既無或毀之時則道統學術亦無或息之理爰謹述先生梗概以爲之序蓋深望天地之心不遠而復而吾鄉之道學人才終相承而不絕於天下也

婁東孫氏家集序 己巳

光緒己卯庚辰之間文治年十五六隨侍 先大夫讀書滬濱先大夫晝則傳經授課夜則講鄉先賢遺事俾知激勵某夜詔文治曰汝知吾鄉孫子福先生乎子福先生諱壽祺道光甲辰進士官刑曹剛正不阿多所平反出爲廣西柳州府勤政愛民以直去官歸途挈眷過洞庭湖暴風驟作舟泛洪濤中簸蕩將傾覆先生則盛服立船頭矢之曰吾舟中儻有絲毫不義財天其胥溺我否則義不當死猶有神明其鑒余衷未幾風果定全家慶更生夫廉潔者人生之大節也古書曰惠迪吉從逆凶義與利之辨也昔者任聖自負天民先知先覺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內諸溝中而溺其生平則一介取與必折衷于道義夫世未有貪黷好貨而可以修己治人者汝小子其知之文治秉訓不敢忘五十年來居官講學業業兢兢未嘗不以子福先生爲法迄今追維 先大夫遺言彷彿猶在耳也今年春自無錫歸婁表弟徐君天助手先生詩草二卷雜文一卷見眎屬爲序言文治大喜以爲數十年景仰之忱今乃得表揚遺

集後生小子附驥以傳幸矣會人事倥偬未遑握管踰數月天朸以書來謂子福先生姪孫景賢將改編孫氏家集以子福先生弁首繼之以少彭先生則子福先生之弟也又繼之以仲衡先生則子福先生之猶子也又繼之以萊峯君則子福先生之姪孫也少彭先生詩僅四首仲衡先生詩曰沁心居詩鈔萊峯詩共六十餘首請作總序以爲孫氏家乘光文治因天朸之言不禁喟然歎曰子福先生不獨廉隅足以風世其一家孝弟之行亦不可及也詩言老成典刑孟子言故家流風猶有存者豈不然夫至子福先生天懷高朗詩才清絕雜文多有獨到之處後之人自能知之若少彭先生以下雖詩筆各有專長而其風格高騫皆與子福先生爲近爰謹爲之序藉表我鄉先進之行誼高尚肫誠足以矜式來者

讀經誌疑序 辛未

吾國以科學名者有之矣以科學溝通古經學吾未之見也至以科學溝通吾聖賢之學有以覺人心而益世道則吾更未之聞矣世丈王晉蕃先生所著說經各篇比年以來余不揣固陋屢爲題識用誌傾佩今歲夏先生裒集舊著若干首名曰讀經誌疑屬爲序言余讀之則皆以科學心得發明古經奧誼多先儒所未道洎讀末篇鬼神說更爲心折不置嘗讀孟子之言曰當堯之時草木暢茂禽獸蕃殖又曰人之有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禮記樂記篇曰物至而人化物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蓋人化物而物又化人此卽輪迴之說也上古之世狉狉榛榛禽獸多而生人少其後日益開闢深山窮谷禽獸蹤跡漸稀其魂魄皆化爲人故雖儼然人也而其性質則禽獸之性質也其知覺則禽獸之知覺也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因人之化物而希冀物之化人也戰國時不信孟子之說爭地爭城殺人如草芥策士總林宮室妻妾冒於貨賄吸生民之脂膏罔知顧惜天之視斯民雖

能言皆禽獸之心乃命秦政禽獮而草薙之痛乎悲夫有聖賢者憫焉於是以天命鬼神之說敎之且夫乾坤開闢以來天與人未嘗相離也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神旦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政欲有語於民則有傳語之官或以龍紀官或以雲紀官或以鳥紀官於是有擾龍氏有豢龍氏有乘龍以御天之氏有攀龍髯以號之氏有乘白雲以歸帝鄉之氏顓頊氏出命北正重司天南正黎司地絕地天通人與天始絕（本魏氏默深書古微說）而猶必稟命於鬼神萬章之問孟子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此卽天與人告語之謂也孟子曰否天不言此絕地天通之說也然又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又以鬼神爲主矣吾嘗上溯伊尹之言曰顧諟天之明命吾嘗上溯周公之言曰昊天有成命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此天命之說也若夫康誥之詞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故能作罰以刑元惡大憝之徒也是天與人未嘗離也吾嘗上溯孔子之言曰與鬼神合其吉凶知鬼神之情狀吾嘗上溯子思子之言曰至誠如神質諸鬼神而無疑此鬼神之說也若夫左氏傳所載神降於莘狐突遇共太子或叫於宋太廟鄭伯有爲厲之類繼迹不絕書是神與人未嘗離也秩宗典禮祀事孔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禮運一篇大同盛軌穆然丕顯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臨上質旁如在左右備哉燦爛式禮莫愆聖人報本追遠以神道設敎非迷信也道民以畏天命敬鬼神俾本心常有所兢惕良知常有所警覺而又時動其春露秋霜本天本祖之至性乃不敢作孼而叢罪惡豈臆造而強致哉性情道德之自然東海西海宗敎推暨此心同此理同也近世以來埽除天命之說侮慢聖賢人心無忌憚而洪水方割懷山襄陵矣埽除鬼神之說昏棄肆祀人倫無綱紀而五行汨陳外患交關矣禍至無日怵目駴心痛乎悲夫吾於是知徒治科學之無益也吾於是知科學之當通於古

經學也吾於是知科學之當通於古聖賢之教也吾於是知曾蕃先生茲編有以正人心維世道必不泯於天下後世也先生別有讀許誌疑一卷索隱鉤沈補段王二家所未逮可與此書並傳云

史學鈎元序 辛未

羣言淆亂折諸聖評論史學者折衷於孔孟而已孔子繫易言史事述庖犧畫卦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論後世聖人作書契蓋取諸夬而歸折於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此論史學說最古而最純者也孟子言史事述堯舜迄戰國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歸折於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此論史學說最嚴而最正者也近世之學說何如哉析言破律順非而澤簧鼓聽聞如越犬吠雪天壤易位東西背馳學說愈夥而禍害乃中於人心嗚呼可痛矣哉同邑鄒閒磬先生手史學鈎元一編見眎屬爲序言余披而讀之則首基於羣經胚胎於六家蒐討於諸子氾濫於百氏品藻體例釐焉秩然提鈎綱要括焉粹然顯微彰往旌淑別慝務中於理曰旨哉此殆折衷於聖賢豈近世之學說哉蓋史者掌於禮官權輿於重華命伯夷作秩宗是也故天敍有典天秩有禮人倫之教芟滋於是書首釐降媯汭詩美關睢好逑史家之精義莫非倫紀之宏綱章氏學誠之言曰六經皆史吾謂二十四史皆人倫之大鑑也司馬遷論先人舊聞作史記班固承父彪遺學爲漢書劉知幾史通自敍首稱幼奉庭訓作史者無非教人以孝道而漢代帝王如惠如文如景如武如昭以次皆冠以孝字後代多有沿用之者君子務本本立道生而如史記之外戚世家漢書之元后傳下迄歷代后妃傳於人倫之道兢兢著誡國家興亡盛衰之故得失之林在焉此史學之精義也若夫揆張實用則宜倣東坡讀史八面應敵之法若外交若軍事若吏治若財政若禮樂刑法若農工商政比類研討午貫旁通握本以賅末由古以驗今記曰知類通達强立不反此史學之實用也夫吾國自黃帝以來歷歲五千諸名家

著述蔚成二十四史體例謹嚴純一舉凡道揆法守敎化民俗悉備於是歐美各國歷史孰能比儗抗衡乃大義晦盲綴學之徒高者不過摭拾攷据馳騁游譚其劣者巧說衺辭反道敗德且欲去譜牒廢氏族變文明爲蠻野以逞其乖戾之私發其鄙倍之覆嗚呼可痛矣哉吾是以約撝大義質諸聞磬先生且以諗當世之通人達士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聖人於史家學說矜愼而不敢輕肆有如此者

莊子新義序 丁卯

易傳曰其旨遠其辭文其言出而中其事肆而隱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至哉天地間無上之理其惟易乎孔子見老聃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邪至哉天地間不可測之物其惟龍乎莊子之爲人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惟龍足以喻之莊子之爲文閎大俶詭變化無方而卒不離其宗庶幾其亞於易乎余年二十二始治莊子僅得郭象註及歸震川姚姬傳兩先生評讀本讀之芒乎遡乎未有得也中年以後又得林氏莊子因陸氏莊子雪及王益吾先生莊子集解吳摯甫先生莊子評本讀之乃徐有進久之而漸悟孰者爲儒家言孰者爲道家言孰者爲釋家言孰者爲科學家言吾之讀莊子如是天下人之讀莊子亦如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殆不外乎此矣同里朱君叔子年差少於余而治莊子則在於余前每憶少年時相見酒酣耳熱相與背誦莊子互爭勝負均口誦如流往往盡篇無差一字余深愧弗如也歲己酉余延君主任太倉中學維時君已用莊子敎授生徒越三年又延君爲上海南洋公學敎師越十一年又延君爲無錫國學專修館敎師蓋君以莊子書敎弟子凡二十年於茲矣今歲春君始出所著莊子新義都凡十卷問序於余余讀之景仰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方今歐風東漸新說明輿以哲學而論有所謂形而上之學有所謂維心派惟物派兩元派夷攷

莊子之書蓋早已兼括其義盱衡當世士君子崇尚新奇耽心空寂往往絕聖棄智豈意孤行或將訪漢陰之丈人姑射之處子以一吐其抑鬱無聊不平之懷於是漆園之書幾於人握靈珠家抱荆璞君獨懷其宗旨之多歧而世道人心之日趨於詭異也乃專以儒家之說匯之曰有爲而無爲無爲而有爲夫莊子固當自道其所得曰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然則莊之尊孔固已至矣唐韓子謂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吾嘗推廣其義以爲源遠則流益長是故善讀莊者謂之道家釋家可也謂之哲學心學可也謂之宋陸氏明王氏之學無不可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然而爲人心世道計則當以儒家爲要歸君之此書盡能獨得精微矣君叔父雨鋤先生與先大夫同游於庠世誼親摯余與君交四十餘年回憶曩者縱譚劇飲背誦莊書之時不免今昔之感雖然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質諸鬼神而無疑俟諸百世而不惑文章精神之流傳氣運幹維之根本余與君固當共勉之者夫何感慨之足云

明龔母王太夫人壽詩遺跡序 戊辰

戊辰春季吾鄉方家橋門人龔生寶琳攜其十八世祖妣王太夫人五十歲壽詩見眎屬爲叙焉發而讀之其中題咏者爲鄉先哲陸世儀陳瑚陳嘉盛敬許旭許纘華乾龍文祖堯黃翼聖黃與堅黃瀍黃冲黃濬周鑒王御王發祥王元祚吳世睿吳克孝吳淸朱汝勤顧鉼殷隆金珩諸先生與太夫人姪孫挺撰揆三先生其卷尾並附崔華所繪墨菊圖以侑太夫人壽者不禁作而嘆曰嗚呼昔賢之遺跡皆精神志氣之所聚豈不有賴於後人之表章哉當諸先生歌吟嘯詠雍容介壽之時距今已三百年其中兵燹亂離滄桑變易不知幾何度矣乃其精氣光怪不可泯滅龔生得於南

圖故紙中居然無恙竟獲顯耀於今世豈非希世之奇珍與往者王陽明先生所書矯亭記手蹟吾婁陸陳兩先生爲之記跋後爲嘉定錢竹汀先生所得無錫廉君惠卿貽余印行之既復歸諸廉君又聞吾婁錢氏藏有顧亭林先生致陸桴亭先生手札與陸陳諸先生墨跡迻豪得見然比而評之不若此册之尤可珍也俯仰吾鄉數百年來盛衰之故人文聚散亦復與時廢興有心君子往往憑弔歔欷而不能置當前明啓禎時吾婁諸賢豪屹然爲東南壇坫之主舉凡理學家文章家詩家畫家莫不萃於一時而龔母王太夫人實爲文肅公猶女其子德璋兆飛二先生皆與桴亭先生有師友之淵源而其姪孫曰挺曰撰曰揆蓋皆藻儒首揆之昆季當是時蹌蹌濟濟鞠歷一堂郁郁乎彬彬乎比於景星卿雲嗚呼何其盛哉下逮近世寂寞海濱講學之聲不聞文章之傳中絕偶有魁奇卓犖之儒振發其間亦無人偁而述之者故老無在邊論舊聞治生不贍奚暇禮義嗚呼又何其衰也然如龔生者整理叢殘蒐輯家故舉近世視爲迂闊之事兢兢焉什襲珍藏惟恐失墜且將廣徵名著印諸珂版用以顯揚其先人此足徵吾鄉風氣之厚故家大族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轉衰爲盛之兆未始不萌柢于此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而於繫易拔茅連茹碩果不食則尤三致意焉故吾於是册也不徒重翰墨之因緣蓋默察乎乾坤消息之幾而深望鄉士人才之崛起云

錫山秦氏文鈔序 庚午

今歲秋及門秦君達軒將族長命以秦氏文鈔來乞序於余讀其例言閎通淹雅蓋其閥閱之盛甲於三吳其著作之富麟麟炳炳蔚成鉅觀綜其數達百有二十餘人嗚呼何其夥也自王迹熄而詩衰離騷作而文辭之事興于是乎專集名焉昭明文選擷漢魏晉諸代之菁華於是乎總集名焉然從未有以家族之著述彙爲鴻編者卽有之亦不過三五人或十數人而止然已不數數覯而況奏對尺牘書序贈答散奇駢偶璀璨斎皇彙以閨門肇帨繡口錦心麗藻彬

彬芬流寓此雖海內名族如曲阜之孔太原之王淸河之張平原之陸亦鮮具斯美而吾錫秦氏迺獨擅其勝彌令人起羨而起敬矣吾因之深有感焉茲者遊學校訪藝林見夫囂張凌雜紛呶爭鬨之風相沿成習視爲故常尊卑長幼之序不可復問而政治窳敗遂如江河之滔滔文化支流轉將求諸異邦絕域問其所以則曰家庭敎育之日衰也是故日日言民族而民族愈覺凋零日日言文敎而文敎益形榛莽有心人言之不禁靄然流涕而長太息也昔聖門輯論語爲政篇發攄政治原理詳述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之問孝又述孔子引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孟子亦言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弟之義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豈迂遠而闊于事情哉蓋孝弟之道不講則家族之子弟胥跅弛而不羈家無良子弟則社會之風俗國家之政治皆紛然無條理之可循又遑論乎文化哉秦氏若文恭公品端學粹矜式鄉閭纂修五禮通攷通貫古今近曾滌生俞曲園諸先生咸深折之以爲與三通可並立爲四余謂此書雖方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何多讓焉此外如小峴諸先生散駢文章膾炙人口而孝友睦婣之風累世而不絕深望編輯諸賢更採譜牒長老之傳聞都爲傳狀列諸簡端庶幾讀是編者本孝弟禮義之詣推之於宗族推之于鄉邑推之於社會更推之於民胞物與之中邦俾不知不識之生生皆薰其德而善良焉則我國之政治風俗其有瘳夫吾國之文化其勿墜矣夫嗚呼此豈僅家族之書與其大同郅治之萌柢也夫

許復庵先生文集序 丁卯

宋楊中立先生倡道東南發明伊洛之學明道先生喜曰吾道南矣其學說流衍於吾蘇而大盛於閩後二百餘年吾錫遂設東林書院建道南祠高忠憲顧端文兩公實主之激厲名節風動一時是爲無錫理學派之始後百餘年吾錫又有秦文恭公潛研禮學纂五禮通考開物成務網絡羣流是爲無錫經學派之始又百年曾文正公崛起湘鄉吾錫

薛叔耘先生從之游功業文章令聞至今不絕所著有庸盦文集籌洋芻議等書舟車所至紀載燦然是爲無錫時務學派之始厥後數十年猶有繼起者則吾友許靜山先生是也先生邃於高顧之學博通時務於經世治國之略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卓然爲明體達用之君子歲壬午與余同舉於鄉長余二十餘歲一見深相契遂爲忘年交每應京兆試先生寓居前孫公園錫金會館余寓居求志巷太倉會館相距伊邇時相過從閱十年余服官農曹先生至京每來夜談相與剪燭西窗盱衡時局輒慷慨大言謂救國救民之事舍我輩其誰任之又閱十年余改官商部先生出使義國貽書勗勉情誼懇摯謂今日能無赫赫之名異時可免悠悠之口其所以愛我者在天下後世每念良友箴規感惕之餘不禁爲之流涕也又閱十年政變事起先生俯仰身世憂鬱以終余亦蟄伏空山中心如噎追懷舊游恍同隔世而所謂救國救民之志早消磨於風霜兵燹之中斯則流涕之餘不禁繼之以痛哭者也又閱十餘年先生令子叔娛寄余復庵集十卷屬爲序言展讀之則瓌瓌鉅製如飭內治慎外交整理財政嚴禁雅片諸大端舉宜見諸設施淑世而行遠而寄余二書亦附見集中音徽雖沫墨跡猶新因思先生砥德礪行蓄積經猷迺淵其平生既不如秦文恭公之遭際盛時并不如叔耘先生之贊襄宏業一使異邦不獲大展其用徒抱離騷忠愛之忱旋遭王風黍離之恨賫志入地耿耿孤懷豈不痛哉若夫振興高顧絕學吾兩人本有同心今先生不幸逝世久矣如余之學行不修孤立無助尚安能挽既倒之狂瀾乎滔滔者天下皆是難以易之斯則流涕之餘更不禁繼之以痛哭者也猶幸先生四子文伯昆季俱能世其家文孫壽平問業於予茁發穎豎嶄然見頭角深冀其篤信好學崇實歛華庶幾希聖希賢有以成先生未竟之志予雖衰老猶期身及見之而告慰先生於地下也

沈子培先生年譜序 庚午

歲戊辰春同學王子瑗仲輯吾師沈子培先生年譜成來徵序於余每思屬稿流涕不成一字己巳夏瑗仲以書來敦促乃勉綴以應之曰嗚呼吾尚忍序先生之譜也耶憶光緒丁酉歲八月太師母韓太夫人薨於京寓余弔先生於苫次先生握余手呼搶幾不能言但曰吾欲求子文繼曰吾欲求子文表揚吾母余亦嗚咽不能答既復見先生於堊室中則瞿瞿[illegible][illegible]色容顛顛蓋水漿糜粥僅入於口洎乎送葬出國門先生羸瘠擗踊不能行中道蒲伏嬰兒依戀涕泗滂沱杖而不能起吾輩更迭扶掖之以徐步道旁咸嘆息追憶斯狀如在目前嗚呼先生之事君也資於其事親也其愛君與國也猶之其愛母也哀哉先生於學無所不精囊括六經出入百家諸子貫天人之奧會中西之通嘗語余爲學之道貴乎知類通達開物成務若拘墟一隅何爲者然則今所傳先生之作一鱗一爪耳而論者多以乾嘉諸老擬先生其測先生者淺矣康有爲之初至京師也氣𣢑張甚迨見先生論學雖機鋒百出而無一足與先生抗者先生曰嘻子再讀二十年書與吾談可耳康乃不敢作跋扈態強學會之設先生稍加宏獎爲作序文擠而與之故強學會解散先生之名不與焉及戊戌春康騤騤將大用先生諷之讀順宗實錄蓋逆知德宗之噤不能言而康併不能爲王叔文也於此見先生之學之大而燭幾之早矣厥後國步日棘先生唏噓每謂余蘭芷變而不芬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吾輩今日無可言者惟有與古人相晤對或與九夷八蠻人道耳嗚呼先生之憤世嫉俗也非眞憤激也實有見於時事之無可爲也然卒知其不可而爲之矣哀哉藉使先生生際康乾極盛之時匡上德而盡忠孝則可與孫文定阮文達諸公互相頡頏即不幸生當叔季如長沙張文達南皮張文襄雖目擊時艱猶得壽考康彊從容入地獨先生遭丁陽九匪風下泉之思黍離麥秀之感抑鬱於中不能自已至於憂傷憔悴以死嗚呼其可痛也哉雖然昔殷有三仁而殷不亡蜀漢有武侯而漢不亡宋有文陸諸儒而宋亦不亡天之生先生也未始非珍碩果於不食而維繫清代于不亡

也西山片石沛乎浩氣猶在人間今申江之血淚未嘗不與津沽之恨水嗚咽以長流也然而先生之名則既成矣先生之身則既殞矣先生之心則耿耿千秋而彌苦矣嗚呼吾尙忍序先生之譜也耶而如瑗仲之網羅國故篤念師門亦不可及已

孫侍御奏議序 甲戌

孝經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故上下能相親也又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諍臣關係國家命脈如此其重也遐稽往古明良交泰都俞吁咈股肱緝熙無違弼無面從何其盛與逮德下衰爰有諫諍之事分爲二派曰直諫曰譎諫直諫者若左氏傳所載二臧之諫觀魚諫取鼎禮所謂蟲而翹之是也譎諫者若屈子之離騷九歌義取主文禮所謂靜而正之是也德又下衰盡忠補過之士寥沉鮮聞所謂面折而廷爭者或逞意氣或樹黨援或挾私意毛舉細故罔知大體紀綱法度冥昧日墮風斯下矣余讀歷史俯仰二千數百年以來直道之不行不禁廢書三歎也崇明孫侍御子鈞余執友也長余十年以上稱之曰先生光緒壬辰與余同捷禮闈同官部曹先生出浙江直臣袁忠愍公門下簽分吏部文選司旋入諫垣初任遼瀋道監察御史繼調雲南山東兩道是時先師陸文慎公掌總憲與先生相約遇事直言謇謇諤諤以繼古大臣風骨鄉人想望丰采以爲御史臺得人矣我淸自甲午後外侮日亟國政蜩螗戊戌則有立嗣之變庚子則有拳匪之變壬寅鑾輿東返光復河山枋政者頗思稍稍振作先生以爲時不可失日夜發憤憂國憂民殫誠入告先後有彈劾兩江督臣某庸腐無能之疏有請分別錄用留學生杜絕奔競之疏有請外部廢蘇杭甬鐵路草約挽囘利權之疏有請免江南北米穀釐捐以恤民艱之疏此外又有定幣制平市價興學務植人才整理平糶裁汰苛捐諸疏嘉謨讜論傳誦一時乃奏上多不報

嗚呼衛武公之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其斯之謂與方壬寅癸卯之交人心振奮藉令用人得當未嘗不可有爲迺一壞於宗室之爭權再壞於強臣之跋扈泯棼糾射遂致淪胥豈天命之墜頹與抑否之匪人而致此與逮辛亥國變百川沸騰先王遽棄衣冠歸畀築室曰蠡海楸灝杜門不出未幾而侘傺以歿矣余於是俯仰有清二百餘年盛衰存亡之故不禁於邑欷歔有餘痛也光緒末造文慎公先逝世余爲編輯奏議一卷先生卒於丙辰七月余既銘其墓其子昌烜復來請曰吾父奏議存者無幾謹裒錄成帙乞先生一言是吾父之志也余深感其言爰略序梗概俯仰四十餘年之交誼與夫身世之飄零更不禁流涕霑襟而不能已已也

趙叔寶先生行年紀略後序 戊辰

吾婁朱君揖文偕趙君茜芝鈔錄邑先進趙叔寶先生行年紀略一卷來問序于文治受而讀之其卷首有錢伯瑜先生序一篇述叔寶先生遺事綦詳後生小子何敢復贅一詞顧校讀一過感慨之情有不能已于言者爰謹爲後序曰易傳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文化之盛衰豈係乎新舊之競勝哉惟在先知先覺者定其是非而已矣吾鄉自陸陳江盛諸君子講學以來修明大道雍乾而後沈敬亭諸先生繼之相與勵名節尙廉恥維持文化於不墜是以風俗純懿甲于三吳嘉道以還士雖務帖括之學然皆主文行交修華實並美叔寶先生工制舉業而品性慈和與人必誠必信少時讀書遇父母二字輒流連往復不敢輕易讀過以故孺慕之忱迄于垂暮友于之愛達於鄉閭有子曰孝悌爲仁之本豈非然哉而文治更有感焉先生雖坎坷一世司鐸以終而任維揚教授時修葺文廟考訂樂章一時佾舞絃歌洋洋盈耳功業不可謂不著矣在文匯閣收曝四庫全書手披寶笈嘗繪瑯環窺秘圖徧徵名人題詠遭際不可謂不厚矣獎進儒林從游知名之士百有餘人爲文皆有法度可觀德詣不可謂不傳矣去任二載粵匪告警揚州

旋卽淪陷天之所以待吾人者固自有在蓋先生之坎坷者人事之不幸也而其獲善全者則叔季之世天道猶未泯焉此不幸中之大幸也往者文治嘗聞先大夫言咸同之間干戈擾攘而吾鄉生徒猶復從容學問每值文會多者至百數十人少亦三四十人彬彬一堂譚經論史夜則燒燭三條雅歌投壺或至達旦羣聽一先生之品評愛情純篤無異一家子弟洎乎今日故老皆無在者迴溯此風邈乎不可復得矣思樂泮水悠悠我心覩黌舍之飄搖痛樂崩而禮壞匪風下泉之思令人感喟欷歔不能自已天耶人耶抑文化盛衰之運固如是耶易曰碩果不食復其見天地之心君子覩于消息之微有以判其是非之界矣先生著有思補過齋文稿聊自娛集竟零落無存者僅玆紀錄一卷朱君猶展轉鈔寫而得之其愛護鄉邦文獻發于至誠而人心是非之公不尤可見哉

溧陽張氏宗譜序 丙寅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何以生溯其本而已矣記曰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或源或委此之謂務本蓋水惟有本所以源遠而流長也古人造字之義木著于地謂之本松柏之茂無不或承漢延叔堅曰仁人之于孝猶枝葉之有根本蓋木惟有本所以幹固而葉茂也人生天地間所以培其本者追遠而已矣論語首篇載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又載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識者謂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豈非然哉夫一姓之繁也一族之盛也多者達數千人數萬人以上而原其始則一人之身也以一人之身分爲推而至于不相識此蘇明允之所以歎息而不置也近世學說日歧侈談同胞同與而于敬宗收族之誼闕焉不講數典忘祖者比比皆是君子覩于人心風俗之日衰蓋不勝太息而隱痛矣吾蘇溧陽張氏望族也丙寅之秋其裔孫進帆君手持宗譜一帙踵門來告曰吾族宗譜刋于光緒庚子之歲迄今二十餘載深懼代遠年湮爰議有重修之舉敬乞一言昭示來玆余受而讀之原譜爲其三十八世孫

名灦者所輯首源流次世系次世表次宗祀圖祖塋圖祭田記又其次則行略墓誌家傳藝文皆附焉體例嚴謹井然秩然因作而歎曰有是哉張氏子孫之孝思也且夫追遠者不徒思其音容而已固將述其言行至言行無可述則將攷其軼事至軼事無可攷乃僅存其遺諱至遺諱無可稽而爲之後者乃不免有餘慟焉今張氏宗譜探原數十世無挂漏無臆造無傅會兢兢業業其難其愼是豈惟宗族之良規抑亦鄉閭之法式也而余則更有進焉者自古立國之要首在明倫明倫之道始于孝弟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自來治平之基未有不始于宗族者也張氏之始系出軒轅周宣王中興時有尹吉甫之友張仲者以孝友著詩小雅六月篇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孝友實爲興國之樞輿秦漢之際子房爲韓復仇博浪一椎威震天下厥後佐漢高致治逢從赤松子遊論者歎其蹤跡之高而不知其忠孝之性實有大過人者有宋理學遠紹孔門南軒先生與紫陽朱子爲執友講道論德剖析精微余嘗讀其問答諸書心嚮往之而溯其先人不附和議未始非忠孝之淵源激而發焉者也張氏累承忠孝自遷溧陽以後簪纓不絕代有傳人吾尤願其本孝友之家風推及其子姓爲子言依于孝爲臣言依於忠愛衆親仁通今法古異日其間必有名世者出經綸師子房學術師南軒曠世鴻猷追蹤仲山吉甫而起庶幾乎國人稱願然曰諒哉宏濟艱難惟孝友而不忘本者乃能如是也寄語進帆君幸循勉其宗族矣

吳氏宗譜序 丙寅

文治劉河人也自遷劉始祖以下先曾祖以上世居劉河後乃遷居城中故感情於劉河爲獨厚間嘗訪求劉之賢人君子得一人焉曰吳君鍾秀字一峯一峯年稍長于余品詣純篤常在滬上主持同鄉會事垂十餘年不懈余甚佩之今年夏以書來請曰吾族爲徽省四大族之一凡散處江浙間之吳氏大都皆係徽籍惟懋遷時代遠近不同鍾秀幼

時聞先君言寒族係出休甯乾嘉間先世曾任江西布政司由瀏河航海至任是時瀏河商船雲集遂僑寓於鎭之東鄉先祖猶生於休邑自遭洪楊刦後譜牒被燬先祖逝世先君祇昆仲二人皆年幼賈於滬不克歸故鄉省宗族且休邑吳氏子姓繁衍相傳總祠有三分祠有二百餘處難後祠宇焚燬鄉村故里遂難稽攷昔年鍾秀游庠入籍太倉後爰於戊戌年間手編家乘一册其可攷者僅五代而已願得一言以爲之序則寒族之榮也余聞之矍然曰吳君之言孝子之心也古聖賢之於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祭祀也肅然必有見乎其位僾然愾然必有聞乎其容聲道音容既渺則徵之於言行言行既湮則求之於譜牒至譜牒無稽而孝子之心於是乎傷矣今吳君乃懃懃焉收輯家乘昭示來兹豈非仁孝之情發於天性者乎余弱冠後肄業南菁書院往來江陰讀延陵季子之碑不勝高山景行之慕致仕後僑居無錫展謁泰伯祠綿想高風更爲之瞻顧徘徊而不能去夫泰伯季子皆以禮讓訓迪萬世者也禮讓之教非獨治世之宏規抑亦吳氏之家訓也今吳君手輯家譜牖啓後人深願其似續蒸蒸入孝出悌愛衆親仁爲鄉里式庶幾其宗族光大於瀏河之濱而禮讓仁孝之風推行於吾邑矣豈不盛哉

休甯程氏六烈婦傳敍 戊辰

休甯程君雄甫介武進白生盧以六烈婦殉節傳狀來徵序於余余以講學榛榧未遑握管閱半年始克發而讀之於以知六烈婦者前有三人曰戴氏曰汪氏曰黃氏皆因粵匪之難而死於南山大阜灢者也後有三人曰江氏曰孫氏曰李氏亦因粵匪之難而死於杭州城河者也其事之慘酷行之堅貞德之慈孝義勇具詳於諸先生所爲傳狀中顧余更有感慨不能已於言者有宋文文山先生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其題張睢陽公廟詞曰人生倏忽云亡烈烈轟轟作一事而已嗚呼如六烈婦者豈非正氣之所係而烈烈轟轟於一世者乎孔子曰易不可見則乾

坤或幾乎息何以言之蓋易者乾坤之正氣苟正氣殄滅則人類於以消亡世界亦因之陸沉矣吾讀易困節二卦不禁爲之掩卷長太息也困之彖傳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節之彖辭曰苦節不可貞而其爻辭則曰甘節吉往有尙夫致命遂志苦已極矣而自古貞媛烈女俱甘之如飴者豈非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乎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故曰人不可以無恥廉恥云亡則聖賢無立教之方君子亦無駐足之地矣嗚呼如六烈婦者夫豈知節烈之爲美名哉惟其禮義廉恥之心秉於生初而不可泯故至於臨難之頃雖赴水火蹈白刃捐摩頂踵而無所顧惜世之盛也是非邪正善惡眞僞之辨皎然大明於天下故於易則爲坤元之貞女歸之吉於詩則爲周南召南采繁采蘋之風化蓋聖人之禮教漸漬於人心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世之衰也俗尙澆漓人情乖戾於易則爲婦喪其髴闚觀女貞於詩則爲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君子俯仰世變升降之繇而嘆非之反是邪之亂正惡之混善僞之淆眞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然而乾坤正氣不容一日而或息故雖當混沌否塞之秋且有婦人女子維持苦節以存正道於幾希挽人心於將死嗚呼斯人也斯節也雖媲美於殷之三仁可也人皆以爲天地間之憾事而不知此正天地之心之所寄也嗚呼其可敬也尤可哀也往者明陸桴亭先生因越女數百人殉土匪之難曾作詩曰誰向王家秉國鈞忍使江潭葬羅綺然則天地間之憾事彼秉國鈞者豈非任補救之責者哉吾故特大書之諗明辨於是非邪正善惡眞僞之界者

一粟詩草序 丙寅

詩者涵養性情之本也吾婁詩派盛於當世乾嘉時汪杏江先生嘗輯鉅編上自元明之初下迄嘉慶之末凡數百家嗚呼可謂至矣而吾婁人性情之敎厚於是可徵焉往者聞鄉先進言吾邑有崔君不雕者師事王漁洋先生嘗得句

云丹楓江冷人初別黃葉聲多酒不辭漁洋先生易之云白蘋洲上人初去黃葉聲中酒不辭時人爭相傳誦稱崔君所居之街爲黃葉街予聞之輒爲神往想見先輩典型非徒性情風雅而所遭世運之隆尤令人欣羨不置也咸豐以後粵匪雖作鄉人士奔走流離在昔吟壇稍稍陵替矣然猶傳嬗不絕吉光片羽時或發見蓋世運升降之間有心人感慨係之矣胡生端行字粹士世居邑之沙溪予主上海南洋公學時生來肄業旋游學中美回國無時俗浮囂習與予相契尤深一日以書來寄其曾祖少冲先生一粟詩草一卷並附其尊人伯衡先生嘯屏賸稿一卷曰此先人手澤之僅存者敢乞一言以弁卷端予受而讀之少冲先生之詩清鍊得宋人法其苦雨賣糧諸篇關心民瘼有香山樂府遺意伯衡先生之作亦眞率似劍南因憮然嘆曰吾婁東詩派其果有傳乎邇來風尚澆漓動輒菲薄先正卽偶有所作多激昂憤慨之音世運之每下愈況豈不更可嘆哉得二先生之詩以矯之平其心和其氣洗伐其俗骨性情之地或可返樸而歸眞乎抑又夙聞沙溪胡氏家教謹嚴子弟敦篤恪守成規研求實用無有越乎範圍之外者今粹士能手輯遺編兢兢焉惟恐或失之此其孝思之不匱豈非二先生之教澤有以致之歟夫一家盛則一鄉盛一鄉盛則一國盛周易夬卦之彖辭曰揚於王庭言文者先教而布化故能息陽成乾而爲郅治也今粹士誠能本其至孝之心內以治己外以治人推二先生之教以陶淑一鄉一邑之性情則所以挽囘世運者未始不在於是焉企予望之矣

郁君佩如拙尊詩稿序 庚午

郁氏散居劉河新塘兩鄉人文間出內弟佩如居劉湄聰慧英發雅擅文名夙爲先大夫所激賞嘗曰此吾姻黨中品學兼優之士也逮君歿後余爲之傳略述其風雅高尚之節以供志乘之採擇今歲庚午春其子昌熙携遺編曰拙尊詩稿來請序於余且曰先人遺稿頗夥經甲子歲齊盧之戰盡遭燬失此區區二三冊蓋僅存於刼火之餘者也余讀

其詩沖澹夷猶灑然自得與樂天放翁爲近蓋不勝雪泥鴻爪之感焉對河處東海之濱杲日所出光麗海塘烟雲千丈呑吐波濤風行水上煥爲文章以故是鄕人才之盛著名一郡君尤其傑出者也同時濟美者有若沈君夢花朱君叔渭互主壇坫飮酒賦詩彈棋讀畫日相過從而牌樓市洪君澂霞亦隱逸士也與君相友善每晤對擧小學評隲篆隸或援琴作空谷操淸風徐來一曲泠然余聞之輒歎羨以爲魏晉之間客義皇以上人殆不是過也迄今二三十年曾不轉瞬而流風餘韻渺焉無存讀君之詩追思先大夫之遺言盱衡世變益爲之泫然流涕不能已也爰書所感歸諸昌熙其永寶之

李頌韓養廬詩文稿序 己巳

門人李君頌韓旣歿之二年其孤家俊裒集其遺稿請序於余爰屬執友朱君叔子同學陳君杜尊馮君振心重加釐訂都爲詩若干卷文三卷乃敘其簡端曰嗚呼唐韓子銘李元賓墓稱其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年僅二十九而卒後世誦其文而悲之以爲元賓學未成業未就遽賫志入地爲可痛也若頌韓者學旣成矣而懷其磊落不羈高出當世之才堙鬱以終則其可痛固有類于元賓者嗚呼人之爲壽爲夭與其遇不遇殆有天焉豈足道哉而余獨流連悽愴於頌韓者深有感也嘗謂人生當世所負之責救世道正人心而已還者遯廬風雨講學無徒同氣相求邈不可得幸有如頌韓其人者方把臂而入林乃悲秋而傺涙後先禦侮誰與干城此至足悲者一也吾鄕文獻寥落無徵久矣正大之氣漸以澌滅甲子齊盧之戰閭里蹂躪如張烈婦如趙烈女頌韓亟表揚之旣爲之詩又爲之傳復爲之立碑以記於故鄕利物濟人之事見無不爲涖吾院演講無伐善無施勞老安少懷庶幾乎大同之旨至今鄕人士思之尙有咨嗟流涕者曰善人不得而見之矣此至足悲者二也藝林之士於其著作文章必親自裁定頌韓則漫不收拾

平生精研經子之學今檢其遺稿寥寥無幾篇雖其精氣靈光亦偶一發露而其散亡磨滅者蓋已多矣此至足悲者三也昔李南紀叙韓子文曰周情孔思日光玉潔頌韓嘗以此八字況余文余笑謂君殆吾之南紀乎嗚呼孰知頌韓不克見余之全書而余迺叙頌韓之遺集然則天之厄頌韓使不能如南紀而余之對於頌韓則不勝元賓無窮之感矣千里極目百川橫流覽逝者之如斯哀民今之方殆余昔輓頌韓詞云愔愔伯樂空冀北哀哀庾信賦江南嗚呼尚忍言哉尙忍言哉

勺軒文鈔序 己巳

嗚呼吾國文學之敝至今日而極矣其文之衰耶抑道之衰耶豈天之將喪斯文耶抑斯道已墜於地耶然而山之巔水之涯晦明風雨之中蒹葭霜露之際必有人焉勤名山之著述作一線之綿延者吾嘗於江陰章君紱雲之文見之余生當同治之初値湘鄉曾文正公提倡桐城學派之後天下甫平四方無事庠序之間沐浴文化雍雍如也後五十年西學浡興莘莘學子率以厭故喜新爲事於是有所謂新漢學者唾棄桐城之學以爲才力薄弱不足復道一如昔日鄙夷宋學者然章君之文蓋適與近世風氣相反余往復讀之不勝今昔之慨焉夫古之爲文者固無所謂宗派也明道而已其次則以文勝然亦不離乎道者也唐韓子詔太學諸生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發爲文章其書滿家考其心得曰書曰易曰詩曰春秋左氏曰莊曰騷曰史記曰子雲曰相如之九家者韓子之師也皆六藝之精華道德之淵藪也唐代文章推韓子以陽剛勝宋代文章推歐陽子以陰柔勝外此若柳氏蘇氏曾氏王氏或偏於剛或偏于柔然瓌瑋澖徹各盡其術胥不離於大道者也至明茅氏鹿門出乃有唐宋八家之目夫八家者未可爲定評也然而學秦漢文之階梯也秦漢文者學周以前諸經與周末時諸子之階梯也茅氏喜評文而其自爲文未必饜于人人之心此

外有王遵巖氏唐荊川氏歸震川氏而震川爲尤著論者以爲之三家與茅氏乃學唐宋八家之階梯也然而未可爲定評也清初桐城方氏望溪出劉氏海峯繼之姚氏姬傳大昌之于是有桐城派之目厥後惲氏子居崛起于陽湖張氏皋文繼之李氏申耆又繼之于是有陽湖派之目然以古文論桐城陽湖本出一原未可以分派也蓋陽湖有莊方耕莊珍藝洪北江孫淵如劉申受宋于庭諸家或以攷據鳴或以駢儷勝乃眞陽湖之適派也道咸以來湘鄉曾氏大扇桐城宗風推尊姚氏至比于古之聖哲而英髦俊彥亦風起而雲從者豈時會之偶然哉蓋文者道之所寓也本乎天性協乎人情賅乎物理故因文以明道而其人性情之剛柔品行之高下見焉故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凡文之精深堅卓者必其人之沈潛篤實者也上下百年間爲桐城之學者其品詣大都清剛雋上不惑于勢利不入于歧途雖未必爲聖賢豪傑要皆不失爲潔身自好之士故經湘鄉提倡之後繼起者若孫芝房郭筠仙薛叔耘黎蒓齋張廉卿吳摯甫氏其功業文章類能震耀海內彪炳當時無論經濟家訓詁家義理家詞章家率皆奉爲圭臬彼欲掊而棄之者蓋于桐城學之本原未嘗登其堂而窺其奧也徒欲標新領異自張厥幟以爭名于時而已矣今章君獨不然其爲文上溯周秦兩漢下逮唐宋八家兼及震川望溪而要以桐城爲歸宿其擬姚氏古文辭類纂序曰文與道爲一無道以貫之其文不能傳卽傳亦難必其久又與黃曉浦書曰我輩辦事祇求可以對良知可以對天地由是觀之蓋修養有素故其文曲折奧衍若江漢之朝宗務軌于正理無錫楊君味雲誌其墓稱君之學含茹經史實能冥搜眞蘊洞啓扃鍵是以根深柢厚發爲詩文冲夷醇粹如其爲人嗚呼此足以徵君之文行一以貫之矣周易大義升降往來道終古而不息故剝之上爻曰碩果不食夬之彖辭曰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布化備哉燦爛類萬物而通神明也孔子作雜卦傳憂深慮遠而終之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言中國文明之象無時

而或息也是以賁之彖傳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觀乎人文者先觀其人品而已矣恂愁之徒欲闢山徑之蹊間而廢蕩平正直之途此其蠻蠻靡騁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能行也章君之子作霖爲余及門弟子手君勺軒文鈔一編款款懇懇請序于余爰略溯文派之源流與夫文行合一之大旨俾天下後世讀君文者知特立獨行之君子必不牽世俗之取舍曲學以取媚于一時且有以知君之文行高明悠遠蓄吾國文明不息之機于是焉寄矣君別有論文瑣言一卷詩鈔二卷作霖已爲印行不復作贊詞云

張毅盦遺文序 丁卯

張生毅盦既沒之八年同學傅生煥光廖生世承以書來請曰張君劬學礪行爲先生所亟賞不幸賚志以歿今世承輯其遺文得若干首願先生之有言也案生諱宏祥毅盦者余所贈之字也以生肄業南洋大學時余一見卽奇之語之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今子名宏祥吾字子曰毅盦願子之任重而道遠也由是生益自刻勵踔厲風發每試輒冠其曹畢業後考取北京清華學校選送美國大學肄業未行之先訂期結婚請余證盟余殷殷勉以體用兼修興家造國爲吾道光卽以爲送別之詞維時生依依若不忍別者余亦悵然不自解其何故也迨庚申歲忽聞生病沒狀余大駭爲潸然出涕不懌者數日悲夫以余情之難堪若此則同志之悽愴於邑又當何如同學之偕在美邦親臨其喪者酸惻傷哀又當何如而其老母少婦與其昆季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者其慘絕又當何如也悲夫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生之爲文類於古之狂者而其性情則狷者也吾嘗謂才者木之未成者也有以繩墨之其大者爲棟爲梁次者爲椽爲桷又其次者爲欂櫨爲㮰楔若夫芳菲桃李不過飾觀之具而已吾輩負培植人才之責日以擎天拔地之姿屬望於當世若生者既有狂狷之才庶幾棟梁之選凌霄耀日企余望之而不謂其遽至於此此可謂人

才痛者一也立國之原首重文化比年以來士醉歐風本末倒置棄國學如弁髦不獨名世之音渺不可得卽求一燦然秩然卓然自立而不爲世俗所轉移者亦戛戛乎鮮覩其人往者南洋同學如方生仁裕曹生麗明皆能研求典籍先後沒於美邦張生之才過於方曹造物者乃更摧殘之以至於死琴書零落於故鄉魂魄泣嗟於異域助我者無幾矣啓余者更何人乎此可爲文學痛者又其一也禮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勿得不親先儒有言師弟之情由父子而推衍者也方今俗尙澆漓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師之於弟旣同秦越弟之於師更如路人偶爾睽違反眼若不相識夫沆瀣一氣若岑仝生生於師弟之情惓惓若是乃暫游者萬里永別者已千年矣將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此可爲情誼痛者又其一也爰爲序文以寫余悲感之臆且告傅廖二生聊以不朽之名勉慰其家云

杏墩文集序 己巳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孔孟之言若合符節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達其所求之志也兼善必以獨善爲本卽獨善者豈必不能兼善哉要在發明吾正學之傳而已矣己巳秋黟縣胡敬庵先生寄所著杏墩文集二册來問序于余余受而讀之于孝弟忠信之常經出處進退之大節靡不辨析精嚴而于濂洛關閩之絕學尤兢兢焉思所以紹承之而弗敢失墜不禁悚然以興曰嗚呼正學之傳其在于是矣蓋先生嘗遊于萬淸軒于次棠二先生之門淸軒先生布衣講學師表人倫余弱冠時已聞其風而慕之次棠先生則體用兼賅當世稱爲循吏敬庵先生本原師法益發揚而光大之上探紫陽居敬窮理之旨旁綜婺源禮書綱目之精皖學雖不絕如縷然道德之蹄豈無日哉抑余重有爲先生感者當有明之季風俗晦盲人心頹喪于是有顧亭林李二曲陸桴亭陳確庵諸先生相與講學于風雨晦明之中而斯道賴以復明于世今先生之遭際抱負與亭林諸先

生同而其集中上史館一書亦與亭林先生上史館乞爲母立傳書先後同揆蓼莪之恤麥秀之悲往復愴悽不能已已嗟我生之不辰慨人間之何世此余所以爲先生感而益以自悲者也然而更有爲先生勗者桴亭先生之言曰凡人生當末造若被髮遯野或詩酒名高亦云小矣道統之寄在于吾身其可不自任乎余竊不自揣嘗繹桴亭先生之意以爲生今之世吾人當務之急惟在正人心拯人命兩端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者天地之心也比歲以來戈鋋滿地老弱流離鴻雁于飛哀鳴中澤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呼號籲天天亦哀於四方民惟賴仁人君子謹庠序之教沐浴詩書培養心術庶幾體造物之仁而有以挽刼運于萬一夫正人心者爲天地立心也拯人命者爲生民立命也求志達道獨善兼善俱非異人任也此余所以爲先生勗而兼以自勵者也爰序簡端質諸先生以爲何如先生別有典禮會通若干卷朱子生日會講錄三卷亦皆有益于世道云

杏墩劄記序 辛未

當世事龍戰元黃未判之時必有隱居求志抱道闇修之士講明聖學以維持天地間之正氣在元則有趙江漢許魯齋先生在明則有顧亭林陸桴亭先生厥後恢擴而昌明之者則有陸清獻湯文正張清恪下逮唐確愼羅忠節倭文端曾文正吳竹如諸先生扶翊世運繼往開來嗚呼何其偉歟近世講學者在蘇則有曹君叔彥在松則有錢君復初而在皖省黟縣則有胡君敬庵叔彥與余交最摯復初未識其人敬庵雖未識其人而得讀其書前年惠寄所書文集余已爲序其簡端客冬又寄杏墩劄記三巨册自癸丑歲起訖戊辰歲止余受而讀之于凡省身克己之方修齊治平之道靡不畢貫而於正人心植紀綱之大要尤兢兢焉因嘆曰此天地間正氣之所保也論語子罕篇言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解之者曰後凋非不凋也言前者未枯而後者已茂故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蓋貴乎有承之者

也承之之道維何知仁勇三者與夫可與共學適道可與立可與權之士爾敬庵抱特立獨行之志漸造於知仁勇之域非所謂後凋之松柏歟翹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承之者當大有其人也夫教也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比時之言教育者莫不曰宜視乎時之所要需吾謂今世所要需者莫如人倫道德其外乎人倫道德者皆傷世者也易剝卦上九之繇辭曰碩果不食復卦六二之象傳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解之者曰仁蓋果所藏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今敬庵紹明聖學由剝之果反於復之仁雷雨經綸草木甲坼則所以繼趙許顧陸諸先生之心傳何多讓焉吾知敬庵自茲以往益將鍥而不舍精進而無疆矣

勤補齋雜著序 庚午

光緒丁酉之春崇明朱君貫微至京師造余門受業維時同治古文者有李君頌韓孫君字晴昕夕相聚砥礪切磋爲古聖賢之學越壬寅歲朱君應北闈試中副車遂躋內閣中書入外務部蓋研求外交掌故致力於時務譯學殫精不稍懈吾蘇陸子興總揆深器之總揆名徵祥歐美各洲相稱以爲中國外交名家者也挈君赴和俄法諸邦與巴黎和會力爭國體名聞遐邇總揆功載史書實得君參贊之力焉以積勳保任那威公使事迨總揆去位肥遯比利時不與聞世事君亦遂杜門養痾隱居以求志近五六年與余時相通問于進德修業之奧與夫愛國救民之誠懇懇焉未嘗一日忘今歲郵示勤補齋雜著凡十帙裒然成鉅集乞余爲序余發而讀之其文章樸屬暢茂其識解沈摯閎通雅近薛叔耘黎蒓齋兩先生手筆其中如日本迫我國簽定二十一條後條陳對德與絕交時應先要求美政府與協商國關于山東問題之保障巴黎和會時拒簽德約意旨俱足增光壇坫而家訓書牘諸篇亦均樸實說理足以興起後人洵可傳之作也嗟乎比年以來斯民憔悴極矣使君盡出其所學佐子興總揆光揚政治澤潤生民何嘗不可與曾惠

敏諸公先後濟美焜燿寰區而乃時丁否塞不獲大展其用其所就僅止于此豈非天命之使然哉然而不可知者時也不可屈者道也際遇之顯晦無關於身心性命之本原者也子輿氏有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吾謂兼善而不拘乎達窮亦如之蓋伸吾之學說以傳續于千百世則達莫大焉昔程朱大賢講學于洛閩之間其困厄爲何如而其學則大昌于後世者何也易傳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遯世旡悶不見是而旡悶夫吾道之所以貴于天下者正在不見是于一時然則朱君又奚悶哉考槃在澗獨寐寤言亦守吾確乎不拔之節而已矣誠能鍥而不舍進而無疆以成日新之盛德則所以副子輿總揆與余向之所期望者又豈僅在區區政績與楮墨之流傳乎

周易程傳纂註序 甲戌

明顧氏亭林之言曰自來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未有過於程傳者顧氏精漢學者也而推尊程傳若此近友人曹氏叔彥之言曰六經而下經師大儒之書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三一曰鄭君三禮註一曰朱子四書章句集註一曰程子周易傳曹氏亦精漢學者也而崇尚程傳若此豈非以程傳釋義默契先聖之微言而得乎人心之同然哉夫說易要旨不外象數義理兩端義文周三聖之作易主乎象數者也孔聖之贊易主乎義理者也然象數未嘗不涵義理而義理實皆本乎象數漢代鄭荀虞三家之說易主乎象數魏王弼始敷陳義理惜其張皇異學語涉元虛唐李氏鼎祚輯周易集解自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然仍不免泥於象數孔氏冲遠周易正義稍稍救王註之失然明而未融伊川先生作傳探賾索隱幽贊神明以開物成務爲宏綱窮理盡性爲歸宿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當時關中大儒撤皋比以讓之厥後楊氏誠齋作傳本千氏家法參以史事以視程傳精粗懸殊矣朱子以程傳尙辭爰作本義以尙占爲主意在羽翼程子非故爲立異也然則程傳在宇宙間非如曹氏所謂日月不刊之書哉顧未有專志纂釋之者友

人黟縣胡君敬庵殫數十年之精力以治程傳成纂註二十二卷甲戌冬郵以示余並徵序文余受而讀之見其體例謹嚴採擇宏博間下已意罔不精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諸傳程子未經作解並集程子經說及諸家說以補之因歎曰君用力可謂深矣然君之所以爲是書者其微意富更有在昔羲聖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文王繼之發揭消息大義著于泰否剝復夬姤六卦上自陰陽遞嬗之運下逮人心生死之機靡不兼綜畢貫至於治平綱要不過君子小人之消長而已程傳釋復見天地之心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斯言得孔聖之眞傳默契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蘊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後楊羅李諸先生實紹厥統朱子益發明而昌大之此蓋周易心性學之根荄也至於否泰反類大小往來孔聖以君子小人之道明詔萬世泰二爻包荒用馮河不遐遺程傳暢言經制之宜上下古今治道悉備姤卦大旨言防小人卽言用君子諸儒皆專謂防陰惟程傳言求賢與經旨訢合無間此蓋周易政治學之萌柢也孔聖言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一心之存亡卽一身一家之存亡一國天下之存亡也未有能治其心而君子不進者也未有不治其心而小人能退者也亦未有君子不進小人不退而一國天下不亡者也凡此皆消息之大原盛衰之樞紐胡君於玆編中不憚三致意焉後之言性理求治道者得是書而讀之其庶幾繼絕學開太平矣夫

治平統鑑序 壬申

友人楊君章甫一日過余携所編治平統鑑曰此余與昧雲翰西所同編者將以問世子其爲我序之余受而讀之其大部凡三曰倫紀曰品學曰政治倫紀部分綱凡五曰事親愛國昆弟夫婦師友品學部分綱凡二曰德性學行政治部分綱凡四曰政本輔治吏治軍政而綱之中又有分目每篇皆引經史以爲鑑經先四書次五經而周禮孝經附焉

史則自黃帝以迄清代同光朝旁逮外國史籍爲十二卷七十二篇都四十餘萬言舉凡至德凝道之原修己治人之
本開物成務之宏規莫不提要鈎元博採而精研焉因作而歎曰有是哉楊君之苦心也蓋古者君與師合政與學合
道歸於一貫而天下治後世君與師分政與學分道出於兩歧而天下亂自乾坤始奠以來伏羲爲佃漁師神農炎帝
爲農師火師軒轅爲車師首出庶物保合太和是君卽師也書洪範篇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君極卽師範也泰誓篇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道本於師道也禮記學記篇曰師也者所以爲君也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
能爲君是君道與師道一以貫之者也鄭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曾子作大學自格致誠正及於修齊治平
蓋本周初大學之教孔子述之以傳曾子者也是學與政本合而爲一也三代而上上而爲君堯舜禹湯文武由此其
選皆爲人君兼爲人師者也三代而下下而爲臣伊尹周公皆爲相而兼君師之道周東遷後師道尙不絕於世故書
曰尹氏太師惟周之氏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迨春秋經書尹氏卒而師道絕孔子以生知之聖特開師統之傳夢寐周
公而不得位君師之道不復合悲夫自是厥後累代相仍漢文帝有師資者也董仲舒有君師之法則而武帝不能用
蜀先主頗知師法諸葛武侯爲相兼君師之職唐太宗人倫有愧幸得魏鄭公爲相而兼君師宋仁宗有師資者也韓
范富歐先後輔佐皆有師道程子朱子遭僞學之禁有君師之道德法度不克伸淸聖祖有師資者也李文貞爲相亦
兼師範法拿破崙爲君而不能爲師用是走死荒島美華盛頓林肯明孝義沓親民能爲君兼爲人師東海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俯仰吾國周秦而後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君無師表言莫
予違訑訑距人于千里之外其下雖有賢者居社會提倡學說苦心孤詣而不能敵一二人之摧殘於是百姓顚連困
苦剝膚椎髓無所控訴天道變於上人事阨於下悲夫孔子讀易至乾之二爻撫韋編而歎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君

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情見乎辭矣其門弟子纂論語首學而篇揭道國之經次爲政篇示志學之序與夫攻異端之害顏淵篇累言仁卽累言政仁與政相需而不相離者也戰國時爭地爭城殺人盈野孟子痛心疾首其告梁惠齊宣滕文皆合仁政爲一其言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聖人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精乎微乎不忍之心萌芽於幾微洋溢充塞乎宙合而後治天下可運諸掌上爲王者師卽爲萬民師也且夫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大同盛軌其本在於人情人義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友順君仁臣忠倫紀正而天序天秩定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發而中節性情教育正而後良知良能明人格人品立尙辭讓去爭奪講信脩睦政治原理皆從此出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詎有外於人倫學術哉楊君兹編以倫紀端其本以品學植其基然後以政治爲用而於事親中之善繼愼終德性中之忠信淸廉軍政中之勝殘去殺尤兢兢三致意焉是之謂政學彙賚是之謂君師合一是之謂大同昔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眞西山撰大學衍義朱子作通鑑綱目又編小學近思錄吾謂是數書或樹萬事之標準或綜萬理之樞機其精義實旁通而互貫楊君統鑑蓋擷以上各書菁華合組而成至於國外歷史尤足補前賢所未逮備哉極盛德大業之鉅觀已吾悲夫政學之離而不相蒙也吾悲夫君師之隔而不相通也吾悲夫道揆法守之乖違而民生日蹙國計日窮也故常持君師政學一貫之說特序楊君書粗發其凡天地之大人有所憾吾輩生宇宙間必當爲造化彌缺陷爲民族救淪胥匡直先勞恤災捍患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凡天下之爲人君爲人長者皆有師法而已矣

孔門學史序 壬申

惟天下有師而後可以言學亦惟天下有師而後可以言治古之時君與師合故尙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匡直振德皆

師教也皇建有極即師表也自周道既東孔子崛起凡後先疏附奔走禦侮之彥羣集于其門列弟子籍者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彬彬乎極一時之盛上繼菁莪棫樸之隆然而君道與師道自此分王道與聖功亦從此判矣孔子繫易於乾之五爻曰飛龍在天位乎天德君位也二爻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師位也而于聲應氣求之誼雲龍風虎之從未嘗不睪然高望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豈非以膏澤之流天下師道終不若君道哉雖然有師道而後有師法師法者固名教之大宗也禮記學記篇言大成之學强立而不反語不反乎師法也兩漢經師最盛凡違背師法者有罪隋文中子抗顏爲師魏鄭公受業其門而唐室以興唐韓文公作師說明傳道受業解惑之旨而天下知嚴師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門徒之盛擬于洙泗明王文成繼之講學幾徧國中有明以後名山都講往往不絕下逮于今日尙忍言哉君師既不能合一而師道併亡士不知尊師叫囂隳突如醉如狂畏禮義廉恥之束縛則掃孔子之道而廢除之以其不便于己也于是師心自用訑訑距人國是蜩螗莫知所屆吾嘗謂今日救國以尊孔爲唯一之急務而世人曾莫之悟也哀哉丁生儒侯際玆波靡之會發憤著書輯孔門學史十六卷明授受溯淵源嘉言懿行博采旁搜豈好事違俗哉其意蓋欲尊孔以明師道也明師道以維治道也其志可嘉矣哉惟管見所及有宜是正者如第五卷顏子傳附父路第六卷曾子傳附父蒧第十七卷子思子傳附父鯉以父而附于子揆諸先賢之心必有戚然不安者竊謂顏路曾蒧伯魚當別爲傳列于顏子曾子子思子前庶較得體質諸儒侯以爲何如

新安講學會第二集序 癸酉

安徽休寗五邑專員劉健行先生創設新安講學會今歲仲秋第二集講義成友人胡敬庵先生來書屬爲序言余維邇來講學湖南有會山西有會四川有會蘇州有會而新安紹承朱子遺緒實開風氣之先講學諸君子尤皆一時名

師宿儒序文之作余雖固陋義何敢辭竊維今日吾輩應盡之職分惟在正人心救人命兩端而所以維持人心者仁而已矣周易乾卦文言傳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又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天地之大德曰生寄於吾心之仁成性存存立人之道乾坤所以不息也論孟中言仁者尤夥宋程子嘗欲類聚而觀摩之朱子恐其滋入耳出口之弊迨阮文達論孟論仁論出學者頗宗之然未有切實用力之方余嘗謂論語言仁其功當分三節苟志於仁章我欲仁章博學篤志章求仁入門之學也進而上之曰敬曰恕敬者居處恭執事敬與子夏所言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實皆爲仁精蘊（張子西銘言仁實本子夏說）恕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又進而上之曰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三月不違仁其功要在克己復禮能克己然後能舍己虞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與人爲善而天下歸仁大哉與天地合其德矣孟子言仁始於求放心存夜氣以保平旦之好惡此論語第一節功夫也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則基於强恕而行矣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所謂天下歸仁也且夫仁與政相需而不能離者也有仁心而不能行仁政則無由見諸實事行政治而不本於仁心則德澤無以施於百姓論語顏淵篇首載問仁諸章卽繼以子貢問政子張問政齊景公季康子問政孔子之對康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讀之有餘慨焉孟子師法孔子乃合仁政二字言之其告梁惠王曰施仁政於民告齊宣王曰發政施仁告鄒穆公曰君行仁政告畢戰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離婁篇廣論政治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聖人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不忍者天地之生理也其不能居仁由義者皆自暴自棄者也縱觀二千年來自暴秦以迄六朝五季天下紛紜民命如草芥其害皆起於不仁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君子讀之更有餘痛焉朱子師法孔孟者也其論仁宗旨散見於答張欽夫諸書其作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語心之德

雖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其在玉山講學答程珙之問詳言五德分合而歸本於性善蓋吾國人性善國性亦善故曰可以爲善國善國性維何講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所謂新國而新民者舍仁政奚由朱子之學以仁爲體以政爲用故在宋孝宗時雖未能盡其設施而其振濟災民全活數百萬衆其論救荒之策務在修德積善感召天和水災踏荒詩曰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藉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惟至仁之人乃能爲至仁之言悲夫鴻雁于飛哀鳴嗷嗷嗟我黎庶何辜於天君子讀之更有無窮之痛焉竊願健行先生與敬庵諸君子相與發明朱子之學說以上接孔孟之眞傳正人心救人命吉凶與民同患則吾國太平庶幾翹足可待朱子之言曰本之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君子亦仁而已矣

張豫泉同年重游泮水詩序 甲戌

東莞張豫泉先生爲番禺陳東塾先生高弟余壬辰會試同年也甲戌之歲循故事重游泮水戚鄰僚友作爲詩歌以紀其盛都凡三百餘篇徵及於余愧不能詩謹序其篇首曰科舉之在今日爲人厭棄久矣抑知古時學校選舉本合爲一繄昔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教周太史克作泮水之詩揄揚其德其辭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武備學校設於泮宮也又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是法律學校設於泮宮也禮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亦軍事學校也至於鄉舉賢能曰選士曰俊士曰造士莫不從學校中出卽爲後世科舉權輿歷代名臣發跡於科舉者不可勝數宋文文山明王陽明諸先生炳耀史册近代若胡文忠若曾文正若左文襄若李文忠皆科舉中人然則科舉果何負於世哉余嘗謂科舉不足累人人自累科舉耳迄乎今日學校明效亦可覩矣逐末而忘本尙藝而遺道舍品行

而重技能世道人心愈趨愈下以此而求富强益貧弱矣此豈學校誤人哉人自誤學校耳方科舉之興也入學爲進身之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由是而鹿鳴而瓊林小子有造以至成人有德菁莪棫樸金玉其相嗚呼何其盛也聖教淩夷斯文墜地絃歌之聲終寂青青子衿挑闥無度不聞鸞噦惟集鴞音游義路禮門之側蔓草荆榛令人慨嘆流連而不置嗚呼又何衰也老成碩士得毋有怫鬱於心者乎而況先生乎雖然泰否數也顯晦時也立學校之正軌參選舉之精意正人心而清吏治固吾輩之志也何感慨之有哉先生由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山西黎城知縣充撫幕文案以忤要人罷官去越七載起用道員洊升安徽提學使國變後蟄居海上壹以著書爲事嘗謂中國爲禮治之國特著左傳禮說一書發憤欲興禮教以挽狂瀾又嘗集元明遺民詩詠得遺民四千五百人詩一千八百篇所以維持民教提倡氣節爲古來所未嘗有其志潔其行廉蓋蕨薇之秀可與芹藻重芳矣先生今年七十有六屆指重宴瓊林在九旬以上爾時壽晉期頤冠裳蹌濟載色載笑觀聽圜橋余雖不敏或可隨先生之後矜式典型國中稱爲大老學校選舉運會一新邦之榮懷將合德音而慶太平矣又何感慨之有哉

風雨勸詩圖序 癸酉

余友金山高君吹萬温柔敦厚士也居張堰鎭蓄書十餘萬卷尤以詩經爲夥都凡八百餘種一廬軒敞其嚮也歌春誦夏絃鍥而不舍嘗繪風雨勸詩圖書來囑余序言余與高君雖爾思室遠而神交者二十年矣乃爲序曰自來民勞板蕩之時必有揚風扢雅之士好是懿德陶淑性情維文化於將衰蘇人心於不泯故鄭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余謂風雨者易剝之象也雞鳴者易復之幾也碩果不食豈非天地之心所寄乎冬日烈烈飄風砭我骨矣如松栢之茂胡獨後彫而丸丸乎春秋之末干戈侵尋曾子隱居武城讀商

頌淵淵作金石聲東漢之季黃巾倣擾鄭君箋詩禮堂羣盜相戒不入其鄉今之世何世乎豈猶是春秋與三國之時乎滄浪濯足滔滔者皆是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我瞻四方蹙蹙靡騁而高君獨閒閒泄泄雲翔千仞之表星羅百城之書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憂者優游彌性默相天地之宜綢繆牖戶足支風雨之飄搖乎抑或將恐將懼惴惴小心乘谷風陰雨之會藏名山而傳諸其人乎考槃之詩曰獨寐寤宿永矢勿告白駒之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人間實笈天上瑯環于焉逍遙伊人宛在余方將攬喬木求友聲一葦溯洄霜凝露白訪君於蒹葭秋水間摻執而譚經焉

施君襄臣函關秋賑圖序 庚午

函關秋賑圖者吾友施君襄臣於己巳歲八月二十日在靈寶散賑時攝影以留紀念者也既復繪爲圖錫邑溥仁慈善會紅十字會公濟社三團體同人來徵序言余之始識施君也在甲子秋維時當齊盧搆難之後閭閻爲墟餓莩載道溥仁慈善會諸君爰設公濟社赴安亭黃渡瀏河諸鎭被災最重之區施放棉衣糧米及一切器物等瀏河余先塋所在也梓桑人士咸嘖嘖稱道施君襄臣名謂其賙邮災黎昕夕勞瘁精細縝密無濫無遺値宗弟申伯介紹施君來見余益心折其爲人矣是歲冬齊燮元又與奉軍戰於錫邑之郊地方糜爛滋甚同會呼號奔救分賑各鄉區君實左右之乙丑紅十字分會成立君遂兼董三團體事自是厥後無歲不戰無地不災慘怛萬端罄竹難述溥仁諸君子復設養濟會以盡博施之誼於是丁卯春有靖江之賑戊辰夏有魯省濟寗之賑其冬又有溧陽之賑而己巳秋又有豫西陝州靈寶數十處粥廠及徐州粥廠之設屏蔽饑民南下俾就給養君皆主其事其赴靈寶也在六月之杪君適遘病初愈氣息微弱力疾就道余重憂之迨十月歸竟健甚惻然告余曰吾至靈寶見饑民慘狀有不忍言者其來粥廠就食也扶老携幼衣無完褐哀哭聲呼兒喚女聲其老病纖弱擁擠不能行者顚仆聲呼號聲其顧全顏面及饑憊無

力者則聞嚶嚶飲泣聲吾至於此不禁涕淚之橫流也某某皆讀書縉紳其婦人不肯出而求食其姑病其子女尙不能行走吾每日給錢米以周之吾之所見者如此而吾之所未見者其慘更不知何如也靈寶之饑民若此而關內之饑民地方遼闊數千里賑濟所不能達者其慘更不知何如也陜省之饑民若此而甘肅等處災區吾人足跡所未至筆舌所不及宣傳者其慘更不知何如也言未已余亦不覺霑襟之淚淚也君又曰吾至靈寶部署初定得紅十字會電知戰事又起於是將靈寶賑事佈置訖遄返鄭州未二日而臨城之路線斷於是又將鄭州賑事佈置訖遄返徐州未三日而鄭徐之路線斷於是又將徐州粥廠事粗爲規劃將賑糧寄置蓋藏訖遄返無錫未半月而徐州之路線亦斷矣余幸不至於流落而饑民之流離無所得食呼籲無門斃死於兵劫者其慘又何如也嗚呼君以羸弱之軀出入於干戈戎馬之間間關跋涉而爲善之志百折不回豈非所謂仁人君子者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康彊逢吉履險如夷豈非所謂報施不爽者乎觀圖中所畫君一人獨立於函谷關下精神炯炯然意氣懇懇然其一念之至誠與天地好生之德息息相通矣蓋君之樂善根於至性間嘗語余人莫不爲子孫計然人家子弟無所謂善亦無所謂惡有德行以擁護之則惡者亦化爲善無德行以培植之則善者亦流爲惡又嘗語余人之一生貴有始終吾見郊野中棺槨之無主者與夫骴骼之暴露者必爲掩埋之憫其有始而無終也俾得其終則死者安而吾心亦安矣嗚呼此非所謂有道者之言乎方今烽燧頻驚萬方多難椎骨吸髓體無完膚鹿斯之奔鋌而走險竟不知人世之可生人生之何樂天亦哀於四方民其責任迺皆在於吾同志故惟有正人心救人命兩事庶幾挽劫運於將來要知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方殺機極盛之會正天命我以行善之時百萬生靈不啻宛轉哀號於吾輩之前竊願覽斯圖者咸激發其好生之良知而施君與同會諸君子際茲爲善萬不可失之機其尙勉之哉其更猛進而毋稍怠哉

國術進化概論序 庚午

余嘗讀戚武毅紀效新書其言曰拳法似無與於大戰之技然活動手足慣勤肢體此爲初學入藝之門又云大抵拳棍刀鎗鈀劍戟弓矢鈎鐮挨牌之屬莫不先由拳法活動身手若以各家拳法兼習之如常山蛇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身則首尾相應此謂上下周旋無有不勝偉哉其論拳法之精也吾鄉太倉陸桴亭先生生丁末造講學於荒涼寂寞之濱拓地十畝築亭其中亦嘗從事于投拾舉刺鄉人稱其善槍法至今父老猶有能言之者則知國術之見重于社會由來舊矣荀子有言齊人隆技擊班孟堅亦云齊愍以技擊强解之者謂兵家之技巧者以勇力擊斬敵人率以此斯藝尤盛于齊魯燕趙間蓋吾國之國粹而流衍于東瀛三十年前日俄戰爭旅順奉天之役再接再厲觀戰者謂槍砲交綏既竭則以短兵肉搏繼之俄人軀幹豐碩優于頓象羆而絀于搏狡兔日人則短小精悍驃疾無倫比如飄風涑雨之不可遏則以其平日竊取吾國之技擊故也故余嘗謂拳術南北內外雖各有專家而必以大開大合距躍靈變爲主庶幾他日可用諸戰陣曩者長南洋大學提倡軍國民教育拳術一科初延少林派某僧充當教練未幾因事他往爰在精武會聘有善國術者山東劉氏震南父子同學狂喜曾闢雨中操場爲表演所每憶夕陽在山人影帀地分組鍛鍊達二百餘人當其精神煥發則熊經鴟顧虎視鷹瞵時而蹌踉騰躍辟易千夫塵埃四起吼聲若雷草木爲之震動用是造就者實繁有徒事越十餘載猶歷歷在心目間也比年予長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仍復提倡國術聘吾邑侯君敬輿爲教師蓋醫師而擅國術者也訓練之方忠實精勤諸生翕服無間言近編國術進化概論一書齎稿徵序于余披覽數過源流畢貫洞明趨勢嘉惠學子足資圭臬今年六月吾校舉行第五屆畢業考核成績則有翁生以觀許生壽平張生浩鎭錢生鍾夏馮生新異巢生箴張生光昶王生祖蔭諸人技藝嫺熟均有可觀皆出自

侯君訓練之功也自茲以後惟望諸同學恪遵師訓以道德爲本奮邁往之氣具貞固不搖之精神始終勿懈以達保身保家保國保民族之目的余當拭目以竢之

明刻銅板音論詩本音跋 丙寅

右顧亭林先生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凡六册爲明刻銅板原本文治幼時　先妣胡太夫人告之曰是書蓋汝　父爲新壻時初至吾家執贄以見尊長而吾祖　持此以贈汝　父俗所謂覿禮者也汝其寶藏之迨文治稍長　太夫人又詢以銅板之製或云鎔銅爲板或云以桐木刻之叚借稱銅板然乎否乎文治謹對曰恐非桐木也細繹原書林春祺銅板叙當係刻銅爲模排印各書所謂聚珍板是也　太夫人首頷之壬午癸未之間文治初爲訓詁之學研究音韻未得門徑所閱者僅此書而已厥後携至江陰又携至北京又携至上海後乃携歸無錫而藏諸家祠去年志家祠藏書竟佚其目疏忽之咎無可辭蓋鮮民之生此心之恍兮惚兮亦已甚矣嗚呼吾　父吾　母先後棄文治而去矣獨此書歷七十餘年而如新經五六次之兵燹而居然無恙撫今追昔曷禁泣血之橫流也聖人有言鬼神之爲德體物而不可遺夫體物者無所不在書籍栝棬之屬皆是也今吾　父吾　母音容雖渺謦欬雖遙而文治手撫是編覺吾　父吾　母之精神未嘗不寄於是書而音容謦欬宛然猶在目前也然則是書苟傳諸千百年吾　父吾　母之精神其猶不沫乎嗚呼吾子孫其永寶之哉

桐城吳摯甫先生文評手蹟跋 庚午

右余辛丑歲舊作二首錄以就正於桐城吳摯甫先生者也先生諱汝綸文章傳桐城宗派師事湘鄉曾文正公通達經世大猷負海內重望余初未識其人滿洲紹越千世丈先生弟子也數以余名告先生辛丑十月先生訪余於紹宅

之愚園余適他出先生候余良久乃去越日余屬戶部書記生錄文二首維時倥偬字跡惡劣不暇自錄遂袖以見先生先生見余歡然如舊相識顧撝謙甚亦稱余先生余踧踖請曰吾將受業於長者何稱謂顚倒乃爾先生堅不許閱余文頗激賞余請益先生但唯唯迨再三請先生始慨然曰天壤間作者能有幾人子欲求進境非明文章陰陽剛柔之道不可因為余言少時偕張濂亭先生從曾文正公學為文殊碌碌無短長某日文正公出吾偕濂亭檢案牘見公插架有古文四象一書蓋公手定稾本也亟取之錄其目越日歸諸架踰數月文章大進文正怪之曰子等豈竊閱吾秘本乎則相與大笑又為余言文章之道感動性情義通乎樂故當從聲音入先講求讀法濂亭初見文正時文正告之曰子文學南豐類褰筋脈太緩宜讀介甫文以遒鍊之卽就座中朗讀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一過濂亭聞之大有悟此文家入門訣也余因亟求吳先生讀法先生卽取余奉使日本記諷誦之余慚甚然聆其音節無不入妙爰進叩其蘊先生曰讀文之法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氣不聽之以氣而聽之以神大抵盤空處如雷霆之旋太虛頓挫處如鐘磬之揚餘韻精神團結處則高以侈敘事繁密處則抑以斂而其要者純如繹如其音翱翔於虛無之表則言外意無不傳樂記師乙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纍纍乎端如貫珠皆其精理也知此則通乎神矣余又叩應讀之文先生曰第讀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二書足矣文正之文以昌黎為間架而其神理之曲折則皆廬陵也故黎蒓齋稱謂歐陽文忠後一人君善學之會心不遠矣余感謝別去明年壬寅七月余隨載育周尊使遊歷歐美道經日本先生亦在東邦考察學務會駐日公使蔡鈞凌侮留學生某君等朝旨命載專使查辦先生來謁專使見余喜甚曰君來學生可吐氣矣余晝間事繁先生每來夜談因又詳詢曾文正遺事先生慨然曰此數百年來一人非特道德崇隆勛華彪炳而已迺其精神已不可及遂言文正每日於寅正起披覽公牘卯正早餐羣僚畢集

公詳告各案剖析如流辰巳兩時接見賓客將領等或批答公牘午初作大字午正餐畢卽徧歷賓僚宿舍無偶遺者或圍棋一局未正後見賓治事酉初晚餐後卽讀經史古文至亥正止高誦朗吟聲音達十室以外子初與家人或幕僚談旋濯足子正始寢至寅正又起蓋晏息僅二時歲以爲常其自强不息如此先生又慨然曰吾壯時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後佐李文忠幕遭際亦幸矣然佐曾公幕時日有進益而佐李公幕十餘年則故我依然何者蓋曾公每辦一事無適莫心無人己見但詳告事由命諸同人各擬一稿以進擇其最善者用之且徧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勝己者則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勝吾吾用之矣卽將己稿棄去於是人爭自濯磨事理愈細文思亦愈精李公則不然每辦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者擯之無討論無切磋於是人爭揣摩其意無越範圍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於此可見而其能作人與否亦於是焉殊矣間又論讀書作文之法先生述文正言凡文學家讀經之外宜讀七書曰史記曰前後漢書曰莊子曰韓文曰文選曰說文曰通鑑此七書者天資薄弱之士通其一二已足中材則通其三四若能盡通之則爲全才矣又爲余言文者天地之精華牢籠萬有靡所不該貴在獨立不當偏滯一隅君文理學氣太重夫以理爲學固美矣善矣若以理學爲文動雜以陰陽理氣之說則易入於膚庸而無變化其弊與考據家之支離詞章家之浮靡異體而同譏宜洗滌之余大心折乃知篤者先生諱未嘗爲余盡言也如是者縱談三夜不倦朋僚竊聽莫敢贊一辭余隨赴先生寓所見其令嗣辟疆世兄示余文精光灝氣神似昌黎迹其游學東瀛已久而好古若斯信乎能守家法者余因告先生平反留學生案並請別簡監督狀先生甚喜曰吾固知君來學生可吐氣也停數日辭先生歸彼此依依不忍言別越明年癸卯先生亦返京師時余已調商部事益繁不克見先生又踰二年先生遽歸道山余聞之悲惋者兼旬蓋余受業鎭洋王先生紫翔定海黃先生元同嘉

興沈先生子培而外平生景仰者惟先生一人而已丙午後奉諱同里始得讀先生遺集又踰數年始得讀先生評點諸經子書偶與辟疆世兄及先生猶子廉君南湖通函卒未悉先生行狀也是冊於宣統元年己酉歲裝潢成爲門人李生頌韓借去前年李生卒余追思吳先生不置爰索歸之縷紀其始末感念老成愴懷知己蓋於邑不知所云然

王紫翔先生文評手蹟跋 庚午

右文治所擬外舅黃公傳文吾師王文貞公紫翔先生所改定者也昔先生改文治制藝約五六十篇古文約二三十篇今僅存此手蹟一篇嗚呼至足悲矣初光緒庚辰歲文治年十六遊於庠學爲古文辭意氣頗狂上書先生獻所爲文十首先生優容之評曰子僅閱籠統論道之言而卽欲形諸文章在無識者或驚爲知道恐識者有以量其底蘊之淺是非厚植根柢不爲功蓋文雖藝術而人品學問皆寓其中故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文之精深堅卓者必其人之忠厚篤誠者也至尖新險巧則人必刻薄違戾怪僻則人必傲很子學爲文先從立品始然後涵濡於四子六經之書研求於史漢諸子百家之言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人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文子其勉旃辛巳春遂受業先生之門先生首勗以孝悌忠信之道申之以義利之辨曰小人所以下達者皆以利害義爾若喻利者非吾徒也又曰士君子讀書貴在明理不能明理讀書奚爲因命讀汪武曹四書大全陸清獻三魚堂集曰此理學入門之始願先生獎借雖至而訓督綦嚴壬午值大比文治每獻一藝先生輒不懌甚至擲諸几上曰子文如此之高焉得逢識者蓋文治方學明正嘉文也迨出秋闈呈首藝先生喜曰是可命中但在十名以外耳既而果然乙酉歲文治赴江陰南菁書院肄業先生詔之曰昔顧亭林先生有言經學卽理學明理必在於通經彼强分門戶者皆鄙倍之徒也吾聞南菁院長黃元同先生經學大師子守吾理學之教而更採黃先生之所長博聞强識窮理盡性他日自成一

家斯可矣壬辰歲先生入都散館文治計偕隨行賃小寓於東城（太倉會館雖禮闈較遠臨時別借屋舍謂之小寓）三月十日首場出闈先生親至
小寓閱文治文戲謂之曰子揣摩元度至矣此文必可中鵠視乎子之命耳揭曉獲雋先大夫寄書謝先生曰吾家小
子非先生無以有今日自是文治不復作制藝專爲古文辭請益先生論古文不尙宗派不泥法度但當養吾浩然之
氣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自能神明變化爲天地間化工之文若必拘拘於規矩繩墨而自謂入古
人堂奧則所挾不宏氣體日益薄弱而義理神情皆不能磅礴而周浹非聖賢豪傑之文也是故文章當壹衷於理不
當自梏以法毛於僞體塗飾造作言語破壞先正典型尤宜痛裁不稍假借所以端文範卽所以正心術也是年文治
爲先生作左傳攷釋序先生欣賞之曰此文頗足爲吾書生色踰數年又爲太師母張太夫人作三省樓詩稿序先生
曰立言亦頗得體遂謂文治文章已成就不甚刪改略去虛字蓋先生最善文家割愛法嘗謂秦漢之文不獨無支詞
且無支字唐宋以後文所以不古若者虛字多也能節虛字則氣自鍊而辭自雅矣厥後文治呈所著十三經提綱先
生曰此書義理多未經人道又呈羣經大義先生手評孝經大義後曰穿穴經義體貼入微而理尤純正子之從事於
斯者深矣（此書手蹟別加庋藏）及見論語大義鄉黨微子二篇則曰噫子情見乎詞殆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耶當是時文治掌上
海南洋公學先生頻蹙曰方今士習日囂宜籌所以挽救之策小學近思錄爲救人心良藥當命諸生循謹者讀之倘
任其淪胥吾國魚爛靡遺不知所居矣辛亥後先生嵩目時艱日夜憂歎侘傺無聊病以時作遂論文治每歲回婁省
視一次其後每晉謁先生輒曰吾與子譚精神爲之一爽吾但望子來不必延醫士矣其篤愛文治如此右文作於丁
巳之秋往呈先生喜持螯命酒卽夕揮毫改就時先生常有范文子祈死之意文治聞之不勝慘沮先生笑曰子毋憂
吾生順而死甯矣臨別時則又忻然曰子來數日吾體加健今日可出門品茗矣親送之河干文治立船頭見先生拄

杖往西去佇望良久迺解維行此情此景尙歷歷在心目間也戊午五月驟聞先生病急自滬馳歸先生已疾革閉目氣息僅屬文治含淚呼之先生猶張目視數刻越日遂捐館舍嗚呼痛矣夫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先生也嘗讀禮記曰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又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未嘗不黯然神傷又嘗讀方望溪先生書左忠毅公逸事與段懋堂先生跋朱子小學文則又瞿然曰此皆吾先生之志也不禁悲從中來掩卷而繼之以泣嗚呼人之生也不可自忘其本至於受恩最重之人心心相印其何能忘今距先生之歿倏焉十餘載文治道德墮落與世浮沈將何以對先生然而永矢弗諼之志常紆鬱於中者不徒欲後之子姓紀念先生蓋追維先大夫遺言非先生無以有今日也嗚呼痛矣夫

王紫翔先生書函手蹟跋 庚午

右先師鎭洋王先生紫翔致先大夫書一通論文治書二通時在光緒癸卯歲也先大夫與先生交最篤嘗詔文治曰吾少年時常與先生角文藝於北門王稚香先生宅中維時來會者生童咸集恆逹百人風雨瀟廬各吐其胸中之奇爭相先後以爲笑樂函中所稱金君季尙蓋亦文會中一人也昔時余嘗擇其文之尤者錄爲一册內有先生少時制義二首惜今已不復存矣憶光緒壬午歲文治倖登賢書癸未隨先生應禮部試先生入詞林文治下第歸壬辰復隨先生入都文治獲雋先生散館以知縣分發河南癸巳先大夫就養入京音問稍疏踰數年先生奉諱歸里淸況頗艱先大夫憂之謀於崇明孫子鈞吏部請改府教授子鈞爲文治同年時官文選司掌印竭力贊成其事謂不久可選缺乃先生堅不肯出高尙之風可補年譜所未載其論文治第二書謂以留意人才爲第一義然鬨奔競躁進之風則萬不可毫釐千里吾子愼之此數語蓋終身銘心刻骨而不敢忘者也先生遺書共有十餘通今僅存此數紙別有先生

自訂年譜親寫稿爲慧言世弟所持贈者並什襲藏之霜夜寒檠每一展讀墨跡如新而文治俯仰身世則蚤爲無父無師之人悠悠蒼天中心如噎嗚呼晞矣

壬辰殿試策自跋 壬申

舊制相傳禮部鄉會試中式卷逾三十年則焚燬之至朝殿考試惟及第卷偶在琉璃廠肆揭懸數日外餘均藏大內無有得見之者辛亥國變後內廷翰墨流播四方蓋無分優絀矣壬申春余至上海因太倉救濟兵災事晤舊友史君量才史君告余曰吾以鉅貲購中秘藏君殿試策在焉歎爲奇遇願以奉贈至五月果寄無錫墨跡如新蓋自壬辰至壬申適四十年矣古人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史君贈此千金不翅且惠我短簡詞旨淵雅尤可佩也憶壬辰殿試時維四月下旬是日卯初諸貢士恭詣保和殿門禮部官唱名次第魚貫入辰正監試王大臣率諸貢士詣殿下鳴贊行三跪九拜禮部擦散黃紙策題肅如秩如余自辰正屬稿已正畢至殿廡向官監索茶水進飯一盂急上殿謄寫甫一頁閱時計表已午正惟恐不及急振筆疾書字較生動惟第二頁爲古二字下脫去土番地三字當時竟未檢點猶以爲一字無訛也至酉初二刻畢繳卷後由王大臣在卷末謹對二字下畫押余遂出歸會館罷勧已甚明日右手如拘攣作家大人稟幾不成字矣越一日行小傳臚禮在勤政殿諸貢士進西苑門內集湖之南以橋爲界湖以北爲引見朝房卯正遙見王大臣率禮部官出即宣傳一甲一名廣西劉福姚二名浙江吳士鑑三名廣東陳伯陶二甲一名直隸惲毓嘉二名江蘇張鶴齡宣畢凡十人晉內引見餘譴退出遽有在宮門口大聲呼冤者則山東同年田智枚也衆咸異之明日在太和殿行傳臚禮百僚濟蹌俊髦斯翼鐘磬咸序恍聞鈞天何其盛歟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非耶蓋不啻置身唐虞三代之世而俯仰進退於其間矣夫科舉之制論者以爲埋沒人才余謂此耳食之說也自漢董江都

宋文信國著名以來史不絕書末流無識講求揣法不論文學之淺深以究品詣之純駁誠爲殉末而忘本然天下果有聖賢豪傑決不受科舉之牢籠俯仰二百餘年若湯文正陸清獻孫文定若林文忠胡文忠曾文正詎非科舉中人迺其道德功業震寰區銘竹帛而同治初元張文襄破除殿策舊格名動一時何埋沒之有乎橫覽宙合廢興泰否之數昔年民生之困或曰科舉累之也今日民生之阨或曰學校害之也不知科舉學校豈累害人之具行之者皆非其人耳玄黃消息一龍一蛇是非得失必有能辨之者惟由今之風俗無變今之人心雖盡改古制至於朝四暮三移必顚倒錯亂而無以善其後此何故哉誦曾氏以義爲利之箴讀孟子道揆法守之訓當憬然知所本務矣

重印婁東十子詩選跋 癸酉

吾婁自王弇洲先生與李歷城以海內宗匠主風雅壇坫一時與謝宗梁徐吳諸先正始稱五子繼稱七子厥後有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後七子之繼起迄明之終詩社勃興實維吾婁獨得其宗而集成於梅村吳先生其所輯婁東十子詩選早已傳播邇至乾隆時由浙江巡撫採進載入四庫全書易名曰太倉十子詩選而流風亦稍稍衰矣迄今又百餘年原本雖海內蒐藏家亦寥乎莫覩吾婁圖書館舊藏僅有殘本今年春主任吳君也庵廣事搜訪得抄全帙同人擬重付印屬文治記其尾溯自弇洲至梅村中歷數十年其間相爲遞嬗者由瑯邪伯仲繼以太原伯仲茲選中列王氏有六曰芝廛集曰三餘集曰健菴集曰步蟾集皆太原伯仲也曰東皋集曰碩園集亦均其族姓皆梅村先生同時唱和儔侶也惟迄今專集已不可得僅於四庫總目所稱風格如出一手者一證其說之然否而已其他自周肇東岡集至顧湄水鄉集後生小子已不能舉其姓字遑論其集其詩乎今由吳君鈔全重印之詎不大可憙哉獨其盛衰顯隱之迹有不能無感慨於心者當梅村先生選錄茲編在崇禎某年方是時東北用兵中原俶擾而風雅

遺規猶復不絕於世迄今三百年榆關烽火倍烈於曩時而大雅淪淪斯文泯滅欲問婁東詩派故老無復存者間與二三同志晦明風雨講學於荒江寂寞之濱冀得挽頹風於萬一然而狂瀾澎湃扃戶凜搖身世之感較梅村先生爲何如變風之詩曰我生不辰逢天僤怒又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嗚呼其可悲也已

茹經堂文集三編目錄

卷六　記類

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六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記類

重建安我素先生祠堂記 辛未

嗚呼氣節之在天下所以爲人倫之坊表者豈可一日而息哉往者文治蒐集有明一代名節最著之士遺書都數十種嘗得高忠憲別集爲表章而刊印之其中載有安我素先生狀謂與先生同黜於言事同錮於明時同學於東林朝夕者二十有九年迨其歿也爲作行狀則謂自吞之淚幾回入欲斷之腸他日見公九原惟此一事不負知己其交情氣誼之篤蓋如此而邑中父老相傳忠憲殉節之後其眷屬避難安先生家幸得罔恙卽今所謂安鎭者是也於是文治益景行行止於安先生不能置辛未春先生十一世孫宗愈君字涵養偕邑人高君涵叔以重建祠堂屬文治爲記初先生哲嗣當明季時請建專祠旣報可矣會鼎革罷先生玄孫諱會發於淸乾隆庚申始建祠於安鎭二百年來祠宇頹圮享祀就湮蕩盪無所涵養君有恫於中爰於民國乙丑十月就祖遺賓娥臺舊址斬剃掃除風雨攸除重建祠屋五楹奉先生栗主祀焉涵養君之孝思可謂至矣會重建高子水居亦於去歲落成後先暉映前賢之光采鬱而必發殆運會使然與當明萬歷之際逆璫肆虐毒痡士林時則鄂皖浙諸省有若左先生遺直楊先生文孺黃先生尊素魏先生廓園吾蘇則有周先生蓼洲繆先生當時吾邑則有高顧諸先生相繼並起殺身成仁氣節之盛彪炳寰區而

抑知前乎此者已有不忤權貴直聲震朝野如安先生其人者乎語曰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豈偶然哉且夫乾坤之所以不息者正氣凝之也君子之所以維持正氣者正學植之也昔我宣聖論儒者之道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身可危而志不可奪文治每誦其言往復留吝以爲千古師表人倫端在儒行安先生幼時依母吳孺人仳離困苦有非人世所能堪者後舉進士官行人以母秉家不願北遂告南怡怡膝下色養以終此其孝行之篤可爲師表人倫者一也迨行人報滿當晉臺省以年未及格或勸先生稍贏其算先生曰是欺君也則不試光宗之變先生驚悼痛憤槌心頓足題詩曰祇餘一掬孤臣淚中夜潸然落枕邊後世傳誦往往爲之歌泣此其忠愛之忱可爲師表人倫者二也然其大本大原則更有在致高忠憲與先生論求放心之法謂覺其放者乾知也乾知大始在於幾直養者坤能也坤作成物在於守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至其品隲先生謂藝不苦習而工學不窮研而信性命微言與他人言不能解與先生言不俟辭之畢也嗚呼斯豈出於夙慧與方其泛舸五湖翩然高舉衆賓歎羨以爲神仙中人庸詎知其皓月冰壺朗然在抱濁世塵埃泥而不滓惟其藏諸內心者潔白而精微所以坊表人倫者光大而久遠也文文山先生所謂天地有正氣凜烈萬古存意在斯人與夫一鄉有矜式而一鄉興一國有矜式而一國定其正氣之充塞而彌綸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非夫講明正學綱紀人倫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此文治爰大書之俾後世之聞風興起者咸是則而是傚云

宗伯子良公積善傳家記 庚午

宗伯諱洪培子良其字系出毘陵遷居無錫公以積德善行聞於當世有子六曰浩鎭曰滋鎭曰濟鎭曰明鎭曰圻鎭曰鋆鎭浩鎭滋鎭圻鎭皆與文治友善如親昆季今歲庚午距公之歿已二十有六年矣浩鎭亦已先歿滋鎭圻鎭懃

懃懇懇以家傳相屬文治謂公已有碑銘不如作傳家記爲宜圻鎭曰善吾之所望於子者將專記先人之嘉言懿行爲子孫訓也越月復遣其子淞源來申前請文治爰詳叩公門內之行與其施於外者淞源曰嘗聞諸伯叔父及吾父言吾祖既繼志述事偕諸昆季建祠於惠麓復以常郡宗祠饗室燬於洪楊僅存前廳湫隘不足以妥先靈爰議集鉅資以興復之會有以道遠梗其議者公慨然曰常郡祠乃吾闔族宗祠也先靈失所幾二十年瞻仰之餘愴然流涕當推木本水源之誼與常郡族人共之何忍以道遠爲辭乎乃不憚跋涉親董其事逾年告成迄今常郡族人稱道弗衰云文治告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語載有子言孝弟曾子言愼終追遠蓋孝弟人倫之本也追遠尤孝弟之本也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而禮記亦曰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自古一家之福未有不基於敦本者也而一家之禍未有不始於忘本者也是公之善行足爲子孫法者一也淞源曰唯唯又聞吾祖又興復貞節祠於惠麓初鄉人以孝貞女唐素工繡事力貧終身以所得養其老父及歿爰奉祀之並以貞女唐秀鳳配祠亦燬於洪楊吾祖訪故址於瓦礫中而基地已爲他姓所得輾轉商贖始克有成遂復舊觀復以節婦太姑母及張貞女蘭貞祔祀焉太姑母者吾祖之胞妹守節至數十年而蘭貞者太姑母之夫妹因其兄早亡願代子職守貞不字者也文治告之曰易言苦節不可貞又言甘節吉自來貞節女士多有以苦節爲甘者蓋其至情天性之所發實倫紀之大坊晚近之模範也是公之善行足爲子孫法者二也淞源曰唯唯又聞吾祖奉曾祖景溪公遺命商昆季擬興立義莊以贍族人首以私田撥莊產以爲倡並覓莊址殫精擘畫躬親厥勞今日之得有義莊緊維吾祖之賜文治告之曰孝友睦婣任卹詳於周禮宋范文正本經意創設義莊風行後世然如公之立志不渝始終曲成其事則錫類之仁尤有下可及者此公之善行足爲子孫法者三也淞源曰唯唯又聞吾祖居恆屏絕虛名有推崇之者退然弗敢居獨於育嬰一事則慨

然任堂董無稍讓蒞堂之日即愼選耐苦能任事者細察哺嬰之情狀常曰呱呱者得長成與否權實操於乳婦吾不忍見一孩顚連而憔悴也乃懸規章以緣督之設奬金以誘掖之親驗嬰孩肥瘠以勸懲之先時來堂就養者女孩多而男不僅見迨吾祖任堂董乞養男孩者先後計十餘名今各成家立業矣文治告之曰慈者人生之本性也故老子曰天將殺之惟慈可以衛之矧育嬰堂都係棄子口不能言語生不能知其姓名苟有飢寒誰與噢咻之苟有啼笑誰與愛憐之天下之苦孰有大於是者公獨於乳者爲育嬰之命脈此所謂以慈衛之者也是公之善行足爲子孫法者四也淞源曰唯唯又聞吾祖嘗於邑東北鄉嚴家橋創設施棺會蓋憫窮鄉僻壤之貧乏無告者死無以爲殮也每歲督匠蓬造施櫬若干具集若干會而成一具之費勸鄉人與一會或半會不等每會僅制錢百不足由己任之又嘗聞靖江江畔有義塚爲水激盪將有沉陷之虞乃命四先伯鏡遠公偕同里廉茂苑先生詣靖籌爲遷徙計廉先生亦仁人也相與圖成之及遷徙旣蕆事原江岸隨即陸沉蓋千鈞一髮有如斯者又嘗於邑東郊見敗棺纍纍暴露風雨觸目傷心乃就原地購基以瘞埋之其地字號曰玄題名玄公墓不曰義塚公之也且爲死者地也迨任同仁堂董事對於義塚尤拳拳不去懷每値冬令必令人蔂梩覆土於其上以合古人掩骼埋胔之意焉文治告之曰聖人之道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已義莊育嬰使生者得其所也掩埋義塚使死者得其所也蓋生順而死寧者萬物一體之心也往者張楊園先生纂喪葬雜錄亦嘗立公葬會公與之不謀而合矣此公之善行足爲子孫法者五也淞源曰唯唯又聞吾家經庚申亂生產將日蹙吾祖與諸昆季徐圖家業爰隨曾祖在邑中開設時長布肆由伯祖履卿公經理之而吾祖則主鄉間分肆事時有紀綱友某性譎詐曾祖嘗戒伯祖與吾祖曰此人有才無德宜權衡以處之曾祖歿後某益驕恣伯祖惡之罷去而吾祖則貸以金令別爲業又折閱銜伯祖以匿稅誣控於官同業八家咸波及蓋布貨律須納稅

而商家例有傭金向於售貨時分項要會一以貢國庫一以維商業顧某以此入伯祖罪糾邑之豪猾吏聯名謌控文致以售其奸獄既成吾祖知伯祖訥於言含冤無以辨慨然曰兄老矣同業危矣若不出當其衝將內無以對兄外無以對同業即上無以對吾父摯涕就道訴訟由邑而郡而撫而督盤根錯節歷五年得曾忠襄公平反吾祖之精力已瘁而伯祖與同業未嘗少累也厥後某老且貧不能自存吾祖惻隱爲懷復贈多金以活之所謂以德報怨者非耶文治聞之肅然作而嘆曰有是哉仁人君子之心也古人爲其親以身犯難者有之矣若爲其兄犯難委曲求全一至於此者則未之聞也吾不知其苦心孤詣而當時歷境之艱辛爲何如也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公惟推孝友之誼以及於宗族及於鄉黨及於民胞及於物與故其積善餘慶自天祐之至於終身而下及於子孫也抑文治嘗聞邑中人言公於修橋築路諸公益無不爲於賑救各省飢民諸善舉無不與而尤有陰德爲人所不知者每値水旱凶荒及舊穀既沒民生窮蹙之時輒訪飢餓不能出戶者叩其門予以錢若干緡或訝其無因而至其日吾昔日貸君錢君豈忘之乎或乘其不覺置錢於室隅即匆匆去其心之厚於仁如此何怪其家道之寖熾寖昌而未有艾耶往者先大夫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故家累傳數世往往敗亡者多而興盛者少惟行善乃可以維持之今攷公之德行洵足以傳諸無窮然而未之知者後之人宜勿替而引之也淞源既退讓齋破濡筆爲記以諗滋鎭圻鎭鎣鎭諸昆季俾載諸家乘而不忘凡我同宗竊願相與共勉之焉

陸母吳太夫人入祀節孝祠記 辛未

中華民國二十年辛未之春余及門蔡君其標賫同邑陸君君明嗣祖妣吳太夫人入祀節孝祠徵詩文事狀來告曰君明純孝介生乞文請爲一言余披覽數過作而嘆曰母儀之式其可風矣昔劉子政撰列女傳別仁智貞順節義三

者比類以從百世後讀之聞風興起歌泣隨之此良知感發於不自覺者也太夫人姓吳氏爲邑中望族錫恩先生長女聰慧溫淑年十七歸博士員陸濟今先生事姑黃太宜人克孝而相夫以義靡室不勞生子桂恩君佐義方越十餘年遭家閔凶夫若子相繼卽世含辛茹苦忍淚以事高堂時五服中無昭穆相當爲之繼者爰擇諸親陳渭生恩撫之渭生固濟今先生鍾愛者也太夫人恩勤備至以迄成昏厥後陳氏以本支無後亟請歸宗太夫人曰吾令入繼義也彼歸宗亦義也後吾宗而殄人之宗非義也竟遣之其仁達爲何如者嗣孫君明族中之選也太夫人賢而立之立孫禮也民國十二年癸亥季秋太夫人卒先於淸季得旌表如例茲者君明筮吉奉栗主入祀節孝祠太夫人之食報以君明之能達孝也其標告余曰甲子冬齊盧構釁錫邑斗城危如累卵長安保衛團守禦雖固而僻院窮巷僑居江北貧民甚夥睨而欲動者數君明乃在賓豐商棧開倉發粟隱患弭平人鮮有知之者君明之功德太夫人之遺敎也皆其孝思不匱之所致也吾於是並記其標之言以爲當世勸

重建無錫忠義孝悌祠記 癸酉

粤若稽古泰伯成父之志讓國於弟斷髮文身用逃荊蠻而開吾邑民漸其敎服義弗墮以繼以承於千百載暨於蕭齊亦有華寶終身慕父母皓首垂髫以儒子服終著名國史所以刑仁講讓風际百代亭毒焜燿一邑爲里子弟作式哉邑故有忠義孝悌祠在孔子廟大門東偏以祀邑人之副其行者式拜式瞻民俗以敎徒以官失其守屋壞弗修邑人君子既割以畀我國學專修學校而更新爲橫舍余以庸陋實長厥校乃度地鳩工曰其何敢不力重樓翼然既敕既周而舍之西偏舊連名宦祠輒修治其壞漏而遷忠義孝弟祠之主祔焉亦以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獨念忠義孝弟者人之所以率性國之所以爲學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聖門高

弟傳授心法申言之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則是舍忠義孝弟無學而學者所以學爲忠義孝弟也博文溺志唐言寡實紀綱性情必以四敎惟邑人君子所以付任余者庶其在此而祠墮弗修媟於非所其何以妥侑厥靈模楷人倫民益無嚴暴行攸作惕於廢典載寢載興乃擇地名宦祠之迤南面西而背東建屋三楹以爲忠義孝弟祠而執事孔子廟之舊有勞以食於廟者倂以祔焉其費所出余與邑彥錢君基博子泉分任之不足貲之國學專修學校癸酉九月工告迄功董其成者則陶君守恆達三孫君家復麟香高君文海涵叔之力爲多皆邑之良也例得書

張天如先生遺像記 癸酉

癸酉仲秋同鄉張君亮孫屬表弟黃君玉儒爲介乞題其十世祖天如先生遺像余於先生向所服膺者也式瞻遺像有不勝感慨於懷者爰謹記其後曰天地間文化流行存亡興廢大之係一國小之係一鄉豈不重且鉅與恂婺之士迺土苴而弁髦之誤哉誤哉當有明嘉隆間吾鄉王元美先生崛起弇山以文章氣節激厲當世天如先生繼之創設復社爲東南壇坫主盟復社者復東林也合中州端社松江幾社浙江超社黃州質社等八社爲一雲龍風虎之彥鼺舉景附吾蘇若文震孟若瞿式耜若陳子龍浙江若錢士升若倪元璐河南若侯恂侯恪若喬允升江西若羅萬藻若章世純湖廣若梅之煥若劉宏化山東若范景文若張鳳翔陝西若李遇知若惠世揚福建若黃景昉若蔣德璟廣東若陳子壯若黃公輔諸名流八表告至安車蒲輪徵文礪行天下皆知儒行之可貴名節之宜珍而當道者昏迷不恭登任魏忠賢溫體仁阮大鋮之徒摧殘士氣自促其亡故復社墟而明社屋諸賢殉節以死者不可勝數國運文章同歸於盡悲夫悲夫方吾婁之盛也天如受先兩先生激揚涇渭與漳州黃忠端蕺山劉忠正以道義相切劘維時太原

奉常家訓琅琅後賢踵相接而理學正宗若陸陳江盛諸大儒講論道德於晦明風雨中吳祭酒醰精詩學十子和聲忍菴稱最厥後若顧抱桐若沈敬亭若程迓亭亦以經術學術負令望令聞平陽科第鼎盛編輯婁東詩派標光秀發秋帆尚書淹貫考據實開阮文達之先河一時人才蔚起郁郁彬彬何其盛也洎乎晚近人務異學不復讀中國之書求所謂人才者或飢驅奔走散之四方或汙俗趨時半途易轍藝林寥落黌舍榛蕪憑弔舊國七錄齋故址徒令人感喟滄桑猷獻隤沸又何衰也豈運會使然與抑後生小子不克承其統緒與由後溯前盛衰之感若此由今策後景象當復何如夫愛國者必先愛一國文化俾之不亡愛鄉者必先愛一鄉文化維于不敝竊願吾鄉學者毋忘大本大原相與博考鄉先賢遺書而保存之而口誦之而心維之一鄉之文化不亡一國之文化不亡則一鄉一國未有亡者也國無人焉誰其尸之天之大昌斯文也先覺者之責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之責也天如諸先生英靈其不沫乎蠡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其必有瑰意琦行之人奉遺像紹復社遺規而重興吾國吾鄉之文化乎

上海交通大學工程館記 壬申

余掌上海南洋公學時改名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初設鐵路科旋設電機科繼設鐵路管理科又設機械科始迮之三年乃就上院後舊屋改作三楹購機器二千金略事試驗教員李復幾實董其事踰年延訂美國人謝爾屯主教電機科增建二楹爲電機試驗室後又增設金工廠先後購機約三千金其制粗樸質陋不足資發展也庚申秋離校繼任者爲門人粵東凌君竹銘于丙寅秋始籌建工程館立基石於兩操場之西并募捐三萬五千餘圓會時局俶擾未遑建造越四年粵東黎先生曜生來掌是校商請鐵道部長孫先生哲生撥建築費四十五萬圓設備費六萬圓因原有之機械金工廠十倍其容積而擴充之由鄔達克建築師蒞匠繪圖馥記營造廠承造經始於庚午歲十二月

落成於壬申歲一月於是工程館宏規大啓其地佔七萬方尺其屋象口字形其質料爲鋼骨水泥其下宇曰鍋爐室曰機械試驗室曰水力試驗室曰金工廠曰材料試驗室曰電氣試驗室曰標本陳列室其上宇曰教室曰繪圖室曰演講廳曰儀器室曰模型室曰教授憩息室凡茲設備頗臻完美既觀成黎先生來請爲記余迺鄭文以告諸生曰維余平日之志願在造就中國之奇材異能冀與歐美各國頡頏爭勝今黎先生之志亦猶是也自先生涖事以來殫精竭思不惜糜數十萬之財力以供諸同學之研求茲館規模閎遠矣惟願諸生朝於斯夕於斯鉥規鎔鈞鍥而不舍蔚成吾國奇材異能當不負黎先生之苦心乎而余更有進焉者昔有明王文成公陽明先生常以致良知立教誠以良知爲萬能之萌柢也今人但務思想而不能修養其知覺夫知覺不本於善良則思想終歸於惡化試觀二十世紀以來吾國鮮有發明彝器技能者何也知覺不良日趨於功利夸詐則思想因以窒塞而不敏也吾願諸生勤究物之質更培養性之靈庶幾乎體用兼備有以扞外侮而致太平矣是固黎先生之期望而余亦馨香以祝之者也

顧辟疆園記 戊辰

余隨先大夫卜隱於錫邑西溪已十七載於茲習聞鄉父老追述勝蹟感喟滄桑輒低徊焉而不能置往歲顧君康伯出眎新構顧辟疆園紀略並諸耆老題詠世澤宗風久而弗替豈僅碧山吟社嗣音而已哉東攷晉書王獻之傳獻之少負盛名高邁不羈嘗經吳郡造顧辟疆園肩輿徑入不通謁遊覽畢旁若無人辟疆以摈責傲主人數之又中吳紀聞載吳中舊傳池館林泉之勝惟辟疆園爲第一見於題詠者若李太白陸羽陸龜蒙皮日休及近世張伯玉豔說者非一人乃知辟疆園之勝由來舊矣康伯紹承先志構葺屋宇一邱一壑靡不殫心於丁卯冬而落之園中有土山三有池二有泉七因地設施者有聽事三楹便座二楹亭四軒一榭一而以五老峯四洞三橋錯雜而引勝之四泉池內

四智井而得名匯龘池亦露三智井泉脈皆發於惠山二泉而灌於井其曰小平泉曰辟疆泉曰雲液泉曰小中冷此附屬於四泉池者也曰朝陽泉曰涵碧泉曰慧川泉此附屬於匯龘池者也所可異者浚四智井時掘得龍泉古磁皿及韓瓶瓦罐等都数十串蓋千百年之古物發之於一旦而適歸於好古家物之顯晦非偶然也其聽事則顏曰辟疆小築其便坐則顏曰清友山房其軒曰碧梧其榭曰藕香其亭曰徯月曰留馨此外又有方亭茅亭洞曰鶴賓曰石玲曰歸雲曰問漁橋曰步鶴曰三曲石梁而梧桐枇杷石榴絲蕣梅與夫桂蘭芍藥諸名卉蓊鬱葱蘢奇葩怒放大可人意說者謂康伯之爲是園聊以娛樂而已余以爲廢者興之舊者新之大之風俗人心小之鄉邦文獻息息有相通之義古來名勝地得名流觴咏其間縱譚軼事舊聞何莫非則古稱先之助爰思東林壇坫高子水居及夫秦氏名園感念于後之人者則又何如度必有起而新之者余作此記益睪然高望而不能已已也

太倉蟹簖記 己巳

距吾婁西門外三里許當太倉塘之首有蟹簖截流橫居其衝不知始自何時當八九月後夜燈火熒然蟹郭索上簖漁人獲之以爲利歲久圮壞則修葺之余幼時隨吾父館沺涇館蘇台館滬上往來必經是簖舟底砉然有聲每出過簖心輒悵然以其離吾祖吾母而去也每歸過簖則歡喜跳躍以其將見吾祖吾母也迨抵家吾姊候于門吾祖吾母欣然出曰汝父歸乎汝歸乎於是喁喁聚語一室雖王侯之樂無以過也此情此境盡夢寐時猶或見之己巳春正月太倉鄉先進葉涵溪先生暨吾師王文貞公入鄉賢祠諸同鄉邀余還里贊襄典禮爰率長子慶詒同歸輪舟若箭激過蟹簖砉然聲尤厲心爲動搖至里門舍親翁陸君勤之家親族僚友歡迎者數十人濟濟一堂歡然話舊可謂極一時之盛數年來無此樂者然靜言思之吾祖吾母棄養久矣吾父雖少享一日之壽然棄養亦閱六年矣吾姊之歿則

已四十餘年矣追維過蟹簖時情況曷禁悄然以悲泫然以泣也嗟夫一蟹簖之微而動人感慨若此蓋蟹簖可以常存而吾親不能常存此古今來生死自然之理無可如何者也然蟹簖可以常存而吾與子若孫思親之念亦可與蟹簖永永以常存此則先天之良知不容泯滅者也曾子曰父母既沒雖欲孝誰為孝乎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凡人之念慮萬有不齊彼春暉方晝者庸知天壤間無父無母之孤子有無限之苦衷哉當明發不寐聞雞聲嗚嗚然與他鄉迥異則念吾親之恩斯勤斯者而今安在也日方晡聞鄰舍讀書聲紙鳶風箏聲則念吾親之顧我復我教我育我者而今安在也（憶幼時春間風箏寒響正先大夫督課之時）夜闌聞人家呼兒聲閉戶聲則念吾親之倚門倚閭以望者而今安在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非謂桑梓中皆吾父母特吾心所瞻依者惟在于父母爾是故題鶺鴒而求無忝所生也陟北山而思不得養父母也覩瓶罍而痛鮮民之生也夫如是豈獨一蟹簖為然哉蓋人生所歷之境與其所為之事舉足以感念吾親惟吾思親之心既寄託于蟹簖則精神知覺即寓于蟹簖之中而茲蟹簖者亦可藉吾言而不朽故為之記以告慶詒瑾曰人生世界之內感情而已矣感情滅則人道乖而人類絕矣余之對于是簖感念若斯抑不知將來子若孫曾若元對于是簖其感念何如也慎毋忘先人稼穡之艱難也又告後之過是簖者曰鄉土者人之根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必先愛其父母而後能愛其鄉土凡過是簖者宜省吾言追憶其親且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道之所在無形與聲簖蟹有形者也當推而極之于無形蟹簖有聲者也當推而極之于無聲夫微之顯發而為至誠之不可揜孺慕終身悠久不息至于天地明察庶幾能盡其孝道毋若余之因循抱戚于無涯也

清明掃墓記 辛未

文治於辛未歲清明前三日率長子慶詒赴劉河表弟朱君壽臣叔姪殷殷為主宿鎮北之集善堂越日晨往拜洋子

涇吾祖吾父母墓巡視松楸依依久之乃去旋赴瀆漕拜始祖墓暨三世祖墓暨本生高祖墓幸皆無恙旋又謁四世祖周太孺人節孝坊因告慶詒曰此吾家百六十年舊物居然完好風霜駁蝕字跡不甚漫漶可喜也願世世子孫其毋忘及歸寓則親翁陸君勤之已遣其子慶熙由婁買舟來接慶熙余及門弟子也越日晨遂偕慶熙赴婁城舟抵南渡夾岸桃花繽紛陸君景周與樸丞弟慶厚姪已在渡頭相逆意俱懽然舟折而西赴吳塘橋拜外祖父胡公墓（俗名花墳頭圳丁名趙木林）比入城勤之昆季迎於河干故舊咸集卽宿陸氏宅越日偕勤之昆季謁陸陳江盛四先生祠並沈卽山先生墓由學宮前迤邐而南約行二里是日清明令節方亭午有祭於家者有祭於野者老者少者男者女者獨者衆者偯者啼者嗚咽者哭聲斷續而不絕也乃愀然歎曰吾鄉民德之厚有如是哉豈非鄉先賢講學之效歟抑發於本心之良知歟藉令併是而掃除之則孝弟之性滅人道淪於禽獸矣古先王之制禮也必使人有以自盡其心故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言如見吾親之形容也今是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今人而不知祭其先忘其本傷其根雖能言曾鳥獸之不若乎抑聞先儒有言祭於祠不如祭於墓然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存也往者先大夫挈文治掃墓每誦古人詩曰一滴何曾到九泉當此之時未嘗不潸焉出涕也而迄於今文治思之不禁痛淚之下咽於迴腸也嗚呼人生如朝露不可磨滅者天地之至誠春之朝秋之晨麥飯一抔濁酒一杯臨風而號泣者翳何人翳何人惟賴子孫之繩繩繼繼庶化者之精神魂魄永永而常存今文治拜吾祖吾父母之墓而痛吾祖父母之不及見也拜吾外祖父母之墓而痛吾舅氏之凋零也謁四先生祠卽山先生墓而痛其後人之無復有也嗚呼是後學者之責也雖謂百世而後皆其雲礽

可也乃一聞夫閭閻間之哭聲爲令文治之心靡曉靡依宛轉淒其而腸斷於吾親也越日遄歸無錫勤之原舟親送玉峯潭水深情彼此惘惘不忍別云

壬申遇盜記 壬申

辛未十二月杪日人攻我吳淞閘北我十九路軍蔡廷楷蔣光鼐等力禦之守三十三日至正月二十五日孤軍力不支日人攻側面由劉河楊林兩處登岸我師左次退太倉敵從之駕天空飛機追擊擲彈如雨毀城中文昌廟及大橋附近各處煙霧障天老幼婦孺號哭當是時東西南三城門均嚴閉居民避難者不能相顧皆踉蹌從北門出羣奔雙茆市沙溪之郊漂流失所嗚呼慘矣予時居無錫正月三十日有州橋避難來錫者陸姓眷屬四人爲予詳述慘狀予不勝悲越二月二三日劉河鄉人黃頌聲門人陸博泉先後來告避地事予遂動救濟念擬親赴上海且先人壟墓震驚未卜安否亟宜詢諸鄉人爰於二月八日約同鄉吳君昆生附申新貨艇以行一小輪拖帶共六艘卯刻登舟晚泊蘇州城外九日早舟啓行忽擱淺舟子邪許一時餘始得行至高店忽對面有懸郵船旗來者亦拖六艇舟中人大呼曰勿再進前五六里有盜船百餘艘吾輩遭刧掠盡矣旋聞舟中老嫗哭聲甚哀舟子大驚急下椗守候旋有十九師運兵空船來隨之行空船速瞬息去午初過蘆墟舟人相慶曰出險矣午正舟抵前山泖湖內子挈孫兒孝宣至船頭眺野景僕人高福侍至一村落境幽靜有廟顏曰武帝宮遙見一人服西裝戴盔帽拖絲巾鳴槍二響以爲獵鳥也忽高福瞥見田塍邱墓間躍出五六十人皆持盒子砲手槍羣擁而前大驚曰殆矣此盜也內子孝宣急避艙內高福惶遽閉艙門時槍聲已四起盜衆呼迫令停舟槍砲羣擊輪船岸高水淺彈雨從艙面飛過簌簌落水中管駕某惶駭將停舟我船舵工唐八舟子張荀等大呼曰今日吾輩停亦死不停亦死不如速逃管駕者悟隨增熱水管加足速率飛

渡唐八復呼舟客臥倒避彈並呼曰水關端正蓋舵線直則舟行速也遙見羣盜來追者約二百人頃刻過一浜盜不能越繞而行約里許又過一浜歷浜凡三槍聲乃漸遠漸稀忽輪舟停有婦女號呼聲衆驚以爲盜攔截登舟也尚福低呼舟子詢之則因對面有避難船來載婦女十數號聞盜聲求附以行也乃拖帶疾駛二十里許至一村乃命避難船解維安置之又鼓輪行是夜宿閔行余犒管駕某及唐八張荷等以差舟人競告曰是役之得免蓋有四幸焉時方午發盜未集河干一幸也舟人遙望羣盜來追時互相傾跌若有結草以亢之者追不能迅二幸也風順水亦順疾馳無礙復得三浜阻之三幸也無水盜來襲四幸也殆若天所助與而是晚嘉興至蘇州輪舟被刦水警救之不能勝情形絕慘老於識途者曰前山泖湖者諺所謂長毛城强盜村是也聞者咸咋舌余抵滬後親友咸來相慰門人陳柱尊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余笑曰莽禍烈矣吾誠不屑竊效其言然何敢擬於孔德邪

茹經堂文集三編目錄

卷七　傳狀類

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七

傳狀類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太倉胡吟石公傳略 丁卯

公諱溶字安公號吟石鎭洋邑廩生天性沈靜友愛尤摯乾隆十八年癸酉以第一人舉於鄉累赴禮部試不第三十一年授蕭縣教諭年七十二以疾卒於官所著有吟石集吳門草薊門草燕臺草奈何草都凡三四千篇相傳公應鄉試時題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制義中有所謂入手者挈題綱領貴能攝取全神公搆思甚苦自度不能勝餘子忽心動如廁聞同舍生語曰某鄉試必與其師偕今胡不然公豁然有悟卽歸號舍屬稿曰子路游陳蔡游楚衛遇沮溺遇丈人皆隨孔子以行獨石門一役胡不與孔氏偕來也自此以下乃曲敍仲子寂寞無聊之概根心生色是以晨門見而異之也吾鄉頖宮東南舊有魁星閣建鐘樓於其旁重九登高率應試者相聚撞鐘以爲樂維時有吳維鍔先生字斂夫者高據鐘樓顧盼自得輒語其儕輩曰今年榜首舍我其誰會吟石公至吳先生問曰君入手云何吾願聞之公卽背誦云云吳大驚曰解元爲君奪去矣遂仆地不能起迨榜發公果第一吳先生第二於時里閈傳爲美談先大夫亦屢述之云考公譜系蓋先母太夫人之高伯祖也文治游庠後太夫人誨之曰本朝吾鄉解首止吾家吟石公一人汝能繼起乎文治不肖不克副太夫人之期望然每憶慈訓未嘗不深景行之思也癸己歲服

官京師館於常熟翁氏門人翁生澤之以乾嘉閣墨一束見示始見公文讀之則深深款款雅韻欲流迺知公固性情中人也公之詩爲其子文蔚建椿等所輯其目備載於嘉慶時粲郡守圖所刊州志清浦王蘭泉先生爲之序謂公爲人恂恂然抑抑然不言而飲人以和其詩之作往來江湖感時賦別得於覊旅困苦者爲多讀其詞味其旨審其節湊大抵古詩宗漢魏近體效晚唐皆嘽諧慢易寬裕肉好及俛仰身世間效次山樂天所作又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絕無抉摘刻削陵厲憤激之概迺益信公固性情中人也四十年來求公遺詩不能致隻字去歲門人李生頌韓外甥俞生鳳賓始搜湖海詩傳婁東詩派中摘錄寄貽合之止得九首嗚呼居今之時論公之世奚啻置身三代間以冲和純粹之元音渺乎不可復續三四千篇煌煌鉅製僅得此吉光片羽之留存抑何衰也蓋自古文人學士著作之業最患无人焉爲之蒐集如公之詩既得其令子之保藏矣又患無力以刊行之於是單傳孤本雪泥鴻爪專賴友朋之選錄傳鈔迨經紅羊之厄孤本一失響絕音沉後來者迺益歎文運之不足徵欲問前因而故老皆無在者訪公後裔亦多未能周知惓懷百數十年滄桑之感家國同情搢紳之門第凋零文武之衣冠異昔讀我先大夫與先太夫人之遺言宛然在耳中心如噎蓋不獨痛鮮民之生矣爰綴舊文作爲傳略用告鄉邦之同志或者有感於斯文

汪義門先生傳 丁卯

平陽爲吾婁望族自先世安徽歙縣遷居太倉鎮洋縣代有偉人而莫隆於乾嘉之世維時科第鼎盛文章華國至今稱道弗衰而不知其道義之高垂百餘年來其子若孫猶矯矯亢亢惡圜喜方者皆由祖宗積累所施者遐也先生諱承書號義門其閥閱詳定興鹿文端公所撰墓誌銘中先生爲新寧公諱元崇長子出繼刑部公諱元儁後性至孝承藉祖蔭援例以縣丞分發官浙江時髮逆石達開竄浙輾轉於戎馬間者十年不避艱險威惠有聲初見知於浙撫王

壯愍奉檄解衢州圍防堵行營攝龍游縣篆練團剿撫措置咸宜當是時金嚴蘭谿賊燄蔽天先生欲出奇計爲犄角以殺其勢議格不行遂走杭州其所謂哲人知幾者歟左文襄督師浙中檄衢防支應局事襄以才大心細奏奬攸加時適蔣果敏以開藩引軍至衢遂調赴行營討賊壽昌湯溪富陽平湖海鹽海寧石門德清諸役叛刑服舍以次肅清而癸亥甲子兩攻杭州躬冒矢石賊讋慄宵遁全浙賴以乂安厥功尤偉果敏之知人不亞於文襄也卒以大吏政見齟齬僅於奏保案內得邀知縣加同知銜未獲大用之推不言祿而祿弗及馮唐白首終一郎官古今同慨而先生處之泰然也會新寧公卒解常山縣職掛冠歸隱居不仕越數年文襄督陝念舊馳書招之卒不往文襄固稔知先生者何金玉而有遐心耶蓋先生之高尚有非世俗所能知者已余總角時曾一見先生憶在陳太姻丈硯香先生家某日張宴先生同先大夫在座余侍飲應對先生頗器之至今猶耿耿不忘也先生春秋七十有六考終里第配王太恭人孝行著于家邦丈夫子四長次幼殤曾昌曾武克世其家而曾武至性過人與余爲三十年道義交相知最稔往歲書來乞余爲傳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鄉自陸陳二先生講學以來士大夫素以氣節著如先生之崚直威嚴進禮退義豈非老成人之尤可法式者歟用表典刑以告鄉邦之後進云

汪棣園先生家傳 丁卯

天地清剛正直之氣鍾於人則往往生魁豪奇士以維氣節而勵人倫其所成就之事業無論鉅細顯幽皆足以廉頑立懦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然斯詣也余求之近世蓋寥寥乎不可覯惟吾譜叔棣園先生庶幾其無愧焉先生姓汪氏諱承第棣園其字江蘇太倉人性純孝年十四遭父少文公之喪哀毀幾不欲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其明年念本生妣潘太宜人權葬桂林未獲祭掃涕泣不能自已崎嶇數千里赴粵西省墓封樹表識以歸途中賦詩甚多恩

親之念溢於楮墨之表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豈不信哉先生世掇巍科甕厚廕而代守廉潔不有其藏一錢先生肄業梓亭書院常以膏火自贍下筆灑灑數千言踔厲風發試輒冠其等夷壯歲遊鄂先後應四川趙太史尙輔江西陳廉訪寶箴之聘治文書事洎廉訪調直隸擢湘撫先生偕行遇事直言無所隱頗不合遂辭去後陳被議追思先生言無及矣旋改官知縣官四川歷權重慶香國寺唐家沱等處權務體念商艱耆艾歌詠歷任大足會理南川永川等州縣事皆有能名其權大足時有教民殺人先生捕兇手將置諸法牧師華某來請縱因語言橫肆先生曰吾爲民父母不能平允治獄致外人干涉內政吾之恥若之罪也今日當與若併命卽出手鎗擬之牧師懾長跽請免先生乃拘華署中訂立民教條約華唯唯惟命先生具稟上台踰月報可始釋之出華鼠竄他徙而民教相安無事矣其權會理州時滇中叛兵蔓延入境先生集土兵禦之土兵素蠻橫不用命以先生曾辦寧遠軍務懾其威稜望見先生旆幟盡力防衛邊境以寧川滇道路於是得通至今商賈懋遷者猶頌先生之德云越數載鐵路風潮事起郵傳部盛尙書宣懷主路歸國有之議有敢違者格殺勿論然川人因與外人爭路脂膏罄竭積不能平羣設 德宗景皇帝位奔走巷哭而禍亂從此作矣雙流縣者地居援難民情强悍衆莫能治上游檄先生往先生知時不可爲顧念世受 國恩雖爲犧不敢憚抵任後捕戮土匪數人秩序稍定無何川省宣布獨立土匪藉稱衞民揭竿紛湧而起風鶴之驚一夕數擾紳民倉皇不知所措先生曰禦灾捍患吾之責也躬督勇隊追匪至簇橋匪大股雲集圍之數重先生轉戰一晝夜力不能支中鎗殞時宣統三年十月二十日也歿後殭立不仆逾二日其子若壻往覓哭拜之先生始墮淚瞑目而仆忠哉勇哉偉矣烈矣於是川中士民爭相殯殮權葬於成都東門外十五里華陽縣境之曹家碑江南會館公地事聞于 朝追贈知府照知府陣亡例賜卹嗚呼天地淸剛正直之氣豈不賴先生而存哉此雖有夷狄之行者亦知所

敬畏矣吾鄉俗尙循謹然罷軟澳涊之事不免從風而靡先生必面斥之其有不孝不弟者至痛擊之不稍假借其嚴毅耿介根於天性而其才氣豪邁足以肆應萬變則爲人所不及知迨知之而已値亂亡之秋不克稍展其用至於殉節捐軀以死悲夫悲夫先生狀貌懍然倜儻嗜酒予爲童子時隨　先大夫後與先生相遇于陳氏之集義堂先生已薄醉笑謂　先大夫曰君有令子幾生修到邪遂命予立其側各舉數航殷勤勖勉語剌剌不休丁酉歲余官京曹先生方以知縣引　見入都憪然道故痛飮于東城之德興堂比時執政貪庸外侮日亟國事幾不可問先生既醉拍案戟手罵坐客惶駭逡巡去先生又慨然謂余曰子出處宜愼若無所展其才寧著述以老耳予深佩其言相與歌吟嘯呼至丙夜而別自此遂不復見先生矣言念舊游宛然如昨而　先大夫故交更零落無復存者滄桑之慟何如也先生既歿十有七年其猶子曾武予諸弟也以先生生平行述暨平陽雜識來請文予不敢辭謹齋袚而爲之傳以俟後世作史之君子

王晉蕃先生生傳 辛未

天下無良師則國家無典型鄉黨無矜式風俗人心日益壞矣古之時卽君卽師故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所以道一而風同者有師表也吾鄉自陸陳江盛四先生講學以來抱桐敬亭宗風遞嬗師範累世不絕近代吾師王文貞公以理學爲後進倡入室弟子凡數十人而其承流宣教者繼師法者則以世丈王晉藩先生爲巨擘焉先生名康壽晉蕃其字文貞公之從弟也考菘畦公道光丙午賢書主講尊道安道婁東書院十餘年鄉里奉爲師表先生承家學幼刻苦讀書遇文義艱澀文心窒滯時輒以頭撞壁苦思力索而後得之年二十隨侍菘畦公於梓亭書院讀小學近思錄思辨錄身心倫紀之學已有根柢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厥後歲科兩試督學夏公子松黃公漱

蘭閱其文詫曰此古大家作也雖拔高等不得居第一先生曰宗師疑我我益自信矣旋食餼戊子秋試誤中副車然其文刻入闈墨世爭誦之先生意泊如也當光緒初年文貞公未入翰林授徒里閈間士林雲從景附先生與文治暨李君虎臣陸君禮南皆摳謁受業其門相與讀四書大全三魚堂集博覽理學諸書兼約共爲日記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每當日麗風舒清茗一杯賞奇析疑談論或至繼燭文治時未弱冠性頗疏狂常執簡高譚以爲名教自有樂地吾輩當在第一流中而先生則端正謹嚴每發一言或攻己過或指人瑕如鞭策如針灸洞澈肺肝是非立剖聞者輒爲汗下文治乃從事斂抑稍知省身修德亦于是時得力爲多師友之淵源畢生之品行係焉豈不重且大哉先生天性孝友菘畦公棄養哀毀骨立徹塋窆後走謝弔者或值他出則匍匐稽顙於門外其誠且摯如此一時鄉里弟子感其化於孝弟謹信四者咸兢兢焉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於先生驗之矣先生自菘畦公沒後益無意進取應張季直殿撰之聘襄辦南通師範學校宣統元年己酉文治敦聘至滬上襄辦高等實業學校時先生主學務垂十年國變後慨然曰吾其從巢許遊矣復往依張辦理呂四場墾牧主農務者又十年自是優游林泉不復出語曰賢者避世先生有焉噫嘻先生以人倫師表之資其道德行誼足爲二曲習齋之亞迺世無知者卒至考槃自矢肥遯永貞天下事從此可知矣德配周夫人伉儷相得六十年來舉案齊眉有梁鴻風子鳳暉諸生次鳳頎貲於孔鳳曦出嗣孫五人曾孫三人均安分讀書能世其家天之報廉潔自好之士常有過于所期者太和之氣翔洽一門融融泄泄數世弗替以視競逐于富貴之場者其得失爲何如辛未夏先生以書來曰吾年七十有七矣知我者無過於君請爲生傳用資自鑑余謂生傳非古也既而思之敬師之禮衰廢久矣表章先生之行所以明道也況以平生知己之言藉博老人之一笑尤快事也其奚敢辭爰據先生行年志學表詮次書之俾後世之教崇師法者知所興起云

論曰先生嘗自述其友朱星仲先生規過之辭曰子稍重金錢宜嚴取予於是深感其言自茲一介不苟善哉惟直惟諒洵聖人所謂益友歟當辛亥之歲文治默觀世運以爲政體不得不變先生微諷之曰　德宗奉安子宜謁　陵一哭文治聞之悚然幾於鏤心刻骨其後事會遷流如疾風暴雨之驟至俄皇尼可來至被弒以死區區保全之苦衷固可見諒於先生矣洎乎今茲風雨如晦林密山深江南江北吾兩人踪跡較疏豈非大可悵怏之事歟然而蒙泉剝果養正莪滋斯文未喪安知不寄託於吾人之身則又千里同心而宜互相勗勉者也

華子隨先生家傳　戊辰

先生姓華氏諱鴻模字範之晚號子隨江蘇無錫人世居蕩口鎮幼而岐嶷有至性由廩膳生登同治癸酉科拔貢卽以是年舉於鄉三應禮部試不第遂不復求仕進隱居鄉里樂善不倦數十年如一日至今鄉之人稱其積德累行之厚或曰建義莊也興學校也修先塋也輯譜諜也或曰濬河導水利也築道成徒杠也掩骼而埋胔也捐金而輸賑也或曰當其疾革時殷殷以平糶爲事其惠及窮黎尤不可及也然吾嘗聞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先生之善源蓋莫非本於孝弟而然當先生應光緒庚辰春明試甫出闈得家書知父疾先生遽馳歸道經津沽又得書病良已而先生不忍舍乖程回父子相見天倫之樂倍蓰於功名矣迨己丑秋奉母命送子省試忽家人倉皇至言母病時輪船不通先生惶急星夜陸行達丹陽僱扁舟一日夜行二百五十里抵里門則母病霍然純孝之至通於神明昔吳南屏作許孝子傳懷樂沈湘魂歸醫母余深悲其遇若先生之於堂上兩獲無恙豈非天佑善人歟先生女兄適某氏早寡守節迎養之及其歿也爲建節孝坊於墓門從父昆季十人皆以道德文章相切磋怡怡無閒有先逝者則撫其孤若己子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向使以先生之德行推而布之於天下則中和致而乖戾消人間之劫運或

可稍息矣乎然先生之垂歿也方應選孝廉方正戚鄒以報先生猶泫然手指孝字曰吾曷克當此嗚呼其眞誠謙謹若此可以風矣先生有子彥鈺光緒丁酉科拔貢先卒孫士巽士鼎俱修行好學識者以爲必有達人云

論曰有天地以來世界之所以不陸沈人心之所以不盡死者賴有善人維持之而已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踐迹者孝弟忠信克己復禮之功也孔子歎善人不得見而思見有恆者蓋學爲善皆從有恆中來也余聞子隨華先生之行詣庶幾合於善人有恆之道矣故亟爲之傳以風厲當世焉

孫君華樓家傳 己巳

宋司馬溫公曰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近世以來尙才而不尙德且謂有德者往往無才用是使貪使詐吏治日偸槓帛𧶘金好賓無厭而民生之憔悴于虐政者至于剝膚椎髓而猶靡所底止悲夫悲夫觀吾同年孫君華樓之平生可知才德必歸於一貫彼創有才不必有德之說者貽禍當世非淺鮮也君諱友蓉字華樓山東鄒城人幼而岐嶷克紹家學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十九登賢書屢躓南宮援例爲內閣中書壬辰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歷任桃源邳州安東江寗陽湖華亭元和金壇江陰丹陽無錫等縣軺車所經政績卓著往者余嘗持州縣久任之議以爲非此不足以通下情宣上德而俾良有司克盡其才乃考君自戊戌始任桃源以迄辛亥終任無錫共十四年其間丁太夫人憂三年凡歷任至十一縣之多勤政愛民綽有餘裕其治桃源也值河湖汎濫歲大祲君詳考輿圖地勢請於上官以工代賑濬湖入河濬河入運昏墊之區悉成膏腴民懷其德備載桃源邑志中庚子之變江淮騷動蘇督劉忠誠公坤一檄君任江寗佐理營務募壯丁數百人晝夜訓練梭巡省防安堵無擾其治陽湖華亭也除暴安良迭獲巨梟斬以徇匪氛遂靖其治元和也布政司某鑄當五錢因緣爲利君白大府收燬改鑄弊絕風清吾蘇耆艾至今感

而道之丙午鎭屬大水金壇尤岌岌大吏檄君往治君至亟籌冬春振撫修城隍濬河渠給籽種明年歲則大熟及調任江陰金壇父老子弟相與祖餞有感激泣下者其治丹陽也値前縣令苛斂讟怨鄉民聚衆滋事勢洶洶君下車開誠勸諭懲爲首數人去掊克政民心大定其治無錫也値太湖水溢君籌施急振導水歸渠一如治桃源金壇故事綜計君所治之邑多不過一二年少則僅七八月未嘗久任而指揮若素定者何哉其德其才有以勝任而愉快也惟君之才壹歸于德其本原蓋自有在君尊人德輿年丈言坊行表爲多士模範崇祀鄉賢伯兄幼青君至性過人徵舉孝廉方正母歿哀毀以身殉亦崇祀鄉賢孝弟之行萃於一門和順之氣飲者心悅君本其親親之誠推而爲安人安百姓之大業其培養於性天之地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豈非然哉余往者讀論語以爲弟子入孝出弟愛衆親仁與治國者之敬事而信節用愛人體用兼賅有息息相通之理今驗之於君益無間然嗚呼自學道愛人之義廢棄不講于是民胞物與習爲耳食者之空談加以天地之大時有所憾各省凶荒偏災迭告鴻雁嗷於中澤婦孺化爲蟲沙有令人目不忍覩耳不忍聞者悲夫悲夫安得如君者起而救生民之塗炭哉辛亥後解組歸田易名非吾慕宋孫子和留硯故事號留硯老人其孤懷之高朗尤有令人景仰而留連者願于梓桑公益必盡力助之不稍息也有子三人曰忠弼曰忠亮曰忠相忠亮能世其家惓惓不忘其親己巳之春以君行狀來請文余維君一生正直肫誠居官廉潔一介不取竊深敬其爲人故發明有才必本于有德之說俾後代史家知循吏之傳與儒林道學有相需而爲用者庶幾乎有才無德之徒知所矜式不至誤天下蒼生也

蔡子厚先生家傳 丙寅

有子有言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余嘗謂天者萬物之本也不敬天則萬物之序淆祖者人之本也不尊祖則人倫之

道喪夫天人之事雖殊務本之道曷嘗異哉君子敬其祖則思有以述其志於是思其言思其行不欲其終湮也乃就當世能文之士求爲之傳而垂諸後俾後世子孫讀之悽然而不能自已此非詩所謂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者乎今年夏門人蔡生虎臣來述其曾祖子厚先生之行事求爲文以蘄不朽曰吾曾祖無特殊之行足以自表於世然其所爲亦多有難能者又其言行已不能詳若任其湮沒更歷一二世子孫欲求其彷彿庸可得乎言已欷歔幾泣下余感其篤於孝思而懃懃焉惟本是務也乃爲之傳曰君諱載堃字子厚世居無錫北里之長安橋少稔大義臨財不苟取淵默寡言笑然和易可親人皆樂就之稟性至孝父嘗病隱刲臂和藥以進病良已家人無知其事者惟君配某夫人知之君戒弗宣恐傷老人心也後君旣沒某夫人乃稍稍爲人道之君業賈同邑尤某設油坊於邑之秦巷延君爲經紀尤某知君深相處數十寒暑未嘗有間言會洪楊亂起東南數省皆淪陷是時君挈家避滬上仍孤身爲尤某收債遠方家人共止之君曰吾食人之食可不事人之事乎毅然往旣收金將行顧亂世伏莽徧地殺越人于貨者踵相接乃藏金油甕中擔以行竟得無恙旣至肆原璧歸尤某綜核無毫髮爽於是尤某益信任焉君自奉儉約平居布衣粗服怡然自得見樸實無華者輒喜引與爲友其天性然也有諸某者素狡黠利君所有且易與也乃衣襏襫束韋帶葛屨布冠造門訪君與之語訥訥不出聲其意似君子而非色莊者君慨然予以鉅金俾設錢肆未幾金盡爲所沒君聞之竟不與較惟自咎不能知人而已嗚呼此其孝於親也忠於友也儉以持己而誠以待人也蓋非常人所能及矣君生二子皆先君卒是時君已老日撫孤孫稍長卽命入學讀書自恨少未知學故屬望於孫者綦切嘗曰願子孫不失爲讀書人足矣他非所望也君歿後其孫和卿君補博士弟子員能紹君志虎臣者和卿之子畢業於南洋公學慷慨有志節又能世其家云

朱君蓉舫家傳 庚午

世界之內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泯者孝道而已矣孝者良知之所發藹然粹然而不容已者也昔孔子作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子思子作中庸引孔子之言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和順之氣天地之心也一鄉一邑多和順之氣則國以治一鄉一邑多乖戾之氣則國以亂矣吾鄉寶山有朱孝子羽吉先生者載諸邑乘膾炙人口述其事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識者謂此良知之所發也迄其七世孫有朱蓉舫先生邑之人稱願然曰幸哉朱氏復有孝子矣先生諱治甲蓉舫其字世居羅店鎮天性至孝侍奉庭闈先意承志視無形聽無聲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如是者蓋數十年如一日父母有疾不脫冠帶而養行不翔色不惰兢兢焉守禮經訓罔敢懈識者曰此庸行也而不知其卽良知之所發也蓋羽吉先生於是爲有後矣配顧孺人溫恭淑愼壼範聿昭處理家政雍如秩如宅爾宅田爾田識者曰朱氏家道之康皆其賢伉儷克勤克儉之所致而不知其孝道之教篤孺人內助之力居多焉有子四人世庠世祁世淸世望皆克樹立一門之內色養溫溫由是其和順之所積發而爲善行羅店有怡善堂創辦保嬰恤嫠敬節諸善舉先生皆躬親其事寒暑無間値歲洊饑鄉人及親友中有貧不能自存者每傾囊施予之故當其歿之日里閈中咸流涕曰惜哉失一善人矣而余則更有進焉昔子輿氏論庠序學校之教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蓋倫常之親善皆詩書禮樂之澤所漸染而薰陶者也先生幼習十三經年十九補邑諸生童林督學兩使者先後器重之試輒列優等文名藉甚顧數奇九試鄉闈不得售於是出其所學詔其子曰聖門崇尙躬行敎品勵學皆吾儒分內事素位而行君子之道也汝曹其勉之晚酌杯酒每講漢書文選諸書娓娓無倦容又敎以臨池規法以歐顏柳楮爲正宗參以董趙筆意蓋古人所謂心正則筆正習字雖小道亦可覘心術之邪正也嗚呼晚近以來孝悌之義

失諱久矣漢延叔堅有言仁人之於孝猶手足之有腹心枝葉之有根本也腹心傷則手足未有不拳者根本撥則枝葉未有不覆者生人之大患皆起于忘本故居今世而正人心必以提倡孝行爲先務矣余故傳先生之孝行以諗吾鄉之人俾知所法式云

胡君劭介傳 己巳

光緒之季朝廷鑒拳匪禍銳意振興創設商部吾輩經營伊始所懷志願厥有三端一曰恤商艱二曰開商智三曰造國貨抵外商貨然謀之而不能爲爲之而不能成迂謬之徒相與齮齕之燕巢幕下而大廈終傾嗚呼此余於胡君劭介之歿追紀其傳不禁爲之流涕長太息也君諱祥鏻江蘇元和人光緒甲午科舉人戊戌科進士以主事用簽分戶部山東司兼雲南司行走余初見君於雲南司議論閎通神采奕奕望而知爲經世之才也繼而相與談文章論學術君以所印漸學廬叢書駢雅訓纂見贈則又知其爲淹雅之士也旋以憂去官光緒二十九年初設商部伍秩庸廷芳爲侍郎君本在侍郎幕府中相偕入京舊雨重逢意驩甚遂　奏留商部補通藝司員外郎升郎中充主稿吾師嘉興沈子培先生聞之而驚曰劭介爲子所羅致耶對曰實伍侍郎所薦也師曰可爲商部慶矣通藝司管轄鐵路礦務端緒紛繁文書旁午加以洋商壟斷罔利市儈飾僞萌生糾難梳理君相機因應動中窾要下筆千言未嘗起草嘗一疏陳潮汕鉄路再疏陳三水佛山鐵路三疏陳收回川漢鉄路四疏陳自辦滬杭甬鐵路天下欣欣向榮曰新政庶幾可望迨商會既立商律同時告成君潤色之功尤多尙書載育周振倚之如左右手三十一年開辦商標局君更得折衝禦侮之助吳振麟者留學日本生頗嫺商務掌商標局君董其成當是時我國暨日本商人請註冊者已數千人而歐洲人以道遠未及與猜忌滋甚然開局有期矣某旗員爲德使所慫百計阻撓局不得開册不得註日本使怒揚言將

下旗回國而德使復來商部固請緩辦余以中國自有主權何得干涉德使不肯相下君則從旁談笑卻之德使無辭去商標局始得成立是年商部開辦繡工科延蘇州舉人余兆熊之妻沈壽爲總教習載尚書命君監督之製品工巧絢采奪目紙線之精得光學陰陽向背之法女生從學者數百人事聞於　兩宮　賞賚有加　識者嘖嘖稱道以爲外人不能逮也三十二年冬君居憂去職其明年四月載尚書亦罷官君雖經當事者　奏保人才以參議候補然恒抑鬱不自得宣統元年閏二月卒于官自君卒後川漢鐵路歸國有傳聞沒收民股川民憤激不平奉　德宗木主羣聚痛哭人心因之大去而滬杭甬自辦鐵路併入滬甯路權亦歸英商新嘉坡華僑張振勳曰昔日商部保商惟恐不及而今安在耶嗚呼燎原之火起于微星決隄之波濫乎一勺胡文忠公有言國家之于人才猶魚之有水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然則劭介之歿於國家存亡消息之幾豈非爲之先兆與方余與君同官每當歲時伏臘相與飲酒或登高舒嘯擊節狂吟商標局挫折時諸同人交相憤懣有欲嚴劾某旗員者君輒爲滑稽語以排解之先妣胡太夫人棄養君輓辭哀痛慰問先君殷勤墾摯余讀之感泣不能已丁未秋余出掌上海南洋大學校君喜曰先生此去可以興商學覘商情矣嗚呼詎意自此一別遂不復見君耶而余方且詠考槃之詩寤言空谷偶訪商部舊友大都雲散風流歐陽子所謂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久存于世亦不可得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嗚呼君之卒也以染時疫子振恆振翰幼女二人同時皆以疫殤戚黨莫不哀之其存者第三子振豫今已成立矣女長適上海李智裕次適奉賢阮尚介尚介尊人阮君子衡與君交極厚君歿二十年猶思念之不置以狀來請屬傳并出長洲章君式之所撰墓誌銘示余余維君平生出處已詳墓誌中故不備述特詳君服官成績與商政關係犖犖大者著于篇俾後世掌故家得以考覽焉又尚介爲余及門弟子墓誌誤作金山阮慶元今是正之

朱秀坤先生家傳 庚午

中庸之言誠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自古以來險阻艱難之境惟至誠有以感而通之崇之邑有能立誠者
焉姓朱氏諱道懷字秀坤先生籍隸江寧之句溪家故望族年十三遭洪楊亂孑身避難出入槍林彈雨中展轉流離
而至崇明蓋其困苦有非常人所能堪者既之崇依表戚某居某亡良遇之虐隣里黃駕凡長者也見而憐之曰嗟乎
丈夫貴自立若局促寄人籬下詎能長久吾願以四貫錢助君經紀商業孺子其圖之先生大喜遂望爰之海濱營漁
業張設網罟魚鱗鱗至土人忌之發其笱逝其梁而奪其地先生移網他所魚又鱗鱗至而奪之者之處卒不得魚人
咸曰異哉吾謂此積誠之所致也易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誠之不可揜也先生於是設肆於市造五檣帆船數艘營
運棉花布帛于牛莊烟台間駸駸起家蓋利涉大川乘木有功矣然先生執事勤立身儉而遇隣里鄉黨之貧乏告貸
者輒虛廩給之無稍吝敬宗睦族修輯宗譜申孝悌之義考妣忌日主祭必敬必哀春露秋霜悽愴之感過於士夫家
庭偶語兄弟析居事必愀然不樂其孝也友也皆其誠也性尤急公値坏修邑城自負千金以獻邑宰深敬之樹之以
爲風聲人咸曰善哉吾謂此積誠之所致也古者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城隅九雉記於考工孟子譏貉狄無城郭宮室
之禮易泰卦上六之爻辭曰城復於隍象曰其命亂也亂離之世民生不得安其居于是依城郭或作堡隖碉樓以自
衞近人多有援西國墮城之舉以例吾國者風氣知識程度之不相同奚啻黑白冰炭之不相入持高論而被實禍可
痛矣哉能得至誠如先生者則人皆安其業則而樂其生矣德配施繼施徐生子五長遐齡次遐振次遐康次遐泰其
幼子曰遐興又名誦諱女子五徐夫人之來歸也先生年已五十有七矣助理家政賢聲著閭里迨先生歿後商業凋
零家漸落檢先生遺篋得他人負債券計及萬金偶索之負者登其門佯言服生鴉片將自盡夫人大駭急以五百金

原券還之並畀五十金令謂治貧者喜疾馳去夫人憤甚將所存萬金券悉焚之曰毋以是爲吾家累見道中丐者呼曰餓則傾簞食以給之曰彼人也我亦人也我餓也彼亦餓也吾何吝焉鄰有嫠殯不繼者夫人輒招之作工俾就食於家以償其値人咸曰賢哉吾謂此亦先生之積誠所推而致焉者也夫人旣訓誦韓成名中癸卯副貢登內閣中書心稍稍慰乙巳夏就養京師旋肝胃病作遽卒誦韓大痛曰吾何以報吾親乎迺齎事狀蒲伏來乞傳余少讀歐陽文忠瀧岡阡表見其惻怛至誠未嘗不流涕今誦韓傳狀雖不及瀧岡而其誠意亦有感人者爰爲之傳俾後之志乘家採擇焉

論曰孟子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大夫曰凡故家歷數世興者變而爲廢衰者則未必變而爲盛深可懼也惟有至誠積善乃可以維持之誦韓爲余及門弟子嘗于役歐洲諸邦學識閎通立行敦篤深望其奉先人之訓以至誠之道傳後世子孫於無窮也

傳君曉瀾家傳 辛未

光緒乙巳丙午之際余服官京師聞吾婁分州有傳曉瀾先生民戴之曰青天心嚮往之不能已丁未仲春余奉先妣胡太夫人匶歸葬於劉河而傳先生來弔於壙旁執手慰唁余嗚咽稽顙未由通款曲也越數年余掌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傳先生亦瓜代訪余道故相與暢論學術之源流世運之隆替與詁經精舍之人才盱衡往復竟日乃去自後則音問鮮通迨丙寅秋冬間則聞先生死矣間歸劉河與父老言憑弔唏噓未嘗不潸然流涕也辛未歲其哲嗣國芬攜先生行狀來乞傳余奚敢辭先生諱振海字曉瀾世居浙江諸暨縣荷香畈自幼性沉潛惇行孝弟不怠通六經諸子後嘗欲博采邑先輩著述剞劂流傳其有志斯道已如此光緒庚辰補博士弟子是年考江峯先生卒先生致哀盡禮

戊子肄業杭垣詁經精舍涵積渟蓄學殖大進尤以詩鳴其執友譚復堂先生嘗謂奇才易清才難清才者曉潤詩其
選也可見其所造之深爲一代之作者矣丁酉膺拔萃選戊戌朝考不中第就職直隸州州判指分吾蘇兩委海運監
厫京師沐雪風霜忍飢茹苦洊保知縣改奬同知乙巳檄署吾婁州同當是時太夫人在堂先生奉檄色喜奉養之劉
河任下車伊始銳意興利除弊革陋規禁淫賭濬水利微服遂行周察民間疾苦日與黃童白叟講論忠孝節義環聽
百數十人有感動泣下者暇則奉太夫人色養烝烝歡愉備至蓋名教中有樂地卽人倫中有師範矣屬崇明有毀學
事民情洶洶縣令閉城請兵剿亂上游委先生往勸先生曰此愚民非亂民也請電止兵宣諭撫循之事遂解丁未報
滿去劉河任士民依依不忍別勒石志去思庚戌任太平廳同知政績勞勩一如劉河故事而偵獲劇盜功德尤著無
何南北兵起先生乃挂冠歸矣厥後當道屢有勸之出山者先生默然以楊鐵涯王元章自期婉辭謝之丙辰太夫人
歿先生哀毀骨立告窆後猶晨昏趨侍墓側如生時辛酉就吳中修志之聘寄居滄浪亭嘯傲羲皇神志脩然乃丙寅
七月遽以疾卒嗚呼綜先生平生可謂忠孝之完人矣所著書甚夥具詳蔣氏所撰墓誌余先世居劉河遠先生事重
有感焉昔先賢言子宰武城播絃歌之化稱誦師法首在學道愛人嗚呼愛民之道今玆久不聞矣先生本德行爲循
良至誠惻怛小試偏陬聞有不孝其親者其母以忤逆訴先生不施鞭朴但令其母子來衙署見先生侍奉太夫人先
意承志視無形聽無聲太和之氣充溢家庭其子則大感泣我殆非人誓從玆不復有忤逆事乃遣之去由是傳青天
之目洋洋盈閭閻間迨其去也士紳相與贈額曰清獻重來嗚呼此可見三代直道之公良知之不泯於人心矣賢吏
豈不可爲哉患不能本身以作則耳越中詁經精舍倡自維揚阮文達公德淸俞曲園先生繼之訓詁詞章彬彬乎著
作以潤鴻業者軌累連踵然欲求品端行粹方正賢良聲聞踔躒于仕途者自吾師錢塘張子虞先生而外殆不多覯

先生以後進崛起精舍中名實相符出處不愧儒林循吏兩無間然矣家傳云乎哉家傳云乎哉

論曰先生子凡三人長曰國英次曰國俊季曰國芬長子以討袁殉國次子爲兄復讎亦罹於難論者謂與先生不同道其實非也自古英雄豪傑未嘗不爲聖賢所許且世有任俠則貪鄙悖逆之徒亦有所忌憚而不敢逞彼蓋學聖賢而未至特思其軼出於範圍耳先生有知必當以余言爲不謬而當世佳子弟眘繼先志者其尙勗之哉

郁君佩如傳略 戊辰

劉河爲古三江之一呼吸長江水土淸嘉人物秀美尤多隱居高尙廉潔風雅之士以余近數十年所見內弟郁君佩如其一人也君諱宗欽佩如其字天性至孝幼穎悟絕倫爲文超出儕輩歲癸已受知於學使溥玉岑先生之門先期小試時邑尊爲光州吳學生先生延請　先大夫閱文得君卷有鄭箋孔疏未能盡聖道之精微語（箋字當調義中借用）蓋題爲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也　先大夫歎賞不置言於邑尊置第一旋詢文治曰此非卽佩如耶對曰然　先大夫曰佩如何以未來吾家對曰殆爲避嫌疑耳　先大夫益加嗟賞曰佩如非特文思淵精乃其品行亦不可及也於是四試皆冠軍文名藉甚旋食廩餼顧君於功名進取泊如也君又精小學工篆隸善詩歌喜彈琴讀書每當春秋佳日輒與二三知己如沈君夢花洪君潄霞朱君叔湄輩淸譚暢飮以爲樂蓋陶白風流無多讓焉猶憶癸已春余將赴京師往劉謁先人墓君置酒作餞醉後送余登舟時明月當空天風浪浪海潮初上余與君憑眺河干爭聯詩句行歌互答旅客騷人漁夫榜婦羣笑而聚觀之而吾輩豪氣軼宕旁若無人者至夜闌始殷勤執手而別此情此景宛然猶在目前也後十年余歸里君方居憂顏色憔悴余深訝其早衰又踰數年君果死矣傷哉屈子有言舉世混濁而我獨淸以流俗之滔滔士皆沈酣於勢利之場迷而不返欲求一淸潔自好者幾不可得如君者豈非人間世之淸涼散耶聞其

風者宜知所愧矣君有子昌熙昌慈皆踔厲英時克世其家余深望其繼志述事以永君於不朽云

傅君耐寒家傳 庚午

余居鄉時夙聞劉河名醫有傅大刀之名不知其何意或曰大刀者氣魄之雄大也或曰刀圭之中理也後乃知其不然蓋因攖疾危殆羣醫束手乃延傅君以決之君至則批郤導窾無弗愈然懦怯者不敢嘗其藥故有大刀之稱或別號之曰傅一帖云余攷往昔名醫如徐洄溪如葉天士如薛生白皆以其術鳴然其時西醫尚未盛行所精者中學耳而傅君則通貫中西發明醫理往往出人意表其所著書最顯者凡三種一曰醫經玉屑周禮醫師參以九藏之動察陰陽之相生相化其理實通於周易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君書有補述九藏功用九條且以腦爲太極心腎爲兩儀其言曰昔黃帝定天下與岐伯等六臣互相講論而成內經景岳曰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開生民之壽域洄溪曰古聖人洩天地之秘奪造化之權其理精深其詞古奧惟瀏覧各注疎漏難免故作玉屑以闡明之上契易傳之精微遠紹禮經之職掌靈樞精蘊於焉旁通午貫而靡遺矣其二曰舌胎統志君自序曰內經難經中藏經諸書皆無辨舌辯胎明文惟長沙傷寒論有舌白胎滑一語亦別無餘辯嘗歷覧金鏡錄三十六圖觀舌心法百三十七圖張誕先傷寒舌鑑百二十圖葉天士溫證舌辨數百言類皆辨于傷寒之門絕不與于雜症爰採傷寒門之捷徑補雜症中之妙用而作是書且謂觀舌之要全憑日色弗假火光緣火光閃爍黃白易淆根底不顯故也凡屬茲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望氣者進而爲察胎庶得望聞之囊籥矣三曰醫案摘奇君自序曰病者不平也醫以平其病使其平也凡醫病當探其原切其因辯其惑攷其證或不效必參而詳之儻因病稍重予以不寒不熱不表不裏之方自居於無過之地是適以殺之也嗚呼可謂仁人之言矣顧君有奇遇鄰婦馮姓臨蓐前後患水腫甚衆醫莫能治君苦思無奇方丙

夜忽聞空中人語云宜用文蛤散如是者再君豁然悟曰此金匱方也顧于水腫證不相涉正躊躇間門外剝啄聲甚厲急啓視則馮夫踵門求藥卽以文蛤散投之至平旦大泄立瘥由是名傳遐邇昔扁鵲飲長桑君藥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君之遇殆與之相類焉君諱松元字尉寒一字崧園世居太倉自其五世祖諱五叙以來代以醫名曾祖諱兆龍始遷劉河祖諱鈺父諱濟德君出爲從父諱濟仁後少從張君海溪遊教授四書穎悟異常兒性至孝値洪楊亂乃考挈全家避難君獨殿後以翼衛曰寧可亡松不可傷父其誠摯如此亂平歸里遂殫心習醫旋又從表兄毛似蘭孝廉探討理學篤好小學近思錄力行精進日新其德而于古今中外醫學益深研究蓋藝也而進乎道矣性尤剛介有某醫治疾輒勸人服雅片君譏讓之曰治病自有法何用以雅片害人縱不死于病必死于貧眞不仁人也同鄉湯姓病服雅片沈痾將不起君誡之曰第服我藥至食雅片時能堅忍不食立愈矣後果霍然人咸服之如神德配劉氏有賢德善治家子三長曰雍言次曰丕承三曰某均以醫學世其家而雍言懸壺海上尤著名于一時君既卒之十七年雍言刻君所著書裒然成巨帙稽顙來請傳余以君之學實足繼洄溪天士生白爲四家大書之俾世之學醫者知仁術之必本于心術也

錢君復三家傳 己巳

吾友錢君復三既殁之期月其兄誦三君以書來請曰吾弟與子素相契而今已矣其平生行詣吾子知之最深爰乞一言以光家乘余讀其書不禁黯然以悲也君姓錢氏諱詩楨字憲民號復三江蘇太倉人爲世丈安之先生季子幼聰慧年十九補博士弟子旋食餼君少懷大志遭世杌隉知風氣將丕變爰殫精竭思研究敎學遍覽中西諸書以求經世治國之務辛丑歲應上海南洋大學特班生試獲選預儲經濟特科徵辟甲辰走京師應北京大學試入師範科

肄業乙巳假歸約同學創辦太鎮學會建設學校吾鄉俗尚樸陋頗有中沮之者君屹然不爲動己酉畢業於北京大學得優等獎文科舉人授職中書科中書旋報捐主事簽分民政部營繕司行走當是時余與君同居京師時相過從見君耿介超流俗不爲阿諛苟合之行心甚敬之以爲大用才也然君淡於榮利辛亥卽棄官歸曾一任數翠公學法政教務及民報婁報編纂事宜不獲展其志旋任吾鄉市政局事慨然負責建市場築道路濬河渠修理鄉先賢沈卽山先生墓願鄉里或有訾謷之者君慨然嘆曰吾知斯民直道之公而已若下儕流俗以取媚於人非我所敢知也其有以詬誶細故來告者必委曲開導解釋之而後已嘗曰鄉愚無識鼠牙雀角之爭或致破家吾不過費口舌之勞而若輩免訟獄之累于心始稍安乎甲子齊盧構釁劉河當戰陣之衝炮火薄城堡居民遷徙一空君於倉卒間偕兄誦三君與諸縉紳士設維持會又偕沈知事希白呂所長寶和組織保衞團倡辦救濟會邑中賴以安全君之力也丙寅患咯血證丁卯後遂壹意養痾杜門不出時與二三友人蒔花歌詠以爲樂余於辛酉春正返里與君握手驩然道故醵飲清談或達丙夜彼此亹亹不倦蓋先大夫與君尊人安之先生在六十年前同任清粮局事交情素摯故余與君昆季每論世誼倍覺情親也今歲春余又返里訪君於里第閽者以病辭余亦不欲擾君遂不及一晤孰謂自此而竟永別也嗚呼萬方之多難也世路之險巇也尹子漸之言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夫庸知其非福也而吾鄉人士聞君之歿咸相與嘆息流涕曰痛矣吾鄉少一能任事之人矣君爲文法韓柳豪氣奔放有縱橫馳驟之概詩學晚唐兼工書法所著有樂陶陶齋文集二卷詩集二卷行年概略一卷輯有嚶鳴錄一卷本邑殷烈婦流芳集一卷生平尤篤於孝友嘗輯彭城宗譜匃資付刊又偕誦三君創辦甯遠義莊以竟先世之志其敦宗睦族如此子耀祖女耀英耀莊余既悲君之齎志以歿故爲之傳以塞誦三君領原之痛且以慰友朋之思焉

李頌韓家傳 丁卯

嗚呼余與頌韓交垂四十年憶昔光緒庚寅之歲余自京師下第歸省郁氏外舅於新塘市與內兄擷芳奕頌韓排闥入笑曰吾聞棋聲知唐先生至矣手出一帙呈余則會課卷也余閱其文倜儻有浩氣亟賞之拔前茅頌韓遂來受業少余才七歲相依若昆季乃今歲五月聞頌韓病纏綿弗能起余甚憂之而頌韓竟以九月一日死矣赴至之日余適病家人匿不以聞越七日頌韓子家俊以書來乞傳余大駭涕落襟嗚呼余何忍傳頌韓耶然如頌韓之好學篤志品誼潔白則又烏可以無言按君姓李氏諱聯珪頌韓其字江蘇鎮洋人考諱昌謨字遠甫贈中憲大夫妣王氏贈恭人余嘗先後爲表墓作傳以顯微而闡幽者也頌韓姓至孝生而孤每道其尊人事未嘗不唏噓流涕九歲王恭人卒哀毀不欲生嘗自述夜夢王恭人告以兒無苦宜讀書自立大哭而醒其誠摯如此事兄聯璧和而敬處家庭及鄉里瑣細事必先意委婉諭於道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試輒冠其儕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先後受業於吾婁王先生紫翔定海黃先生元同之門聲譽藉甚繼又受業於吾友吳縣曹君叔彥曹君大器之頌韓遂從事於三禮之學深有所得丁酉歲應北闈試寓余家朝夕攻苦　先大夫與之論文不倦迨榜發不中第　先大夫爲嗟嘆者數日頌韓遂無意科舉納貲爲郎簽分法部主事余掌商部時調任商標局並佐崇文門稅務皆井然有條理時仍居余家暇則考德問業丙午歲余遭　先妣胡太夫人之喪含殮之日余哭踊頌韓力抱余翼衛以成禮後家人告余始知之嗚呼此情此景寧堪復憶耶自後余出掌上海南洋公學頌韓亦翩然歸余遂聘爲國文科長相依者又十五年辛酉歲余歸錫山講學頌韓留滬校蹤跡稍疏然每歲必來一二次訪余其道德文章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性尤好善在新塘市辦育嬰堂奔走捐貲擴充日益宏大疏濬東鄉河道監督工程櫛風沐雨無少懈於鄉文獻嘉言懿行注意闡揚甲

子齊軍作難瀏河新塘各區婦女殉節者甚夥若張氏烈婦趙女鳳姑頌韓皆立碑作傳以樹坊表爲文規橅韓歐爲詩力追李杜敎學子直而剛有踰越禮法者面斥之不少假借嗚呼孰謂天不佑善人而儒林中不慭遺模範耶吾鄉文學之盛權輿於王弇州張天如兩先生迨陸陳二先生出崇尙躬行宗風益粹厥後鄉曲閒若彭甘亭崔不琱諸先生亦能各擅專長別立一幟今頌韓所造雖不逮王張諸先進而其精神魄力較之彭崔有過之無不及當壬辰癸巳之間吾鄉風尙振興士務實學同志賢豪相率爲文酒之會頌韓每在坐茗發潁豎讜論驚人一時名宿交相推重余亦以爲英才難得如頌韓者庶幾大用於世爲吾道光即不然亦當從容論學紹述先儒矜式一鄉以揚名於後世庸詎知其遽止於此嗚呼世與人之不相侔也時與學之不相合也賢人君子之瓠落無聊不獲太平而壽考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者悠悠蒼天不可得而問也豈不大可哀哉雖然頌韓往矣而余反爲後死者紀其行誼俾不致於泯沒則頌韓其又奚悲至其平生所著不自收拾鮮有成書頌韓有子四人長家響殤次家俊出爲兄聯璧後三家修四家齊余深望其克承先志編輯遺書以永令聞云

烈士尙吉元傳 壬申

民國二十年九月日人由吉林襲我奉天省城旋奪錦州偪山海關當事者棄疆土不守而有民人尙吉元者起義以死嗚呼孰謂我中國無人哉烈士名吉元字一乾遼寧海城籍幼沉毅寡言素以剛直聞於鄉家故貧習香業誠且篤人恆愛敬之日人旣發難吉元仰天歎曰吾東省淪爲異域矣遂棄所業急走遼陽謀所以殺敵者或謂之曰日防綦固若欲殺敵譬蚍蜉撼大樹耳吉元曰不然我四萬萬人一與一殺之盡矣何懼爲當是時遼陽有滿州紡紗廠敵所設也吉元乃日賣冰糕於其門覘虛實主廠者姓大竹爲退伍少將吉元旦夕謀殺之居二月與工人漸稔凡探知其

情實矣乃走北平以血書遺其友曰吾將爲國死死之後請君以血書宣於衆俾國人作其忠義之氣且幸得恤我族也遂出關投滿州廠作工夜則密約華工講演日人陰謀吾國將不國狀聞者感憤咸思投袂起値遼陽救國軍聲勢漸壯吉元乃糾合工友千六百人爲內應焚工廠倉庫殺日人三名時大竹已有備吉元竟被捕死年二十七時壬申歲八月初旬事也

論曰端木子有言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愚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危也事未發而先聞殆也吾嘗閱日本田中相疏稿謀所以覆亡我者其不使人知之計險矣狠矣而吾國東北一隅恆舞酣歌因循莫省其他淺愁之徒又或浮躁叫囂事泄先聞適以取禍若吉元者蓄報人之心具深沉之略蓋可以爲國人法矣事之成敗豈可逆覩乎哉衆聞其父赤貧不能自給吉元恤族之請非私也孝也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嗚呼此尤可爲非孝無親者鑒也

義士美國人蕭特傳 壬申

中華民國歲在壬申二月二十二日美國人蕭特在蘇州閶門外飛機場駕機與日人戰於天空隕焉當是時吾華人聞者靡不爲之感憤奮發云初蘇州建飛機場固當韜晦不使敵人知也有某部員者以爲日人可恫嚇而退乃大言蘇州飛機場規模閎敞已置機數十具將出攻敵播音無線電傳之爲敵所聞二月二十二日日飛機六架排陣至半爲轟炸機半爲追擊機蕭特慷慨語同事者曰若輩未諳戰務吾一人當之乃駕機獨與敵戰逐一機不意有二日機隱雲中突出其後左右圍繞用機關槍互轟擊洊雷礮電聲振天空相持十分鐘日機師大谷爲蕭特槍擊負重傷飛逃楊樹浦去而追逐蕭特之日機突發數槍中蕭特腦後蕭遂死機落而蘇州製造飛機數具盡爲日人炸彈所燬悲乎痛哉事後聞日人言蘇州一役中華機師戰鬥之勇令人咋舌驚佩而大谷中尉者亦幾負傷以死越二月蕭特之

母自美來迎其子喪慘怛莫名狀華人送殯至滬者雜遝至數萬人夾道嗚咽有哭失聲者嗚呼可謂榮且壯矣蕭特故爲美國飛機駕駛員其後在卡利福尼亞行駛尤著名其來我國當民國十九年先在廣州留居數月故與我十九路軍中多摯友嘗告我軍人曰大丈夫當立功當世我愛航空他日戰死飛機中於願足矣卒如其言蓋其義烈出於天性所樹立非偶然也雖古豪俠不過在九洲之內耳何足以及此

論曰吾國當咸同中興時有英將戈登者助李文忠程忠懋公轉戰江南破蘇常威聲聞遐邇今蕭特繼之功未成而身先死尤可悲也又聞其母言蕭特之弟某亦飛行家迨學成後亦將爲吾中國効力云夫美國與我邦交最厚其國人助我至捐頂糜踵而不悔茫茫宙合孰友孰仇我國人其猛省哉其猛省哉

廬江徐孝子傳 壬申

人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親疾病革人子呼籲哀號求以身代幸而得所願子心安矣至于干戈遍地流離顛沛之時其親之死間不容髮爲子者出入鋒鏑冒萬死救之求以身代幸而得所求孝子之心亦安矣然聞其事而傳之者則爲之慘怛而流涕也門人廬江徐生林述其弟救父慘死事嗚呼是眞孝子矣孝子名經略廬江高等小學學生旋離校專攻國文壬申歲皖省盜匪蜂起鄉民團練築壘禦賊孝子與其兄林協力共保援七月十六日賊衆數千掠金牛鎭及桐城孔城鎭竄廬江老牛嵌並侵桐城境擒其縣長勢張甚官兵莫敢攖其鋒各鄉糜爛時孝子猶居家誓死守二十七日夜賊乘不備破壘入虜經略父雲程以去迨黎明經略求父不得使人詭言于賊吾有資財願贖父請以身質賊不許挈其父去九月二十七日賊復至廬江經略與兄林夜襲之斃賊八求父無踪痛哭返翼日賊竄王家樓經略與林率團往攻之經略塗遇賊奮身鬥斃賊二賊大至環攻之遂被執賊以合子槍內經略齦齶間彈發入腦

漿潰出死時林仵後㒒救不及二十九日舁尸歸血跡殷然人不忍視其母張氏撫而哭之曰天乎兒爲救父也父不得歸兒竟慘死乎越七日其父間道脫歸其兄林乃私哭之曰天乎始吾與弟百計救父不可得今弟死後不旬日而父安然歸豈非弟于冥冥中以身代父乎于是鄉之人相與流涕稱之曰孝子孝子蓋其死事時年甫十八云

論曰昔巴陵許孝子伯泰因母病急求藥乘舟溺死洞庭湖中母夢伯泰來飲已藥病獲瘥蓋孝子之心但知有親而已親而死猶已死也親而生猶已生也徐孝子曷嘗死哉吾特大書其事將以愧世之非孝而遺親者

畢君枕梅傳 癸酉

吾友畢君枕梅諱光祖江蘇太倉人系出尙書秋帆公後考諱蓉第附貢生君幼聰慧華秀穎豎下筆千言光緒戊寅君年十五余年十四同補應郡試識君於州署中是年君補博士弟子庚辰余亦遊於庠君時過余譚文藝發語名雋傾倒座人才思橫溢遇經史疑難老師宿儒不能解者君略省覽卽瞭其義甲申督學瑞安黃漱蘭師創設南菁書院於江陰君往試經學古學皆第一瑞安師器甚曰大江南北涉獵之學當以此生爲最太倉畢氏有傳人矣踰年余與君偕赴南菁試余方潛研性理君務博習多聞人或相嘲以漢宋門戶不知余固兼許鄭君亦服程朱相師而不相非也當是時友人張君拙嘉以詞章負令望乙酉君舉優貢拙嘉得拔萃三人實相往來飲酒論世上下古今旁若無人者踰年拙嘉歿於京師余與君哭諸寢門外君泫然曰拙嘉家貧巨卿之責非吾兩人其誰則與余稍稍佽助其喪戊子君登賢書明年偕赴春明試乘招商輪舟曰鎭東値大風浪砰訇鏦蕩舟軋軋作聲夜過之罘成山繼以大雪司機者不能辨經緯棧猝見白山當前將觸礁惶駭鳴鐘放救生舢板旋急鼓輪退始得免而君與余方酣臥翌晨舟中人相告以驚以慶薄暮抵大沽春冰乍泮阻不得進則涉小舠兩人蜷伏其中浪衝冰石下大者如桌小者如礬銳者如

矛薄者如刃左右撞擊傾欹體沾濡凜冽不敢出氣漏將盡始至紫竹林君候覆試期屬明卽乘車赴京夜過楊村于家園等旅店一燈黯淡僕御交蹠臭穢不可邇君蹙額曰此諺所謂地獄變相也余笑曰勞筋餓體大任將降矣迨揭曉均下第維時吳會名流方標光希蹤索隱鳴新或拾一二祥金吉石干謁當道貪緣奔競覬弋科名君砥礪節操屹不爲動嘗發憤累歎儒林品詣墮落無餘終亦必亡而已後果鮮令終者華誕浮徒不可信若此國運人才兩受其害後世求賢者所當引爲殷鑒者也壬辰余中甲榜分農曹時君丁祖母憂遊幕粵中音問稍疏矣光緒中葉南皮張文襄公督兩湖提倡樸學罔羅天下通人達士以禮延君頗倚重之君始稍稍展所長薦保知縣癸卯文襄入覲君隨入都余造其室君方草大學堂章程案卷插架櫛比鱗次相與談公牘文字上自魏鄭陸范下逮曾胡諸賢源流畢貫莫逆於心不啻數經生家法也丙午余丁先妣憂君來弔余伏苫哭君曰子宜節哀以視吾少年孤露至今家破人亡者又當何如蕭是時君之夫人方病歿於南中也於是相對哽咽不能成聲厥後文襄內用幕僚或散去君佐錢唐施君植之辦路政辛亥國變絕意仕進施君奉使美邦邀君往堅不就隱居里閈矣時余掌南洋校每歸婁恆與君聚君方啜茗賦詩弈棋以自遣一廬風雨晏如也辛未春諸鄉人會飲與君譚少年事余笑謂君曰逾數年君重遊泮水矣君默不語是年冬凶問卒至回憶五十年交情不覺淚之盈睫也天地磅礴扶輿之氣萃鍾於舊族名門吾婁王氏得氣之厚故其人多剛方畢氏得氣之清故其人多俊穎而君尤得其秀而最靈者方其弱冠時踔厲風發視當世事無足當意乃以其才之高學之博不獲稍施於世洎乎晚年世變多故徒隱於詩隱於酒隱於弈蒿目時艱鬱鬱以歿嗚呼可哀也已平居嘗慨然謂余曰凡人善惡與禍福往往相戾無足憑者嗚呼豈獨禍福爲然近世是非好惡亦多與善惡背道而馳爲善者懼矣君之言尤可悲也自君卒後邊疆告警東海沸騰患難頻仍日蹙百里君獨先朝露而逝

又焉知非福耶君文高曠雅贍詩尤雋逸顧著作零落不自收拾幼工篆隸臨曹全碑數年不輟晚好作楷行書然不屑應人之求娶張氏賢而無子以猶子壽咸爲嗣婦翁張孫莊先生邑老名士也數奇屢赴闈試不售爲安道尊道書院山長十餘年得君婿快甚歿後其遺著亦鮮有傳者嗚呼是則同可悲夫

外姑黃太夫人事略 甲子

外姑黃太夫人文治之姨母也病且歿吾婦流涕謂文治曰吾母病革恐不起矣顧母有心事向狷介不以告人今歿後恐將付諸東流賴子有以贊助之也文治聞之淒然出涕夜侍疾爰從容請曰母將脩外王父母之墓而建設其牆門歟太夫人矍然曰汝何以知之則對曰知之素矣以吾母將獨力成之故不敢請耳太夫人始泫然曰吾見人家與汝家墳墓皆立墓門中建一屋歲時祭掃設奠不憂風雨今吾父母墓地狹隘無墓門汝母既歿吾終鮮兄弟十餘年來節衣縮食僅得百餘金今吾死此事已矣他日汝能助成之亦汝母之志也則吾目瞑矣於是文治與婦皆泣應曰諸母其無憂太夫人乃出貲與文治蓋心血之金止此文治受之出寢門不禁噭然哭也越三日母遂卒文治乃以其貲屬婦兄彬琳而益以百金請董其事彬琳於是鳩工庀材躬自監督不數月告成植碑刊外王父母姓氏以誌之嗚呼傷哉此積累之百餘金不啻數千金也蓋太夫人家本小康而風尚奢侈一賓客之需或至數十席一祭祀之需或至百十緡每當春秋伏臘及俗所稱冥誕過忌者宗親姻婭諸姑伯姊爛其盈門僧道雜遝僕輿雲屯饌精酒芳明器咸備歲以爲常靡所顧藉加以繼姑嗃嗃求全幼妹絮絮乞物不肯稍曲諒而太夫人兢兢業業黽勉有亡無頃刻失歡亦無絲毫越禮外舅贈榮祿公浚之先生僅有田二百畝摒擋家計兼周濟其伯兄不足則挹書院膏油以注之又不足則鬻奩中簪珥以佐之婚嫁喪葬予取予求如是者二十年迨榮祿公卒尚有田百畝然太夫人性至廉未嘗以

貧乏故累及親友而堂上之甘旨無少缺三黨之饋問無或遺論者謂其未嘗學問而能持大體此固出於天性之純良亦本於外王父母之家訓而安雅（黃氏堂名）之所以維持至今日者固由於榮祿公之孝友勤施實由於太夫人之節以制度功在無形豈非然哉自光緒戊戌就養入都以迄南歸而上海而無錫從未向吾婦取一錢而吾婦問亦無儲蓄者故曰此積累之百餘金不啻數千金也太夫人姓胡氏諱蕖珍年二十一歸吾外舅榮祿公諱鏡渠字浚之文治爲別立傳考諱汝直字古愚贈光祿大夫亦別有傳妣陳氏贈太夫人當粵匪亂初平先考妣常與外王父母同居時太夫人未嫁文治方四五歲太夫人紡織劍文治於旁見紡機軋軋搖動則欣喜不啼厥後嘗笑謂文治曰吾當紡織時豈意若爲吾婿也光祿公歿先妣與太夫人相抱痛哭皆暈絕鄰里親戚咸爲感涕曰嗟哉有女如此遠勝於有子矣其後先妣患肝疾外王母抑鬱寡歡滫瀡之調脂膏之奉疾痛疴癢之慰問抑搔奉半由太夫人任之是以北堂之蘐得臻上壽居京時與先妣相敍懽甚迺庚子歲拳禍驟作避難京北平義分村辛苦流離至今思之猶爲零涕焉其平生慈祥和緩侍之數十年從未見其有疾言遽色雖婢媼獲罪亦無怒容自奉尤約一衣之微至十數年垢敝不忍棄尤不樂道人惡所自刻厲者惟孝惟廉惟慈惟儉而已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享壽七十有六以婿文治貴誥封一品夫人子二彬琳廩貢生好學樂善能世其家彬瑞殤女一彬瓊適同邑農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書唐文治孫一圖閎孫女二鴻閎鸞閎太夫人歿逾數月齊軍攜難江南幾無完土又逾數月先大夫棄養又逾四年文治始克和淚以紀其事蓋追念先妣之歿二十餘年而手足至親如太夫人者並不獲再享一日之養痛何如也

朱母陳孺人家傳 丙寅

婦人達義矢節者衆矣吾獨傳朱節母爲之嘉嘆不置焉節母陳氏滬江人父蘭亭先生許字余表弟太倉朱君莘農讀書識大義十五遭母喪蘭亭先生以家事顚沛居常鬱鬱節母善爲勸慰必得歡欣然後已先生恆顧謂曰吾喪而母得無恙者賴有汝也無何先生患咯血症劇節母日夕侍奉衣不解帶者數月呼天無靈則背人割股肉和藥以進卒不效時莘農年十七以苦讀嬰傷寒不起家人以蘭亭先生病且危節母遑迫救父秘不敢遽告迨先生卒三日始以莘農之變婉告之節母聞之暈絕逾半日乃蘇宛轉求死者數矣顧念死易立孤難莘農之志未有繼事未有述遂幡然變計矢志歸守尤彼兩髦實維我特時年方十九也舅湘舟先生乃命長孫女宗讙女之越三年家嗣之次子增宗生命入嗣爲後節母以事父母者事舅姑妯娌相處無間言撫育子女慈而有法未幾舅卒服既闋念母家撫長男諸姪尙在提抱事多待理乃請於姑攜子女暫居母家令增宗入學讀書節母則佐其弟若婦主持家政數年之間葬父嫁妹治喪未遑一日暇鞠育其姪以至完婚乃不一載而姪婦又相繼沒節母憂痛迫切每夜闌鐙靜萬象寂寥自傷身世之悲涼而所學未顯感慨不自已癸卯歲遇同志童同雪女士創設女學於滬江顏曰宗孟師孟母也凡貞節貧苦之來學者免其費來者日夥校舍不敷乃於甲辰冬獨出三千金廣闢新廬禮聘名師益臻完美絃歌之音日與黃浦江聲相和行人之過其門者指而謂曰此太倉朱節母之所設也則相與嘆賞不絕口云嗚呼名節之不爲世重也久矣江山靈氣之所鍾乃獨在於女子嬰兒子之孝魯陶嬰之節曹大家之敎得一已難節母一身足茲數美異哉乃孝事親而親早亡義從夫而夫夭折茹苦含辛以終一生迹其遭遇何其悲也雖然母志也奚以悲且節母當時卽不爲朱氏守亦無害於義而節母之必不出乎此者行其志所安也椎心忍死克成其節經營朱氏陳氏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易曰甘節吉又曰安節亨豈不信哉時之人彝倫相乖異說相耀不惜舉數千年人心風敎之本而破

壞之而漸滅之彼矯然拔俗以節義自守者則羣且非笑之以爲迂愚乃若節母其立身大節固已不可及矣而自甲午政變以來痛時事日非謂非興學不足以救國毅然以振興女學爲己任復創復心女校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方將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曾謂迂愚者而如是耶其志堅其行芳蒼蒼然松柏之貞浩浩乎白泉之潔也昔賢謂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夫廉懦夫立聞節母之風者其亦可以興矣節母既主持女學復壹意訓增宗入孝出悌愛衆親仁畢業於震旦大學醫理日精又命從余遊講求道德比年以來孫枝繞膝晚境悠然稍足自娛於是解脫萬緣潛心釋氏之教方謂克享期頤乃竟以丙寅六月二十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天之報施善人抑何嗇哉增宗介其兄增元以狀來乞予文噫節母落落數大事自卓絕於天地間要其節義之心發於天理之誠豈有意乎後世之名哉而爲人子者汲汲褒顯其親壽之金石則欲使之千載不死與日月爭光夫固孝子之盛心也然其所以不死其親者要在自勉而已爰詮次其狀以爲傳節母工詩能文有省閒詩文稿待刊後世必有能讀而稱之者

論曰節母余表弟婦也十年前予以事至其家節母方率子拜於堂奧之主心竊怪之或曰此節母拜莘農之靈昕夕爲之數十年如一日余聞之肅然起敬洎與節母談明達通世變誠女丈夫哉囘首曾幾時而節母之音容已杳不可追矣節母居傍滬江風雨之夜江流泱泱緬想神靈當與山水而俱長也

劉母陶太夫人家傳 丙寅

劉母陶太夫人淮安望族也先世居淮東鄉之士樓年十九歸寶應進士年丈劉先生莘卿生三女一子子名啓瑞從余游有年矣喪母後泣述母狀丐傳於余余惟太夫人淑德懿行鄉閭族黨靡不稔知固宜傳之以爲坊表吾聞淮陰山水拔俗鍾毓之靈不靳於婦人女子昔漂母不受千金之贈而能周人之急史公特稱道之是則太夫人生有異稟

而齊家足爲女範者未始非天地溫厚之氣所鍾也太夫人事舅姑惟謹克盡孝道相夫以義教子以慈嘗聞啓瑞之言曰生年二十時侍先王考側先王考詔啓瑞曰汝母爲吾家婦柔順婉娩事姑得歡心娣姒莫之及者汝之始生也產難幾瀕於危三日而後免身爰得外痔證發輒累日故年未四十體已衰矣生汝惟一子愛護尤甚汝襁褓時每寢以臂爲枕寒氣襲膝理每作痠至不能舉物吾甚憐之汝其志之哉汝六年方免乳十六年始獨宿而汝母輒夜起猶按視汝歸自塾汝母常倚閭而望汝篝燈夜讀一冊書弗畢弗使止所以望汝者至矣汝其志之哉米鹽瑣屑洗濯縫紉勞苦弗懈處貴與處賤無異汝父之行誼得以有成者亦汝母內助之力也汝其志之哉啓瑞受其言鏤心刻骨而用以述於余夫禮記有言父母在言孝不言慈此何以言慈者蓋太夫人能曲體高堂愛孫之心移而爲愛子之心是以家庭之中不憚煩煩言之此可以見天倫之樂而啓瑞之孝思不匱蓋有由也萬石之家風殆無以過之矣抑又聞啓瑞見太夫人每於歲杪日必焚香稽首祀天地神祇爰私詢諸長老長老曰汝九歲病項核腫潰成癧又發疹賴汝母禱祀以獲安自是於歲之除夕率以爲常啓瑞聞之至於感涕不能已丙戌苐卿先生成進士官戶部江西司主稿啓瑞隨太夫人入都甲午以中東之役歸踰年苐卿先生丁父憂既終喪復入都庚子義和拳難作太夫人避居東昌苐卿先生馳赴行在辛丑亂平壬寅太夫人又入都癸卯甲寅啓瑞兩試皆捷太夫人顧而色喜後引見以內閣中書用太夫人益欣然曰吾不願汝作縣令也往者叔祖楚楨公清廉自矢猶且被累可爲殷鑒嗚呼此非知幾而聞道者不足以知之矣戊申苐卿先生奉命出守紹興未幾掛冠去旋丁母憂辛亥國變啓瑞亦乞假歸自是一門之內懸車東馬絕意任進而太夫人安之若素也丁巳秋苐卿歸道山太夫人恆鬱鬱不樂啓瑞心傷而色養之爲闢五畝地築室數楹冀娛晚景而太夫人終不以爲豫者蓋不勝今昔之感也夫人性慈善初鄰婦有病歿者託其女於太夫人撫

如己出爲擇配中年喪夫又來相依許伴朝夕平時御下有恩紀無疾言遽色好施與遇困乏者或典質以應其求皇皇恐不及其睦婣任恤之道老而彌摯尤可風已太夫人積勞遘難得心悸肝疾歷時愈劇以乙丑八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八鄉之人凡沾其德者來弔喪無不哭失聲云

論曰易坤之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儒以乾爲積善而聖人著於坤象者蓋正位乎內佐乾以成之也善者無他庸行之謹爲孝爲弟爲慈而已矣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搢紳之家鄉邑之模範也啓瑞善承太夫人之教其終身勉之哉

高母李太孺人家傳 己巳

人之所以爲人者倫而已矣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故夫婦有別聖賢相傳以爲人倫最重之事余嘗考墳典涉重洋而知守節大義古今中外莫不同符而其間之備歷艱劬久而弗懈者潛德幽光積厚磅礴則必康彊逢吉澤及子孫蓋天道之所以維持人倫者雖累經世變而無或爽也金山高君吹萬名燮篤行君子也戊辰秋其母節孝李太孺人卒燮以書來請曰燮不幸今爲無母之人矣向之稍慰于心者吾親健在色養融融也而今豈可復得耶敢乞一言以傳吾母其可乎余讀其行述憮然歎曰嗚呼人倫之不泯其在于茲乎高氏先世業農燮之嗣考曰秦麓先生始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太孺人之來歸也年二十六爲繼室逮事其祖姑錢太宜人暨姑莫太宜人孝敬盡禮元配俞太孺人遺二女撫之如己出乃甫踰一年秦麓先生遽卒當是時重闈在堂遺孕在腹太孺人銜哀擗涕誓殉須臾死踰七月而生女仍無子也又踰八年始得燮以爲嗣胞兄近齋先生之子也又踰十二年遣嫁其女爰命燮往依焉一家二口形影相弔其顧復恩勤者惟燮成立是望又踰十年始爲燮娶婦踰年燮入邑庠又踰四年爲太孺人六十設帨之期燮

于是具狀有司聞于朝得旌表節孝如例追維太夫人之飲冰守志已三十有三年矣隣里鄉黨僉稱太孺人端莊嚴肅正氣凜然不獨增高氏之光實足為人倫中之矜式也又踰二十年躋八秩家人謀所以為壽者太孺人曰嗟樊來前今何時敢言壽乎吾嘗聞孟子有言徒杠輿梁民未病涉汝其移建坊之資為築橋之費吾願足矣樊爰承太孺人命建河塘石橋八座行旅感頌不置焉又踰五年樊別築新屋顏曰慈竹長春奉太孺人以居惟時有孫四人皆已娶婦孫女二人曾孫八人曾孫女四人一家增至二十餘口回憶曩者母子煢煢寒燈課讀風雨淒其盛衰之況味何如也昔明歸震川氏作先妣事略惻怛悽悲知言者以為非仁人孝子不能道今樊之文行殆無愧于震川然而震川之母屯艱貧苦以終不獲享一日之樂而太孺人則壽考康強孫曾繞膝每當月正元日蹌蹌濟濟鞠䠋滿堂太孺人顧而樂之分甘推棃歡聲達戶外令德所孚一門賢孝人間至樂無逾于斯較諸震川所述其菀枯之遭際又何如也嘗考周易恆之五爻曰恆其德貞婦人吉節之五爻曰甘節吉往有尚蓋節之象澤上有水君子以議德行見流澤之孔長也恆之象為雷為風君子以立不易方求諸近世此風蓋已渺矣得太孺人德行以風厲之庶幾如奮雷之一震乎然後知苦節之貞有以享人世之福固非偶然而天地之道貞觀不爽其所以維人倫于將墜者雖當晦盲否塞之秋未嘗泯滅也吾故謹為之傳後世講倫紀之學者當知所取法云

榮母石恭人家傳 丙寅

余昔掌南洋大學創建圖書館錫邑同鄉榮宗錦宗銓昆仲捐資萬金藏其事既為其先人文治先生立像鐫石以記越數年宗銓復來請曰吾母恭儉仁慈畢生勤苦深懼遺型湮沒不彰敢乞一言以光家乘余深敬其孝思之不匱也爰為之傳曰恭人姓石氏世居無錫富安鄉石巷父諱慶榮母戈夫人生一子三女恭人其季也咸豐庚申之難粵匪

竄錫境家陷賊中慶榮先生父子俱被掠長次二女亦俱卒惟戈夫人與恭人獨存亂平歸里家產蕩然惟恃女紅度日其瑣尾流離之苦有非常人所能堪者年十九來歸先生事堂上恪恭克盡孝道念戈夫人煢獨無依迎之家養之終身鄉人僉曰幸哉有女如此勝於有子矣先生自經兵燹後家道中落養魚耕田以自給恭人朝夕辟纑以佐之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凡所烹飪縫製之具皆不取售於市其勤儉之操可謂難矣年二十三生子宗錦踰二年生子宗銓又踰四年生長女後歸項氏者也又踰四年生次女後歸尤氏者也旋丁姑某太夫人憂恭人哀毀甚而艱劬彌至日惟以勤儉訓其子女所居榮巷鎭鄉人初不諳蠶桑之利某太夫人首創之而恭人擴充之或曰其利薄不足償厥息也恭人力排其說以爲勝於紡織先後植桑千株育蠶繅絲歲取盈焉由是鄉人頜其所爲而蠶桑之利冠於通邑矣光緒中葉閭閻休養生息榮氏家計亦頗裕而先生以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卒恭人益茹苦含辛主持家政自奉之薄無異曩時然每當閭里告貸或戚黨稱貸之時靡不盡力以供給之雖撤環瑱無稍吝惜蓋其仁慈之德根於天性者然也不十年後厥宗大昌子孫繁衍恭人念女學之重諄諄焉諭宗敬宗銓創設女校由家塾而推至鄉邑是爲競化女學之始其平生訓宗敬宗銓惟曰爲善曰擇交而其知人之明料事之至多所奇中蓋其精明端於忠孝尤有不可及者也恭人以咸豐辛亥年某月某日生以光緒戊申年六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子宗敬宗銓以順直振捐獎賚提舉誥封恭人吾友元和江太史霄緯有道君子也嘗爲吾言曰余設帳榮氏見其家肅肅雝雝內外和睦門無詬誶之聲室無玩好之具兄弟子女數十人同堂而食規矩秩然其男則孝弟親仁其女則婉娩淑順世俗囂陵浮薄之習無有稍稍沾染之者待先生則誠且敬待鄉人則和而公因利興工振窮補不足遐爾更多樂道之者余聞其言知其發昌發熾之未有艾而要皆本於恭人勤儉之德有以致之也昔雅詩之頌天保曰徧爲爾德孟子之論

天爵曰樂善不倦然則後之人所以繼繼而繩繩者詎可忘恭人之訓乎哉

陳節婦王孺人家傳 己巳

節婦姓王氏諱鏡祥字晴芬其祖諡武愍父子泉名宦嗣母李氏教督綦嚴故節婦自幼通曉大義讀書之暇爛組紃習書畫姆教婉娩聽從年二十二歸江陰陳君以晉以晉者太史聘臣先生之子也聰慧劬學善屬文節婦于歸後上事舅姑柔色怡聲溫恭孝敬者靡不至乃結縭數月以晉遘厲疾遽卒節婦驟膺變故痛不欲生將自裁舅姑持之泣曰兒乎寧留一綫爲夫後乎節婦憬然悟遂毀容守節焉未幾聘臣先生捐館京師姑復年高善病侍奉湯藥經年不懈姑歿號泣不成聲繼之以血鄉里戚鄰僉曰幸哉有婦如此可謂孝也已自是厥後淒風苦雨歷三十年始克立夫弟以履之子爲林爲嗣並爲摒擋娶婦念宗祧之任重能恩斯而勤斯嗚呼可爲難矣其間王氏昆季憫乃姊之艱苦嘗迎養於家會其姪汝濟喪母纔五齡姪女方週歲節婦則撫育之卵翼之教之誨之以至於成立先是汝濟之母以其次女淑靖爲節婦嗣女迨節婦疾革淑靖割臂和藥以進冀有以瘳之人既嘉淑靖之孝而又嘆節母之慈也節婦既歿之數年汝濟介余宗姪淞源來請曰吾姑庸德庸行久而弗曜心滋戚焉敢請一言用垂不朽余維夫婦之義始於咸恆二卦咸者感也言至情至性之相感也恆者久也久於其道故曰恆其德貞婦人吉而其下繼以困節二卦困之彖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而節之爻辭則曰苦節又曰甘節蓋惟歷境之苦者久乃彌甘而不失其所亨大哉聖人言夫婦之義當爲萬世法矣今攷節婦之行經三十餘年錯節盤根而卒成其志非所謂由苦而甘困而不失其所亨者耶今世士君子嘗欲講明氣節以求自立夫氣節之恆久專壹必自人倫始矣故因淞源之請特爲之傳俾後世言婦道者知所起敬焉

汪夫人吳氏家傳 辛未

辛未秋請弟汪君仲虎遭其夫人之喪以書來請曰內子畢生艱苦相從四十五年不幸先我去瞻望遺挂感念淒愴敢乞一言爲傳可乎竊維余與仲虎有知己之雅矧夫人賢德著于族鄰閫幽之責其奚敢辭夫人吳氏名慶雲字浣芸太倉廩貢生吳公東軒之女天性純篤三歲失恃哭泣如成人丁亥來歸仲虎事舅姑先意承志夙夜定省能得堂上歡故於其歿也仲虎以文哭之曰此去黃泉可事兩親吾父吾母鍾愛惟君九京先靈見君當慰難堪者我煢然索居嗚呼何其言之沈痛而夫人之孝德益彰矣夫孝弟之行禮經內則所載往時搢紳之家行之若素者至今闃寂無聞矣若夫人者洵足以勵末俗哉仲虎弱冠幕游鄂垣一時名流羣相歆慕投贈縞紵與之結納旋官京師夫人身兼子職主持家政以儉以勤用是家道不失其亨程子謂婦者家之所由盛衰豈非然哉已而遺其姪益符黨符與其姪孫幾赴京就學寒煖飲食皆爲料量不假僕從手蓄惟其止于孝故能止于慈也性尤慷慨好施與善烹調鄉之人遊京師者多至仲虎家或留宿數月供應畢備雖然中饋之吉酒食之議猶未足盡其懿德也迹其生平嫻詩書善吟咏又工鍼黹及締事至今詩甕遺稿猶有存者疾革自作挽句曰平生只願成人美到此方知偕老難可以見其襟懷之高尚矣汪氏故吾婁望族仲虎淵源家學蜚聲詞壇遠紹婁東詩派夫人相與唱和戚黨僚友嘖嘖稱羨回憶三十年前余與仲虎同仕京師退食之暇輒邀同鄉諸親友爲文酒之會燕市酣歌淋漓角逐不數年余丁母喪南歸仲虎遠送余至津門後十載復相値滬濱見夫人於客邸言念往事相對欷歔而夫人以家君八秩伊邇預訂稱觴之約踰數年夫人不果來先君旋棄養迄今又十餘年世變倉黃東鄰煽禍四海鼎沸燕薊間風鶴頻驚而夫人卽於此時奄忽以逝朝露先晞庸知非福而我仲虎睹滄桑之屢易覽百川之衡流其悲痛有在人間世以外者又豈僅潘令悼亡而

已哉爰敘夫人懿行淑德著於篇以諗後世并塞仲虎之悲

馮母李太孺人家傳 癸酉

門人北流馮振佐余䓁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有年壬申歲之杪悽然來請曰先妣棄養距今十年餘矣春露秋霜焄蒿之感悲不能已深懼嘉言懿行無以傳於後世今弟子昆季咸受業於先生先妣在時素敬先生道德文章敢乞一言爲傳以慰先妣於地下嗚呼余亦無母之人也聞振言若飄風發發之砭吾骨也爰亟詢太孺人之平生振乃悽然而述曰先妣爲鬱林李公樹人長女幼穎悟記憶力逾於常人凡耳所聞目所見終身未嘗忘雖未精文學而雅慕讀書年二十來歸府君爾三公府君先娶前母陳氏生兄汝力繼娶先妣生不孝振及弟揮弟拯弟拔凡四人弟子家故貧先大父母勤儉持家凡耕稼蠶桑靡不親理厥事先大母恆督農事於外門以內酒漿籩豆先妣實尸之先大父母無遺罹居恆先意承志視無形而聽無聲凡棗栗甘旨之屬黽勉求之必躬必親罔不周備十數年如一日逮先大父母歿盡哀盡禮先府君棄養亦如之鄉之人僉曰幸哉有婦賢若此振又述曰弟子與兄汝力雖異母生而先妣視汝力如已出汝力與弟子等亦忘其爲異母兄弟也汝力先出外遊學弟子與弟揮就鄉塾讀每夜分先妣篝燈火執女紅令弟子等讀其旁溫日間所讀書必一字無齟齬乃令預習下課天將明又呼背誦一通乃入塾故弟子等讀書史洽熟常倍於他童厥後汝力遊學桂林弟子與揮負笈上海幼弟拯拔亦就里塾中讀先妣教之一如教弟子時每當夏冬季假兄弟五人怡怡先妣之側夜則還授諸弟文章先妣就旁坐聽諸弟背誦雖一字之誤不能欺每遇古人行者則舉以詔勗語簡而嚴猶憶某夜弟子授諸弟歐陽永叔瀧岡阡表畢先妣慨然顧弟拔曰歐公生四歲而孤汝之孤則二歲耳歐公爲世名儒文傳而人亦傳汝曹宜何如弟子等肅然受教至今思之猶覺其言之悲也平居又慨然曰

自吾爲汝家婦稔知汝祖汝父愛讀書恥子孫不爲士人故不惜艱劬縮衣食籌學費以造就汝曹吾家素積德後必有昌者汝曹其勉之哉嗚呼先母之志維先生其表揚之振又述曰先妣宅心惟仁制行惟儉不願膏粱之味節腴分甘以周貧乏遇人有恩禮鄰族戚黨無不愛且誠人亦樂爲之盡不幸臥病經年時劇時差存問者不絕聞稍愈戚色然以喜比劇瘳戚然以憂及歿來弔者流涕踵相接也先妣雖不獲中壽而其死也哀追睎潛德維先生其光刻之余聞之喟然感曰有是哉太孺人之孝且慈也昔吾蘇善述母行者首推歸震川張皋文二先生今振稱述母儀愷惻懇摯當與二先生相亞請卽紀茲爲傳可矣且夫天生烝民良知同具人第知孝之出於天性而不知慈之亦根乎天性孝貴乎愛敬明察故其和順通於神明慈貴乎精細縝密故其博施周於宙合大學論齊治之道引康誥如保赤子而釋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言慈之發於天性也今太孺人能教其子非所謂心誠求之而不遠者耶夫一家之和氣所以能綿延而勿替惟賴正位乎內者庸言庸行攝以威儀自然下觀而化矣奚必有赫赫之名哉太孺人生於清光緒乙亥夏歷五月二十六日民國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卒享年四十有八蓋自近代非孝無親之說興世之人子多有不能記其考若妣之忌日者矣今馮氏兄弟孝悌雍雍當以此訓其子孫而及其鄉里故特連類書之貽與振以歸載諸家乘昔荀卿子論讀書之法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今學校誦數之法不講肄久矣深願振昆弟輩以太孺人之實事求是教崇品行督造士林俾世之有志讀書而不得其門者作家庭之模範可也

茹經堂文集三編目錄

卷八　碑銘類　哀辭類

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八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碑銘類　哀辭類

陝州召公甘棠廟碑 辛未

召公甘棠廟在陝州境上章敦牂之秋無錫施永成膺溥仁慈善會唐滋鎮圻鎮華堂等推選往振於陝拜於廟則牆傾棟折上無蓋障州人相告曰是駐卒所爲也永成慨然請於會長張簡生醵資鳩工經營而修葺之既蕆事屬太倉唐文治爲碑記文治曰若古攸訓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成周之初周召東西分陝而治既宜重光共作大邑惟太保相宅以丕揚天休公之功不其偉歟若夫敬天勤民節性日邁祇慎用懋申儆惟新耆長典型令聞矢洽公之德不其遂歟且世之盛也以倫紀興世之衰也以倫紀廢夷攷鵲巢采蘩采蘋諸篇無非明夫婦之禮人道之經是以王姬車御曷不肅雝季女尸齊式昭忠信人倫正斯小民親蔽芾之詩情深文明誦絃弗替然則公之功德固不容沫公之祀典庸可廢歟往陶曲阜周公廟兵燹蕩焉樂崩禮闕鼓南子弟抱器咨嗟儻我將我享同復烝嘗則於化民成俗之本不其懿歟爰爲詩歌用代鄉邦之樂其辭曰

澗蘋潦藻召南風樂廟翼翼典攸崇庶民子來營新宮聿修祀事拜召公蕩蕩天門開爛昭昭兮靈之來雲旆兮悠悠公降監兮陝之州召公若曰我陝民殺機罟擭盈乾坤迷復弗戢將自焚詎止十年不克征天地大德是曰生何以救

之明人倫孝弟忠信浴靈根自貽哲命在初生嗚呼公不見婦子保抱哀籲天旱魃煽虐滌山川苗槁林禿怪鼠殭人累相食無田廬老羸白骨溝中塡願公護持拯顚連召公乂曰我陝民積善長久致太平上下壹德痛洗心士務通經農力耕毋敢妖妄畔常經毋侮聖言毋亂名毋作穿窬毋害人毋冒貨賄毋施爭歲月日時乂用明和風甘雨河山新豈尤戢退欃槍上帝臨汝降百祥自今伊始豐穰穰綏我士女喜洋洋五穀蕃熟滿倉箱我民奠酒躋公堂千秋萬歲歌甘棠

昔人詩云吏部文章在光芒萬丈長昌黎生當元和時故有平淮西碑南海神廟曹成王等碑文我生非若昌黎時矧才力不逮什一故僅能爲此種文字自愧且自歎也文治記

無錫楊君翰西商團功績碑 丁卯

天下事之險阻艱難而卒能有濟者恆而已矣誠而已矣天地之道恆久不已精誠之至金石爲開恆與誠之所通豈不大哉吾特揭無錫商團會長楊君翰西立心辦事之恆與誠以風示天下焉錫邑當滬甯之衝地大民夥殷殷軫軫號爲庶富之域顧比年以來軍事繁興甲子秋有蘇浙之役乙丑春有蘇奉之役其冬又有浙奉之役丁卯春又有南北軍之役幾於無歲不戰而其中尤以乙丑春孤城八日功績爲尤著云當齊氏之拒奉也一敗於丹陽再敗於常州而乙丑月正二日戰於錫邑惠山之麓礮火殷闐民咸股慄當是時各邑之逃亡轉徙崩潰糜爛者不可勝數而錫邑獨巋然無恙衆皆曰此楊君之功也橫覽四郊烏合蟻聚之徒侵掠焚殺村落爲墟亦不可勝數而城中獨安堵無恐衆皆曰此楊君之功也余嘗推原其功之所自而知楊君閱歷之精審蓋在於甲子之前而其措施之適宜乃在於乙丑之後其大要在於詗軍實察戰略聯感情故於各軍之過境者無論其爲剛爲柔爲強爲弱爲正爲偏爲逆旅爲運

輪行李往來周旋悉當雖千里贏糧龍蛇爭門而萬家燈火雞犬無驚微非有人焉專心壹意調護幹維曷克臻此當孤城八日之圍齊軍索供億以兵要我其勢岌岌不可終日君與宋君靜庭錢君孫卿華君藝珊等爲民請命至於泣數行下迨惠山既敗齊軍闖入西城商團隱雉堞間以槍環擊之乃逃竄城賴以全至今鄉之人猶有能道之者未嘗不感動而流涕也然余謂君功績之可見者固恃有恆之精神而其功績之無形者實惟至誠之道德天地刦運根於人心人心刦運生於奢侈錫邑工廠林立商賈懋遷長袖能舞故凡物質之文明與夫窮奢極侈之景象無不與滬上相頡頏於是往來其間者不知其實而徒歆羨其名或且眈眈逐逐以爲奇貨可居有識之士方且引爲大憂日籌所以保衛之策而其責任乃惟商團之是屬君之訓團員也曰養氣曰愛鄉曰習勤曰守儉一納之於軌物之中而其操演之熟防守之嚴練膽練心體用周至每當溽暑嚴寒疾風暴雨午夜更闌居民高枕而君方巡視街衢抽查崗位無少倦怠迨撤防之後恆出己資相與歡敘蓋其待團員也如腹心手足然以故團員之視君也如家人父子然雖有强梗易爲馴良雖有浮囂化爲敦篤以誠感誠之效有如此者昔彭剛直嚴毅厲威笑比河清然每遇戰勝之後必與將士雅歌投壺劇飲大醉以爲娛樂君之績雖不逮剛直然昌黎韓子有言譬諸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積者多施者不遐也今君積其有恆之精神與夫至誠之道德他日者光而大之安知其不爲川乎往者君於太湖之濱有萬頃堂之築今茲時事愈棘矣烟波浩渺流水孔長君其賡續前功而益勉之哉

劉河保衛團紀功碑 甲戌

吾鄉陸桴亭先生著治鄉三約一書每鄉設保正一人掌一鄉保衛事任役民之籍頒射法教擊刺習守禦國有大故則率其屬而授兵登陴凡盜賊水火之患皆司之扞禦外侮安靖閭閻灋良意美遙遙二百年來能實行之者厥爲吾

邑劉河鎭劉河地處海濱當上海吳淞大場之背爲軍事要衝保衞團之設始於民國十六年四月惟時吾蘇軍書旁午地方杌陧不甯劉人黃君頌聲創設保衞募丁籌餉購械設局來志大固鄭玉山者海匪也其黨羽出沒汊港間是年五月詭稱挺進隊駕橋帆抵劉圖行刼團衆覺之押解淞滬警備司令部繳械遣散民賴以乂是其功不可沒者一十七年沿海萑苻充斥北自滸浦南訖吳淞風鶴頻傳富室遷徙人心惶惶團衆扼守南北二十餘里匕鬯無驚是其功不可沒者二桃園爲劉河險僻盜藪匪魁董重薰楊小六子盤踞其中四出摽掠黃君與公安局長夏君春淦搗其巢穴驅董斃楊遣散客民之無賴者團衆奮勇無前卒能消除鉅害是其功不可沒者三十八年春匪氛復熾隳突南北黃君曰天下事獨立則勢孤合羣則功集守望相助古有明訓爰聯合太倉嘉定南翔寶山羅店大場江灣吳淞劉行上海閘北等處保衞團辦理聯防復於十九年冬徵集各團在劉會操團員九百餘人聲威遠播干城腹心胥攸寄焉是其功不可沒者四自二十世紀以來外侮頻仍其最烈者莫若廿一年中日滬上之役比時我軍相持正急團衆彙任義勇軍移駐道塘瀏海口防禦森嚴資糧供億等項價至二萬金之鉅三月一日敵以煙幕彈障我從陸浜登陸毒霧散空浮橋楊林茜涇相繼陷劉河失犄角團衆猶死守旋奉令隨駐軍退太倉莧轄戎裝改守雙鳳無何接濟斷絕不得已暫解散寄槍械於吳縣政府時黃君來錫告余壹是意氣激昂慨然曰吾輩不能爲國禦敵愧何如矣迺偕團衆間道抵滬分別安插五月九日敵退團衆先期集合維持善後鄉人之避難來歸者咸慶安堵焉是其功不可沒者五二十三年七月奉令改編團衆遂星散器械服裝移送本邑縣政府訖鄉之父老相與誦桴亭先生治鄉之約爲之追思不置云雖然欲中國之治平必自地方自治始而地方自治必自民間保衞始文治劉人也綜計吾劉保衞團自十六年春至廿三年秋凡七年有五月特書其功績犖犖大者勒之于碑用諗來茲

秦佩鶴先生墓誌銘 戊辰

公姓秦氏諱綬章字佩鶴江蘇嘉定縣人曾祖考諱鳳輝附貢生妣盧氏金氏盧氏祖考諱溯萱太學生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妣金氏周氏考諱兆甲貢生分部行走郎中妣潘氏自曾祖以下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妣俱贈一品夫人庶妣金氏庶母何氏亦以覃恩得貤封如典兆甲公生子九人公其仲也幼聰穎性至孝嘗刲臂以療親疾年十五六爲文茁發穎豎已爲李文忠公鴻章馮林一先生桂芬所器賞同治丙寅補博士弟子員光緒丙子舉優行貢生 朝考一等以知縣用己卯中順天鄉試舉人癸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旋丁兆甲公憂服闋補散館授編修辛卯充 國史館協修癸巳充湖南鄉試副考官甲午大考翰詹列一等二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旋充起居注總辦順天武鄉試主考官乙未充 咸安宮總裁丁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戊戌轉侍讀學士充 國史館纂修庚子授詹事府詹事辛丑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簡放福建學政使擢工部右侍郎甲辰調兵部左侍郎仍留學政任丁未改授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充優貢朝考閱卷大臣調補鑲黃旗滿州副都統戊申進士館及外洋游學畢業生考試閱卷大臣 孝欽顯皇后 德宗景皇帝升遐上謚暫安百日周年屢派几筵實城前行禮大臣己酉兼署護軍統領庚戌充舉貢覆試拔貢 朝考孝廉方正 廷試閱卷大臣辛亥八月武昌告警公鑒于人心不靖國事蜩螗爰上疏立請解職得蒙俞允時是年十月初九日也厥後遷居滬瀆杜門著書賓客罕覯其面而江湖魏闕之思往往形諸歌詠間至臨歿時無一語及家事惟惓惓以君國爲念遺疏上特賞志潔行芳匾額嗚呼可謂忠而貞者矣公外貌寬和而德性堅定局量閎通平生于訓詁詞章之學靡不究而尤研精時務自經大考超擢感激 知遇言論丰采常以古大臣爲準則甲午後國勢岌岌可危公于是有備款購械之疏又有論列和款之疏又有請停江南息借商

款之疏嗣以俗學剽竊宜注重經史輿地掌故算譯理化諸學于是有整頓書院之疏又以國法日壞漏巵外溢于是有廣鑄銀銅幣之疏庚子後　朝廷稍稍振作公于是有亟求人才並條陳立商部節國用定訟律改捐例刪例案鑄銀幣製軍械緩工程八事之疏蓋公以文學侍從兼復通達治體　倚畀特隆故自造膝密陳犖犖諸大政外舉凡壇廟大祀朝會筵宴耕耤閱射慶祝盛典　鑾輿所莅罔不珥筆以從館閣奏進文字同列羣推　公撰擬于是有珥彤集之編蓋足爲歷代名臣奏議之續矣公迭掌文衡甄拔多知名士而尤以在閩政績爲尤著凡任學政四載崇肅考規剷除積弊約束差丁恆以勤愼清廉自矢其敎士也服膺顧亭林先生之訓體用兼賅必以行己有恥爲本並以胡安定先生經藝治事分齋設課爲法而參以時務科學一時人文郁乎彬乎化成大效矣嗚呼自唐代以科舉取士宋明以來相沿不改論者以爲末流之弊足以禍世必掃除之而後快不知科舉不過考試之法在知其意而善用之如公之以道德文章爲體以經濟時務爲用亦何嘗不能陶鑄人才一旦廢棄之餘諸生迷於所嚮且謂聖賢之道不足復存値國家大事徇私滅理更不能虛心審慮以求歸於至當而生民之受困亟矣故吾嘗謂制舉文當廢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在人心者則雖廢而終不廢彼詆科舉足以禍世者蓋未嘗讀書閱世之論也嘉定爲吾婁屬邑俊彥風從爲同鄉所莫能及乾嘉之際錢竹汀先生大昕崛起以經學名聞當世兄弟子姪相繼迭興號爲九錢厥後科第之盛復甲全省二徐二廖先後騫騰迨其季也乃獨鍾於秦氏公既掇巍科躋卿貳而先登乙榜司鐸澄江者則公之兄諱毓麒也與公同入詞林典試浙江出守廣平者則公之弟諱夔揚也膺拔萃者公之子曾誥也登賢書者公之子曾榮姪曾源也舉進士蜚聲翰苑者公之姪曾潞也玉昆金友五步十連鄉舉嘖嘖稱羡而不知其先世之積德累行其家風則追蹤乎萬石其學旨則聯武乎九錢故有以致此豈偶然哉文治自幼卽聞公名蓋先大夫與公同應科

試曾相値於號舍題曰援琴作水仙操賦公淸思易渺搞詞飄飄欲仙先大夫嘆服遂訂交焉光緒癸巳先大夫就養入都相見懽然道故嗣後行鄉飮禮歲必數會文治侍坐偶論學先生輒嘉奬之命次子曾誥來受業甲子冬季先大夫棄養不逾二月而先生哀訃亦至痛哉痛哉又逾三年文治因曾誥之請謹銘公墓禾黍之悲蓼莪之恤身世交游之感人心世道之憂縈結於中嗚呼其能無恫乎其能無恫乎公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生乙丑年二月十三日卒春秋七十有幾所著有靈香館文集蕁龕吟稿補諷籥室叢鈔各若干卷湘軺紀程一卷湘絃詞一卷配王氏誥封夫人德協珩璜相夫有禮側室汪氏賈氏子五曾蔚邑庠生正二品廕生刑部主事奏補大理院推事娶浙江秀水王氏曾誥邑庠生己酉拔貢　朝考一等正二品廕生郵傳部主事娶蘇州馮氏曾榮邑庠生壬寅舉人農工商部主事娶浙江秀水王氏曾愷四品廕生先卒娶蘇州顧氏曾修殤女四孫八元炳元衡元怡元軺元崇元康元寓元詵孫女四曾孫三詒頒詒祺詒泰曾孫女二將於戊辰年某月葬於某鄉之原銘曰

胡天不弔不憖遺先生緬懷明德含章以時貞滔滔濁世不溫蒦其身蕭然著述與三古爲鄰陸文端後實維第一人

史家載筆允兮採兹文

雷君譜桐墓誌銘 辛未

海禁大開後至重者惟外交學光緒中葉吾蘇以外交著者有顧康民侍郞繼起有雷譜桐星使鄒紫東尚書三人者皆以歛藏愼固守弱制剛爲宗旨達治體以聯邦交時收折衝禦侮之效顧君先卒而雷鄒兩君如驂之舞卒膺國變俱湮欝以終嗚呼可哀也已雷君諱補同譜桐其字松江人嗣考諱某字亦山彙毓考某字莘耕本生考諱某字惕卿洪楊之亂避兵佘山被掠以死妣楊太夫人茹苦守節矢儉矢勤數十年如一日君幼頴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學使

者瑞安黃漱蘭先生見其文大器之調南菁書院肄業乙酉膺拔萃選朝考授職小京官簽分戶部廣東司戊子登賢書旋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庚子拳匪禍作內外如沸樊君奉親留守京師屹不稍動辛丑和議成改總署爲外務部釐定官制左丞瑞君鼎臣右丞顧君康民以君勤愼厥職白慶親王以章京補外務部考工司員外郎充掌印癸卯升郎中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洊升右參議乙巳轉左參議丁未升右丞是年七月簡出使奧國大臣賞給二等第一雙龍寶星君奉親閩南赴奧任庚戌任滿奧皇特贈頭等金鷹鐵冕寶星十二月回國時維宣統二年君怵於內政之日非逆知外亂將萌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得　旨報可踰年國變滂興君遂杜門不出云嗚呼自萬國公法僅屬私家著述之空言條約爲壓迫束縛之具於是弱國無外交之說洋溢同聲庸儒畏事者率以此爲藉口吾國同光間惟曾惠敏收回伊犁足光史乘郭薛黎三賢亞之繼其武者厥惟許文肅袁忠愍兩公亦雅重顧雷鄒三君批郤導窾深依賴之顧好大喜新之徒以爲行人之職當屬譯鞮不知儒者能持大體舌人或涉委瑣甚至以內情輸諸外人此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辨之不可不蚤辨也求息事者轉致多事喜滋事者必僨大事剛柔毗重釁胥失之觀乎此則數十年來外交積弱之故可以彰往而知微矣君爲人通敏沈默案牘洽熟因應咸宜晚年自號味隱謝絕世事構屋數楹顏曰夢華小築又購南埭草堂爲邑先儒姚春木先生著書之所因而葺之仍其故名初庚子之變同鄉宋養初侍御仰藥殉國氣節震耀一時君與同鄉章君蟄盦經紀其喪雖當危難備物盡禮嗚呼此亦可見君之風骨矣千古名教大坊首基氣節子輿氏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凡國家所以致侮之由在本原而不在末節而議者乃菲薄儒生以爲不諳世務豈不謬哉豈不謬哉君生於清咸豐某年某月某日以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卒享壽七十配王夫人簉室白氏子四澤揚炳揚棣揚銘揚女一錦蟾將于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之

阡君既歿之六月澤揚等來乞銘余與君同官戶部六年同官外務部五年每商榷公牘評量是非丙午歲與君一別不通音問二十餘年滄桑之感彼此同之聞君羸耗不禁百端之交集也爰爲銘曰

醫彼剝果二猱升木醫彼洌泉淪胥誰覺燎原之火君燭謀作決隄之波君跳大陸幾者動微沉精怵目銘茲幽人千秋炳爝

錢祖耆先生墓誌銘 戊辰

錫邑錢祖耆先生既歿之三年其子基博踵門來請曰吾父性剛不喜標榜聲華以迎媚當世子素韜晦者今銘幽之文敢以屬之於子嗚呼余何足以銘先生顧念與基博昆季居同里閈以文章道誼相切劘且銜恤之感彼此同情維誦行狀有大慟於厥心者其何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姓錢氏諱福炯祖耆其字江蘇無錫人吳越武肅王三十一世孫曾祖諱士鏡祖諱若浩能文精八法武進李申耆吳縣馮敬亭無錫秦湘業諸先生數偁之考諱維楨廩貢生受業申耆先生之門夙爲士林推服維楨公生子五人先生居第四生而聰慧奉維楨公命業賈居停子爲文艱苦不得通先生曰是何難繩削之爲塾師所覺察曰此大器也遂送先生歸從仲兄熙元君學補博士弟子員甲子秋試歸伯兄福煒君擊節歎賞曰是非解元即下第耳已而主試者果擬元而副主者謂其聲稀味淡竟黜之顧先生不屑屑於此當乾嘉而後扶輿靈秀之氣往往鍾於家庭吾吳則有惠半農父子高郵則有王懷祖父子閩侯則有陳左海父子皆務立言當世藝林奉爲矩范先生既紹承家學兼尙力行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又曰吾未見剛者先生生平不獨勤于學問偁爲善人剛者殆無愧焉某年江南饑穀價騰湧先生隻身赴皖購賑米雇舟裝載舳艫數百銜尾行而舟子魁數登先生舟鴟張猥顧蓄窺其篋中金也先生覺之即召諸舟子謂之曰若曹良苦此舟金例至某處方得

給吾今先予若曹以償勞衆皆感激其魁遂不得逞迫舟抵金陵大勝關魁告先生曰舟無米將斷炊諸舟子助之鬨舟立停叢窺其艙中賑米也先生從容懷雇券詣善後局舟子至請登舟先生曰吾不復登若舟矣若曹蠻悍幾投我於江流吾將以狀檄無錫縣若曹能上九天邪即出雇券示之蓋諸舟子之姓名籍貫居處先生于雇舟時皆一一詳載於券尾於是諸舟子咸愕然叩頭曰今而後不敢無禮矣先生乃返舟賑米得無恙光緒戊戌歲旱民艱食先生建議出積穀平糶推前浙江臬司鄒仁溥總其事而自主東城糶局一日薄暮有奸民鬨掠穀聚衆百餘人洶洶入諸員紳倉皇避先生當門坐察其意氣怤然指揮跳盪者則鬨然一禿者也先生徐語之曰若明事理好勸衆歸禿者意沮率衆歸先生遂告邑令捕禿者事遂定客問先生曩者君何恃而不去先生笑曰若輩亦人類迫而爲此其心甯無所怯若吾去糶局毁矣非所以全吾鄉民也然先生性雖慈於地方事利害不稍叚借目覩積穀斂實日深有某孝廉某進士都事侵漁廉得其實盡發其覆衆爲側目而先生不顧也己酉冬江陰璜塘鄉有奸僧用償貸龍斷斂財鄉民憤燬其屋遂鬨巨紳有氣力者以白晝焚劫白江陰令令故武健逮數十人將興大獄先生往爲解說之曰果盜也劫財而已怒及於其屋物何邪令亦悟笞一人枷二人而事解鄉人至今偁之蓋先生之濟衆也智仁勇皆全而其立教本也則維以孝嘗殫畢生精力積萬餘金拓建宗祠于惠山之麓甲子歲齊燮元興兵構難舉其祠一火焚之先生大慟曰吾祠燬吾將以身殉矣用是悒悒以卒永盛典者先生家所設也地處光復門外齊軍至予取予求不遺錙黍亂稍平先生以爲合夥之股金力出有餘而存戶之寄資家非優贍雖兵災例不任償而吾心不可負也然劫餘所存不足什二乃盡罄所積金並基博兄弟館穀所入以償存戶所寄百分之五十三蓋邑中所僅有焉昔孔門編論語學而篇首以孝弟繼以忠信又繼以愼終追遠夫民德涼薄於今爲烈如先生者豈非人倫中之模範哉而文治更有感慨低

徊不能已者當齊軍之掠無錫也寒冰凜冽天地爲愁汽車聲嗚嗚然槍礮聲隆隆然四郊居民震哭聲嗷然嘷然慘慘然齊復勒索巨貲十萬不者且攻城時先生季子基厚任市總董惶急與諸紳多方羅掘得二萬金夜半縋城出納諸齊齊曰嘻曉暾起遁矣城賴以免方事之殷文治甫丁先大夫憂挈子婦倉皇出走途遇基厚慰之曰城中必無恙君盍歸休文治乃歸泣告先靈嗚呼孰意相距歲餘而基博昆季亦同鮮民之痛那哀哀蓼莪巷歌雨咽如文治與基博昆季既不能如鄭君之高行黃巾不入其鄉又不能如陸桴亭先生之避地浮家爲未雨綢繆之計坐視吾親憂鬱悲憫以沒嗚呼彼軍人之過惡天下自有公論如文治輩不孝之辠其可逭哉此文治作先生之銘不禁投筆長號淚雨落而迸之以血也先大夫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惟爲善者可繼續於無窮然則文治與基博昆季所以相勗勉者惟有讀書爲善以期無負先人之志而已矣先生生於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八日歿於民國十五年八月十一日享壽七十有八德配孫宜人嚴內則訓以孝以慈相夫教子不踰禮法治家整肅習勞執勤其嘉言懿行具詳於吳縣張君一麐所撰墓表中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鄉之阡子四基成先卒娶毛氏基全殤基博娶王氏基厚娶高氏女二素琴月琴孫九人銘曰

龍山之陽湖水湯湯猗歟先生道德精剛遺澤孔遠山高水長賁爲人文入龍藏藏玉昆金友英跱高翔儒林揆藻如驂隨行我銘以貞援契傳章明德之後長發其祥

孫君鶴卿墓誌銘 戊辰

無錫孫君鶴卿既歿之後族黨戚友相與弔於庭工人相與歎於肆農夫相與嗟於野鰥寡孤獨煢煢無告之民相與哭於巷蓋君嘗修水利溉農田建絲廠經理四鄉公所設溥仁慈善養濟等會以故惠澤遍於鄉閭達於遐邇且慟曰

善人不可得而復見矣將葬其家來徵銘余與君爲執友奚敢辭君諱鳴圻鶴卿其字邑廩生赴闈試屢薦不售遂以恩貢生歷江西同知捐升道員然君淡於仕進壹以胞與爲懷樂善博施旣如上所述而其有功於名教者尤在辦國學院一事自歐風東漸士夫糟粕五經弁髦六藝以爲不足復存君獨慨焉憂之會錢塘施君省之創設國學專修館於惠山之麓延余主講然退息無居君爰度金匱縣學舊址修復明代尊經閣別建齋舍俾諸生遷徙其中越三載施君以事中輟君遂主黌院事甞從容爲余言邇來正道淪胥燕朋逆師燕僻廢學風紀蕩然伊於胡底幸賴吾院爲一綫之綿延學者尙知孝悌親師之誼十年而後庶幾其有豸乎越一載齊盧難作黌舍飄搖君在滬書來謂吾儕宜茹苦含辛維持終始又越二載余以憂患餘生屢思退老君蹙然曰公盡心力我盡財力患難相依彼此幸弗渝也余感其言爰請同邑錢君子泉以爲輔由是風雨晦明絃歌不輟吾數人者心相印而道相同也君體素羸患咯血症比歲學靜坐法得專氣致柔之旨體稍稍健矣今年春遭仲兄之喪抱痛鴒原悒悒時有所感竟於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嬰肺炎病卒享年六十有一其曾祖諱沛祖諱元楷考諱昌烈均封贈如例配陳氏繼配程氏遺孤鍾海纔五歲耳嗚呼古傳有言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乃至今世爲善者幾若獲罪於天何耶豈陰陽消息之機壞亂而靡常耶抑將食報於後爲吾人所不知者耶銘曰

孤峯慘悴松柏牢愁哀哉孫君積善離憂歸藏於斯令聞千祀敬勗後人善繼厥志

陳君善餘墓誌銘 己巳

君姓陳氏諱慶年字善餘江蘇丹徒縣人曾祖諱景周妣耿氏祖諱英俊妣江氏原氏洪氏考諱懋恆字子貞　誥封奉政大夫妣柳氏　誥封恭人自君之卒也士夫僚友莫不驚相告曰江蘇大師陳先生歿矣相與咨嗟道其遺事蹤

數月其孤裕菁裕業等迭以書來請曰先生與吾父交最深夙以學問道義相切劘知吾父尤稔敢請銘余揮涕不能銘然不忍不銘也君爲學大旨不分漢宋門戶篤守孔門博文約禮家法于諸經中三禮春秋尤精兼復旁搜遺紹補漏匡幽必實事求是折衷至當而後已其蚤歲所著有古香研經室筆記爾疋漢注輯述祀竈書述故中年肄業江陰南菁書院著有知亡錄司馬法校注輯司馬法逸文漢律逸文疏證補三國志儒林傳厥後淹貫史乘掌故又著有宗聖志潤古遺西石城風俗志石城鄉人叢記橫山鄉人叢鈔京口掌故叢編風俗史料近代史料通鑑紀事本末要略五代史略明史詳節遼史講義陶隱居蘇魏公沈夢溪楊文襄諸年譜渟蓄演迤騰踔百家間作單辭短簡亦務合于大義江南北諸名宿斂手推服長沙王益吾學使定海黃元同先生皆驚賞曰吾門得一汪容甫矣俞理初輩不免畏此後生然此未足以盡君也君之志以爲士不通經不足致用然非致用亦不可謂通經故于食貨財用兵陳策略與夫山川阨塞諸要端靡不殫精竭思究其源流終始嘗主修兩淮鹽法志別爲撰要其關于農事商政者有丹徒農事述物價研究史料關于地利者有法顯行程圖玄奘旅行圖元代疆域圖輿地新資料關于兵事者有京口兵事通紀兵法史證兵法史料口義柏舉戰史吳越戰史萬曆蜀徼征播史兵事叢鈔等方張文襄勘查京山唐心口提工以君精地學偕君行他人方飲酒賦詩而君獨步荒郊挈測器實地勘驗並訪野老詳詢疾苦狀文襄尤器之夫人必具經天緯地之才而後可以登山臨水顧亭林先生之言君蓋心知其意矣然此未足以盡君之才將開物而成務以爲海禁大開後載書紛綸必熟知彼己深維利害始足裕因應之方故今日儒者決非畫封故步所能濟世而安人爰著外交史料列國政要與鄂省諸學子講明中外形勢瞭如指掌蓋當是時君方佐張文襄幕府管攝兩湖學務云其創辦江南圖書館也江督端忠敏實委君主之君高掌遠蹠先購杭州丁氏藏書數十萬卷又采取他省局書二十萬

卷當一拒日人島田彥植再拒木村恆雄等購書之請蓋非此則吾江南之書勢將不脛而走君之功于是爲大又佐忠敏與日商西澤爭囘東沙島蓋援雍正間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沿海形勢圖以爲據海內搢紳交口稱頌甚矣通人之有益于邦交也然此末足以盡君也天之生君子也其智慮宜充周乎萬彙其行皆必矜式乎聖賢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孔子言孝爲德本教所由生君之所以不可及者孝行純篤而已矣君之幼歷境彌艱而其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者靡不至壯歲官學四方眷念庭闈夢越魂馳輒于中宵流涕赴江陰時乃考子貞先生送至江干君于岸上燈光中見先生鬚髮蒼然不覺淚盈于睫過焦山淒然西望猶感泣庚子拳匪亂作柳太夫人憂君甚譫言病電速君囘君惶駭星夜馳歸見太夫人無恙則先笑後咷曰吾母乃健存吾豈在夢中耶及太夫人病君侍奉數十晝夜太夫人以珍重爲囑君哽咽斷續不能成語及殯號哭不絕聲子貞先生疾革時君伏其側先生曰汝盡重呼我我將載汝聲以去君肝腸寸斷幾不知有生比送葬鄉之人聚觀曰嗟乎白頭孝子乃哀痛如斯耶雖古之顏丁少連奚以加諸猶憶丙午歲余亦丁先妣憂君貽書慰藉並述柳太夫人遺言謂他人毋皆死汝獨求毋長生無是理也毋爲愚孝滅性毀身讀之不禁淚血交迸嗚呼方今世道日衰良知泯昧人倫之教不綦亟哉然則君之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于丙戌歲與君同學于南菁時則又有江陰章君琴若常州莊君思緘趙君劍秋常熟孫君師鄭數人者最相得或宿舍譚經或講堂角藝爭相先後以爲笑樂暇則登君山覽長江天風浿浿遙吟高唱一吐其胸中之奇他人以爲狂而吾輩不顧也迨後離索天各一方而音問往往不絕辛酉歲余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延君主講君復書謝曰吾病矣不能行我設傳經堂子歸國學館從此終隱可矣嗚呼曾幾何時章君逝世余既爲文以哭之今又哭君而爲銘俯仰身世滄桑之變易朋舊之凋零益復累歎欷歔而不能已已也君以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

卒享壽六十有八光緒戊子科優貢生嘗選授江浦縣教諭徵辟經濟特科皆辭不就癸卯鄂撫端忠敏奏保內閣中書銜其平生著書校籍都凡千餘卷至不可勝紀今著錄者十之四五而已夫人何氏繼配張氏皆有賢行子四人裕菁裕棻裕武裕潤克紹孝德世其家女二人孫男八人孫女四人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之原銘曰

皖有東原揚有汪南皮長沙歸二張君累著書百斯箱學貫天人參翱翔夙昔抗懷大道行春風化雨三千英胡期乾坤正氣渺沈淪龍蛇之蟄以存身憂鬱于中不得伸矧復蓼莪銜恤鮮民生莫年慨歎亡臣精壹病瘵痺九載悲呻吟賓朋來集涕縱橫際此生死安足論嗚呼君兮君兮穆愉以甯畜乎子孫濟美能傳經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

華耀廷先生墓誌 庚午

嗚呼理學之澌滅於天下久矣世道衰微席豐履厚之家率以殖貨財廣田宅爲事而所以傳其子孫者有惡德而無善行於是風俗之薄刧運之興迄於無所底止若吾錫邑華耀廷先生庶幾有以矯之矣先生諱步照耀廷其字世居無錫東鄉堠陽鎮清咸豐初徙東里之熙春橋曾祖諱文元妣蔣氏祖諱南祥妣張氏考諱秉智妣王氏生子五先生序四孝友純篤年十七遭洪楊亂奉親避難北鄉以修脯所得供菽水資與季弟受業於邑之名孝廉侯楨侯師治理學以知行合一爲宗旨先生聞道既蚤律己綦嚴其天性之善淬厲益深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於世壹是無所爭侯師卒先生迫於貧從事公門簿書然終身未嘗忘師訓也居恆懸汪龍莊先生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聯語以自惕故三十年託足公門遇有鼠牙雀角之爭無不片言立解云綜計先生善舉建造杠梁十餘座舂築石路十餘里經募義振數達十餘萬餘如修輯宗譜捐置義田靡不見義勇爲顧夷考其平生則常在稱貸中於是邑搢紳耆老僉稱之曰善人既以鄉飲正賓薦而同鄉京寮復於民國十年合詞公請於徐大總統特頒奬額曰孝義之門又

贈遐齡碩望壽匾嗟乎此可以見三代直道之公而子孫之被其蔭者於是乎厚矣先生以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十五日生以壬戌九月二十六日卒享壽八十有一配張安人子二長寶善出嗣次堂當舉省議員樂道不仕女三孫男女若干人將以庚午冬月卜葬於縣城北鄉張繆舍附近之某阡其子堂欷歔來告曰吾父畢生正直表墓之文敢以爲請文治爰念先生之生也以壬寅而先大夫之生也以辛丑相距不過一年先生之歿也以壬戌而先大夫之棄養以甲子相距不過二年風木之悲文治與堂彼此同符痛乎鮮民之生銜恤靡止矣宋歐子曰積善者有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夫文字之傳非淺學所敢輕擬而積善以求理學則先大夫夙夜諄諄以爲教者也茲者敘先生遺行盱衡於民生之憔悴聖道之陵夷善人之不可得見不禁悄然以思悽然以泣記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斯則文治與堂所當互相勗勉而共維先德於無窮者也

高老愚先生墓誌銘 戊辰

先生無錫人姓高諱汝璞字韞甫自號老愚鄉之人私諡曰孝愍爲忠憲公兄鳴陽先生十一世孫忠憲公以理學氣節著鳴陽先生以孝友稱世澤宗風由來舊已曾祖諱琪妣秦氏祖諱鶴田妣華氏楊氏父諱光照妣顧氏繼張氏先生行狀累見於陳氏澹然墓表王氏蘊登諡議錢氏基博家傳中而余復不能已於銘者則以令子文海孝思不匱爲遂其請也先生昆季三居次六歲喪母兄若弟俱蚤世幼小能體父意以解憂年十二事繼母能盡孝友愛異母弟無間浸長矢力於忠憲公主靜養氣之學丰裁嚴峻悃愊無華言行交飭蓋恂恂君子人也授讀於鄉終日緣督無倦容儼然爲師表而出入庭闈告面定省色笑承懽抑復如孩提然禮曰儼威嚴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又曰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先生其知之矣家貧無以爲養乃遠遊而贛而蘇蓬飄二十年而孺子之慕未嘗一日去諸懷倦遊歸

任同仁堂育嬰事保抱恩勤如己出頌聲遍鄉里顧先生從容謙謹自視常欿然此推孝弟之道舉斯心以加諸彼者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余嘗謂本立即天下之大本道生即天下之達道鄭君以大本爲孝經豈非然哉配喬太君歸先生有賢德先生自幼善病輒以數月太君謹湯藥且藉女紅黽勉有無不令先生知病卒以瘳先生外出太君持門戶常綢繆未雨勤於教子而篤於任恤嗚呼刑于之化又可風矣先生以清咸豐五年八月初九日生民國六年八月三十日卒春秋六十有三疾革自述云到死保全遺體平生未有愧心此鄉之人所爲證孝慤歟太君後先生六年卒子三文煥早卒文彬文海能世其家孫四振武振霄振新振滿曾孫二丙鈺丙炎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許原之阡洎太君合葬時其子文海來請銘爰爲銘曰

宣聖有言孝爲德之本天經地義民之行疾痛慘怛呼吾親良知不昧夜氣存孝慤本原眞性情龍山之麓埋幽銘

金君鞏伯墓誌銘 丁卯

余友金君鞏伯既歿之期年其季弟紹基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冬月卜葬於先塋先生知吾兄最深者敢乞一言以銘其墓謹按君諱紹城字鞏伯浙江南潯人其曾祖諱某祖諱桐父諱燾世有潛德自君之歿也當世知名之士靡不相與咨嗟太息或稱之爲法律家或稱之爲美術家余謂此二者君之餘事爾君蓋義俠君子人也其稱君爲法律家者曰君自少讀律研究刑法博通中西譔述宏富光緒之季浙江沈子敦尙書聘爲編訂法例館纂修奏補大理院刑科第三庭推事並監造法庭工程處會辦法律館協修宣統二年法部派充美洲萬國監獄改良會代表事畢赴歐洲列邦考查監獄前後年餘所著有若第八次萬國監獄協會報告書提要第八次萬國監獄會報告原本譯文有若考察各國監獄報告書提要考察各國司法制度報告書提要有若各國司法制度十五國審判監獄調查記

有若各國監獄制度譯略十八國游記等書美矣備矣允宜採諸實行者矣其稱君爲美術家者曰君生有夙慧幼即嗜繪事課餘握管點染丹青深夜不輟濤鎮搢紳收藏素富偶假古人卷册臨摹無不心領神會其留學英國鑒司大學時課餘習畫如故休沐日出遊凡經博物院美術館輙流連不置畢業回國紆道美法諸邦縱覽名山大川奇葩珍卉與其風土物植包孕瑰瑋一發之於縑楮間研精縋深學以大進官京曹時退食之暇與王公親貴名流碩彥研求書畫瑑刻攷古詞章之學聞望日隆所著有若藕廬香草有若北堂說畫藉然有北金南顧之稱宣統時嘗御賜以模山範水匾額受天百祿春條以繪事而邀殊榮洵異數也比年君又創辦中國畫學研究會集思廣益踵門請益者凡經指授無不卓然成家而中日書畫聯合展覽會亦賴君以成立令聞爛然傳諸國史豈不偉歟顧是二者余以爲君之餘事何哉蓋攷事必闡其德而論人宜表其微君之始出在光緒三十一年比時湖南袁海觀制軍方握上海道篆一見深相契委任爲公廨襄讞時有粵省宦婦黎王氏者西捕以其多携婢女誣爲囊販人口遽令付獄君以去就力爭當是時直聲震天下余與君相見十數次必談論道德時湖南熊秉三先生督辦陝西長延縣煤油礦務調君主其事山谷崎嶇巖厓崩摧余阻之行君愀然曰士固伸於知己熊先生昔嘗知我今稍稍失意可退避險阻耶某日君偉人先生宴余見君與仲季兩弟侍側周旋寒燠出入扶持應對唯俞惟謹乃嘆君之學行根於天性本立道生有由來也中年以後侘傺無聊視同輩皆藐然少年愈不自得病機之伏蓋原於此嗚呼可哀也已方今世變日新正賴有仁人君子俠骨熱腸調和新舊庶幾納民於軌物而人心世道乃能漸致於中和君體用純全而徒齎志以歿嗚呼此可爲天下慟者也君以光緒戊寅年九月某日生以民國十五年七月三十日卒享年四十有九葬於某鄉之某阡有子二開藩開華能世其家銘曰

義俠之性乾坤牢愁靈淑之氣山水清幽孝弟之行人倫千秋顧君之名偕宇宙而長留

顧君伯圭墓誌銘 丙寅

吾鄉自陸陳江盛四先生提倡道學砥礪修名一時風氣純樸敦龐號爲極盛遞嬗至二百年後庠序之士亦多儒雅恂恂束身自好內行循謹務實崇文無有軼乎禮法之外者君子之澤豈不久且遠哉以余所見同鄉顧君伯圭蓋深有合於老成之典型焉君諱聘璜字渭臣號伯圭太倉鎮洋縣人曾祖諱經號芝田詹事府主簿妣某氏祖諱承忠號小坡五品銜分部主事常州府學教授妣季氏考諱榮第號稚奎太常寺博士妣閔氏繼妣周氏君於同治四年九月六日生方其生也閔太夫人即於是日卒君自有知識後引爲終身之慼每居懸弧之辰恆悒悒不樂蓋其秉彝之所摯所謂夫日志有所至也事繼妣周太夫人恪盡孝道而周太夫人亦視君如已出一門雍雍無間然幼穎慧小坡稚奎兩公先後親授之讀離經辨志識者已知非凡品矣迨出應郡試始就外傳文理斐然益有聲於時光緒十三年補學官弟子員二十四年歲試列前茅調考南菁書院踰年食廩餼一時名士尙詞華譚時務爭相角逐而君澹於榮利意泊如也初居邑之浮橋鎮瀕海偏僻旋於光緒三十一年卜居邑城武陵橋東復於宅後闢地數弓構屋兩楹顏曰植嘉樹室栽花蒔菜嘯詠其中間則購書畫春秋佳日與二三同志賞茗品評或臨池讀書逍遙容與恍然置身羲皇以上若不知世事之蜩螗也顧邑中乏幹濟才輒欲強君出光緒三十一年吾鄉創設會議公所爲自治權輿君被舉董其事宣統元年改設縣公產經理處仍舉君爲經理農會成立舉君爲會長嗣以病體不勝煩劇先後辭去而當事者素器君委充籌備自治所所長及水利委員君皆謝不就甲寅舉商會副會長又舉款產處經理己未舉催租局經濟主任均以桑梓之務誼不獲辭勉任厥職旋復辭去然君性固廉介又精邃算數勾稽出納纖細不苟時論翕然鄉

人士皆以君之高尚其事爲可惜也吾鄉志乘自王蘭泉先生纂輯後閱時既久舊聞放失吾師王文貞公修而成之君於丁未歲詳加校刊踰年始告蕆其勤於掌故又如此君律身以謹治家以勤交友以誠自奉儉約而周贍親族振恤貧乏又視其力之所至不稍吝惜平居家訓常以宅心忠厚力戒澆薄爲宗旨嗚呼此非得老成之典型者耶體素羸弱早歲得咯血證經人事變遷中心鬱伊晚年益劇以丙寅七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有二配閩氏繼室俞氏閩氏先卒俞氏賢而有子遂告於宗族繼爲正室子一光鏵謹厚能世其家女三長文絅適邑庠生蔣恩鑑次文縠適三文綺字同邑陸元浩將以丁卯年某月某日葬於本邑五都四圖露字圩之原余於庚寅歲自津門歸里會君與頌韓李子有文社之約謬推評隲其首列者卽君也自是識君名迄今蓋三十餘年矣念考槃之舊友嘆獨寐而寤言俯仰身世曷禁百感之交縈也爰爲銘曰

孱蒙首紀極目烽烟雷吼蘭石林戟戈鋋刼奪于貨比戶相連至君之門再踣而顛良善獲報祐之自天胡踰一載殲耗俄傳弇山雲黯婁水淚漣敬勗後人永嗣君賢

俞鳳賓墓碑銘 庚午

表甥鳳賓博士姓俞氏諱慶恩江蘇太倉人祖諱廷鷟字序聯清道光甲午舉人嗣考諱棨祥本生考諱書祥字隸雲以太倉州試第一人入泮精中西文充電報學堂監督三十餘年平生耿直清廉崇尚氣節不阿權貴妣顧夫人余表姊也耽書史工吟咏篤嗜同鄉吳梅村先生詩集背誦無遺才幹明敏教子女慈而嚴鳳賓自幼天性孝弟聰慧端莊初就傳蘇州五畝園年十四肄業上海聖約翰大學家人往探問之必涕泣思親不置其純孝之情已過人遠矣光緒戊申畢業得醫學博士供職同仁醫院辛亥政變組織救護隊偕弟慶垚赴南京浦口諸戰地救死扶傷艱辛備著越

三年畜所得診疾資赴新大陸入本雪文義大學專修內科診斷熱帶病及公衆衛生學每當課餘暇日或値令節輒寄小詩以娛堂上蓋其孝親之念無一日去懷也又越三年得公衆衛生學博士學位及熱帶病學專修證書歸維時適余姑唐太夫人先卒鳳賓流涕對余曰吾不得見外祖母矣依依作孺子慕乃甫帀月母氏顧夫人病歿鳳賓大慟幾不欲生余握手慰之曰嗚呼八萬里遊子初歸何以堪此然尚得親承色笑雖爲日無多亦天之所以佑孝子也子其毋滅性旣卒哭出診名醫之稱已遍海內時余掌上海南洋大學教聘兼校醫職鳳賓視人疾如己疾參九藏之動必詳以周每値盛暑穢氣薰爍或嚴寒丙夜起冒風雪造病者家迄無倦怠余嘗謂之曰俞者愈也宜子治病之立愈也鳳賓肅然對曰恐不能用心爾其欿然不自滿如此又越數年其尊人隸雲君患中風疾展轉牀蓐閱數寒暑鳳賓視疾維謹嘗病大作時衣不解帶者恆兼旬戊午歲隸雲君卒鳳賓哀毀呼天不能自已余又握手慰之曰嗚呼尊公性剛肝鬱痼疾本不可療然調和數年微子之力不及此子其毋滅性自是鳳賓益敦孔懷誼資送乃弟慶垚妹慶棠赴歐美各國留學先後學成歸國而心力交瘁矣然鳳賓所以大過人者不僅入孝出弟之常經尤在守先待後之宏願太倉崑山兩邑當有明之季陸桴亭顧亭林諸大儒出間氣所鍾人才蔚起維時抱道守藝專門名家者不可殫數乃二百餘年風流歇絕遺著零落有泯焉無復知者鳳賓慨然曰世變至今日亟矣國學淪胥人心陷溺凡知自愛者宜常取先哲人格以爲標準或諷道其嘉言懿行俾志氣高尚庶可成有用之才吾醫士也人但知醫身之病而不知醫心之病夫醫心有道讀先哲書而已迺搜集鄉先賢各書都凡二百餘種未經刊刻者數十種晝則庋藏之夜則展卷而深味之相依若性命然於是刻太崐先哲遺書二十餘種臨歿猶屬其家人曰吾死後子孫有賢者必繼吾刻書之志嗚呼近世淺嫁之徒方且掃除本國文化標新領異以爲名高聞鳳賓之言可以內媿而自反矣不幸患心臟病

猶手不釋卷綿惙數月遂卒綜其平生所任事爲約翰大學醫科教授中央大學醫學院教授上海市政府建設討論會委員南京衛生部中央衛生委員會委員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特約醫師等所著書曰嬰兒保育法學校衛生講義學校衛生要旨個人衛生篇性慾衛生篇肺癆康復法衛生叢話共五集健康學生理衛生教育法衛生要義細菌學名詞五十年之中國衛生醫學論文及雜文共數十篇又與顏君惠慶同譯之書曰英華大辭典可謂夥矣嗟乎余嘗聞古之仁人與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疾苦猶一己之疾苦視天下之毀傷若一身之毀傷是之謂胞與而大同今鳳賓克己以恕與人以忠如是其仁也學該今古藝貫中西如是其精而博也德性溫厚與世無爭如是其和而平也民胞物與之量庶幾具體而微獨恨夫叔季之人情多與善人爲仇而晚近之天道亦頗與善人相阨雖求其達于中壽亦不可得嗚呼痛矣夫鳳賓以清光緒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以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四日卒享年四十有六妻徐夫人同里徐抱仙先生第三女有賢德子五鼎文煥文松文沛文倂文女三錦文秀文鋤文孫二永章平章將以民國二十年四月卜葬于某鄉之原其家人來請銘余深有恫於中蓋鳳賓對于余家愛護無微不至而其刋刻先高祖與先大夫遺稿尤可感也爰爲銘曰

際乾坤之雺圄萬怪惶惑而披猖坐纍胎於塗炭擣秦嶧如粃糠幸吾甥之崛起徽柔忞慎以扶綱常合佉盧於倉史制鼠跳而縛狙踉運神斤與鬼斧軒岐賛歎而徬徨胡立孝參鉤命決上帝遽筮乎巫陽嗚呼閶闔九重不可望吾其爲曲直淚引河潤之浪浪

李胞與先生墓誌銘 庚午

凡世運當塿蹟渾濁之會民生顚連憔悴以哀籲天則必有善人維持于其間以保乾坤之善氣此易所謂碩果不食

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孟子生當戰國之世嘗慨然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蹠之徒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蓋叔季之世誠能多得樂善不倦之士尙仁義廣施與以覆育羣生則人道庶幾其不絕吾嘗求諸近代其惟李胞與先生乎先生諱寶裕晚號胞與老人籍隸浙之甬江先世已有陰德考封翁諱某嘗有貧婦產兒遺屬疾力不能醫藥奄然待斃矣時値歲暮封翁亦困乏急貸千金以拯之貸者靳不與則書券倍其値厚其息以償之里人有知之者曰善哉李氏之德于斯爲厚矣胞與先生既承厥考志益發宏其善願綜其生平爲善之事如敬節慈幼如施醫藥如散賑米如放冬衣如捨棺掩骼之屬更僕不能盡特舉其犖犖大者有如興學嘗創東西困勉兩學校以符困而學之之旨寒畯皆得就塾旁逮邑中各校亦皆捐資以贊助之殆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者耶此外又有如築路嘗修本邑鍾子道頭至木行街道二百餘丈鄭家邊大路數十丈小橋頭至長生橋大路百餘丈小南門起至橫大街江南北大道頭及臺下道頭皆捐修甃築廣袤平坦鄉民咸稱頌焉此外又有如建亭嘗修本邑永安亭利川亭助修張鑑溪瀾浦廟各亭又江南趙家塘獨建一亭顏曰胞與亭壂底建一亭顏曰寶善亭攷郵亭之設蓋本詩中田有廬之意他省多廢惟浙省尙仍其舊先生興復之非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者歟此外又有如浚河鑿井嘗助開東門浦滘前後大河捐修後海塘疏東西南北各畜水池並鑿南北城自流井居所飲和人懷其德而其平生孳孳者尤在建立宗祠一事嘗于本邑海雲禪院左近相度陽陰築廟翼翼越四寒暑百堵皆興鼓鏞以落之迺慨然曰我之志願遂矣嗚呼曾子有言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禮記有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如先生之敎本思源可以風世矣先生治家嚴肅敎子必以義方嘗曰世變方殷應守孔門忠信篤敬四字以實心行實事力所能逮尤宜以博施濟衆爲主病革訓其子曰吾平日不善居積所以傳子孫者不願以貨財而願以功德吾昔日所辦善舉汝曹當踵

行之毋懈噫先生以經商起家而其言行有過于士大夫者豈非其好善之出于天性歟先生生于清咸豐丙辰八月二十日以民國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五德配葉夫人勤儉以和上事下撫井然秩然子二晉綬女二長適徐祖蔭次適陳冠璋孫男一順祥孫女二順秀順英晉綬善承先志籌辦南開大學鑛業專科主持擴充中國大學及天津浙江旅津公學規畫周詳可謂孝矣而晉于近年又爲陝振會副會長振恤災黎殫精不倦于先生既歿後數月以狀屬溧陽周君敬甫來請銘余深惟邇來世道人心必以提倡善行爲先務之急先生善人也其奚敢辭銘曰

維先生培善德既踐迹亦入室訓子孫爲法式師子輿擴仁術致良知道本一心理同萬方洽庶有瘳善吾國

蕭君肖甫墓誌銘 辛未

蕭君肖甫既歿之三十七年其季子景翹余及門弟子也踵門來請曰昔伯喈題有道之碑永叔誌致堯之墓吾父績學勵行抑塞不遇賫志以終沒世之名非先生誰與傳敢頓首以請余深嘉其孝行誼不得辭爰述君所以繼志述事垂裕後昆者見其淵源有自以諗來學謹按君姓蕭氏諱書白肖甫其字攷其先世遺德足以焜耀家乘元末遠祖諱福七者始自武進蕭巷任本府教授愛宜興山水遷居其邑上富里十九傳而至君其曾祖諱得功祖諱節達當嘉慶之季歲薦饑嘗積穀萬石輸貧戶不取值又出數千金代貧戶納稅一鄉之民感其德考諱希鄧精易理通醫學形勝術好善不怠湖北京口鎮趙世寬妻某氏暨子蒙喜爲人掠賣輾轉至宜爲贖其子資遣還籍趙祀得不絕又客氓馬錦山妻某氏亦被人誘賣嫁長興農民旋家破無依爲訴之官關提給領一家得完聚洪楊役後瘡痍滿目則又設撫卹局棲流所董理地方兩次募集萬金建復城塘橋閃溪橋二橋者宜荊壇溧要衝也其先德博厚蓋如此君既席舊德幼而聰慧年十六遭粵匪難右肩爲賊斫暈而蘇後無恙隨父避江北行篋中惟携家譜轉徙流離遂失學亂定還

還鄉習農業帶經而鋤以爲恆事光緒初元補博士弟子當是時督學使者長樂林錫三侍講以正誼篤行風勵江左人士君益自奮矢志樸學工古文辭尤得力于小戴禮記諸篇言行合一家庭之間秩秩如也教授生徒量材力以定程課飲食起居胥有法式其老成典型爲同邑周小棠京兆徐子靜侍郎所器重云光緒乙酉舉于鄉四上春官不第十年心血銷耗無形爰絕意仕進閉戶覃思常手資治通鑑四庫提要及歷代名臣奏議諸編訓其子曰學貴明理通貫大義當多讀有用之書沾沾章句非我願也及臨終又申誡曰寒素家風萬勿失墜願汝曹讀書爲善上事祖父不失歡足矣嗚呼周易有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之平生孝弟力行豈非積善之餘慶與然天胡摧折之使不得竟其施與然後起之子孫繩繩繼繼豈得謂天理之不足憑與君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一日以光緒二十年八月二日卒春秋五十清授奉政大夫揀選知縣桃源縣訓導配邵氏繼吳氏均封宜人子六蔚章蔚紛蔚彬景翹邵出蔚文蔚光吳出孫十四良彥良猷蕙芳藝芳蕙田硯田煊照冰楷望山望曾立金相孫女十三君卒之明年祔葬于蕭莊南穆府橋之先塋爰爲之銘補納壙中其辭曰

宜荆之山崛嵂蒼翠佳氣盤鬱人文挺秀維君不嗜聲華能庸言庸行之自守醫善國之良藥在彊爲善以成功創業者維艱食報者無窮冀比戶之諭曉俾人心可發蒙嗚呼善人吾不得而見曷緬懷先進之遺風

翁君佩孚墓誌銘 丁卯

丁卯季秋之月及門翁以覲以丁父艱匍匐持行狀乞余爲銘善哉孝子之爲心也按君諱振銘字佩孚江蘇武進人曾祖諱洪慶祖諱永昌考諱淦君生而岐嶷八歲能詩尤喜讀四子書背誦無遺先後受業於本鄉薛沛之趙審安黃夢九潘吉甫朱雪塍諸君之門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是時朱君雪塍官臺諫聘君課其子弟設帳六年卽以師法傳

諸其家君淡於名利不屑屑習舉業嘗慨然曰制義獵取功名非眞學問也盍潛攀經史子學博攻羣書焚膏繼晷無稍怠讀書多心得爲文操筆立就顧不欲留稾壯歲迄晚年如一日在昔乾嘉之際吾蘇惲子居張皐文諸先生治古文自闢町畦卓然成陽湖派與桐城派合轍君蓋得其流風餘韻矣光緒末葉君掌本邑正則小學獨任巨貲不糜公款每袖課卷歸篝燈評閱朱墨爛然至午夜無倦旋闢校舍易名明志蓋承先德志也校中特設讀經科或目爲迂闊君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舍六經安所謂明體達用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養正之本君其知之矣教育十餘年從遊日衆齋不能容聲氣之感有如此者性嚴峻遇世俗顯宦若將浼焉戚友有失意者則溫言慰藉周急惟恐不逮自奉極嗇非祭祀賓客食不踰二簋一羊裘御數十冬語家人曰物力有限享用無度足以敗家苦樂在心不在物嗚呼今觀鄉曲之子心存勢利標榜結納日事豪華以肥己者瘠人侈然自喜其金玉錦繡之富聞君之風知所愧已君於同治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生丁卯七月三日卒享年六十配莊氏繼孫氏子五爲集立可以觀能均能世其德長女煒適同邑陸元昌次萃未字孫二孫女二以丁卯某月某日葬於定西鄉姚家橋余家村祖塋之側銘曰

四子六經廢不讀君獨潛心玩而熟俯仰千秋惡薄俗怡情金鼎摩石索美哉荀氏八龍續山高水長緬芳躅

盧君錦堂墓碑銘 辛未

余昔掌商政時常提倡商業道德以爲必商人而有儒者之詣乃可以樹之風聲而戰勝於商界比年來數聞鄉之人道武進正衡中學之美心竊敬之辛未秋及門張生文漪手盧君行狀來請碑銘然後知君成人作士之德固有本而有原也君姓盧氏諱正衡字錦堂晚號遜叟先世居福建汀州府永定縣以耕讀經商世其家爲閩望族曾祖諱榮寰

始遷江蘇武進營菸業遂家焉祖諱映輝考諱耕書習儒工書遭洪楊亂輾轉仳離卒年未及強仕時君方十三齡也君幼端凝六歲隨父避亂江北掘港從邵君湘秋讀絕聰穎迨父歿蕭然環堵不能終業遂習商非君志也君性故孝友廉潔事母金太夫人惟謹先意承志數十年萱堂無鬱拂母卒哀毀逾恆誦曾子子欲養而親不在之語未嘗不潸然流涕金太夫人敎子有法度屬君業志成錢肆歲入較豐迺勗之曰吾事針黹茹苦可度日汝父有夙逋汝其毋忘君謹諾積數年債畢償皆父執佽助醫藥喪葬之資無契約可稽者也蔚豐錢肆與和慎銀公司者邑紳翁氏惲氏所設也先後延君經理君以金融爲商務之樞紐而信義尤爲金融之根源于是夙興夜寐業業兢兢手訂規程信賞必罰而于公私界限辨析秋毫雖子弟一飯不糜公家辛亥世變公司危而復安皆君之力嗚呼孝也廉也忠也誠也謹小而愼微儒者之行也君其兼之矣故雖遭家不造身歷坎坷然于建宗公祠修遠祖墓舉火政散義振皆殫精竭力爲之無稍倦怠而其平生所注意者尤在興學自歐風東漸科學渤興天演競爭在于無形之際君維世界智力之是先而大本之不容不講也旣遣厥子赴美遊學卽于本邑東下塘烏衣橋畔獨力營中學一所甫鳩工而君病矣迨校舍成病稍稍痊乃訓其子曰校由我建責由我盧氏始終負之卽以我之名名校示世世子孫毋忘延孟心史錢琳叔于瑾懷莊百俞孟憲承諸君董其事開校之日蹌濟一堂君款款懃懃所以開示諸生者至誠愷悌意溢于辭嗣後每當春秋佳日必力疾涖校攷諸生成績兩居畢業扶持親臨蓋君視諸生如子弟而諸生視君如家長也君雅好文學常手先朝中興名臣事略不釋卷居恆敎其子曰士君子窮達不可知而立身要有根本本立則在朝在野一以貫之中興名臣功名赫弈究其實際皆鄉黨忠敬篤實之君子也汝曹宜知所法嗚呼近代以來砥行勵名之說汶乎不復聞矣如君者洵可以風世哉君生于淸咸豐八年戊午三月二十七日以民國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卒春秋七十有

三配汪氏繼配江氏又繼配江氏又繼配徐氏子三祖蔭畢業于前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歷充原部技師及陳列館圖書館主任祖詒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碩士南開大學電機工程學主任祖謀上海交通大學理學士任職眞茹交通部國際無綫電台女三孫三錫疇錫錕錫康孫女三民國二十年十月十五日葬于循理鄉三十四都四圖丁溝邨之北新阡張生文湛與盧氏昆季交誼素篤故來乞余爲銘余不獲辭爰爲銘曰

値商戰之假始有闤闠之師賫惟儉勤之是淬常皎潔以自持痛鮮民之銜恤誦蓼莪而悽悲云祭豐不如養薄宋崇公之相期矧明倫以弼教斆干戈而敦詩書恆攷攷而穆穆晉道德之訓辭其精神魂魄之所寄惟孝弟忠信之良規君子曰是蓋圭璋之質松柏之姿後之拜斯墓者尙其矜式于玆

過君智修振災死事碑銘 庚午

己已歲陝豫大旱赤地千里哀鴻嗷嗷遍乎中澤老羸婦孺輾轉溝壑道殣相望申錫紅卍字兩會號于衆曰慘狀若斯疇往振災無錫過君智修挺然應曰諾蓋君故經商鄭州稔知地方情形者爰于是年十月偕沈君雅卿耿君衡甫潘君靖宇遄往十二月抵鄭設粥廠收養飢民奔走陝州靈寶間雪徃柳來飢寒顚踣極人間勞瘁不敢辭全活不可勝數迄庚午夏振務告竣將歸矣當是時戰霧亘天戈鋋滿地同胞蕩析離居目不忍覩有惠生社者繼辦賑事亟請于君君又曰諾六月復裹糧走陝州不意道病災區乏醫藥病益劇將返鄭遽以六月十八日客死于洛陽之明義旅寓賴汪君波之劉君劍華潘君靖宇沈君雅卿爲之殯殮旅櫬淒涼曾無親屬覩含噩耗傳來老母寡婦哭望天涯招魂乎千里之外嗚呼悲夫藉使君而歸也或可不病病而得良醫藥或可不死而今之死則痛深而憯絕也造物者報施善人其何如哉茫茫氣數搔首問天蓋不可得而測矣君諱士鈞卒年三十有七母氏蔣妻氏王有子曰蔭梧才十

歲女二長才四歲幼尙在襁褓中賃屋于錫邑東河頭巷孤苦零丁且君之靈淹留異地尙未能歸葬於先塋同志之士當必有以慰君之靈余深維晚近人心陷溺如君之勇于好義以身殉振其情可悲而其事可風世也爰書之以鐫諸碑且爲銘曰

萬方多難六合雲屯龍戰蛇鬥於鄭之門莫楚沃沃茗華青青血飛骨糜民怨厥生三代樂善聿惟過君出入戎馬殫精經營胡天不淑癘疾遽攖洛陽旅邸風雨孤魂鬼神感泣草木淒淸嗚呼過君天道甯論靈兮歸來千秋令名

王君靄亭墓碣 辛未

君姓王氏諱式金字靄亭江蘇寶山縣大場人先世居邑之陳行守耕讀曾祖諱聖謨能繼父志以孝行聞祖諱殿邦考諱美東始遷大場君幼穎悟長業商事親怡怡光緒庚辰丁父憂君以父畢生頓悴未獲祿養抱恨終天時享輒泣下霑襟而母唐太夫人治家尙嚴年踰八十猶躑躅緣督其子孫君常先意承志弗懈嘗選舉爲大場學務所襄理不朞月而第一小學成越三年而第二小學成儉寒子弟就學得所前邑令王德庚君多君賢且才委以鄉自治凡善堂消防商會電廠及舊有濬河建橋築路諸工程勞勩三十年厥功甚偉寶山縣道自大場貫彭浦達閘北長十八里君以四閱月募款督工蕆其事邑令釐定車捐君抗議曰吾以利交通不忍衣被禍者加重負議遂寢頻年各省災祲君嘗慨然自輸金六百以爲倡曰余不忍己獨溫飽也於是應募者踵相接癸丑七月淞滬軍事卒興避難者麕集乏食嗸嗸君又慨然曰余不遑暇食也爲之飦餬餺飥以周之凡茲見義勇爲莫非孝道所由推原夫孝經之義無所不包小之日用尋常大之天地民物君祖若父夙有萬石風而君事亡事存養生喪祭尤能曲致其誠根大者枝茂源遠者流長豈弟之懷發爲事業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人皆知君之僶勉於社會者爲難能庸詎知閨門之內固行之有

素也君配沈夫人後君一歲卒子四應淵應源應沂應游女五適林孔梅浦張孫九符孫六旣於民國十六年丁卯十二月葬於寶邑大場鄉黎原之阡二十年夏五應淵等具狀請碣爰書其德以詒來者

張子虞先生墓表 甲戌

先生姓張氏諱預字子虞浙江錢塘人世居杭州上泗鄉考諱道邑庠生博洽多聞有聲於時先生幼岐嶷能讀父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從全椒薛慰農先生游文思益進茗谿泉滂咸豐辛酉中拔萃榜富是時粵寇再陷杭城豕突鴟張四出侵掠先生奉親避富陽山中中途丁父憂賊且大至先生哀痛負父書掖母周太夫人行一日猝遇賊見先生矯健耆趨避怒甚躍馬奮長矛刺傷腕仆地執先生母詢所從來噤不能答遍檢視所負書嘆曰此孝子也舍之去先生裹創以肩背承母三日疾行數百里卒免大難易曰君子維有解有孚於小人豈非純孝至誠之所格哉未幾杭城復滿目瘡痍蔣薌泉方伯求賢亟先生走謁條陳撫循士庶蠲免賦稅二事爲救民之本蔣韙之辟爲幕僚同治丁卯登賢書主試者南皮張公孝達同榜者許竹篔袁爽秋譚復堂陶子方皆名宿成大業者顧先生屢困禮部試光緒庚辰辛己間與修畿輔通志癸未成進士殿試原定一甲厄於徐蔭軒相國一言降列二甲改庶吉士丙戌散館授編修歷充國史館會典館功臣館纂修協修本衙門撰文清秘堂總辦戊子鄉試己丑會試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嘗曰吾入闈分校每雞鳴起丙夜宿無寸晷暇懼負考試諸君也庚寅教習庶吉士辛卯督學湖南湘省自中興後人文蔚起稍涉浮夸先生甄拔樸學崇尚禮教屏供張祛積弊正學重光曾胡遺風賴以不墜任滿後駸駸大用矣顧以忤掌院徐相國指遽乞假歸主講敷文書院丁酉以保送知府分發江蘇己亥補松江府在松三年政通民和耆艾歌詠旋調署蘇州府未半載奉母諱去官先生以文學侍從之臣體用兼賅敭歷中外倘得竟其用封圻重任獨當一面而有餘

乃甫起旋躓豈造物者有以阨之悲夫悲夫服闋後寶慶魏公督兩江延先生總辦學務處保升道員章程條例悉出先生手筆丁未南皮張公奏調赴鄂辦理存古學堂旋張公內召繼任者留充督署文案庚戌豐潤張公聘修江蘇通志是秋遽攖末疾卒朝野上下相與嗟嘆謂國家失一名臣藝林少一通儒蓋浙江自王文成講學以來一變而爲蕺山楊園再變而爲梨洲貞齋洎阮文達督浙倡設詁經精舍厥後俞曲園先生主之咸同之間先生嘗肄業其中與先師黃元同劉藝蘭二先生並稱宿學聲名鵲起其所爲詩文刊入精舍三集中而先生兼精研經世之學講求武備故爲蔣果毅所器賞而維時若李文忠若李勤恪若譚文勤諸公亦皆以安車蒲輪迓先生恐後方其督湘學時也洪江會匪犯邵陽先生按臨寶慶探諜走報寇氛日迫願請援已不及乃與府縣暨籍紳魏公籌守禦之策先生與魏公登陴令知府督民壯巡街懸重賞殺賊便宜行事賊偵知有備失勢以走民慶無事蓋先生智勇周故膽略勝文治於癸巳秋在邸抄中讀先生奏報疏嘆曰吾師可謂文武兼之矣惜今玆稿佚故人鮮稱道之者先生生於道光二十年庚子某月某日宣統二年庚戌某月某日卒春秋七十有一所著有崇蘭堂文稿二卷駢文二卷詩集若干卷配項夫人繼配吳夫人子鴻禮湖北知縣項夫人出女鵷宜吳夫人出適同邑朱士振孫元珪文雅英發庶幾克世其家文治爲先生己丑春明所得士挑取謄錄檢視落卷評語有淹貫諸子百家皆騰躍而出其腕下可稱雄博云云爰往謁先生曰子鄉試闈墨爲左文襄公所激賞許公星叔嘗爲我言之此次薦而不售由我補薦過遲憾何如矣庚寅載謁先生訓勉如昔沆瀣倍增壬辰文治捷南宮先生在湘嗣後音問疏闊丁未奉諱僑居海上竟未知先生蹤跡然耿耿私念無時或釋於懷也甲戌夏其文孫元珪來以行狀見示距先生之歿蓋已二十五年矣亟序而書之俾補表於先生之墓用抒知己之感云

林燮軒先生墓表 癸酉

先生姓林氏諱調陽榜名秋奇字燮軒福建長樂縣人考諱某生子四先生其季也幼孝弟敬恭從長兄學爲文自成一家屢躓童子試年三十八始補博士弟子咸豐己未登亞魁同治乙丑成進士以卽用知縣分發安徽時太夫人年八十三矣先生將乞養太夫人遺書敎之曰吾年雖髦而體尙健知縣親民之官願汝修德行仁澤逮黎庶吾願足矣勿歸先生遂之皖權篆望江當是時兵燹初定元氣未蘇下車伊始絕苞苴鋤豪猾理冤振滯撫卹瘡痍邑民走相告曰吾得賢牧令矣先生益務本勸農修建來儀書院化龍橋方公堤劉猛將軍廟百廢畢厰丁卯歲饑籲減征獲讁遣正課豁虛償不足大吏檄追嚴邑紳民相與謀曰賢牧令爲民所累其可坐視爭醵金代償得還任丁太夫人憂起官權青陽光緒壬午復知望江邑大水縣北數十圩悉被衝決先生爲植堤冒風雪巡畚築踰年圩工訖事民建生祠以祀先後服官十餘年三宰望江一臨青陽所至壹意撫字不便於民者掃除更張不憚大吏引疾歸行李蕭然圖書外無長物越數年卒望江之民交走巷哭設位遙祭王守珠者感雪冤恩聞赴奔喪廬墓三載其餘跋涉哭靈者數十百人嗚呼可以見三代之人心矣先生文行上官夙敬之鄉闈輒得分校乙亥亞魁丙子壬午解首皆出其門某顯官子謀通關節介人道地賚二千金爲壽先生怒峻卻之後爲同官某羅致貪祿躋顯秩人笑先生愚而弗顧也其嚴毅廉正有如此者嗚呼自來循吏之選愛民愛士而已愛民者如保赤子顧赤子之痛苦悲啼父母恆嫗煦之爲其一體也百姓獨非一體乎至於怨憤號呼長民者恆讎視之或且斬艾之生民憔悴於茲極矣道德經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救世之大寶也安得仁慈如先生者救天下之倒懸哉昔平湖陸清獻公爲邑宰每朔望屬諸生講四書大義砥礪躬行先生爲治亦然集士子一堂考德課業親若家庭無敢干以私者顧清獻有松陽講義治嘉遺績諸書成大名

以去而先生所著公餘偶錄二十四卷詩文集十六卷於光緒二十八年均燬於火惜哉痛哉豈身後之名有幸有不幸與然先生三子雖皆蚤世而有孫五人曾孫十一人服田力穡同爨雍和天祐善人其必克昌厥後與先生歿後四十餘年其門人唐文治補表於其墓曰文治蓋先生壬午所取士也比時南闈揭曉都人士相傳先生得文治卷喜甚薦之副座主譚公叔裕擊節擬解首後正座主許公星叔以先生所薦林介弼易之而故例十八房各得魁一人遂以文治次十八魁後洎榜發先生惘然或問之曰吾本薦唐生解首今易之是以不樂爾或笑先生迂而弗顧也時文治年未弱冠憚道遠未克謁先生每於同年生中問先生所在都恍惚不能詳後數年而先生歸閩且病歿矣世變頻仍荏苒迄癸酉歲始於閩同年陳君石遺處得讀長樂志傳又得先生姪孫國良述遺行大略白首門生前塵如夢追維恩遇不覺情之悲而涕之無從也夫先生以文章知我當以文章報之亟序其平生郵屬國良揭之墓左將以闡潛德表循良風來者且俾天下後世知名教中師生之誼其精誠貫金石而不渝云

馬公雲亭神道碑銘 壬申

公姓馬氏諱福祥字雲亭世居甘肅河州韓家集陽窪山考諱某妣氏韓昆季四人公居季孝友出天性年十七與叔兄福壽同遊武庠鄉黨以爲榮韓太夫人獨不懌曰挽萬石曷若通一經公悚然折節讀書蓋文武兼資權輿此矣其生平出入戎行垂四十年壹以和平愛民爲主旨庚子之役各國聯軍薄京師公先時駐兵薊州至是偕仲兄福祿登陴守仲飲彈殞陣前公力戰奪回城樓茹痛統仲兄衆旋隨扈西安宿衛宮禁積功以提督記名歷任莊浪靖遠各協鎮旋簡西甯總兵其在西甯也嘗調處達賴喇嘛與阿嘉呼圖克圖爭鬭弭患無形嗣調巡防統領駐省垣時洮屬番匪勢張甚公單騎入匪營宣諭德意亂遂已論者謂郭子儀退回紇不是過云辛亥國變公以所部昭武軍扞衛甘省

比時人心浮動官與官爭紳與官爭公苦心調協民賴以安是年十月庫倫獨立蒙兵南犯活佛王德呢瑪率伊烏兩盟鴟張響應公適由青海辦事長官阿爾泰護軍使移鎮甯夏設計誘擒之大難底定包頭五原編氓立碑紀德民國二年改任甯夏將軍兼護軍使其在甯夏也籌旗民生計禁煙苗濬河渠卹災荒輯道志百廢畢舉復命子鴻達劉白狼等寇掃穴擒渠民慶安堵建生祠報功十年調任綏遠都統至則餉糈奇絀掃地赤立公以所部皆故鄉子弟給餉常薄已而厚人敎本國末整吏治勸工商擴農墾撫蒙旗幾蒸蒸乎上理矣復改任西北邊防會辦又督辦航空辭職南下受任爲軍事委員會委員北平開封政治分會委員等職國府深倚重之十八年復任青島市長方是時値紗廠工潮澎湃公與日領事訂信約召集華洋廠主及衆職工悃款勸導遂復業事平越歲復調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凡所興革壹視民意爲依歸閱七月復調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公故熟諳西北邊事益殫精竭思淬厲教育以樹大同萌柢于是達賴貢忱中央班禪委贄展覲公之力也二十一年春心臟病作辭職六月赴漢口因疾革遄返北平療治竟卒于琉璃河途次於是所部將校兵士逮蒙回族衆聞赴咸奔走巷哭政府震悼特贈五千元遣員致祭遂以八月二十日葬于北平阜成門外三里河之阡友人太倉唐文治特紀其神道之碑曰

昔成周中興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車攻徂東軍威震疊詩人詠歌傳爲美談公以崧生嶽降之姿其才厥德詎後申甫乃僅于西北偏陲小試其能而天性誠愨不憚艱屯更世多難排患衡平劍履鞅掌顚踣恐後致殞其生是以國家人才論之可爲痛心流涕者也扶桑啓釁由瀋侵吉黑奪錦州窺榆關犯熱河偵河北內外蒙疆天險皆岌岌瀕者西藏又傳聞告警矣血氣之倫靡不切齒圖功爭欲致死於寇公愴懷國釁迄不得施昔宋宗忠簡志在滅金臨歿時誦杜詩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於時風雨晝晦大呼渡河者三後人讀史憑弔欷歔爲之歌泣公之遺志

與忠健將毋同倘天假之年壯猷丕著恢復殊勳必可成于一旦是以國難情勢論之尤可爲痛心流涕者也學風敝敗至今而極浸假而害及人心公之平生興學爲急蘭河兩州多獨立創設之校轍迹所至若京滬若平津若皖浙若鄂魯若察綏各淸眞學校莫不佽助成之惟以品行道德諄訓學者平居敎訓子弟條列家法罔越積善箴規所著書有磨盾餘墨蒙藏狀況先哲言行類鈔又復究心經典天方五功精華靡間刊印性理典禮諸書無慮數十種且廣刊格言匡翼世教前數年文治因溧陽周仁壽君紹介與公訂交公貽淸眞指南要言大化總歸四典要會諸書處已質證擷著國鑑箴成書郵公是正公喜甚先後爲序許爲救國救人之言並將國鑑中短篇格言錄作座銘先以克己爲治平之本篇書以見眎乃墨蹟猶新而人琴遽杳虖乎藉令公講學名山摩義漸仁風紀必爲之丕變是以學術交誼論之更可爲痛心流涕者也虖乎天之待公不爲不豐而公之才實未竟其用公之德至厚且隆而民未得徧被其澤公之遇不爲不嗇虖乎此非人之所能爲也皆天也當爲天下慟者也公生於淸先緒二年正月十日以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卒春秋五十有七德配某氏繼配某氏長子鴻逵爲軍長仲子鴻炳孫敎厚敎靜敎仁敎炎曾孫家肆家騏家駿竊維公樂善施惠源遠流長必當大昌厥後云銘曰

維公之敎淸眞是宗維公之學道德是崇允文允武克孝克忠胡天不弔遽罹鞠凶國運杌隉外侮憑陵崇旗煽毒海水沸騰黑眚羣啟飛鳥凶音公懷義憤夙夕呻吟悒不克伸遺恨九京告公無恨德在子孫繼志述事帶甲厲兵紓吾國恤拯吾黎民顯揚遺烈千秋令名

王君受尹墓誌銘 壬申

崑山王君受尹既歿之四年其子鍾懿以書來告曰伏以先生與先君有一日之雅先君在日亦數稱太倉唐先生者

與我雖交淺而言深異日銘我莫唐先生屬嗚呼今先君已往矣敢請維君姓王氏諱慶祉先世有澄緣公者自山東瑯琊遷吾蘇崑山遂占籍焉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墨林登賢書有丈夫子四君其叔也君性孝友十九歲喪父其二兄又早世煢煢一身遺家不造於時君上奉繼母下撫弱弟悽淡持家備經況瘁顧君處之晏然承遺命割產千畝爲義莊廣恤族中貧乏無告者又構樓十有三楹俾伯仲叔季各得其所可謂善繼志矣少小耽學先後受業於江左名師邵湘舟張珊林諸先生服習其道不倦而於珊林先生尤拳拳服膺生死不忘焉珊林先生之卒也遺孤貧乏不能自存君大憫親鞠育之又醵資贍其家鄰黨歸仁長老嘆息嗚呼師道之陵替久矣士氣囂張反面若不相識求如君之博習親師推恩逮於遺孤晚近久不得見矣君懃於學問澹於功名然胸有所蘊頗欲一試其才能迭任浙江海運滬局總稽查並駐京海運局總收支海運滬局總監暨提調皆清直有政聲積功奏保以知州用加花翎四品銜平生持正不畏强圉癸卯冬漕値特高猾吏作奸勒索民怨沸騰君大憤星夜與友蕫航赴蘇詣藩署力爭事遂寢闔邑頌之君雅好文學既落落與時寡合年四十卽隱居山南相里橋絕意仕進更不欲以詩文顯世惟與邑中同好三四輩歌嘯山水浩然懷終焉之計癸亥冬君以山水來梁谿過予廬一見如故命酒劇談酒酣君袖出自訂年譜詩如干首眎予讀其譜文字古雅詩亦有宋人風予嘆曰世衰道微君軒冕錙塵甯自放於山野者哉君狂喜握手稱知己尋起舞歌大江東去一闋擫笛倚聲神響飛越一座傾倒余笑曰此陸桴亭先生所謂片刻羲黃也翌日別去越五年忽得君赴爲之驚怛者累日茲鍾懿請銘奚可以辭君以清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生卒於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六日春秋五十有六德配繆氏子三鍾懿鍾恩鍾忞孫二邦鼎邦震于某年某月葬于某原之阡銘曰

世人溷濁君獨清世運棼亂君獨甯玉峯縹緲樹青青鐫石埋辭永君名

袁君汝舟墓誌銘 壬申

君諱長慶字汝舟曾祖諱維藩祖諱永茂考諱寶善其先浙之上虞人後徙江蘇上海余掌南洋校居上海時與君一見於徐家匯其色容莊其氣容肅其聲容靜其言論恂恂退讓必中於理余心敬之知其爲篤實君子人也歲壬申君以疾卒其子紹昌余及門弟子也既踰小祥躡門來請曰弟子侍先生有年非尋常氣誼可比而先生與吾父有一日之知今卜葬有期敢請銘爰撮君之生平與電政人才消長之數略序之爲當世告蓋君佐理電政四十餘年人皆服其清廉恪慎始終如一庸詎知其有本有原而能然者君之幼也天性誠孝其尊人寶善先生鍾愛之年十七乃兄靜生君自美遊學歸君得其教導始習西文考取電報學堂派赴南京電局練習南京爲舊時總督駐在地庶政殷軫報務蕃繁君自報生擢領班殫心厥職當事廖君尤倚重之庚子拳匪禍作江督劉忠誠公力謀保障東南滬上爲江海要衝電信旁午當事朱君檄調君駐滬局歷充收發處洋帳處總局副收支各要職君淬勵操守絲毫不苟聲望用是大著辛亥後政局丕變粵東唐君鐸園來長滬局知君能特委總司出納甲寅任交通部郵傳司材料科副科長己未任南京下關電報局局長辛酉補江蘇電政管理局出納並兼滬局出納員時電款支出影響每虞不敷周轉君殫精規劃當竭蹶應付之時每午夜不得休息滬局信用賴以維持僉曰微君之力不至此溯自咸同而後海禁宏開武進盛杏孫尚書于各省創設電局高掌遠蹠消息號風呼吸萬里泗州楊杏城侍郎繼之于時人才奮起霞蔚雲蒸余所知者有汪君叔芾何君仲圻俞君隸雲俞君掌電報學堂最久其資格與君相埒其清介之操亦與君相同洎乎今茲羣材稍衰歇矣余主南洋校稔知科學惟電用最宏爰設電機一科邇來電話電燈暨無綫電台幾遍達各行省矣然而科學之萌柢非徒執一藝擅一能而已必將以道德品行爲權輿否則工業之化適成積弊之區欲强國而適以弱

國能無寒心昔韓子有言爬羅剔抉刮垢磨光非得廉潔如君者焉能作中流之砥柱哉君篤友于之誼和樂且孺與乃弟汝玉君同爨數十年如一日待姊妹訴合無間又嘗訓其子曰積財與子孫不如積德與子孫悖入悖出古有明訓汝曹其戒之以故紹昌襄理路政壹秉君教嘗曰吾所期無忝於高堂者在不苟得三字嗚呼可以知君之家法矣君生于清同治四年乙丑七月七日以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四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有八夫人陳氏子三長紹昌前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畢業歷任滬甯路車務副總管代理平漢路車務處長鐵道部專員京滬滬杭甬路車務副處長次福昌華童公學畢業考入鹽務稽核總所歷任濟南分所青口支所揚子巡緝局高等科員旋調總所供職三德昌同濟大學畢業先君卒女二長適川沙陸次適上虞徐將以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葬于上海永安公墓之原銘曰

我聞一介不取與厥惟廉者任大事緊君廉隅能矯世辛勤四十有四祀蒼天不負善人心龍蛇起陸生令子我銘君墓垂千秋貪夫愧汗頑立志

鄉諡惠毅施君左虛墓碑銘 辛未

聖人言未見剛者亞聖論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剛之爲德不綦難哉禮記儒行篇言剛毅特立獨行要歸於溫良仁之本分散仁之施蓋天地清明正直之氣實萌柢於溫厚以爲用故秉剛德者必有仁心仁剛互相表裏吾嘗持此以衡天下之人才蓋寥乎不能覯海門施君左虛既歿之期年其子一陽等以書來請銘余讀其行狀肅然曰此聖門所謂剛而近仁者也奚可以不銘君諱會賢左虛其字曾祖諱榮字茂椿以善行重於鄉祖諱以德考諱文林世有潛德君幼而剛正性仁慈四歲見圬者乘屋藉瓦禿首蹲烈日中急覓笠呼令下授之見者驚異七歲從兄織雲讀於塾成

童後爲文戛戛獨造稍長應試不得志慨然曰科舉非我志也卽棄去潛研哲理學經濟學能通其奧窔壯歲患弱善病間不能興乃究醫理立方試服病良已體益充遂以所學濟世君之言曰醫者意也扁鵲飲長桑君藥見垣一方人視病洞見五藏癥結斯理精微實包孕哲學之元奧非殫精體驗則眞理不達誤人滋多蓋徐洄溪薛生白而後莫有能爲此言者矣自歐風東漸淺躁豎徒逐末忘本詈經學爲無用君慨然曰學問宜求實用何分新舊爲創設復古小學令子弟肄業其中編課立程中年考校則經史地理英算諸科兼綜旁通人咸折服又以黃百家講內家拳法後國技寖失其傳東人竊我緒餘以勝俄而稱霸而吾國學校中於强身術徒飾外觀心滋戚焉爰聘拳師教練諸生幷請善泅者教游泳蓋斯議余於南洋大學中實創之與君不謀而合世之談教育者能反其本吾國庶有豸乎且夫世運之變遷天也時事之挽救人也中國以農立國爲治者舍此無以握其本比年以來農民困於兵困於匪困於水幾幾乎剝膚椎髓掃地無餘君愀然曰管子有言倉廩實而知禮義今農事不修閭閻愁苦無怪危機四伏一觸卽發矣會有奉賢海壖荒地數千頃未闢遂變產携貲往墾其地乃以民智未開爭齮齕之君屹不爲動盤根錯節十餘年而案始定卒以其餘貲什之四捐助閔行廣慈苦兒院恤孤不倦羣懷其德己未春君五十攬揆初度設家讌君乃詔一陽等曰凡人建功立業雖乘時會而興然有志者事竟成孟子有言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乃可謂之尙志吾自幼坎坷縱爲墾植事業歷受天磨地磨錢財磨勢力磨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缺傷然未嘗有動乎中稍挫吾志汝曹宜體祖宗德澤之厚守昔賢養志之箴無忝所生勿計利鈍窮達積厚流光吾願足矣蓋君因曾祖茂椿先生樂善不倦曾建永安保安復安等大小石橋以利行者民國八九年間興築縣道保安復安二橋先後被毀十九年匪亂鄉人斷永安橋阻之君思承先志對之零涕爰分別移建重搆嘗曰不貪非義財則事理明不存富貴念則志氣剛抑强扶弱內

慈外嚴則人心服而事易集嗚呼此非剛而近仁者歟方今風俗澆薄士務熟軟甘言令色取媚耳目覬圖一時之富貴一旦得志好貨貪污靡所不至而矯之者又爲激烈之行叫囂恣睢遑遑氣尙浮華適以敗常而廢綱紀昔賢所謂致中和感人心而天下平者大共誹笑以爲迂闊禍變之來非一日之故也君獨秉嚴毅之性兼爲慈惠之師始終自守不隨流俗轉移豪傑之士相與聞風而慕之嗚呼今世競言救國者而國乃愈亂若君之心術與其德行庶幾可以救國矣夫余所以銘君之墓爲之唏噓太息也君生于清同治九年庚午三月十一日以民國二十一年辛未十二月二十日卒春秋六十有二德配陳氏子三一陽北京交通大學畢業仲陽上海南洋大學畢業均歷任無線電台長及工程師職載陽攻讀女四菊英適陸菊庭適袁菊貞適習菊芳適秦孫男女六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葬于東天補沙之新阡銘曰

在昔周子著易通陰陽剛柔執厥中貞固嚴介挽頹風先知先覺破顓蒙自君之卒敎公誼儒林證法會同議勤施無私惠靡旣强而能斷古稱毅鄉邦耆長僉曰然乾坤正氣長緜延上盤蒼冥下九淵萬古浩浩護玆阡

蔣君伯言墓誌銘 甲戌

君諱汝坊字伯言江蘇太倉人曾祖諱治道光三年邑大水傾貲助振又出粟平糶先後捐善舉數萬緡大吏以聞賜鹽運司提舉銜祖諱某考諱銘勳邑諸生以軍功歷保知府授湖北荆山府有政聲旋援例以道員用調粵東總辦洋務積勞卒君性孝友入學鼓篋卽耽古文辭不屑屑爲章句學平生不苟言笑淵然有大度光緒庚辰補博士弟子員與余同擷泮芹訂交自此始君屢躓鄉闈不介意値秦晉災振報捐知事晉員外郎或勸之官則退然曰吾斯之未能信嗣奉嚴命離鄂歸里攝家政用是潛研經世之學旁逮九章句股靡不通貫時余居里閈恆相過從偕友人畢君枕

梅赴君別墅亦閑飲與君暨其季弟仲京從兄弟薇卿書南等飛觴論文或投壺角藝君亦時過余齋每漏三下步月懽笑以歸友朋之樂僉謂千古無匹也丁亥君遭母喪癸巳又奉父諱六七年間煢煢在疚此時余觀政農曹與君聚少散多而存問之書不絕庚子拳匪禍作余奉親避難京北平義村亂稍平君即遺書慰問懇懇周摯嗚呼而今不堪追懷矣君之敬恭桑梓也首在興學曰思孟學堂曰太鎮小學曾通小學曰正則女學復從而擴充之曰四路小學高等小學曰毓婁女學曰師範講習所懋懋慎慎鉅細不遺當是時吾邑俞君隸雲方總理上海電報學堂君與會商獨力捐貲創辦太倉電報學堂延師教授學子景從數年後任電局要職者達數百人其培植貧寒子弟俾贍養其身家者積善尤大吾婁地方瘠苦倚賴農產君曰是非勸工不足以補苴爰䂓設沙溪濟泰紗廠時余官農工商部薦君為商務議員歷十餘載聊慰固護歲有儲積潛弭工潮殫精竭智利溥弗替餘如董理財政力爭減賦開濬劉河戚浦楊林諸海港善舉尤夥鄉黨僾戚稱其克繩祖武焉余自僑寓錫山每讀暮雲春樹之詩緬懷丰采無間歲月以目眚憚跋涉而年來君養痾九獅峯杜門却掃跫然空谷足音彼此不相遇壬申春敵氛方惡君與余先後至滬江竟慳一面嗚呼世變倉皇五十載舊交一別而千秋矣善人不可得而見回溯同遊庠者僅存許君弼丞與余二人而仲京薇卿書南枕梅諸君均相繼怛化寧不悲夫君以咸豐十年七月生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卒春秋七十有五配武夫人有賢德先君卒子二恩鎔恩鑑均邑庠生旋入復旦大學畢業恩鎔現主任地方學務恩鑑前任太倉地方銀行經理於本年六月某日卒暮年喪明君之病實中於此二女煐灼孫三憲清憲濤憲澂孫女二繇瑞憲璟將以某年某月之吉卜葬於太倉某原之阡銘曰

九獅峯頭露光晞三徑松菊景全非主器克家恭而頎我銘九幽累欷歔千秋魂魄此相依

竇生海渟墓碣銘 甲戌

竇生海渟既沒之三月乃祖穮枰先生以書來請曰吾仲孫死矣其音容笑貌宛在目前惟先生道德文章夙爲吾孫欽仰爰忍淚乞銘以垂不朽其可乎余深惻其言迺序而書之生初名襄騰後易名海渟江蘇邳縣人竇君毓盃第二子生而穎悟眉目明秀亭亭玉立長者咸愛重之年五齡其兄某就外傅生隨往家人以爲觀禮也迨抵塾兄拜亦拜兄坐亦坐兄執書亦執書依依不肯去遂留學焉數年卒業四子書兼涉獵五經爲文潔淨幽秀見者嘆曰此子有夙慧也年十六由小學入中學又越數年銜乃祖命來應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試余口試時生正容聽恭言皆有序余曰此世家子弟無浮靡習特拔之在校恂恂循謹守程子四箴校師朱叔子先生命賦井泥詩成五言一章神味駸駸入古朱師激賞闔校傳誦歲餘轉入滬西光華大學課繁重生體弱而病矣亟歸養病旋赴靈岩憩息病稍瘳今年六月隨侍乃祖遊莫干山逭暑挹清光服天氣遊劍池觀瀑布侍乃祖攝影大竹蔭空桐枝茁秀脩然自得意豁如也尋疾發返泊七月中炎景蘊隆流汗霡霂或邀生出遊暮歸病大作咯血甚醫束手綿惙帀月竟於八月二十一日卒乃祖哭之慟曰天乎何奪吾孫之速乎戚鄰師友相與痛惜僉曰生事親孝事兄恭撫弟友愛無疾言無妄語步趨必中規矩抗心希古鍥而不舍何斯人而有斯疾乎余維造物壿蹟之數固有不可知者然聖人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夫顏子與盜跖果孰短而孰長乎明乎此理則死生殆不足道況生既稍稍有聞于時乃祖之悲其少釋矣乎生娶程氏子二履豫履豐以本年九月二十五日卜厝于永安公墓巖嵋區遺文有荀子政治學說暨雜詩文若干篇銘曰

西邦學程爬羅鴻紛我國效能博技多聞學子菁菁或苦弗勝嗚呼竇生胡劬學而竟隕厥身

周君敬甫墓碑銘 甲戌

欲善國性必得公正廉潔之有司以倡導之煦育之而後善氣綿延不絕於天下魯聖人禮義之邦莒賢宰治化之地二千餘年來流風末沫友人溧陽周君敬甫治莒先後十五年莒之人相告曰吾邑賴有賢侯蓋君始仕冠縣愛民勤政百廢舉廢莒邑紳請於大吏調宰莒時值政變伏莽蠭起君壹以戢強撫弱爲事閭閻慶安堵次第設因利局習藝所同仁會等創辦小學復捐廉設中學校彬彬乎小子有造矣而君益自刻勵於淸愼勤三德俱無愧色民國十四年擢膠東道尹兼烟台交涉員庶政繁賾君勤恤民隱交隣以誠比歲沂境萑符充斥當道以君治莒久沂民懷德畏威檄調瑯琊道尹下車伊始盜聞風遁當是時山東迭經兵爭徵調頻煩民間疾苦壅不上聞久矣君簡從下鄉躬巡所守護農民耘耔盛暑不輟十六年視察屬縣值冬根已盡春耕方作鴻嗷遍野爰籌急振發倉實結民團防姦宄瑯琊之人相告曰我侯視民事如家事甘棠之愛吾輩其毋忘綜君之爲政不用吏胥徒役有訴訟者自候於門或片言理之使去夫人躬自操作每日廚中用錢不逾五百有盈羨悉充善舉蓋君行善茇於天性是以出則爲循吏處則爲善人解組後辦濟南冬振十七年春夏間交涉事棘血流波道閭里爲墟魯民交走或負重創死無弔君乃偕上海濟生會王君一亭施急振辦平糶兼設貧民醫院爲療治其飄泊無告者遣二萬人爲一一資遣歸籍朱君子橋吾國大善士也主河北振務當道檄君助理君於冰天雪地中飢渴顚踣犧其身而不辭天篤降喪耗斁下土陝甘慘告災祲蓋旱魃爲虐積荒六七載矣怪鴞餓鼠出沒跳踉草不潰茂民如棲苴君仰天嘆曰嗚呼何辜今之人乎急偕上海紅十字會運輸饘飦以拯餓者收容陝甘災童千餘名送之滬瀆飲食教誨務俾得所二十年蘇運決口君捐巨資助工振梓鄉溧陽亦遭巨浸民掘土粉充食君四方號呼匍匐以救踰年春溧邑無稻種君鬻所居宅購種分給農賴以蘇其他若建祠贍族立義莊義塾刊善書修橋梁施棉衣設義塚諸善事不勝書嗚呼晚近以來仁義不講良知良能泯而

國性日益消除乖戾之氣充塞宇宙殺機洋溢性命同於草莽百姓死盜賊死兵戈死水旱凶荒者不可勝數敵國外患遂乘隙以入昔孟子告滕文禦侮之方不過曰彊爲善而已又引亶父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余嘗謂今日救國之策惟有正人心拯民命兩端培養元氣無過於此然則君之所以汲汲皇皇樂善不倦者其苦心蓋大有在故其歿也家無擔石之儲而乞賙者尙踵接於門有識之士相與流涕曰吾國少一善人矣悲夫廉吏豈不可爲夫君諱仁壽字敬甫庚子辛丑併科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世有潛德娶湯氏有賢行子四長經傳直隸試用知縣次理傳署山東博山縣知事俱先君卒次昶直隸任用知事次銘傳河北保定電報局局長孫九人昭樸昭勤昭儉昭德昭廉昭賢昭良昭愼昭讓君生於同治甲子十二月一日以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二月十三日卒春秋七十有一某年某月葬於某所之阡銘曰

乾坤善氣浸孳闔八表同昏羅浩劫赤地千里莽白骨長安慘怛人相食維君惻隱孑遺黎閭關奔走垂涕洟飛芻輓粟兼解衣帶丁老羸兒啼饑吁嗟天不佑善人魯靈光殿頹然傾我銘君墓淚縱橫哀此無告之窮民

朱君叔子墓志銘 甲戌

余讀歐陽文忠公作張堯夫張子野墓銘感慨身世發抒性情輒爲往復流連不能自已嗚呼余文豈足以擬文忠然如吾友朱君叔子文章行誼方諸堯夫子野殆有過之用是拭淚爲銘以慰君於地下君諱文熊江蘇太倉人初字叔飛厥後慕宵都魏叔子文更字叔子本生考諱作標字卯君恩貢生踐履篤實邑中推爲長者嗣考諱作様字雨鋤諸生伯兄諱文照字日初廩膳生君幼性純良孝友恭敬光緒十年甲申舉博士弟子員當是時吾師王文貞公以理學倡導婁東從遊者連踵極一時之盛君文采斐然亦往受學文貞公器賞之嘗語余曰朱生吾門長才且安貧樂道能

砥礪名節者庚寅君以史論受知於學政楊蓉浦先生科試第一與伯兄文照同時入龍文名藉甚藝林爭推之壬寅補行庚子辛丑鄉舉改試策論君已獲選誤中副車鄉長老深惜之維時枋政者廢科舉立學校君赴上海學習師範畢業後郡中就婁東書院地址改設高等小學延君爲校長整飭規則寓嚴於寬其特拔者瀏河傅煥光陸承禧等數人己酉余兼長太屬中學延君爲主任刮垢磨光激厲道德其特識者嘉定潘文安太倉戴國鏐崇明童冠英諸人辛亥余與君並辭去中學乃延君爲南洋大學學監兼教職諸生翕服癸亥余辭大學校長改就無錫國學專修館館長延君教授君欣然來南洋諸生開會送別皆戀戀不能舍也丁卯二月專修館被匪人解散五月復興君去而復來患難相依彼此悲喜交集初君教授史學理學繼復改教詩經莊子古文辭暨詩詞等循循善誘誦讀吟唔聲琅然出戶外其評改文字手不停披一目數行下雖多至百餘卷越宿卽宣示諸生無有逾兩日者以故感情之厚非他人所能及在講堂授業時氣或促諸生常預備參苓湯以進此尤近世之所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君蓋得其旨矣甲戌夏遽以中風證卒余哭諸寢門之外友朋弟子往弔多有泣下者嗚呼山木自伐蘭膏自焚君之志良苦然竭其心力而用之余亦豈得爲無過追念遍慮不知涕之何從也吾鄉自陸陳江盛諸先生講學以來王文貞公繼之崇尚名節實踐躬行道德仁義之訓漸漬於人心邇來稍凌替矣鄉使君克臻上壽異時風氣轉移吾鄉文化當可蒸蒸日上矧余與君共事教育二十餘年晨夕相聚心腹其數每當春秋暇晷二三同志飲酒歌詩角藝高譚愉然無間今君一旦奄忽如身之折臂何以爲情歐陽文忠謂善人君子非徒相得之難欲使幸而久存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其命也夫君享年六十有七有丈夫子五女子三孫幾人所著書有莊子新義十卷詩文集若干卷君喜誦楚辭爰仿九歌招魂體以爲銘曰

鴻闢兮天門上帝降監兮召司文爰告巫陽曰莽莽榛蕪大道陵夷雄虺九首誰其逐之渾沌七竅噂與鑿之巫陽對曰維紫陽之裔孫翠叢兮繽紛鈞天韶濩兮齊迎君南華逍遙兮楊班爲賓天如前導兮聿桑梓之先民君拜稽首兮敢効職濁世粃糠兮掃厥迹秋水時至兮訪河伯蚿蛇風目兮毋惶惑鯤鵬徙南溟兮垂天翼神人御飛龍兮藐姑射漢陰䜌誠兮機心機事絕壽陵游學兮匍匐喫其泣鳴呼俗儒鄙夫兮翫所習呢訾粟斯兮摹蕐匹惟君教思兮崇樸實時雨普施兮成人有德但蕲後進壇君之學說千秋萬歲吾國國文國學國性永不滅

沈君蓉汀墓志銘 乙亥

旃蒙大淵獻之歲𡨋月門人沈生良驊持其尊人蓉汀君行狀來乞銘且嗚咽而言曰吾父一生辛苦不獲享一日之安豫良驊不孝居不能致敬養不能致樂病不能致憂今已矣欲復親一日之色笑而不可得矣敢請先生一言用以顯揚吾父或可稍減不孝之罪余聞其言不禁惻然有動於中也按狀君諱光裕字蓉汀先世籍隸松江華亭縣爲華陽橋望族嗣遷居奉賢曾祖諱遇昌妣高氏祖諱世椿妣楊氏考諱恕齋妣錢氏滕氏君性至孝年十四居父喪哀毀如成人稍長讀書通曉經誼將母如不逮奉遠遊戒恆依膝下敬恭桑梓操守廉潔邑宰金元烺器重之遷調時延君入幕君固辭之母年高耆病呻吟床褥侍湯藥罔敢懈迨棄養焦心乾肺瞿瞿梅梅長號徹糜粥絕而蘇者數四鄉里嘆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已春秋時享追念考若妣嘉言懿行泣下霑襟曾子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風木之悲孝思不匱已奉賢地處海濱產鹽饒沃小民責賣爲奸官緝其私鹿鋌走險負嵎狡抗以殺止盜勢若燎原閭閻風鶴佐是邑者目爲腹心亘患君曰吁彼鹽民亦人子也胡爲乎閔不畏死甘罹法網哉是蓋飢寒迫之也時有郭君重光佐官奉邑練達吏治馳檄上峯改剿爲撫君翊贊其間承流宣諭化黠爲良選材官厰張編爲卒伍干城迄今垂

三十餘年鹺綱整飭頑悍帖耳辛亥國變訛言四起君與傑士沈夢鯉友善相與綏靖地方消弭萑苻民賴其力得慶無事光緒末葉科舉既廢君與同邑王夢蟠朱蓉潔創設鑒文學校濟濟多士成人有德君於是遣其子良驊入上海工業專門學校肄業電機科時余掌斯校見良驊深器之時詔以砥德礪行明體達用之學旋遊學美國㢑乃爾大學仍習電機先後得學士碩士歸國後有勸其從政者君曰吁吾子非仕途中人也世事元黃惟實業足以救國奚庸希利祿爲良驊迺絕意仕進遂應上海安迪生電器公司之聘十餘年來克殫厥職奉君教也孝以先意承志爲大豈不信哉君配鍾氏繼楊氏俱有賢德楊氏於壬申歲卒君伉儷情篤曾著傳略以寫憂思而病中膏肓矣君生於清同治某年某月某日以民國某年某月某日考終滬寓春秋六十有七子一良驊女三長雲娟適某氏次錦娟三蘭娟先後殤孫二孫女四將於某年某月卜葬於某原之阡銘曰

孝弟之至通神明橫溥四海貫古今維君實踐進民經孝乎惟孝茇天眞冬溫夏靖視無形寸草未報春暉心逝不可追痛吾親蓼莪隕涕哀鮮民躃踊哭泣送精魂至誠恍惚達幽冥父子天性精思勤明發不寐懷二人和氣煦嫗感子孫藹然道德充家庭吁嗟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聞風興相期無忝爾所生我特大書以表名俾知吾國有人倫

殷烈婦熊氏碑銘 戊辰

戊辰歲三月二十七日夜太倉南牌坊州橋東河濱殷姓不戒於火其婦熊氏殉夫死事極慘同鄉陸修瀛蓬士等草狀來徵文嗚呼吾鄙負表揚名教之責若殷氏之烈行蓋宙合間之所難烏可無文以銘之謹按狀烈婦姓熊氏父字靄堂懋遷吾鄉居沙溪適殷樹鑫字惕銘邑庠生其曾伯祖諱瑞玉咸豐十年歲貢生光緒六年重游泮水蓋以詩禮世其家者惕銘病痿痺樓居臥榻不能起方難之作也實由火油鐙覆樓板家人以水沃之火暴起不轉瞬勢已燎原

烈婦急揮長婦挾兩兒下惕銘急促婦出婦固守不去頃刻間烟熖瀰漫昏暈不知所措救火者倉皇至急曳婦下樓烈婦大呼吾夫在火中誰與救者急提水復大呼速沃被或可衷吾夫出當是時火燒梯將斷烈婦躍而上救者弗能從火勢不可嚮邇而烈婦遂死於火矣越日於灰燼中覓遺骸頭足不全如焦炭然道路觀者咸太息流涕曰烈婦烈婦于是邑之搢紳士大夫集會以追悼之相與爲文辭詩歌以紀其事嗚呼聖人有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烈婦之遇救而得免也藉令其不復登樓以死固不得謂之求生又豈得謂之害仁而烈婦必殺身以殉夫者豈非其恩義之素篤良知之不泯而憯怛至誠有以致之哉昔箕子論五行之汨陳曰彝倫攸斁而其論大禹之平成曰彝倫攸敘彝倫者人之至情禮之所由起也宋文文山先生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吾嘗謂乾坤正氣雖當晦蒙否塞之時必不至于盡滅乃不鍾於通都大邑特顯于太倉一隅其故何與蓋吾婁自陸陳江盛諸先生講學以來禮義廉恥之坊明倫弼教之旨深入於人人之心故雖婦人女子亦皆通明大義不徒臨難無免且至赴湯蹈火糜爛頂踵而無所顧惜以視世之乖戾性成弁髦倫紀者爲何如哉嗚呼民德之薄也世道之漓也哀莫大於心死也如烈婦者身雖死而心不死也心不死而名更與之不死也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聞烈婦之風者良心當可以不死也抑又聞烈婦四德具備逮事祖母與其舅姑克盡孝道戚鄰無間言蓋其天性純厚殉夫之事亦非倉卒而能然者而惕銘以文弱書生病體支離宛轉床蓐同歸於一燼嗚呼其亦可哀也已烈婦享年五十有四生子三人長文炳次文炤次文煊余深望節義之後必有達人云爰爲之銘並以代迎送神之樂曰

譆譆出出伯姬堂魂魄毅兮南牌坊心悽惻兮良人旁精神耿耿兮格穹蒼閶闔豁開兮吐奇芒雲旗逶迤兮羽蓋飛揚赤熛前迎兮祝融後將白龍蜿蜿兮青鳥蹌蹌簫史上昇兮弄玉迴翔昔有昭烈妃兮江水之神今有殷烈婦兮離

宮之靈炎帝曰休哉汝惟璇閨淑質名世之女英命汝禦災而捍患兮永沫夫大火之星沴氛消鑠兮善良是纛常保人間世兮無焦頭爛額以哀籲天之窮民

黃烈婦李氏殉夫碑銘 己巳

門人陸君景周與余言杭州黃烈婦殉夫死節事狀極慘余曰此足以風當世者請進而聞其詳於是景周復因其族弟博泉馳書烈婦子耆從等追詢始末越數月耆從哀泣以狀來余讀而喟然曰嗚呼乾坤堙塞渾沌之氣旁薄人世鬱積於家庭閨闥之間錯節盤根倏焉剛烈正大之氣一破其昏蒙而人心固有之良知從此光明焉此易所謂苦節貞凶者轉而爲甘節之吉豈不可哀而尤可敬也哉謹按狀烈婦姓李氏諱文舜湖南湘潭人幼讀詩曉大義考諱隆庚年十九歸杭州黃君子厚時王母暨舅姑皆在堂烈婦侍奉旨甘孝敬綦篤而杭俗重男輕女烈婦三索皆得女王母暨大失望則苛待之雖子厚亦不慊於妻也於是勃谿之事起而烈婦之苦甚矣踰數年王母與舅逝世家益中落子厚走太倉充太倉鹽榷司會計時在光緒十八年居無何子厚病甚促烈婦往視烈婦惶急淚熒然謂其弟婦曰嫜乎儻吾夫不愈者吾不返矣迨烈婦抵太倉子厚疾解烈婦返杭城其弟婦始以此語告人然烈婦亦居茹苦含辛其身雖未死而其心固無日不死也旋子厚遺書屬還太倉烈婦料檢行李罷苦煩勞時方有娠登舟夙震產而不育視之男也烈婦痛心暈絕久始蘇踰年生子耆從又踰二年生耆登先後生子女共七人太倉地故貧瘠子厚歲入不豐親族姻友分潤其餘或乃疑烈婦處境安樂庸詎知其相夫御窮之苦也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太倉疫癘流行子厚遘疾遽以五月十日卒烈婦長號求速死或告之曰子女不可棄也烈婦目瞿瞿然容纍纍然謀所以善後之策不可得則晝夜以手擗其心或自持刃斫其脰或舂玻璃屑將吞之爲其二女奪去乃于六月九日夜潛覓剪刀自裁斷其喉

血噴湧濺墻壁遂死當是時天地淒悲月星慘悴悲風簌簌然二女覺之大駭奔哭告長老於是邑之賢士大夫相與嘆曰壯哉烈婦昔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宋文文山先生有取其言夫烈士之殉國與烈婦之殉夫其事若不相侔而其心之苦無二致已朱君竹生者耆士也爲經紀其喪攜耆從敎養之以其子女分養于乃叔家先後爲其女遣嫁而諸子亦自成立迄今二十七年家道稍稍裕天所以報節烈之後誠不爽哉吾讀禮運篇聖人論大同之治曰男有分女有歸繼之曰夫義婦聽又繼之曰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夫夫婦之不得其所者說者以爲不克自由也然旣自由矣而婦之道彌苦於前何哉倫紀乖而性情薄也嗚呼聞烈婦之風者可以興矣余旣悲烈婦之苦節未獲旌表又懼其代遠而無傳也故大書之以貽耆從等俾鐫諸石且爲銘曰

青天恨海空悠悠及爾同死復何求玉腕金剪刺其喉故鬼號哭新鬼愁碧血黯瀆留千秋世界巾幗誰與儔二十七載埋荒坵我今憑弔爲闡幽

傳母朱太夫人墓碑 戊辰

傳母朱太夫人吾婁劉河鎭人也歿後其子煥光踵門來告哀其容黯然其音愴然已乃愊然而言曰吾母畢生辛苦德行心迹鮮知之者而今已矣欲求先生文章以傳之其可乎煥光者蓋二十年前及門弟子也夙嘉其誠篤且憫其孝思爰慨然諾之煥光遂言曰吾母來歸後事堂上惟謹婉娩得歡心吾家世業醫至吾父乃兼營花米雜糧業貲金僅數十緡耳厥後稍發展增置機器軋棉及建築瓦墁具當是時吾母外而酬應商賈內而綠督司事或酒食是議或卑服田功辨色而起達於丙夜一燈熒然不肯自休亦未嘗蓄婢媼膝前子女十三人大者牽衣小者提抱出入顧復恩斯勤斯凡成立者八人心力交瘁幾於捐頂而靡踵而吾輩至今不能復親一日之色笑也慟何如也煥光又言曰

吾父信用著鄉閭而素性長厚協鎭某官劉湄時其署中人時來貸米不給値積數年吾家虧耗數千金債負驟增索逋者踵相接協鎭解職去吾父憂憤得腹疾於是涉訟公庭乞憐紳董吾母皆忍尤含淚而爲之對於人之負我者貧不能償則析劵以燬之對於我之負人者則統籌債額分其緩急而先後之棄產以淸理之罄其所有而典質之踰三年吾父卒吾母痛不欲生日夜繞室長號幾不知人間世復有生事嗚呼此情此境爲子者殆不忍述也煥光又言曰吾母孳孳爲善喜利物濟人甲子之秋齊盧搆釁劉河當滬太之衝蘇軍豕突鴟張四出刦掠戈鋋滿地鎗炮震天鄉民展轉號呼若雉罹羅若魚入網奔走不得脫吾母急出貲賃汽車往來十數次全活數百人比年以來家境稍裕賴吾母以衣食者實繁有徒即昔年之洶洶索債者亦爲吾母所周恤也故今玆吾母棄養旅櫬自滬歸劉多有奔帷瞻拜嗚咽悲哭者余聞之而歎曰有是哉太夫人之性慈而德廉也洵可謂賢母者矣孟子有言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韓子有言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太夫人獨能秉此行誼何哉蓋吾婁自陸陳江盛四先生講學以來沈敬亭顧抱桐兩先生繼之表式人倫闡揚禮教燦然盛於一時而其尤要在顧氏內則章句一書於家庭彝訓纖悉周詳至誠且摯以故閨閣名媛下逮棬樞老婦亦皆深明大義廉潔堅貞近今此風稍陵替矣太夫人獨提倡而維持之豈非諸先生講學之效歟抑亦鄉邦元氣之留遺與頑者廉薄者敦聞之者能不興起歟太夫人姓朱氏父字肇周居何家橋年二十來歸傅君贊庭自贊庭歿後鄰里鄉黨僉曰傅氏世澤之緜延家聲之克振微太夫人之力不至此可見非煥光之私言矣太夫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民國十七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一與贊庭君合葬于劉河鄉之某阡有子五人煥階煥榮煥光煥燦煥章女七人孫二孫女六余維周易家人卦之爻辭曰閑有家悔亡節卦之爻辭曰甘節吉往有尙今攷太夫人治家政厲節操實有與周易大義相契

合者爰大書之以貽煥光俾碣于墓且載諸家乘用闡幽光焉

賓母董夫人墓誌銘 己巳

戊辰秋邳縣賓生海浮來從學於余己巳春其祖妣董夫人卒于滬濱之寓舍冬海浮奉其祖檍坪先生所撰夫人事略來請曰吾祖妣歿已數月矣祖父思之不能釋吾伯父暨吾父苫塊哀痛累然未已今將葬矣謹將祖父命乞先生一言以爲銘余讀其事略反復數四喟然嘆曰嗟乎婦德之衰久矣今觀夫人事姑如是其孝也相夫如是其賢也與人爲善如是其周且摯也奚可以無銘夫人姓董氏邳縣岔河村和運先生之女年十七來歸檍坪先生逮事其姑宋太夫人太夫人世所傳節母金壇馮夢華同年嘗爲之傳而義寧陳三立先生爲之表其墓者也性方嚴治家整肅蚤起晏寢夫人食必與太夫人共弗敢獨餐退必俟太夫人寢弗敢先寐檍坪先生性劬學夜然爇讀書每至漏四下夫人靜坐以待之迨就枕輒不知東方之既白也太夫人出入則先後扶持之或有不懌事則下氣怡色以解其紛平時則誦稗官小說道古今軼事必得堂上之歡悅而後已嗚呼禮經內則之訓後世視爲具文卽吾蘇縉紳巨族能行之者已鮮夫人殆可爲婦道中之模範矣檍坪先生由內閣中書出守襄陽以家事殷繁未遑挈眷食指百餘口夫人主持之八九年檍坪先生自鄂歸見其閫內秩然齊莊和肅大心折之厥後連歲婚嫁鞠育益多心力益瘁自甲子歲齊盧構難閭閻阢隉風雨播遷檍坪先生率全家避兵海上比年以來夫人每終日沈思不作一語彌留時亦無一言一語與子若婦若孫訣蓋其勞心焦思多在於相夫子長養子孫之中而其憂時感事消耗精神亦復不少雖千歲之後魂魄猶將思沛嗚呼可爲賢矣而余則更有進焉孟子有言樂善不倦此天爵也蓋士君子之所難而夫人獨秉太夫人之訓每歲解衣推食惠卹窮嫠丁酉戊戌之間徐境洊飢餓莩載道夫人顧而惻然多方救濟不足則撤瑱環以補

之收養童孩以數百計次春疫大作嬰孩遺厲者率半爲之醫藥濟其夭死暨歲稔凡留養之無歸者則仍收畜之以至於婚嫁成立而去者輒戀戀流涕不忍舍也印善書十餘種逾數萬卷聞風感化者不可勝數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故太和洋溢子孫衆多令嗣毓盉嘗刲股以療親疾雖未獲愈而孝弟之德萃于一門融融洩洩後福正未有艾然則死者有知當可無憾於地下而穗坪先生悲痛之情其亦可以稍紓矣夫夫人生於清同治二年某月某日歿于民國十八年己巳二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七子三長某殤次毓霖拔貢生三毓盉博士弟子員女子一孫五海濶海渟海澄海溶海瀅孫女九曾孫二以民國十九年庚午春卜葬於京江葡花山麓之原銘曰

在中饋而貞吉繫家人卦以傳欽女士之盤爾協既醉之彩篇懿歟夫人令德淑賢敬恭肇嘏嘉告豆籩願子孫之繩繩紀孝行於萬年

薛母施太夫人墓碣銘 庚午

嗚呼自先王惠鮮鰥寡之意湮而卹寡之典遂廢彼嫠婦之懃懃悃愊而爲豪勢家奪其志者蓋不可勝數於是取子毀室以至於自戕其性命者卒無人以表章之也以余所聞薛母施太夫人事其智其勇深足敬焉太夫人年十九歸海門薛尙志先生踰數年先生卒江北鄉僻風俗險惡有族中强者以寡孤可欺覬其產必欲嫁其寡而市其孤太夫人椎心之餘遝棺長號冀人或不忍焉而强者不慊也月六七促速變不得逞乃糾衆勢洶洶强舁之太夫人縱身作殉狀强者懼始得免自是以後太夫人迄與醫相依以爲性命迨其子成立太夫人迺潸然歎曰吾亦知遲葬失禮不得已也今而後吾知免夫爰卜吉以葬蓋距尙志先生之歿二十一年矣嗚呼此非孔子所謂歲寒之松柏孟子所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歟其百折不回之節蓋士夫所不能而太夫人獨茹蘗含辛以躬蹈之可不謂難歟其平

生以力耕爲業遺秉滯穗不屑拾夜則課子讀漏三下紡織不輟旦則遣族人抱布走三十里外貿易之以存活晚年家稍稍裕矣或勸之少息太夫人曰勤儉吾分也願子孫守寒素家風足矣年居耄耋如雪顏如朱耕作如故晨出輒沾露如浴冒烈日蒙寒風而體不疾蓋其得天者獨厚矣太夫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民國二十年某月某日卒享壽八十有四子民惠業醫孫一塵好學能文任漳廈海軍警備司令部外交秘書一鳴亦習醫業女孫六曾孫一祔葬於大橋鎮南半里日盛池大路東尙志先生之阡一塵爲余及門弟子以狀來乞言余深嘉其志爰書厓略俾碣於墓且系以銘曰

乾坤正氣鬼神爲泣薛氏有婦錚錚烈烈之死靡他維我儀特屬存與存矣不撓屈論教子孫自食其力天鑒其誠人欽其節厥後克昌遺徽令則

唐母陳夫人墓誌銘 甲戌

唐母陳夫人余宗弟保謙之婦也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十月二十五日以中風疾卒族鄰姻戚奔走弔哭塡咽愴悅余夙聞夫人賢將紀其懿行會其子炳源煜源持狀稽顙來請銘曰吾母爲外王父志初公長女婉娩淑順奉庭訓惟謹年二十來嬪吾父時先王父母健在侍奉晨昏蘭陔潔養槃匜滫瀡佐饔溫愉晉接諸尊長妯娌靡不歡洽迨先王父棄養先王母常患氣逆證吾母親嘗湯藥須臾不敢離衣不敢解髮不敢櫛及先王母逝世擗踊哀毀一如遭先王父之喪吾母之孝行如此又曰吾父之經營商業也權輿於本邑三里橋永源生米肆之設既在蓉湖有益源堆棧之設在周三浜有錦豐絲廠之設又先後集股有九豐麪粉廠慶豐紡織廠之設復有漂染整理廠利農磚瓦廠福源堆棧之設吾父兢兢於民生日用衣食之經閫內事固賴吾母主持之而閫外事亦賴吾母翊贊之吾家舊居湫溢卜築於

眞應道巷凡採度監造丹青土木分吾父之勞者不一而料量喪葬婚嫁罔不井然秩然吾母之佐助吾父者如此又曰吾母生子女衆多鞠育顧復不假婢媼衣履胥手製嘗患十指疔拘攣不能伸而忍痛哺乳不倦不孝煜源幼善病提携噢咻禱卜醫療幾忘寢食不孝等寖長吾母與吾父謀延師授讀尸饔之暇勤紡織工針黹篝燈督課祁寒暑雨不稍息憶自勝衣就傅負笈各校貲遣美洲吾母分勞於吾父者不啻恆河沙數吾母之慈惠恩勤如此又曰吾母性樂善解衣衣人推食食人遇年老孤寡賙之必力而不令人知吾父屢爲色喜曰此吾之志也乙卯丙辰巳未天津黑龍江湖北水災庚午豫陝旱災吾父號呼捐振吾母並殫私蓄彙解災區嘗詔不孝等曰吾等飽煖應知天之予我者厚憫彼瘡苦愁疾如傷惟有損己之有餘以彌人之不足吾父命不孝等書紳以誌吾母之積善又如此語畢慘怛不勝余歎曰懿歟夫人之賢也憶昔禮經所載婦學之敎曰德容言功而其節目之詳著於內則自鳴鷄誠旦以至佩蘭省醴自書記簡諒以至方物出謀各有一定之準繩而實踐之者蓋鮮史稱萬石君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近曾文正述其父之孝行乃祖患痿痺乃父聽於無聲常先得其意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式化訓習孝德之感人若此易家人卦曰在中饋貞吉孔聖贊之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今保讓弟推刑于之化而夫人善持室家之壼可勸美一鄉之風俗矣夫人生于同治六年十月九日享壽六十有八子四長穀源省議會議員次廷源均先卒三炳源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專科現任慶豐公司經理簡任全國棉業統制會委員四煜源襄理慶豐公司事務女四長適蔡次適王三四均幼殤孫五瑞千祥千驥千驎千駿千孫女四曾孫一曾孫女二將以乙亥年某月葬於某里之原余嘉炳源昆季之孝思爰爲銘曰

夫人之德和睦溫恭一門齊濼蕭肅雍雍夫人之敎以勤以儉茀祿滂興聿維好善四方名難餓饉薦臻鴻磬安宅夫

人之仁傾囷處廩下施窮民部屋騰歡夫人之恩皇天無私惟德是輔家道久長坤元協助山川紆鬱佳氣絪縕子孫賢孝永言斯文

凌夫人石氏墓誌銘 甲戌

余讀周易坤卦傳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又曰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乃知乾元之善必有坤德之貞以輔之然後其善氣綿延家國之間而不泯是以家人卦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然而此義不明於天下久矣粵東凌夫人爲余門人鴻勛之室賢而有道德其歿也鴻勛以書來鬱伊不勝曰微先生文不足以傳吾婦余悲其言奚忍不銘按狀夫人姓石氏字心蘭考諱懷慶姑由閩占粵籍夫人天性純孝妣某氏耳聰不明於是代主中饋撫教弟妹家庭之職一身任之親疾刲股療治者二次嗚呼孝爲百行之先足以風世矣庚申來嬪凌氏時鴻勛自美遊學歸供職薊北石氏盡室偕行夫人事其姑與母棗栗腶脩黽勉有無佐餕罔缺又以餘力入學讀書曰吾以補鄉日之不足也洎徙滬後復赴中西女塾補習其虛心劬學如此丁卯遭姑氏喪時鴻勛方赴桂任事夫人致哀盡禮而于附身附棺之具靡不周備識者謂其內行篤矣庸詎知其環遊瀛海圜歷世變有非丈夫所能及者哉庚午鴻勛奉派赴歐美夫人爰以鵾鵬壯志比翼凌霄自籌資斧聯袂偕遊凡歷俄波德瑞典丹麥比法英美日等十國每至則諮諏彼邦人情風俗視察學校家庭及慈善事業尤殫研幼稚教育之組織與其設施著歐美旅行記以公諸世是年冬返國隨鴻勛赴隴海鐵路局事居鄭州凡交際集會轉移流俗胥仔肩厥責蓋立人達人之願自此宏矣壬申又隨鴻勛赴株韶路局事自廣州而衡州以子女就學又遷南京躬自督教孜孜校課循循善誘寬嚴得中深得兒童教育之旨綜其平生學務經歷在南洋大學創辦培真小學及幼稚園在梧州任省立女師範園

文敎師在鄭州任青年會義務學校敎員皆主德化甲戌二月以疾赴粵入中山大學醫院刀圭無效于是月二十五日卒鴻勛痛其發其篋得日記數册皆鞭辟自勵之辭以曾文正公爲法蓋其持躬之儉律己之嚴治事之勤愛人之摯本原於道德者有由來矣嗚呼天下之大患莫如有己而無人比年以來自私自利之風遍于中國求一潔身自好者已不可得若夫克己而博愛去僞而存誠隱合于大同大順之志此士大夫之所難夫人以婦道獨能躬行而實踐之豈非佼佼而錚錚者哉向使推而廣之于天下則人心可以變險而爲平國性可以改惡而爲善奈何造物不仁遽摧折之以至于死其弟壽馥醫士也用西法刺血灌輸以療姊疾不愈痛極以身殉此則同可悲夫而夫人友于之敎從可知矣宜乎鴻勛之悽愴神傷而不能自已也夫人生子三曰崇光崇裕崇勤女二曰崇秀崇英以民國二十三年四月葬于某所爰敘而詩之以諗來者並以慰鴻勛云銘曰

扶輿淑秀鍾南粵有齊思媚欽婦德相夫敎子有令則博施濟衆勤公益瑣瑣日記語千百閨閣名言無媿色何其天不佑善人瑤池遽返雲淒淸雌鳳隕翼雄悲鳴書來淚跡猶縱橫我嘉其行揭諸銘百世而下揚淸芬

弟婦馬氏殉國難碑銘 壬申

壬申春日人攻上海我十九路軍蔡廷楷等禦之相持月餘敵由我邑劉河楊陵登岸我師左次退婁城敵從之駕飛機擲炸彈如雨族弟文荃婦馬氏病不能起竟中彈殉難于北城之北濠衖尸體附牀躍起飛鄰舍時文荃從軍於贛兄文壽文萃先已分炊至是逃散於鄉越二日乃成殮凡見與聞者莫不酸鼻越三月其夫兄文治謹列事狀載諸家乘復和淚爲之銘弟婦姓馬氏字掬南松江庠生馬君穀礽女母夫人許氏三歲而孤依舅氏許君弼丞以居先後肄業蘇州女校暨吾婁正則學校年二十幾來歸我唐氏爲寄亭公第四婦事舅姑盡孝文荃奔走旅食四方輒與婦俱

辛苦仳離未嘗一日得暨息也生子女八殤者五存者女慶泓子慶焯慶福弟婦之卒也慶泓慶焯侍於側聞飛機聲軋軋繞屋角亟命子女趨前樓避猝砰然巨響地坼天崩樓傾弟婦逝母夫人許氏壓於黿下鑊旁慶泓慶焯駭絕從樓檻躍下奪門出則軍人塞路慶焯呼救一軍士持之去逾日始得歸慶泓皇遽奔就婁校見一軍官蹤躋出長跽哭告吾母死矣吾外祖母尚有呼號聲亟往救軍官遂率兵士於瓦礫煨燼中曳夫人出暈絕而就蘇焉而慶福爲乳媼抱育於鄉踰月訪得之傷哉傷哉亂平已居夏五始設奠成禮嗚呼弟婦一弱女子讀書明大義不能執干戈衞社稷徒以病體支離遽罹慘刦而母夫人煢獨無依哀痛欲絕九京有知目不瞑矣闡揚之責非我而誰銘曰

古來苦戰服天刑出乎爾者反其身降祥降殃善惡分何期無妄罹災眚飛鳥垂翼遺凶音豐屋蔀家幽不明震于其躬于其鄰登天入地蒙艱貞痛吾弟婦義行芳以死殉國家之光雷電晦冥毅魄藏闐闠俄闢含涕望忍不能舍維高堂閔斯稚子徂歿亡目極千里春心傷婁江恨水終古長茫茫

壬申太倉軍民殉難碑記 壬申

民國二十年秋東人發難遼寧明年春虞我大軍將北征也更舉海師擣我淞滬以制華南之兵維時我駐淞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楷蔣光鼐翁照垣等靡不裂眦衝冠爭欲致死于寇不憚征繕痛創日軍于閘北江灣間當是時我太倉軍民無論智愚靡不知大禍之將屆迺相與保聚厲武分組保衞團執銳披堅以待敵既不得志于淞滬則以重兵側襲楊林瀏河以拊淞滬之背而吾邑適當其衝三月敵艦蔽江至炮聲震天彼蓋稔吾婁防無重兵以爲可唾手得也于是大戰驟作自旦見星不息彈藥磬繼以肉搏顧以援師淹滯退扼城垣而我太倉東鄉若茜涇若新塘迤北若七鴉若浮橋悉淪于寇悲乎痛夫敵既得逞肆其積憤蹂躪百里間白骨相望既而飛機蔽空繞城闕垂其翼投彈如

雨落于是弇山雲黯江浦血殷滄月樓傾落颶橋斷嗚呼我太倉片土倘有天日哉若夫帶甲之士狙伏要衝間諜攻瑕一以殪十迄于彈盡力竭距躍奮身從容就義何其壯也亦有老農樵子牧豎村童擔石荷鋤三五道左思猛錐以雪大辱或力不任轉爲所乘又何烈也而或藝林達者搢紳士夫慨邦土之腥羶甯絕食以全志至如閨閣淑女鄉僻農姑夙嫻禮義節重生輕或懷石而沈河或投繯而自縊其餘邂逅鋒鏑欲避無途宛轉于血刃裂尸于亂石者更不可勝數又何其慘也夫人莫不惡其死而我太倉軍民視死如歸何哉古人有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吾鄉軍民殉國以死可謂重于泰山矣然文治更有涕泣而道者死者長已矣誠使自今伊始吾國上下戮力同心尚道德勵名節明恥教戰扞侮折衝他日犂庭掃穴喋血復讎則吾鄉人魂魄有知寧不含笑于地下苟或不然則吾鄉軍民徒死而已又何泰山之可崇豈不尤可痛哉嗚呼顯忠揚烈固足爲邦家光而今茲樹豐碑攄念蓄蓋不獨微顯闡幽更願吾邑人民每飯不忘此役之慘而成仁取義之風聲有以擴張全國也至若死者姓氏爲碑銘所不及載擬別爲鐫入俾垂不朽云

太倉九曲鎮楊龔氏焦氏暨二女分媛瑛媛殉難哀辭 庚午

吾妻九曲鎮楊君祖蔭字永清弟祖燮字賡韶家道近小康永清妻龔氏賡韶妻焦氏俱以仁孝聞永清生子思聰思恭女分媛瑛媛孫鑫尚在襁褓民國十八年己巳八月三日夜盜匪入其家勢洶洶擣毀器具聲震屋宇復胠篋索衣飾焦氏知不可理喻急以管鑰授之匪既盡掠諸物卽擄賡韶龔氏焦氏及思聰思恭分媛瑛媛並鑫以行過東鎮又刼景姓沈姓二家當是時霜露既降悲風簌簌然龔氏焦氏皆沿舊例裹足顛踣者屢血殷膝脛欲呼籲而無門嗚呼蓋從此一去而竟不返也哀哉行八九里經六公市至海灘苦楚困憊不能立匪衆挾登舟揚帆去初泊草鎮又移於

小廟浜男女各置一所景沈二姓所擄眷屬亦比舟相望匪逼勒賡韶作書索百萬八月十七日軍隊奮至匪與搏戰
彈集舟旁聲如雷霆震空俄而匪敗賡韶思聽思恭蒲伏登岸哀乞軍人救眷屬軍人匆遽不遑問但謂汝輩可速去
賡韶等遂羈留如皋之大豫鎭越八日由掘港渡江還家登堂拜母痛哭嗚咽不成聲急再探訪龔焦氏等生死狀詎
意軍隊退潮大至龔焦氏等舟復爲匪衆所得九月初旬得匪書仍索巨資以贖永清等正多方營救卒以匪蹤飄忽
無常未由通款而龔氏焦氏久陷匪窟不堪虐待遂於十二月十九日挈分媛瑛媛赴海死以表貞節而數歲之鑫兒
則猶存亡莫卜也哀哉又越五十日永清等始得確耗望祭想魂哭奠天涯其一家之痛心爲何如也往者予遊歐洲
至英國見有俄國女子設旅肆於英倫者予訝之曰英俄素不相得若一弱女子得毋虞外人陵侮乎俄女笑曰吾國
素重民生如有陵侮我者吾朝發電而吾國夕遣兵艦來矣嗚呼彼外人之民命如彼其重而吾中國人之性命等諸
鴻毛抑何貴賤之相懸也又聞歐美諸邦遇濟溺拯焚諸事必先救婦孺而後及於丈夫以爲人道應爾彼西國婦孺
如彼其重而吾中國災禍必先及於婦孺抑何仁暴之相差也書召誥篇曰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天亦哀
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夫永清賡韶嘗以哀籲天矣而天之方蹶抑何夢夢若不聞也萇楚之詩曰天之沃沃樂子之
無知苕華之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其龔焦氏二女之謂乎抑可痛者非獨龔焦氏二女爲然也吾鄉如直塘之朱
蕩茜之戴沙溪輪舟被刦如王如顧十餘輩近者如瀏河之王浮橋之邵咸以慘掠聞矣抑可痛者更非獨吾鄉鎭爲
然也江南諸邑如上海如江陰如金山張堰鎭如崑山張浦鎭江北諸邑如崇明如鹽城如泰興遠者如江西如長沙
荼毒蹂躪至於不可勝數哀今之人胡爲虺蜴降鑒下民何辜於天誰實致之孰與救之余悲夫龔焦氏以及二女歷
人間世未有之苦有可生之機而卒同歸於死尤可哀也爰爲招魂之詞以慰其靈曰

魂兮歸來毋羨人生些戈鋋滿地白骨纍盈些魂兮歸來化爲松柏些歲寒挺秀甘我苦節些魂兮歸來化爲寒梅些冰清玉潔不染塵埃些魂兮歸來化作杜鵑些朝朝啼血訴我沈冤些魂兮歸來化作鳳凰些唉彼鴟鴞返我朝陽些嗚呼猿鶴蟲沙風颺日沒些哀我鄉人同罹奇阨些安得中流砥柱石兮挽茲浩刼些

王蔚人哀詞 己巳

蔚人姓王氏名鴻楧吾師文貞公孫世弟慧言君長子生幼聰穎絕倫議論踔厲有昂頭天外之慨每問一事一理必窮之至乎其極雖通博者或不能答余大器之以爲庶幾繩武吾師歲壬戌余創立國學專修館於無錫生以十三齡童子來列旁聽席文理濬哲特補正課生後入省立太倉中學試輒冠其儕畢業後入蘇州東吳大學改入上海交通大學工程科生殫精別抉渺慮沈思慨然常有開物成務之志余因其體孱劬學心重憂之長子慶詒在交通大學教授亦嘗誡之曰弟用功勿過猛恐傷神損腦矣乃生遽於今年五月病於七月二日卒得年才二十余聞之大駭泫然出涕念慧言上有老母其將何以爲情憶余在鄉里時每聞人家子弟某也賢某也英儁某也知孝弟禮讓今此風稍息矣如生之好學而短命能無爲慧言悲又豈僅爲慧言悲也然韓子有言凡人之生如夢一覺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是則彭殤長短同一夢耳何足算乎今世之人方且死於兵戈死於盜賊死於飢寒生則生順而死甯隨侍吾師於地下慧言其又奚悲爰書此以慰之且爲辭曰

昔聞宋賢有言兮生可厭而死可樂矧逢天之癉怒兮宜死灰而槁木彼形形而色色兮何必復觸於吾目又聞莊生之達觀兮云蟪蛄不知有春秋嗟吾曹之淺識兮甯知大化之遷流謹擒詞以寄語兮勿傚西河之哀愁

戴惠蒼哀辭 辛未

戴生思溥字惠蒼江蘇太倉人也世居璜涇鎮河北街父國釗博士弟子員生幼體羸弱性聰慧劬學年十八來應無錫國學專修館試禮貌恂恂發問中理嶄然見頭角余深器之旣甄錄詢其所學則對曰好讀理學書余大喜授以桴亭先生思辨錄等籍且告之曰吾鄉陸陳江盛四先生學術衰落久矣子其勉之當是時余訪求寶應朱止泉王白田兩先生所評朱文公集遺生偕同學數人同往鈔錄生遂購朱子大全別自臨鈔丹黃滿紙時値盛暑流汗霡霂鍥而不舍旋余復爲紹介受業蘇州曹叔彥先生肄習士禮逾年又叩其所學則對曰生讀理學書如前曾熟讀者不啻若自其口出旁涉他籍則未能也余笑曰子殆有夙因耶甲子冬生畢業歸音問遂隔庚午秋忽同學相告生以八月死矣年僅二十有六余大驚悼又聞其臨歿前衣冠拜別其親謂兒當以七日去幸大人毋悲惟鞠育之恩罔極未報重以妻孥相累此則長逝之魂魄抱恨於無窮耳旣果於七日歿嗚呼此亦豈有夙因耶近世以來士習囂陵孝弟之義禮義之經相率廢棄不講偶有研說國學之士不過於訓詁詞章標新領異飾爲美觀其求聞大道之要者千百中僅得一二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吾謂人苦於不知道耳苟能知之未有不好而樂之也如戴生者已造於好之樂之之域所謂可與共學進而可與適道乃不圖竟以夭死豈天地閉塞昏黴之氣不慭遺讀書種子耶方生之將卒業也會齊燮元與奉軍搆釁蘇錫二百里之間炭霧橫空驚霆不測生方在蘇謁曹先生徒步百里返錫行休業禮又徒步數百里反太自甲子十二月中旬至乙丑正月之杪雪虐風饕流離顚踣始克抵家惟時先大夫疾大漸文治料檢醫藥惶急萬狀旣而春暉遽殞銜恤鮮民家國桑滄遂不得與生話別言念及此不禁涕淚之湏湏也生叔國鏐亦余及門弟子以生事狀來請文爰爲辭以哀之曰

峥嶸小戴海之濱淵源伊洛溯考亭居敬窮理聖門箴盡孝務本明人倫吾嘗軒渠笑語生陸陳絕學有傳人胡期上

帝召修文雲旗逶迤來相迎褰江秋月咽孤魂靈之歸兮紛若雲三復大招涕縱橫墨卿聊紀師生情嗚呼今世詎有師生情

跋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此章大義非我

茹經夫子其孰能當之　夫子生平殫自得之力著書數十種早經風行海內戶誦家絃其爲羽翼孳經無論矣而其爲民覺世之苦心發爲文章等於布帛菽粟寒必以爲衣飢必以爲食生民得之則生弗得則死非深造之以道左右逢其原者豈能開示後學若是其深切而著明耶回憶及門弟子自吾友李君頌韓卽世後年長弟子中果能紹我　夫子心傳者亦遂寥寥不可多覯誦韓自丁未出國以還外內贊襄使事垂三十年對於周旋壇坫未嘗不兢兢業業時奉　夫子以爲依歸而光陰虛耗學問無成詎不大可痛哉今夏家山淪陷避居滬濱適幸我　夫子返自桂林遣伻還無錫携出茹經堂文集第三編未刻稿完好無恙同志欣然相告曰此實物也乃遂倡議卽屬華豐印鑄室付諸剞劂於是同門張君公權章君增復王君叔言孫君宇晴沈君志開張君松亭胡君粹士張君貢九裘君次豐

陳君柱尊陸君景周崔君雲濬酌任貲斧分擔校讎誦韓趨步後塵間參末議未數月而書已告成乃告諸同人曰此舉留為我　夫子洗塵之思可乎衆皆欣然曰宜哉戊寅十一月受業門人朱誦韓謹跋